中国古典名著精华·书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



（清）吴沃尧 著

南海出版公司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上）

（清）吴沃尧　著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清)吴沃尧著.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3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五大奇书)
ISBN 7-5442-2016-8

Ⅰ.二… Ⅱ.吴… Ⅲ.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Ⅳ.1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3918 号

ERSHI NIAN MUDU ZHI GUAI XIANZHUANG
二 十 年 目 睹 之 怪 现 状(上、下册)

作　　者	吴沃尧
责任编辑	师　可
封面设计	孙　岩　尹佐建
策　　划	杨成春　商连义　张　萌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65350227
公司地址	海口市蓝天路友利园大厦 B 座 3 楼　邮编 570203
电子邮箱	nhcbgs@0898.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7.25
字　　数	693 千字
版次印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2-2016-8/I·409
定　　价	62.10 元　(上、下册)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楔　子 …… (1)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 (4)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 (11)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 (18)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 (24)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 (30)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侩大遭殃 …… (36)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 (42)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 (48)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 (53)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 (59)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 (65)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 (71)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 (77)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 (83)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 (89)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 (95)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 (101)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 (107)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 (113)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 (119)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 (125)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 (132)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 (139)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 (146)
第二十六回
千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枭使 …… (153)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 (160)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 (167)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 (174)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 (181)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 (188)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 (195)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 (201)
第三十四回
蓬荜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 (208)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 (215)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 (222)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 (229)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 (236)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干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 (244)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 (252)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 (259)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 (266)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 (273)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 (280)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 (287)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 (294)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 (301)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 (308)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搞词藻嫖界有机关 …… (315)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 (322)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 (329)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 (336)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 (343)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 (350)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 (357)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 (364)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 (371)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 (378)
第五十九回
千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 (385)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 (392)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 (399)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 (406)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 (413)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 (420)
第六十五回
一盛一衰世情商冷暖 忽从忽违辨语出温柔 …… (427)
第六十六回
妙转圜行贿买蜚言 猜哑谜当筵宣谑语 …… (434)
第六十七回
论鬼蜮挑灯谈宦海 冒风涛航海走天津 …… (441)
第六十八回
笑荒唐戏提大王尾 恣嗔戚打破小子头 …… (448)
第六十九回
责孝道家庭变态 权寄宿野店行沽 …… (456)
第七十回
惠雪舫游说翰苑 周辅成误娶填房 …… (463)
第七十一回
周太史出都逃妇难 焦侍郎入粤走官场 …… (471)
第七十二回
逞强项再登幕府 走风尘初入京师 …… (478)
第七十三回
书院课文不成师弟 家庭变起难为祖孙 …… (485)
第七十四回
符弥轩逆伦几酿案 车文琴设谜赏春灯 …… (492)
第七十五回
巧遮饰赞见运机心 先预防嫖界开新面 …… (500)
第七十六回
急功名愚人受骗 遭薄幸淑女蒙冤 …… (507)

第七十七回
泼婆娘赔礼入娼家　阔老官叫局用文案 …… (515)
第七十八回
巧蒙蔽到处有机谋　报恩施沿街夸显耀 …… (522)
第七十九回
论丧礼痛砭陋俗　祝冥寿惹出奇谈 …… (529)
第八十回
贩鸦头学政蒙羞　遇马扁富翁中计 …… (536)
第八十一回
真愚昧惨陷官刑　假聪明贻讥外族 …… (543)
第八十二回
紊伦常名分费商量　报涓埃夫妻勤伺候 …… (549)
第八十三回
误联婚家庭闹意见　施诡计幕客逞机谋 …… (556)
第八十四回
接木移花鸦鬟充小姐　弄巧成拙牯岭属他人 …… (563)
第八十五回
恋花丛公子扶丧　定药方医生论病 …… (570)
第八十六回
胜孝子瞒天撒大谎　洞世故透底论人情 …… (578)
第八十七回
遇恶姑淑媛受苦　设密计观察谋差 …… (586)
第八十八回
劝堕节翁姑齐屈膝　谐好事媒妁得甜头 …… (594)
第八十九回
舌剑唇枪难回节烈　忿深怨绝顿改坚贞 …… (602)

第九十回
差池臭味郎舅成仇 巴结功深葭莩复合 …… (610)
第九十一回
老夫人舌端调反目 赵师母手版误呈词 …… (617)
第九十二回
谋保全拟参僚属 巧运动赶出冤家 …… (625)
第九十三回
调度才高抚台运泥土 被参冤抑观察走津门 …… (632)
第九十四回
图恢复冒当河工差 巧逢迎垄断银元局 …… (640)
第九十五回
苟观察就医游上海 少夫人拜佛到西湖 …… (648)
第九十六回
教供辞巧存体面 写借据别出心裁 …… (655)
第九十七回
孝堂上伺候竞奔忙 亲族中冒名巧顶替 …… (663)
第九十八回
巧攘夺弟妇作夫人 遇机缘僚属充西席 …… (671)
第九十九回
老叔祖娓娓讲官箴 少大人殷殷求仆从 …… (678)
第一百回
巧机缘一旦得功名 乱巴结几番成笑话 …… (686)
第一百一回
王医生淋漓谈父子 梁顶粪恩爱割夫妻 …… (694)
第一百二回
温月江义让夫人 裘致禄孽遗妇子 …… (702)

第一百三回
亲尝汤药媚倒老爷　婢学夫人难为媳妇 …… (710)
第一百四回
良夫人毒打亲家母　承舅爷巧赚朱博如 …… (717)
第一百五回
巧心计暗地运机谋　真脓包当场写伏辩 …… (725)
第一百六回
符弥轩调虎离山　金秀英迁莺出谷 …… (734)
第一百七回
飙天良不关疏戚　蓦地里忽遇强梁 …… (742)
第一百八回
负屈含冤贤令尹结果　风流云散怪现状收场 …… (750)
附：
情　变 …… (759)
楔　子 …… (761)
第　一　回
走江湖寇四爷卖武　羡科名秦二官读书 …… (763)
第　二　回
寇阿男京华呈色相　秦绍祖杯酒议婚姻 …… (773)
第　三　回
思故乡浩然有归志　恣顽皮蓦地破私情 …… (784)
第　四　回
寇四爷迁怒拟寻仇　秦二官渡江图避祸 …… (796)
第　五　回
订姻缘留住东床客　恋情欲挟走西子湖 …… (807)

第 六 回
筹旅费佳人施妙术 怒私奔老父捉娇娃…… (819)
第 七 回
甘舐犊千金嫁阿男 赋关雎百辆迎淑女…… (831)
第 八 回
何彩鸾含冤依老衲 秦白凤逐利作行商…… (843)
第 九 回
感义侠交情订昆弟 逞淫威变故起夫妻…… (854)
第 十 回
祭法场秦白凤殉情 抚遗孤何彩鸾守节…… (854)

第一回　楔　子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唉！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争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与平常的应酬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晷。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乏的，虽是空着心儿，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队嬉游，好像除了征逐之外，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为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六十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逋逃薮。

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氏，亦不详其姓名。到了上海，居住了十馀年。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嬉游。过了十馀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做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嬉游队中，狠狠的遇过几次阴险奸恶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不是好地方，嬉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交游，惟恐不迭，一心要离了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志自家的悼痛。

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征逐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遂信步走到邑庙豫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枝标，围了多少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

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么？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汉子道："要卖便要卖一万两银子！"死里逃生道："不卖呢？"那汉子道："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说道："究竟是甚么书，可容一看？"那汉子道："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阴骘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儿，上面写着"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篇首署着"九死一生笔记"六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想道："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翻过两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道："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觅一个知音的人，付托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两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敝友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代他传扬出去，比着世上那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

死里逃生深为诧异，惘惘的袖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热一阵，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便汗

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意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的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道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

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他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得上海所交的一班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付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消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附刊上去，岂不是代他传播了么？想定了主意，就将这本册子的记载，改做了小说体裁，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百六十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蓬路日本邮便局，买了邮税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去了。

第二回　守常经不使疏逾戚　睹怪状几疑贼是官

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阅者须知：自此以后之文，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及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十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隐了，另外叫个甚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世的二十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二十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蚀，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攫，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么？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

记得我十五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的了不得。迨后又连接了三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四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岫，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托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岫，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三天，方到杭州。

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那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中有一位当手，姓张，表字鼎臣。他待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间房内，问我道："你父亲已是没了，你胸中有甚么主意呢？"我说："世伯，我是小孩

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张道：“同你来的那位尤公，是世好么？”我说：“是，我父亲同他是相好。”张道：“如今你父亲是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尤的，我恐怕他靠不住。”我说：“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张道：“我虽不懂得风鉴，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甚么人可靠的呢？”我说：“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张摇头道：“不妙，不妙！你父亲在时最怕他，他来了就罗唣的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理？想罢，便道：“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罢。”张道：“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抑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我说：“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张叹了一口气，便起身出来了。

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尤云岫走来，悄悄问道：“今日张鼎臣同你说些甚么？”我说：“并未说甚么，他向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尤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呀！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儿，知道他靠得住不呢。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

过了两日，大殓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帐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在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岫商量。云岫道：“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等我

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罢，上海来往人多呢。”我问道：“应该寄多少呢?”尤道：“自然是愈多愈好呀。”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一百三十二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也不回杭州。

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问道：“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帐目，除去此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我说：“自然要告诉的，难道好瞒伯父吗?”张又叹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些闲话。

那时我因为刻讣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这讣帖底稿，是那个起的呢?”我说道：“就是侄儿起的。”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吾家千里驹呢！这讣闻居然是大大方方的，期、功、缌麻，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讣帖当中一句问我道：“你父亲今年四十五岁，自然应该作‘享寿四十五岁’，为甚你却写做‘春秋四十五岁’呢?”我说道：“四十五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呢。”说着，又躺下去吃烟。

鼎臣便说起盘店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说道：“着，着！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代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吊。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

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栈，寻着了云岫。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帐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八千两银子，还有十条十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一百两银子。过了两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读礼，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

此时我急着要回去。争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岫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四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即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五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

我母子二人，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岫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是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岫，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我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帐箱里、护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道："怎么你去年回来时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罢。"我道："家母年纪又不很大，那里会善忘到这么着。"云岫道："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着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搁起。

我母亲道："别的事情且不必说，只是此刻没有钱用，你父亲剩下的五千银子，都叫你伯父带到上海去了，屡次写信去取利钱，却连回信也没有。我想你已经出过一回门，今年又长了一岁了，好歹你亲自到南京走一遭，取了存折，支了利钱寄回来。你在外面，也觑个机会，谋个事，终不能一辈子在家里坐着吃呀。"

我听了母亲的话，便凑了些盘缠，附了轮船，先到了上海。

入栈歇了一天，拟坐了长江轮船，往南京去。这个轮船，叫做元和。当下晚上一点钟开行，次日到了江阴，夜来又过了镇江。一路上在舱外看江景山景，看的倦了，在镇江开行之后，我见天阴月黑，没有甚么好看，便回到房里去睡觉。

睡到半夜时，忽然隔壁房内，人声鼎沸起来，把我闹醒了。急忙出来看时，只见围了一大堆人，在那里吵。内中有一个广东人，在那里指手画脚说话。我便走上一步，请问甚事。他说这房里的搭客，偷了他的东西。我看那房里时，却有三副铺盖。我又问："是那一个偷东西呢?"广东人指着一个道："就是他!"我看那人时，身上穿的是湖色熟罗长衫，铁线纱夹马褂；生得圆圆的一团白面，唇上还留着两撇八字胡子，鼻上戴着一副玳瑁边墨晶眼镜。我心中暗想，这等人如何会偷东西，莫非错疑了人么？心中正这么想着，一时船上买办来了，帐房的人也到了。

那买办问那广东人道："捉贼捉赃呀，你捉着赃没有呢?"那广东人道："赃是没有，然而我知道一定是他；纵使不见他亲手偷的，他也是个贼伙，我只问他要东西。"买办道："这又奇了，有甚么凭据呢?"此时那个人嘴里打着湖南话，在那里"王八崽子"的乱骂。我细看他的行李，除了衣箱之外，还有一个大帽盒，都粘着"江苏即补县正堂"的封条；板壁上挂着一个帖袋，插着一个紫花印的文书壳子。还有两个人，都穿的是蓝布长衫，像是个底下人光景。我想这明明是个官场中人，如何会做贼呢?这广东人太胡闹了。

只听那广东人又对众人说道："我不说明白，你们众人一定说我错疑了人了；且等我说出来，大众听听呀。我父子两人同来。我住的房舱，是在外面，房门口对着江面的。我们已经睡了，忽听得我儿子叫了一声有贼。我一咕噜爬起来看时，两件熟罗长衫没了；衣箱面上摆的一个小闹钟也不见了；衣箱的锁也几乎撬开了。我便追出来，转个弯要进里面，便见这个人在当路站着……"买办抢着说道："当路站着，如何便可说他做贼呢?"广

东人道："他不做贼，他在那里代做贼的望风呢。"买办道："晚上睡不着，出去望望也是常事，怎么便说他望风？"广东人冷笑道："出去望望，我也知道是常事，但是今夜天阴月黑，已经是看不见东西的了。他为甚还戴着墨晶眼镜？试问他看得见甚么东西？这不是明明在那里装模做样么？"

我听到这里，暗想这广东人好机警，他若做了侦探，一定是好的。只见那广东人又对那人说道："说着了你没有？好了，还我东西便罢；不然，就让我在你房里搜一搜！"那人怒道："我是奉了上海道的公事，到南京见制台的，房里多是要紧文书物件，你敢乱动么！"广东人回过头来对买办道："得罪了客人，是我的事，与你无干。"又走上一步对那人道："你让我搜么？"那人大怒，回头叫两个底下人道："你们怎么都同木头一样，还不给我撵这王八蛋出去！"那两个人便来推那广东人，那里推得他动，却被他又走上一步，把那人一推推了进去。广东人弯下腰来去搜东西。此时看的人，都代那广东人捏着一把汗，万一搜不出赃证来，他是个官，不知要怎么样办呢。

只见那广东人，伸手在他床底下一搜，拉出一个网篮来，七横八竖的放着十七八杆鸦片烟枪，八九枝铜水烟筒。众人一见，一齐乱嚷起来。这个说："那一枝烟筒是我的。"那个说："那根烟枪是我的。今日害我吞了半天的烟泡呢。"又有一个说道："那一双新鞋是我的。"……一霎时都认了去。细看时，我所用的一枝烟筒，也在里面，也不曾留心，不知几时偷去了。此时那人却是目瞪口呆，一言不发。当下买办便沉下脸来，叫茶房来把他看管着。要了他的钥匙，开他的衣箱检搜。只见里面单的夹的，男女衣服不少；还有两枝银水烟筒，一个金豆蔻盒，这是上海倌人用的东西，一定是赃物无疑。

搜了半天，却不见那广东人的东西。广东人便喝着问道："我的长衫放在那里了？"那人到了此时，真是无可奈何，便说道："你的东西不是我偷的。"广东人伸出手来，狠狠的打了他一

个巴掌道："我只问你要！"那人没法，便道："你要东西跟我来。"此时茶房已经将他双手反绑了。众人就跟着他去。只见他走到散舱里面，在一个床铺旁边，嘴里叽叽咕咕的说了两句听不懂的话。便有一个人在被窝里钻出来，两个人又叽叽咕咕着问答了几句，都是听不懂的。那人便对广东人说道："你的东西在舱面呢，我带你去取罢。"买办便叫把散舱里的那个人也绑了。大家都跟着到舱面去看新闻。只见那人走到一堆篷布旁边，站定说道："东西在这个里面。"广东人揭开一看，果然两件长衫堆在一处，那小钟还在那里的得的得走着呢。到了此时，我方才佩服那广东人的眼明手快，机警非常。

自回房去睡觉。想着这个人扮了官去做贼，却是异想天开，只是未免玷辱了官场了。我初次单人匹马的出门，就遇了这等事，以后见了萍水相逢的人，倒要留心呢。一面想着，不觉睡去。到了明日，船到南京，我便上岸去，昨夜那几个贼如何送官究治，我也不及去打听了。

上得岸时，便去访寻我伯父；寻到公馆，说是出差去了。我要把行李拿进去，门上的底下人不肯，说是要回过太太方可，说着，里面去了。半晌出来说道："太太说：侄少爷来到，本该要好好的招呼；因为老爷今口出门，系奉差下乡查办案件，约两三天才得回来，太太又向来没有见过少爷的面，请少爷先到客栈住下，等老爷回来时，再请少爷来罢。"我听了一番话，不觉呆了半天。没奈何，只得搬到客栈里去住下，等我伯父回来再说。只这一等，有分教：家庭违骨肉，车笠遇天涯。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文再记。

第三回　走穷途忽遇良朋　谈仕路初闻怪状

却说我搬到客栈里住了两天，然后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说还没有回来。我只得耐心再等。一连打听了几次，却只不见回来。我要请见伯母，他又不肯见。此时我已经住了十多天，带来的盘缠，本来没有多少，此时看看要用完了，心焦的了不得。这一天我又去打听了，失望回来，在路上一面走，一面盘算着：倘是过几天还不回来，我这里莫说回家的盘缠没有，就是客栈的房饭钱，也还不晓得在那里呢！

正在那里纳闷，忽听得一个人提着我的名字叫我。我不觉纳罕道："我初到此地，并不曾认得一个人，这是那一个呢？"抬头看时，却是一个十分面熟的人，只想不出他的姓名，不觉呆了一呆。那人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连我都不认得了么？你读的书怎样了？"我听了这几句话，方才猛然想起，这个人是我同窗的学友，姓吴，名景曾，表字继之。他比我长了十年，我同他同窗的时候，我只有八九岁，他是个大学生，同了四五年窗，一向读书，多承他提点我。前几年他中了进士，榜下用了知县，掣签掣了江宁。我一向未曾想着南京有这么一个朋友，此时见了他，犹如婴儿见了慈母一般。上前见个礼，便要拉他到客栈里去。继之道："我的公馆就在前面，到我那里去罢。"说着，拉了我同去。

果然不过一箭之地，就到了他的公馆。于是同到书房坐下。我就把去年至今的事情，一一的告诉了他。说到我伯父出差去了，伯母不肯见我，所以住在客栈的话。继之愕然道："那一位是你令伯？是甚么班呢？"我告诉了他官名，道："是个同知班。"继之道："哦！是他！他的号是叫子仁的，是么？"我说："是。"继之道："我也有点认得他，同过两回席；一向只知是一位同乡，

却不知道就是令伯。他前几天不错是出差去了，然而我好像听见说是回来了呀。还有一层，你的令伯母，为甚又不见你呢?”我说：“这个连我也不晓得是甚么意思，或者因为向来未曾见过，也未可知。”继之道：“这又奇了，你们自己一家人，为甚没有见过?”我道：“家伯是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成的家。家伯虽是回过几次家乡，却都没有带家眷；我又是今番头一次到南京来，所以没有见过。”继之道：“哦！是了。怪不得我说他是同乡，他的家乡话却说得不像的很呢，这也难怪。然而你年纪太轻，一个人住在客栈里，不是个事，搬到我这里来罢。我同你从小儿就在一起的，不要客气，我也不许你客气。你把房门钥匙交给了我罢，搬行李去。”

我本来正愁这房饭钱无着，听了这话，自是欢喜。谦让了两句，便将钥匙递给他。继之道：“有欠过房饭钱么?”我说：“栈里是五天一算的，上前天才算结了，到今天不过欠得三天。”继之便叫了家人进来，叫他去搬行李，给了一元洋银，叫他算还三天的钱，又问了我住第几号房，那家人去了。我一想，既然住在此处，总要见过他的内眷，方得便当。一想罢，便道：“承大哥过爱，下榻在此，理当要请见大嫂才是。”继之也不客气，就领了我到上房去，请出他夫人李氏来相见。继之告诉了来历。这李氏人甚和蔼，一见了我便道：“你同你大哥同亲兄弟一般，须知住在这里，便是一家人，早晚要茶要水，只管叫人，不要客气。”此时我也没有甚么话好回答，只答了两个“是”字。坐了一会，仍到书房里去。家人已取了行李来，继之就叫在书房里设一张榻床，开了被褥。又问了些家乡近事。从这天起，我就住在继之公馆里，有说有笑，免了那孤身作客的苦况了。

到了第二天，继之一早就上衙门去。到了向午时候，方才回来一同吃饭。饭罢，我又要去打听伯父回来没有。继之道：“你且慢忙着，只要在藩台衙门里一问就知道的。我今日本来要打算同你打听，因在官厅上面，谈一桩野鸡道台的新闻，谈了半天，

就忘记了。明日我同你打听来罢。”我听了这话，就止住了，因问起野鸡道台的话。继之道：“说来话长呢。你先要懂得‘野鸡’两个字，才可以讲得。”我道：“就因为不懂，才请教呀。”继之道：“有一种流娼，上海人叫做野鸡。”我诧异道：“这么说，是流娼做了道台了？”继之笑道：“不是，不是。你听我说：有一个绍兴人，姓名也不必去提他了，总而言之，是一个绍兴的‘土老儿’就是。这土老儿在家里住得厌烦了，到上海去谋事。恰好他有个亲眷，在上海南市那边，开了个大钱庄，看见他老实，就用了他做个跑街。……”我不懂得跑街是个甚么职役，先要问明。继之道：“跑街是到外面收帐的意思；有时到外面打听行情，送送单子，也是他的事。这土老儿做了一年多，倒还安分。一天不知听了甚么人说起‘打野鸡’的好处，……”我听了，又不明白道：“甚么打野鸡？可是打那流娼么？”继之道，“去嫖流娼，就叫打野鸡。这土老儿听得心动，那一天带了几块洋钱，走到了四马路野鸡最多的地方，叫做甚么会香里，在一家门首，看见一个‘黄鱼’。……”我听了，又是一呆道：“甚么叫做黄鱼？”继之道：“这是我说错南京的土谈了，这里南京人，叫大脚妓女做黄鱼。”我笑道：“又是野鸡，又是黄鱼，倒是两件好吃的东西。”

继之道：“你且慢说笑着，还有好笑的呢。当下土老儿同他兜搭起来，这黄鱼就招呼了进去。问起名字，原来这个黄鱼叫做桂花，说的一口北京话。这土老儿化了几块洋钱，就住了一夜。到了次日早晨要走，桂花送到门口，叫他晚上来。这个本来是妓女应酬嫖客的口头禅，并不是一定要叫他来的；谁知他土头土脑的，信是一句实话，到了晚上，果然走去，无聊无赖的坐了一会就走了。临走的时候，桂花又随口说道：‘明天来。’他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又装了一个‘干湿’。……”我正在听得高兴，忽然听见“装干湿”三个字，又是不懂。继之道：“化一块洋钱去坐坐，妓家拿出一碟子水果，一碟子瓜子来敬客，这就叫做装干湿。当下土老儿坐了一会，又要走了，桂花又约他明天来。他

到了明天，果然又去了。桂花留他住下，他就化了两块洋钱，又住了一夜。到天明起来，桂花问他要一个金戒指。他连说：‘有有有，可是要过两三天呢。’过了三天，果然拿一个金戒指去。当下桂花盘问他在上海做甚么生意，他也不隐瞒，一一的照直说了。问他一月有多少工钱，他说：‘六块洋钱。’桂花道：‘这么说，我的一个戒指，要去了你半年工钱呀！’他说：‘不要紧，我同帐房先生商量，先借了年底下的花红银子来兑的。’问他一年分多少花红，他说：‘说不定的，生意好的年分，可以分六七十元；生意不好，也有二三十元。’桂花沉吟了半晌道：‘这么说，你一年不过一百多元的进帐？’他说：‘做生意人，不过如此。’桂花道：‘你为甚么不做官呢？’土老儿笑道：‘那做官的是要有官运的呀！我们乡下人，那里有那种好运气！’桂花道：‘你有老婆没有？’土老儿叹道：‘老婆是有一个的，可惜我的命硬，前两年把他克死了；又没有一男半女，真是可怜！’桂花道：‘真的么？’土老儿道：‘自然是真的，我骗你作甚！’桂花道：‘我劝你还是去做官。’土老儿道：‘我只望东家加我点工钱，已经是大运气了，那里还敢望做官！况且做官是要拿钱去捐的，听见说捐一个小老爷，还要好几百银子呢！’桂花道：‘要做官顶小也要捐个道台，那小老爷做他作甚么！’土老儿吐舌道：‘道台！那还不晓得是个甚么行情呢！’桂花道：‘我要你依我一件事，包有个道台给你做。’土老儿道：‘莫说这种笑话，不要折煞我。若说依你的事，你且说出来，依得的无有不依。’桂花道：‘只要你娶了我做填房，不许再娶别人。’土老儿笑道：‘好便好，只是我娶你不起呀，不知道你要多少身价呢！’桂花道：‘呸！我是自己的身子，没有甚么人管我，我要嫁谁就嫁谁，还说甚么身价呀！你当是买鸦头么？’土老儿道：‘这么说，你要嫁我，我就发个咒不娶别人。’桂花道：‘认真的么？’土老儿道：‘自然是认真的，我们乡下人从来不会撒谎。’桂花立刻叫人把门外的招牌除去了，把大门关上，从此改做住家人家。又交代用人，从此叫那土老儿做老

爷，叫自己做太太。两个人商量了一夜。到了次日，桂花叫土老儿去钱庄里辞了职役。土老儿果然依了他的话。但回头一想，恐怕这件事不妥当，到后来要再谋这么一件事就难了。于是打了一个主意，去见东家，先撒一个谎说：‘家里有要紧事，要请个假回去一趟，顶多两三个月就来的。’东家准了。这是他的意思，万一不妥当，还想后来好回去仍就这件事。于是取了铺盖，直跑到会香里，同桂花住了几天。桂花带了土老儿到京城里去，居然同他捐了一个二品顶戴的道台，还捐了一枝花翎，办了引见，指省江苏。在京的时候，土老儿终日没事，只在家里闷坐。桂花却在外面坐了车子，跑来跑去，土老儿也不敢问他做甚么事。等了多少日子，方才出京，走到苏州去禀到。桂花却拿出一封某王爷的信，叫他交与抚台。抚台见他土形土状的，又有某王爷的信，叫好好的照应他。这抚台是个极圆通的人，虽然疑心他，却不肯去盘问他。因对他说道：‘苏州差事甚少，不如江宁那边多，老兄不如到江宁那边去，分苏分宁是一样的。兄弟这里只管留心着，有甚差事出了，再来关照罢。’土老儿辞了出来，将这话告诉了桂花。桂花道：‘那么咱们就到南京去，好在我都有预备的。’于是乎两个人又来到南京，见制台也递了一封某王爷的信。制台年纪大了，见属员是糊里糊涂的，不大理会；只想既然是有了阔阔的八行书，过两天就好好的想个法子安置他就是了。不料他去见藩台，照样递上一封某王的书。——这个藩台是旗人，同某王有点姻亲，所以他求了这信来。——藩台见了人，接了信，看看他不像样子，莫说别的，叫他开个履历，也开不出来；就是行动、拜跪、拱揖，没有一样不是碍眼的。就回明了制台，且慢着给他差事，自己打个电报到京里去问，却没有回电；到如今半个多月了，前两天才来了一封墨信，回得详详细细的。原来这桂花是某王府里奶妈的一个女儿，从小在王府里面充当鸦头。母女两个，手上积了不少的钱，要想把女儿嫁一个阔阔的阔老，只因他在那阔地方走动惯了，眼眶子看得大了，当鸦头的不过配一个

奴才小子，实在不愿意；然而在京里的阔老，那个肯娶一个鸦头？因此母女两个商量，定了这个计策：叫女儿到南边来拣一个女婿，代他捐上功名，求两封信出来谋差事。不料拣了这么一个土货！虽是他外母代他连恳求带朦混的求出信来，他却不争气，误尽了事！前日藩台接了这信，便回过制台，叫他自己请假回去，免得奏参，保全他的功名。这桂花虽是一场没趣，却也弄出一个诰封夫人的二品命妇了。只这便是野鸡道台的历史了，你说奇不奇呢？”

我听了一席话，心中暗想，原来天下有这等奇事，我一向坐在家里，那里得知。又想起在船上遇见那扮官做贼的人，正要告诉继之。只听继之又道：“这个不过是桂花拣错了人，闹到这般结果。那桂花是个当鸦头的，又当过婊子的，他还想着做命妇，已经好笑了。还有一个情愿拿命妇去做婊子的，岂不更是好笑么？”我听了，更觉得诧异，急问是怎样情节。继之道：“这是前两年的事了。前两年制台得了个心神仿佛的病。年轻时候，本来是好色的；到如今偌大年纪，他那十七八岁的姨太太，还有六七房，那通房的鸦头，还不在内呢。他这好色的名出了，就有人想拿这个巴结他。他病了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候补道，自己陈说懂得医道。制台就叫他诊脉。他诊了半晌说：‘大帅这个病，卑职不能医，不敢胡乱开方；卑职内人怕可以医得。’制台道：‘原来尊夫人懂得医理，明日就请来看看罢。’到了明日，他的那位夫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来了。诊了脉，说是：‘这个病不必吃药，只用按摩之法，就可以痊愈。’制台问那里有懂得按摩的人。妇人低声道：‘妾颇懂得。’制台就叫他按摩。他又说他的按摩与别人不同，要屏绝闲人，灶起一炉好香，还要念甚么咒语，然后按摩，所以除了病人与治病的人，不许有第三个人在旁。制台信了他的话，把左右使女及姨太太们都叫了出去。有两位姨太太动了疑心，走出来在板壁缝里偷看，忽看出不好看的事情来，大喝一声，走将进去，拿起门闩就打。一时惊动了众多姨太，也有拿

门闩的，也有拿木棒的，一拥上前围住乱打。这一位夫人吓得走头无路，跪在地下抱住制台叫救命。制台喝住众人，叫送他出去。这位夫人出得房门时，众人还跟在后面赶着打，一直打到二门，还叫粗使仆妇，打到辕门外面去。可怜他花枝招展的来，披头散发的去。这事一时传遍了南京城。你说可笑不可笑呢?”

我道：“那么说，这位候补道，想来也没有脸再住在这里了?”继之道：“哼！你说他没有脸住这里么？他还得意得很呢!”我诧异道：“这还有甚么得意之处呢?”继之不慌不忙的说出他的得意之处来。正是：不怕头巾染绿，须知顶戴将红。要知继之说出甚么话来，且待下文再记。

第四回　吴继之正言规好友　苟观察致敬送嘉宾

却说我追问继之："那一个候补道，他的夫人受了这场大辱，还有甚么得意？"继之道："得意呢！不到十来天工夫，他便接连着奉了两个札子，委了筹防局的提调与及山货局的会办了。去年还同他开上一个保举。他本来只是个盐运司衔，这一个保举，他就得了个二品顶戴了。你说不是得意了吗？"我听了此话，不觉呆了一呆道："那么说，那一位总督大帅，竟是被那一位夫人……"我说到此处，以下还没有说出来，继之便抢着说道："那个且不必说，我也不知道。不过他这位夫人被辱的事，已经传遍了南京，我不妨说给你听听。至于内中暧昧情节，谁曾亲眼见来，何必去寻根问底！不是我说句老话，你年纪轻轻的，出来处世，这些暧昧话，总不宜上嘴。我不是迷信了那因果报应的话，说甚么谈人闺阃，要下拔舌地狱，不过谈着这些事，叫人家听了，要说你轻薄。兄弟，你说是不是呢？"

我听了继之一番议论，自悔失言，不觉涨红了脸。歇了一会，方把在元和船上遇见扮了官做贼的一节事，告诉了继之。继之叹了一口气，歇了一歇道："这事也真难说，说来也话长。我本待不说，不过略略告诉你一点儿，你好知道世情险诈，往后交结个朋友，也好留一点神。你道那个人是扮了官做贼的么？他还是的的确确的一位候补县太爷呢，还是个老班子。不然，早就补了缺了，只为近来又开了个郑工捐，捐了大八成知县的人，到省多了，压了班；再是明年要开恩科，榜下即用的，不免也要添几个；所以他要望补缺，只好叫他再等几年的了。不然呢，差事总还可以求得一个，谁知他去年办镇江木厘，因为勒捐闹事，被木商联名来省告了一告，藩台很是怪他，马上撤了差，记大过三次，停委两年。所以他官不能做，就去做贼了。"我听了这话，

不觉大惊道："我听见说还把他送上岸来办呢，但不知怎么办他？"继之摇摇头叹道："有甚么办法！船上人送他到了巡防局，船就开行去了；所有偷来的赃物，在船上时已被各人分认了。他到了巡防局，那局里委员终是他的朋友，见了他也觉难办。他却装做了满肚子委屈，又带着点怒气，只说他的底下人一时贪小，不合偷了人家一根烟筒，叫人家看见了，赶到房舱里来讨去；船上买办又仗着洋人势力，硬来翻箱倒箧的搜了一遍，此时还不知有失落东西没有。那委员听见他这么说，也就顺水推船，薄薄的责了他的底下人几下就算了。你们初出来处世的，结交个朋友，你想要小心不要？他还不止做贼呢，在外头做赌棍、做骗子、做拐子，无所不为，结交了好些江湖上的无赖，外面仗着官势，无法无天的事，不知干了多少的了。"

我听了继之一席话，暗暗想道："据他说起来，这两个道台、一个知县的行径，官场中竟是男盗女娼的了，但继之现在也在仕路中，这句话我不便直说出来，只好心里暗暗好笑。虽然，内中未必尽是如此。你看继之他见我穷途失路，便留我在此居住，十分热诚，这不是古谊可风的么？并且他方才劝戒我一番话，就是自家父兄，也不过如此，真是令人可感。"一面想着，又谈了好些处世的话，他就有事出门去了。

过了一天，继之上衙门回来，一见了我的面，就气忿忿的说道："奇怪，奇怪！"我看见他面色改常，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连一些头路也摸不着，呆了脸对着他。只见他又率然问道："你来了多少天了？"我说道："我到了十多天了。"继之道："你到过令伯公馆几次了？"我说："这个可不大记得了，大约总有七八次。"继之又道："你住在甚么客栈，对公馆里的人说过么？"我说："也说过的；并且住在第几号房，也交代明白。"继之道："公馆里的人，始终对你怎么说？"我说："始终都说出差去了，没有回来。"继之道："没有别的话？"我说："没有。"继之气的直挺挺的坐在交椅上。半天，又叹了好几口气说道："你到的那

几天，不错，是他出差去了，但不过到六合县去会审一件案，前后三天就回来了；在十天以前，他又求了藩台给他一个到通州勘荒的差使，当天奉了札子，当天就禀辞去了。你道奇怪不奇怪？”我听了此话，也不觉呆了，半天没有话说。继之又道：“不是我说句以疏间亲的话，令伯这种行径，不定是有意回避你的了。”此时我也无言可答，只坐在那里出神。

继之又道：“虽是这么说，你也不必着急。我今天见了藩台，他说此地大关的差使，前任委员已经满了期了，打算要叫我接办，大约一两天就可以下札子。我那里左右要请朋友，你就可以拣一个合适的事情，代我办办。我们是同窗至好，我自然要好好的招呼你。至于你令伯的话，只好慢慢再说，好在他终久是要回来的，总不能一辈子不见面。”我说道：“家伯到通州去的话，可是大哥打听来的，还是别人传说的呢？”继之道：“这是我在藩署号房打听来的，千真万真，断不是谣言。你且坐坐，我还要出去拜一个客呢。”说着，出门去了。

我想起继之的话，十分疑心，伯父同我骨肉至亲，那里有这等事；不如我再到伯父公馆里去打听打听，或者已经回来，也未可知。想罢了，出了门，一直到我伯父公馆里去。到门房里打听，那个底下人说是：“老爷还没有回来。前天有信来，说是公事难办得很，恐怕还有几天耽搁。”我有心问他说道：“老爷还是到六合去，还是到通州去的呢？”那底下人脸上红了一红，顿住了口，一会儿方才说道：“是到通州去的。”我说：“到底是几时动身的呢？”他说道：“就是少爷来的那天动身的。”我说：“一直没有回来过么？”他说：“没有。”我问了一番话，满腹狐疑的回到吴公馆里去。继之已经回来了，见了我便问：“到那里去过？”我只得直说一遍。

继之叹道：“你再去也无用。这回他去勘荒，是可久可暂的，你且安心住下，等过一两个月再说。我问你一句话：你到了这里来，寄过家信没有？”我说：“到了上海时，曾寄过一封；到了这

里，却未曾寄过。”继之道：“这就是你的错了，怎么十多天工夫，不寄一封信回去？可知尊堂伯母在那里盼望呢。”我说：“这个我也知道。因为要想见了家伯，取了钱庄上的利钱，一齐寄去，不料等到今日，仍旧等不着。”继之低头想了一想道：“你只管一面写信，我借五十两银子，给你寄回去。你信上也不必提明是借来的，也不必提到未见着令伯，只糊里糊涂的说先寄回五十两银子，随后再寄罢了；不然，令堂伯母又多一层着急。”

我听了这话，连忙道谢。继之道：“这个用不着谢。你只管写信，我这里明日打发家人回去，接我家母来，就可以同你带去。接办大关的札子，已经发了下来，大约半个月内，我就要到差。我想屈你做一个书启，因为别的事，你未曾办过，你且将就些。我还在帐房一席上，挂上你一个名字；那帐房虽是藩台荐的，然而你是我自家亲信人，挂上了一个名字，他总得要分给你一点好处。还有你书启名下应得的薪水，大约出息还不很坏。这五十两银子，你慢慢的还我就是了。”当下我听了此言，自是欢喜感激。便去写好了一封家信，照着继之交代的话，含含糊糊写了，并不提起一切。到了明日，继之打发家人动身，就带了去。此时我心中安慰了好些；只不知我伯父到底是甚么主意，因写了一封信，封好了口，带在身上，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交代他门房，叫他附在家信里面寄去。叮嘱再三，然后回来。

又过了七八天，继之对我道：“我将近要到差了。这里去大关很远，天天来去是不便当的；要住在关上，这里又没有个人照应。书启的事不多，你可仍旧住在我公馆里，带着照应照应内外一切，三五天到关上去一次；如果有紧要事，我再打发人请你。好在书启的事，不必一定到关上去办的。或者有时我回来住几天，你就到关上去代我照应，好不好呢？”我道：“这是大哥过信我、体贴我，我感激还说不尽，那里还有不好的呢！”当下商量定了。又过了几天，继之到差去了；我也跟到关上去看看，吃过了午饭，方才回来。从此之后，三五天往来一遍，倒也十分清

闲。不过天天料理几封往来书信；有些虚套应酬的信，我也不必告诉继之，随便同他发了回信，继之倒也没甚说话。从此我两个人，更是相得。

一日早上，我要到关上去，出了门口，要到前面雇一匹马。走过一家门口，听见里面一叠连声叫送客，呀的一声，开了大门。我不觉立定了脚，抬头往门里一看。只见有四五个家人打扮的，在那里垂手站班。里面走出一个客来，生得粗眉大目；身上穿了一件灰色大布的长衫，罩上一件天青羽毛的对襟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二十年前的老式大帽，帽上装着一颗碌碡顶子；脚上蹬着一双黑布面的双梁快靴，大踏步走出来。后头送出来的主人，却是穿的枣红宁绸箭衣，天青缎子外褂，褂上还缀着二品的锦鸡补服，挂着一副像真像假的蜜蜡朝珠；头上戴着京式大帽，红顶子花翎；脚下穿的是一双最新式的内城京靴，直送那客到大门以外。那客人回头点了点头，便徜徉而去，也没个轿子，也没匹马儿。再看那主人时，却放下了马蹄袖，拱起双手，一直拱到眉毛上面，弯着腰，嘴里不住的说请，请，请，直到那客人走的转了个弯看不见了，方才进去，呀的一声，大门关了。我再留心看那门口时，却挂着一个红底黑字的牌儿，像是个店家招牌；再看看那牌上的字，却写的是“钦命二品顶戴，赏戴花翎，江苏即补道，长白苟公馆”二十个宋体字。不觉心中暗暗纳罕。走到前面，雇定了马匹，骑到关上去，见过继之。

这天没有甚么事，大家坐着闲谈一会；开出午饭来，便有几个同事都过来同着吃饭。这吃饭中间，我忽然想起方才所见的一桩事体，便对继之说道：“我今天看见了一位礼贤下士的大人先生，在今世只怕是要算绝少的了！”继之还没有开口，就有一位同事抢着问道：“怎么样的礼贤下士？快告诉我，等我也去见见他。”我就将方才所见的说了一遍。继之对我看了一眼，笑了一笑，说道：“你总是这么大惊小怪似的。”继之这一句话说的，倒把我闷住了。正是：礼贤下士谦恭客，犹有旁观指摘人。要知继

之为了甚事笑我，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回　珠宝店巨金骗去　州县官实价开来

且说我当下说那位苟观察礼贤下士，却被继之笑了我一笑，又说我少见多怪，不觉闷住了。因问道："莫非内中还有甚么缘故么？"继之道："昨日扬州府贾太守有封信来，荐了一个朋友，我这里实在安插不下了，你代我写封回信，送到帐房里，好连程仪一齐送给他去。"我答应了，又问道："方才说的那苟观察，既不是礼贤下士，……"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继之便道："你今天是骑马来的，还是骑驴来的？"我听了这句话，知道他此时有不便说出的道理，不好再问，顺口答道："骑马来的。"以后便将别话岔开了。一时吃过了饭，我就在继之的公事桌上，写了一封回书，交给帐房，辞了继之出来，仍到城里去。

路上想着寄我伯父的信，已经有好几天了，不免去探问探问。就顺路走至我伯父公馆，先打听回来了没有，说是还没有回来。我正要问我的信寄去了没有，忽然抬头看见我那封信，还是端端正正的插在一个壁架子上，心中不觉暗暗动怒，只不便同他理论，于是也不多言，就走了回来。细想这底下人，何以这么胆大，应该寄的信，也不拿上去回我伯母。莫非继之说的话当真不错，伯父有心避过了我么？又想道："就是伯父有心避过我，这底下人也不该搁起我的信；难道我伯父交代过，不可代我通信的么？"想来想去，总想不出个道理。

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忽然一个鸦头走来，说是太太请我，我便走到上房去，见了继之夫人，问有甚事。继之夫人拿出一双翡翠镯子来道："这是人家要出脱的，讨价三百两银子，不知值得不值得，请你拿到祥珍去估估价。"当下我答应了，取过镯子出来。——原来这家祥珍，是一家珠宝店，南京城里算是数一数二的大店家。继之与他相熟的，我也曾跟着继之，到过他家两三

次，店里的人也相熟了。——当时走到他家，便请他掌柜的估价，估得三百两银子不贵。

未免闲谈一会。只见他店中一个个的伙计，你埋怨我，我埋怨你；那掌柜的虽是陪我坐着，却也是无精打彩的。我看见这种情形，起身要走。掌柜道："阁下没事，且慢走一步，我告诉阁下一件事，看可有法子想么？"我听了此话，便依然坐下，问是甚事。掌柜道："我家店里遇了骗子……"我道："怎么个骗法呢？"掌柜道："话长呢。我家店里后面一进，有六七间房子空着没有用，前几个月，就贴了一张招租的帖子；不多几天，就有人来租了，说是要做公馆。那个人姓刘，在门口便贴了个'刘公馆'的条子，带了家眷来住下。天天坐着轿子到外面拜客，在我店里走来走去，自然就熟了。晚上没有事，他也常出来谈天。有一天，他说有几件东西，本来是心爱的，此刻手中不便，打算拿来变价，问我们店里要不要。'要是最好；不然，就放在店里寄卖也好'。我们大众伙计，就问他是甚么东西。他就拿出来看，是一尊玉佛，却有一尺五六寸高；还有一对白玉花瓶；一枝玉镶翡翠如意；一个扳指。这几件东西，照我们看去，顶多不过值得三千银子，他却说要卖二万；倘卖了时，给我们一个九五回用。我们明知是卖不掉的，好在是寄卖东西，不犯本钱的；又不很占地方，就拿来店面上作个摆设也好，就答应了他。摆了三个多月，虽然有人问过，但是听见了价钱，都吓的吐出舌头来，从没有一个敢还价的。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买了几件鼻烟壶、手镯之类，又买了一挂朝珠，还的价钱，实在内行；批评东西的毛病，说那东西的出处，着实是个行家。过得两天，又来看东西。如此鬼混了几天。忽然一天，同了两个人来，要看那玉佛、花瓶、如意。我们取出来给他看。他看了，说是通南京城里，找不出这东西来。赞赏了半天，便问价钱。我们一个伙计，见他这么中意，就有心同他打趣，要他三万银子。他说道：'东西虽好，那里值到这个价钱，顶多不过一个折半价罢了。'阁下，你想，

三万折半，不是有了一万五千了吗？我们看见他这等说，以为可以有点望头了，就连那扳指拿出来给他看，说明白是人家寄卖的。他看了那扳指，也十分中意。又说道：‘就是连这扳指，也值不到那些。’我们请他还价。他说道：‘我已说过折半的了，就是一万五千银子罢。’我们一个伙计说：‘你说的万五，是那几件的价；怎么添了这个扳指，还是万五呢？’他笑了笑道：‘也罢，那么说，就是一万六罢。’讲了半天，我们减下来减到了二万六，他添到了一万七，未曾成交，也就走了。他走了之后，我们还把那东西再三细看，实在看不出好处，不知他怎么出得这么大的价钱。自家不敢相信，还请了同行的看货老手来看，也说不过值得三四千银子。然而看他前两回来买东西，所说的话，没有一句不内行，这回出这重价，未必肯上当。想来想去，总是莫明其妙。到了明天，他又带了一个人来看过，又加了一千的价，统共是一万八，还没有成交。以后便天天来，说是买来送京里甚么中堂寿礼的，来一次加一点价，后来加到了二万四。我们想连那姓刘的所许九五回用，已稳赚了五千银子了，这天就定了交易。那人却拿出一张五百两的票纸来，说是一时没有现银，先拿这五百两作定，等十天来拿。又说到了十天期，如果他不带了银子来拿，这五百两定银，他情愿不追还，但十天之内，叫我们千万不要卖了，如果卖了，就是赔他二十四万都不答应。我们都应允了。他又说交易太大，恐怕口说无凭，要立个凭据。我们也依他，照着所说的话，立了凭据，他就去了。等了五六天不见来。到了第八天的晚上，忽然半夜里有人来打门。我们开了门问时，却见一个人仓仓皇皇问道：‘这里是刘公馆么？’我们答应他是的。他便走了进来，我们指引他进去。不多一会，忽然听见里面的人号啕大哭起来。吓得连忙去打听，说是刘老爷接了家报，老太太过了。我们还不甚在意。到了次日一早，那姓刘的出来算还房钱，说即日要带了家眷，奔丧回籍，当夜就要下船，向我们要还那几件东西。我们想明天就是交易的日期，劝他等一天。他一定不肯；再

四相留，他执意不从，说是我们做生意人不懂规矩，得了父母的讣音，是要星夜奔丧的，照例昨夜得了信，就要动身，只为收拾行李没法，已经耽搁了一天了。我们见他这么说，东西是已经卖了，不能还他的，好在只隔得一天，不如兑了银子给他罢。于是扣下了一千两回用，兑了一万九千银子给他。他果然即日动身，带着家眷走了。至于那个来买东西的呢，莫说第十天，如今一个多月了，影子也不看见。前天东家来店查帐，晓得这件事，责成我们各同事分赔。阁下，你想那姓刘的，不是故意做成这个圈套来行骗么？可有个甚么法子想想？”

我听了一席话，低头想了一想，却是没有法子。那掌柜道：“我想那姓刘的说甚么丁忧，都是假话，这个人一定还在这里。只是有甚法子，可以找着他？”我说道：“找着他也是无用。他是有东西卖给你的，不过你自家上当，买贵了些，难道有甚么凭据，说他是骗子么？”那掌柜听了我的话，也想了一想，又说道：“不然，找着那个来买的人也好。”我道：“这个更没有用。他同你立了凭据，说十天不来，情愿凭你罚去定银，他如今不要那定银了，你能拿他怎样？”那掌柜听了我的话，只是叹气。我坐了一会，也就走了。

回去交代明白了手镯，看了一回书，细想方才祥珍掌柜所说的那桩事，真是无奇不有。这等骗术，任是甚么聪明人，都要人彀；何况那做生意人，只知谋“利”，那里还念着有个“害”字在后头呢。又想起今日看见那苟公馆送客的一节事，究竟是甚么意思，继之又不肯说出来，内中一定有个甚么情节，巴不能够马上明白了才好。

正在这么想着，继之忽地里回到公馆里来。方才坐定，忽报有客拜会。继之叫请，一面换上衣冠，出去会客。我自在书房里，不去理会。歇了许久，继之才送过客回了进来，一面脱卸衣冠，一面说道：“天下事真是愈出愈奇了！老弟，你这回到南京来，将所有阅历的事，都同他笔记起来，将来还可以成一部书

呢。”

我问：“又是甚么事?”继之道：“晌午时候，你走了，就有人送了一封信来；拆开一看，却是一位制台衙门里的幕府朋友送来的，信上问我几时在家，要来拜访。我因为他是制台的幕友，不便怠慢他，因对来人说：‘我本来今日要回家，就请下午到舍去谈谈。’打发来人去了，我就忙着回来。坐还未定，他就来了。我出去会他时，他却没头没脑的说是请我点戏。”我听到这里，不觉笑起来，说道：“果然奇怪，这老远的路约会了，却做这等无谓的事。”继之道：“那里话来！当时我也是这个意思，因问他道：‘莫非是那一位同寅的喜事寿日，大家要送戏?若是如此，我总认一个份子，戏是不必点的。’他听了我的话，也好笑起来，说不是点这个戏。我问他到底是甚戏。他在怀里掏出一个折子来递给我。我打开一看，上面开着江苏全省的县名，每一个县名底下，分注了些数目字，有注一万的，有注二三万的，也有注七八千的。我看了虽然有些明白，然而我不便就说是晓得了，因问他是甚意思。他此时炕也不坐了，拉了我下来，走到旁边贴摆着的两把交椅上，两人分坐了，他附着了我耳边，说道：‘这是得缺的一条捷径。若是要想那一个缺，只要照开着的数目，送到里面去，包你不到十天，就可以挂牌。这是补实的价钱；若是署事，还可以便宜些。’”我说：“大哥怎样回答他呢?”继之道：“这种人那里好得罪他！只好同他含混了一会，推说此刻初接大关这差，没有钱，等过些时候，再商量罢。他还同我胡缠不了，好容易才把他敷衍走了。”我说：“果然奇怪！但是我闻得卖缺虽是官场的惯技，然而总是藩台衙门里做的，此刻怎么闹到总督衙门里去了呢?”继之道：“这有甚么道理！只要势力大的人，就可以做得。只是开了价钱，具了手折，到处兜揽，未免太不像样了!”我说道：“他这是招徕生意之一道呢。但不知可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字样没有?”说的继之也笑了。

大家说笑一番。我又想起寄信与伯父一事，因告诉了继之。

继之叹道："令伯既是那么着，只怕寄信去也无益；你如果一定要寄信，只管写了交给我，包你寄到。"我听了，不觉大喜。正是：意马心猿萦梦寐，河鱼天雁托音书。要知继之有甚法子可以寄得信去，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回　彻底寻根表明骗子　穷形极相画出旗人

却说我听得继之说，可以代我寄信与伯父，不觉大喜。就问："怎么寄法？又没有住址的。"继之道："只要用个马封，面上标着'通州各属沿途探投勘荒委员'，没有个递不到的；再不然，递到通州知州衙门，托他转交也可以使得。"我听了大喜道："既是那么着，我索性写他两封，分两处寄去，总有一封可到的。"

当下继之因天晚了，不便出城，就在书房里同我谈天。我说起今日到祥珍估镯子价，被那掌柜拉着我，诉说被骗的一节。继之叹道："人心险诈，行骗乃是常事。这件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你今日听了那掌柜的话，只知道外面这些情节，还不知内里的事情；就是那掌柜自家，也还在那里做梦，不知是那一个骗他的呢。"我惊道："那么说，大哥是知道那个骗子的了，为甚不去告诉了他，等他或者控告，或者自己去追究，岂不是件好事？"继之道："这里面有两层：一层是我同他虽然认得，但不过是因为常买东西，彼此相熟了，通过姓名，并没有一些交情，我何苦代他管这闲事；二层就是告诉了他这个人，也是不能追究的。你道这骗子是谁？"继之说到这里，伸手在桌子上一拍道："就是这祥珍宝店的东家！"

我听了这话，吃了一大吓，顿时呆了。歇了半晌，问道："他自家骗自家，何苦呢？"继之道："这个人本来是个骗子出身，姓包，名道守；人家因为他骗术精明，把他的名字读别了，叫他做包到手。后来他骗的发了财了，开了这家店。去年年下的时候，他到上海去，买了一张吕宋彩票回来，被他店里的掌柜、伙计们见了，要分他半张；他也答应了，当即裁下半张来。这半张是五条，那掌柜的要了三条；馀下两条，是各小伙计们公派了。

当下银票交割清楚。过得几天，电报到了，居然叫他中了头彩，自然是大家欢喜。到上海去取了六万块洋钱回来：他占了三万；掌柜的三条是一万八；其馀万二，是众伙计分了。当下这包到手，便要那掌柜合些股分在店里，那掌柜不肯；他又叫那些小伙计合股，谁知那些伙计们，一个个都是要搂着洋钱睡觉，看着洋钱吃饭的，没有一个答应。因此他怀了恨了，下了这个毒手。此刻放着那玉佛、花瓶那些东西，还值得三千两；那姓刘的取去了一万九千两，一万九除了三千，还有一万六，他咬定了要店里众人分着赔呢。”

我道：“这个圈套，难为他怎么想得这般周密，叫人家一点儿也看不出来。”继之道：“其实也有一点破绽，不过未曾出事的时候，谁也疑心不到就是了。他店里的后进房子，本是他自己家眷住着的，中了彩票之后，他才搬了出去。多了几个钱，要住舒展些的房子，本来也是人情；但腾出了这后进房子，就应该收拾起来，招呼些外路客帮，或者在那里看贵重货物，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呀，为甚么就要租给别人呢？”我说道：“做生意人本来是处处打算盘的，租出几个房钱，岂不是好？并且谁料到他约定一个骗子进来呢？我想那姓刘的要走的时候，把东西还了他也罢了。”继之道：“唔！这还了得！还了他东西，到了明天，那下了定的人，就备齐了银子来交易，没有东西给他，不知怎样索诈呢！何况又是出了笔据给他的。这种骗术，真是妖魔鬼怪都逃不出他的网罗呢。”说到这里，已经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吃过晚饭，继之到上房里去，我便写了两封信；恰好封好了，继之也出来了，当下我就将信交给他。他接过了，说明天就加封寄去。

我两个人又闲谈起来。我一心只牵记着那苟观察送客的事，又问起来。继之道：“你这个人好笨！今日吃中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叫你写贾太守的信，这明明是叫你不要问了，你还不会意，要问第二句。其实我那时候未尝不好说，不过那些同桌吃饭的人，虽说是同事，然而都是甚么藩台咧、首府咧、督署幕友咧……这

班人荐的，知道他们是甚么路数。这件事虽是人人晓得的，然而我犯不着传出去，说我讲制台的丑话。我同你呢，又不知是甚么缘法，很要好的，随便同你谈句天，也是处处要想……教导呢，我是不敢说；不过处处都想提点你，好等你知道些世情。我到底比你痴长几年，出门比你又早。”

我道：“这是我日夕感激的。”继之道：“若说感激，你感激不了许多呢。你记得么？你读的四书，一大半是我教的。小时候要看闲书，又不敢叫先生晓得，有不懂的地方，都是来问我。我还记得你读《孟子·动心章》：‘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那几句，读了一天不得上口，急的要哭出来了，还是我逐句代你讲解了，你才记得呢。我又不是先生，没有受你的束修，这便怎样呢？”此时我想起小时候读书，多半是继之教我的。虽说是从先生，然而那先生只知每日教两遍书，记不得只会打，那里有甚么好教法，若不是继之，我至今还是只字不通呢。此刻他又是这等招呼我，处处提点我。这等人，我今生今世要觅第二个，只怕是难的了！想到这里，心里感激得不知怎样才好，几乎流下泪来。因说道：“这个非但我一个人感激，就是先君、家母，也是感激的了不得的！”此时我把苟观察的事，早已忘了，一心只感激继之，说话之中，声音也咽住了。

继之看见忙道：“兄弟且莫说这些话，你听苟观察的故事罢。那苟观察单名一个才字，人家都叫他狗才……”我听到这里，不禁扑嗤一声，笑将出来。继之接着道：“那苟才前两年上了一个条陈给制台，是讲理财的政法。这个条陈与藩台很有碍的，叫藩台知道了，很过不去，因在制台跟前，狠狠的说了他些坏话，就此黑了。后来那藩台升任去了，换了此刻这位藩台，因为他上过那个条陈，也不肯招呼他，因此接连两三年没有差使，穷的吃尽当光了。”

我说道：“这句话，只怕大哥说错了，我今天日里看见他送客的时候，莫说穿的是崭新衣服，底下人也四五个，那里至于吃

尽当光。吃尽当光，只怕不能够这么样了。”继之笑道：“兄弟，你处世日子浅，那里知道得许多。那旗人是最会摆架子的，任是穷到怎么样，还是要摆着穷架子。有一个笑话，还是我用的底下人告诉我的；我告诉了这个笑话给你听，你就知道了。这底下人我此刻还用着呢，就是那个高升。这高升是京城里的人，我那年进京会试的时候，就用了他。他有一天对我说一件事：说是从前未投着主人的时候，天天早起，到茶馆里去泡一碗茶，坐过半天。——京城里小茶馆泡茶，只要两个京钱，合着外省的四文；要是自己带了茶叶去呢，只要一个京钱就够了。——有一天，高升到了茶馆里，看见一个旗人进来泡茶，却是自己带的茶叶，打开了纸包，把茶叶尽情放在碗里。那堂上的人道：‘茶叶怕少了罢?’那旗人哼了一声道：‘你那里懂得！我这个是大西洋红毛法兰西来的上好龙井茶，只要这么三四片就够了；要是多泡了几片，要闹到成年不想喝茶呢。’堂上的人，只好同他泡上了。高升听了，以为奇怪，走过去看看，他那茶碗中间，飘着三四片茶叶，就是平常吃的香片茶。那一碗泡茶的水，莫说没有红色，连黄也不曾黄一黄，竟是一碗白冷冷的开水。高升心中，已是暗暗好笑。后来又看见他在腰里掏出两个京钱来，买了一个烧饼，在那里撕着吃，细细咀嚼，像很有味的光景。吃了一个多时辰，方才吃完。忽然又伸出一个指头儿，蘸些唾沫，在桌上写字，蘸一口，写一笔。高升心中很以为奇，暗想这个人何以用功到如此，在茶馆里还背临古帖呢。细细留心去看他写甚么字。原来他那里是写字，只因他吃烧饼时，虽然吃的十分小心，那饼上的芝麻，总不免有些掉在桌上；他要拿舌头舐了，拿手扫来吃了，恐怕叫人家看见不好看，失了架子，所以在那里假装着写字蘸来吃。看他写了半天字，桌上的芝麻一颗也没有了。他又忽然在那里出神，像想甚么似的；想了一会，忽然又像醒悟过来似的，把桌子狠狠的一拍，又蘸了唾沫去写字。你道为甚么呢？原来他吃烧饼的时候，有两颗芝麻掉在桌子缝里，任凭他怎样蘸唾沫写字，总

写他不到嘴里，所以他故意做成忘记的样子，又故意做成忽然醒悟的样子，把桌子拍一拍，那芝麻自然震了出来，他再做成写字的样子，自然就到了嘴了。”

我听了这话，不觉笑了。说道：“这个只怕是有心形容他罢，那里有这等事！”继之道：“形容不形容，我可不知道，只是还有下文呢：他烧饼吃完了，字也写完了，又坐了半天，还不肯去。天已晌午了，忽然一个小孩子走进来，对着他道：‘爸爸快回去罢，妈要起来了。’那旗人道：‘妈要起来就起来，要我回去做甚么？’那孩子道：‘爸爸穿了妈的裤子出来，妈在那里急着没有裤子穿呢。’那旗人喝道：‘胡说！妈的裤子，不在皮箱子里吗？’说着，丢了一个眼色，要使那孩子快去的光景。那孩子不会意，还在那里说道：‘爸爸只怕忘了，皮箱子早就卖了，那条裤子，是前天当了买米的。妈还叫我说：屋里的米只剩了一把，喂鸡儿也喂不饱的了，叫爸爸快去买半升米来，才够做中饭呢。’那旗人大喝一声道：‘滚你的罢！这里又没有谁给我借钱，要你来装这些穷话做甚么！’那孩子吓的垂下了手，答应了几个‘是’字，倒退了几步，方才出去。那旗人还自言自语道：‘可恨那些人，天天来给我借钱，我那里有许多钱应酬他，只得装着穷，说两句穷话。这些孩子们听惯了，不管有人没人，开口就说穷话；其实在这茶馆里，那里用得着呢。老实说，咱们吃的是皇上家的粮，那里就穷到这个份儿呢。’说着，立起来要走。那堂上的人，向他要钱。他笑道：‘我叫这孩子气昏了，开水钱也忘了开发。’说罢，伸手在腰里乱掏，掏了半天，连半根钱毛也掏不出来。嘴里说：‘欠着你的，明日还你罢。’那个堂上不肯。争奈他身边真的半文都没有，任凭你扭着他，他只说明日送来，等一会送来；又说那堂上的人不生眼睛，‘你大爷可是欠人家钱的么？’那堂上说：‘我只要你一个钱开水钱，不管你甚么大爷二爷。你还了一文钱，就认你是好汉，还不出一文钱，任凭你是大爷二爷，也得要留下个东西来做抵押。你要知道我不能为了一文钱，到你府上

去收帐。’那旗人急了，只得在身边掏出一块手帕来抵押。那堂上抖开来一看，是一块方方的蓝洋布，上头龌龊的了不得，看上去大约有半年没有下水洗过的了。因冷笑道：‘也罢，你不来取，好歹可以留着擦桌子。’那旗人方得脱身去了。你说这不是旗人摆架子的凭据么?”我听了这一番言语，笑说道：“大哥，你不要只管形容旗人了，告诉了我狗才那桩事罢。”继之不慌不忙说将出来，正是：尽多怪状供谈笑，尚有奇闻说出来。要知继之说出甚么情节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七回　代谋差营兵受殊礼　吃倒帐钱侩大遭殃

当下继之对我说道："你不要性急。因为我说那狗才穷的吃尽当光了，你以为我言过其实，我不能不将他们那旗人的历史对你讲明，你好知道我不是言过其实，你好知道他们各人要摆各人的架子。那个吃烧饼的旗人，穷到那么个样子，还要摆那么个架子，说那么个大话，你想这个做道台的，那家人咧、衣服咧，可肯不摆出来么？那衣服自然是难为他弄来的。你知道他的家人吗？有客来时便是家人；没有客的时候，他们还同着桌儿吃饭呢。"我问道："这又是甚么缘故？"继之道："这有甚么缘故，都是他那些甚么外甥咧、表侄咧，闻得他做了官，便都投奔他去做官亲；谁知他穷下来，就拿着他们做底下人摆架子。我还听见说有几家穷候补的旗人，他上房里的老妈子、鸦头，还是他的丈母娘、小姨子呢。你明白了这个来历，我再告诉你这位总督大人的脾气，你就都明白了。这位大帅，是军功出身，从前办军务的时候，都是仗着几十个亲兵的功劳，跟着他出生入死；如今天下太平了，那些亲兵，叫他保的总兵的总兵，副将的副将，却一般的放着官不去做，还跟着他做戈什哈。你道为甚么呢？只因这位大帅，念着他们是共过患难的人，待他们极厚，真是算得言听计从的了，所以他们死命的跟着，好仗着这个势子，在外头弄钱。他们的出息，比做官还好呢。还有一层：这位大帅因为办过军务，与士卒同过甘苦，所以除了这班戈什哈之外，无论何等兵丁的说话，都信是真的。他的意思，以为那些兵丁都是乡下人，不会撒谎的。他又是个喜动不喜静的人，到了晚上，他往往悄地里出来巡查，去偷听那些兵丁的说话，无论那兵丁说的是甚么话，他总信是真的。久而久之，他这个脾气，叫人家摸着了，就借了这班兵丁做个谋差事的门路。譬如我要谋差使，只要认识了几个兵

丁，嘱托他到晚上，觑着他老人家出来偷听时，故意两三个人谈论，说吴某人怎样好怎样好，办事情怎么能干，此刻却是怎样穷，假作叹息一番，不出三天，他就是给我差使的了。你想求到他说话，怎么好不恭敬他？你说那荀观察礼贤下士，要就是为的这个。那个戴白顶子的，不知又是那里的什长之类的了。”我听了这一番话，方才恍然大悟。

继之说话时，早来了一个底下人，见继之话说的高兴，闪在旁边站着。等说完了话，才走近一步，回道：“方才钟大人来拜会，小的已经挡过驾了。”继之问道：“坐轿子来的，还是跑路来的？”底下人道：“是衣帽坐轿子来的。”继之哼了一声道：“功名也要丢快了，他还要来晾他的红顶子！你挡驾怎么说的？”底下人道：“小的见晚上时候，恐怕老爷穿衣帽麻烦，所以没有上来回，只说老爷在关上没有回来。”继之道：“明日到关上去，知照门房，是他来了，只给我挡驾。”那底下人答应了两个“是”字，退了出去。

我因问道：“这又是甚么故事，可好告诉我听听？”继之笑道：“你见了我，总要我说甚么故事，你可知我的嘴也说干了；你要是这么着，我以后不敢见你了。”我也笑道：“大哥，你不告诉我也可以，可是我要说你是个势利人了。”继之道：“你不要给我胡说！我怎么是个势利人？”我笑道：“你才说他的功名要丢快了，要丢功名的人，你就不肯会他了，可不是势利吗？”

继之道：“这么说，我倒不能不告诉你了。这个人姓钟，叫做钟雷溪。”我抢着说道：“怎么不‘钟灵气’，要‘钟戾气’呢？”继之道：“你又要我说故事，又要来打岔，我不说了。”吓得我央求不迭。继之道：“他是个四川人，十年头里，在上海开了一家土栈，通了两家钱庄，每家不过通融二三千银子光景；到了年下，他却结清帐目，一丝不欠。钱庄上的人眼光最小，只要年下不欠他的钱，他就以为是好主顾了。到了第二年，另外又有别家钱庄来兜搭了。这一年只怕通了三四家钱庄，然而也不过五

六千的往来。这年他把门面也改大了，举动也阔绰了。到了年下，非但结清欠帐，还些少有点存放在里面。一时钱庄帮里都传遍了，说他这家土栈，是发财得很呢。过了年，来兜搭的钱庄，越发多了。他却一概不要，说是我今年生意大了，三五千往来不济事，最少也要一二万才好商量。那些钱庄是相信他发财的了，都答应了他：有答应一万的，有答应二万的，统共通了十六七家。他老先生到了半年当中，把肯通融的几家，一齐如数提了来，总共有二十多万，到了明天，他却‘少陪’也不说一声，就这么走了。土栈里面，丢下了百十来个空箱，伙计们也走的影儿都没有。钱庄上的人吃一大惊，连忙到会审公堂去控告，又出了赏格，上了新闻纸告白，想去捉他；这却是大海捞针似的，那里捉得他着。你晓得他到那里去了？他带了银子，一直进京，平白地就捐上一个大花样的道员，加上一个二品顶戴，引见指省，来到这里候补。你想市侩要入官场，那里懂得许多。从来捐道员的，那一个捐过大花样？这道员外补的，不知几年才碰得上一个，这个连我也不很明白；听说合十八省的道缺，只有一个半缺呢。”

我说道：“这又奇了，怎么有这半个缺起来？”继之道：“大约这个缺是一回内放，一回外补的，所以要算半个。你想这么说法，那道员的大花样有甚用处？谁还去捐他？并且近来那些道员，多半是从小班子出身，连捐带保，迭起来的；若照这样平地捐起来，上头看了履历，就明知是个富家子弟，那里还有差事给他。所以那钟雷溪到了省好几年了，并未得过差使，只靠着骗拐来的钱使用。上海那些钱庄人家，虽然在公堂上存了案，却寻不出他这个人来，也是没法。到此刻，已经八九年了。直到去年，方才打听得他改了名字，捐了功名，在这里候补。这十几家钱庄，在上海会议定了，要问他索还旧债，公举了一个人，专到这里，同他要帐，谁知他这时候摆出了大人的架子来，这讨帐的朋友要去寻他，他总给他一个不见：去早了，说没有起来；去迟

了，不是说上衙门去了，便说拜客去了；到晚上去寻他时，又说赴宴去了。累得这位讨帐的朋友，在客栈里耽搁了大半年，并未见着他一面。没有法想，只得回到上海，又在会审公堂控告。会审官因为他告的是个道台，又且事隔多年，便批驳了不准。又到上海道处上控。上海道批了出来，大致说是控告职官，本道没有这种权力去移提到案；如果实在系被骗，可到南京去告……云云。那些钱庄帮得了这个批，犹如唤起他的睡梦一般，便大家商量，选派了两个能干事的人，写好了禀帖，到南京去控告。谁知衙门里面的事，难办得很呢，况且告的又是二十多万的倒帐，不消说的原告是个富翁了，如何肯轻易同他递进去，闹的这两个干事的人，一点事也不曾干上，白白跑了一趟，就那么着回去了。到得上海，又约齐了各庄家，汇了一万多银子来，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打点到了，然后把呈子递了上去。这位大帅却也好，并不批示，只交代藩台问他的话，问他有这回事没有：'要是有这回事，早些料理清楚；不然，这里批出去，就不好看了。'藩台依言问他，他却赖得个一干二净。藩台回了制军，制军就把这件事搁起了。这位钟雷溪得了此信，便天天去结交督署的巡捕、戈什哈，求一个消息灵通。此时那两个钱庄干事的人，等了好久，只等得一个泥牛入海，永无消息，只得写信到上海去通知。过了几天，上海又派了一个人来，又带了多少使费，并且带着了一封信。你道这封是甚么信呢？原来上海各钱庄多是绍兴人开的，给各衙门的刑名师爷是同乡。这回他们不知在那里请出一位给这督署刑名相识的人，写了这封信，央求他照应。各钱庄也联名写了一张公启，把钟雷溪从前在上海如何开土栈，如何通往来，如何设骗局，如何倒帐卷逃，并将两年多的往来帐目，抄了一张清单，一齐开了个白折子，连这信封在一起，打发人来投递。这人来了，就到督署去求见那位刑名师爷，又递了一纸催呈。那刑名师爷光景是对大帅说明白了。前日上院时，单单传了他进去，叫他好好的出去料理，不然，这个'拐骗巨资'，我批

了出去，就要奏参的。吓的他昨日去求藩台设法。这位藩台本来是不大理会他的，此时越发疑他是个骗子，一味同他搭讪着。他光景知道我同藩台还说得话来，所以特地来拜会我，无非是要求我对藩台去代他求情。你想我肯同他办这些事么？所以不要会他。兄弟，你如何说我势利呢？”

我笑道：“不是我这么一激，那里听得着这段新闻呢。但是大哥不同他办，总有别人同他办的，不知这件事到底是个怎么样结果呢？”继之道：“官场中的事，千变万化，那里说得定呢。时候不早了，我们睡罢，明日大早，我还要到关上去呢。”说罢，自到上房去了。

一夜无话。到了次日早起，继之果然早饭也没有吃，就到关上去了。我独自一个人吃过了早饭，闲着没事，踱出客堂里去望望。只见一个底下人，收拾好了几根水烟筒，正要拿进去，看见了我，便垂手站住了。我抬头一看，正是继之昨日说的高升。因笑着问他道：“你家老爷昨日告诉我一个旗人在茶馆里吃烧饼的笑话，说是你说的，是么？”高升低头想道：“是甚么笑话呀？”我说道：“到了后来，又是甚么他的孩子来说，妈没有裤子穿的呢。”高升道：“哦！是这个。这是小的亲眼看见的实事，并不是笑话。小的生长在京城，见的旗人最多，大约都是喜欢摆空架子的。昨天晚上，还有个笑话呢。”

我连忙问是甚么笑话。高升道：“就是那边苟公馆的事。昨天那苟大人，不知为了甚事要会客，因为自己没有大衣服，到衣庄里租了一套袍褂来穿了一会。谁知他送客之后，走到上房里，他那个五岁的小少爷，手里拿着一个油麻团，往他身上一搂，把那崭新的衣服，闹上了两块油迹。不去动他，倒也罢了；他们不知那个说是滑石粉可以起油的，就糁上些滑石粉，拿熨斗一熨，倒弄上了两块白印子来了。他们恐怕人家看出来，等到将近上灯未曾上灯的时候，方才送还人家，以为可以混得过去。谁知被人家看了出来，到公馆里要赔。他家的家人们，不由分说，把来人

撵出大门，紧紧闭上：那个人就在门口乱嚷，惹得来往的人，都站定了围着看。小的那时候，恰好买东西走过，看见那人正抖着那外褂儿，叫人家看呢。”我听了这一席话，方才明白吃尽当光的人，还能够衣冠楚楚的缘故。

正这么想着，又看见一个家人，拿一封信进来递给我，说是要收条的。我接来顺手拆开，抽出来一看，还没看见信上的字，先见一张一千两银子的庄票，盖在上面。正是：方才悟彻玄中理，又见飞来意外财。要知这一千两银子的票是谁送来的，且待下回再记。

第八回　隔纸窗偷觑骗子形　接家书暗落思亲泪

却说当下我看见那一千两的票子，不禁满心疑惑。再看那信面时，署着“钟缄”两个字。然后检开票子看那来信，上面歪歪斜斜的，写着两三行字。写的是：

屡访未晤，为怅！仆事，谅均洞鉴。乞在方伯处，代圆转一二。附呈千金，作为打点之费。尊处再当措谢。今午到关奉谒，乞少候。云泥两隐。

我看了这信，知道是钟雷溪的事。然而不便出一千两的收条给他，因拿了这封信，走到书房里，顺手取过一张信纸来，写了“收到来信一件，此照，吴公馆收条”十三个字，给那来人带去。歇了一点多钟，那来人又将收条送回来，说是：“既然吴老爷不在家，可将那封信发回，待我们再送到关上去。”当下高升传了这话进来。我想这封信已经拆开了，怎么好还他。因叫高升出去交代说：“这里已经专人把信送到关上去了，不会误事的，收条仍旧拿了去罢。”

交代过了，我心下暗想：这钟雷溪好不冒昧，面还未见着，人家也没有答应他代办这事，他便轻轻的送出这千金重礼来。不知他平日与继之有甚么交情，我不可耽搁了他的正事，且把这票子连信送给继之，凭他自己作主。要想打发家人送去，恐怕还有甚么话，不如自己走一遭，好在这条路近来走惯了，也不觉着很远。想定了主意，便带了那封信，出门雇了一匹马，加上一鞭，直奔大关而来，见了继之。继之道：“你又赶来做甚么？”我说道：“恭喜发财呢！”说罢，取出那封信，连票子一并递给继之。继之看了道：“这是甚么话！兄弟，你有给他回信没有？”我说：“因为不好写回信，所以才亲自送来，讨个主意。”遂将上项事说了一遍。继之听了，也没有话说。

歇了一会，只见家人来回话，说道："钟大人来拜会，小的挡驾也挡不及。他先下了轿，说有要紧话同老爷说；小的回说，老爷没有出来，他说可以等一等。小的只得引到花厅里坐下，来回老爷的话。"继之道："招呼烟茶去。交代今日午饭开到这书房里来。开饭时，请钟大人到帐房里便饭。知照帐房师爷，只说我没有来。"那家人答应着，退了出去。我问道："大哥还不会他么？"继之道："就是会他，也得要好好的等一会儿；不然，他来了，我也到了，那里有这等巧事，岂不要犯他的疑心。"于是我两个人，又谈些别事。继之又检出几封信来交给我，叫我写回信。过了一会，开上饭来，我两人对坐吃过了，继之方才洗了脸，换上衣服，出去会那钟雷溪。我便跟了出去，闪在屏风后面去看他。

只见继之见了雷溪，先说失迎的话，然后让坐。坐定了，雷溪问道："今天早起，有一封信送到公馆里去的，不知收到了没有？"继之道："送来了，收到了。但是……"继之这句话并未说完，雷溪道："不知签押房可空着？我们可到里面谈谈。"继之道："甚好，甚好。"说着，一同站起来，让前让后的往里边去。我连忙闪开，绕到书房后面的一条夹弄里，——这夹弄里有一个窗户，就是签押房的窗户。——我又站到那里去张望。好奇怪呀！你道为甚么？原来我在窗缝上一张，见他两个人，正在那里对跪着行礼呢。

我又侧着耳朵去听他。只听见雷溪道："兄弟这件事，实在是冤枉，不知那里来的对头，同我玩这个把戏。其实从前舍弟在上海开过一家土行，临了时亏了本，欠了庄上万把银子是有的，那里有这么多，又拉到兄弟身上。"继之道："这个很可以递个亲供，分辩明白，事情的是非黑白，是有一定的，那里好凭空捏造。"雷溪道："可不是吗！然而总得要一个人，在制军那里说句把话，所以奉求老哥，代兄弟在方伯跟前，伸诉伸诉，求方伯好歹代我说句好话，这事就容易办了。"继之道："这件事，大人很

可以自己去说，卑职怕说不上去。”雷溪道：“老哥万不可这么称呼，我们一向相好；不然，兄弟送一份帖子过来，我们换了帖就是兄弟，何必客气！”继之道：“这个万不敢当！卑职……”雷溪抢着说道：“又来了！纵使我仰攀不上换个帖儿，也不可这么称呼。”继之道：“藩台那里，若是自己去求个把差使，许还说得上；然而卑职……”雷溪又抢着道：“嗳！老哥，你这是何苦奚落我呢！”继之道：“这是名分应该这样。”雷溪道：“我们今天谈知己话，名分两个字，且搁过一边。”继之道：“这是断不敢放肆的！”雷溪道：“这又何必呢！我们且谈正话罢。”继之道：“就是自己求差使，卑职也不曾自己去求过，向来都是承他的情，想起来就下个札子；何况给别人说话，怎么好冒冒昧昧的去碰钉子？”雷溪道：“当面不好说，或者托托旁人，衙门里的老夫子，老哥总有相好的，请他们从中周旋周旋。方才送来的一千两银子，就请先拿去打点打点；老哥这边，另外再酬谢。”继之道：“里面的老夫子，卑职一个也不认得。这件事，实在不能尽力，只好方命的了。这一千银子的票子，请大人带回去，另外想法子罢，不要误了事。”雷溪道：“藩台同老哥的交情，是大家都晓得的，老哥肯当面去说，我看一定说得上去。”继之道：“这个卑职一定不敢去碰这钉子！论名分，他是上司；论交情，他是同先君相好，又是父执。万一他摆出老长辈的面目来，教训几句，那就无味得很了。”雷溪道：“这个断不至此，不过老哥不肯赏脸罢了。但是兄弟想来，除了老哥，没有第二个肯做的，所以才冒昧奉求。”继之道：“人多着呢，不要说同藩台相好的，就同制军相好的人也不少。”雷溪道：“人呢，不错是多着；但是谁有这等热心，肯鉴我的冤枉。这件事，兄弟情愿拿出一万、八千来料理，只要求老哥肯同我经手。”继之道：“这个……”说到这里，便不说了。歇了一歇，又道：“这票子还是请大人收回去，另外想法子。卑职这里能尽力的，没有不尽力；只是这件事力与心违，也是没法。”雷溪道：“老哥一定不肯赏脸，兄弟也无可奈何，只好听凭制军

的发落了。”说罢，就告辞。

我听完了一番话，知道他走了，方才绕出来，仍旧到书房里去。继之已经送客回进来了。一面脱衣服，一面对我说道：“你这个人好没正经！怎么就躲在窗户外头，听人家说话？”我道：“这里面看得见么？怎么知道是我？”继之道：“面目虽是看不见，一个黑影子是看见的，除了你还有谁！”我问道：“你们为甚么在花厅上不行礼，却跑到书房里行礼起来呢？”继之道：“我那里知道他！他跨进了门阆儿，就爬在地下磕头。”

我道：“大哥这般回绝了他，他的功名只怕还不保呢。”继之道：“如果办得好，只作为欠债办法，不过还了钱就没事了；但是原告呈子上是告他拐骗呢。这件事看着罢了。”我道：“他不说是他兄弟的事么？还说只有万把银子呢。”继之道：“可不是吗。这种饰词，不知要哄那个。他还说这件事肯拿出一万、八千来斡旋，我当时就想驳他，后来想犯不着，所以顿住了口。”我道：“怎么驳他呢？”继之道：“他说是他兄弟的事，不过万把银子，这会又肯拿出一万、八千来斡旋这件事；有了一万或八千，我想万把银子的老债，差不多也可以将就了结的了，又何必另外斡旋呢？”

正在说话间，忽家人来报说：“老太太到了，在船上还没有起岸。”继之忙叫备轿子，亲自去接。又叫我先回公馆里去知照，我就先回去了。到了下午，继之陪着他老太太来了。继之夫人迎出去，我也上前见礼。——这位老太太，是我从小见过的。——当下见过礼之后，那老太太道：“几年不看见，你也长得这么高大了！你今年几岁呀？”我道：“十六岁了。”老太太道：“大哥往常总说你聪明得很，将来不可限量的，因此我也时常记挂着你。自从你大哥进京之后，你总没有到我家去。你进了学没有呀？”我说：“没有，我的工夫还够不上呢。况且这件事，我看得很淡，这也是各人的脾气。”老太太道：“你虽然看得淡，可知你母亲并不看得淡呢。这回你带了信回去，我才知道你老太爷过了。怎么

那时候不给我们一个讣闻？这会我回信也给你带来了，回来行李到了，我检出来给你。”我谢过了，仍到书房里去，写了几封继之的应酬信。

吃过晚饭，只见一个鸦头，提着一个包裹，拿着一封信交给我。我接来看时，正是我母亲的回信。不知怎么着，拿着这封信，还没有拆开看，那眼泪不知从那里来的，扑簌簌的落个不了。展开看时，不过说银子已经收到，在外要小心保重身体的话。又寄了几件衣服来，打开包裹看时，一件件的都是我慈母手中线。不觉又加上一层感触。这一夜，继之陪着他老太太，并不曾到书房里来。我独自一人，越觉得烦闷，睡在床上，翻来复去，只睡不着。想到继之此时在里面叙天伦之乐，自己越发难过。坐起来要写封家信，又没有得着我伯父的实信，这回总不能再含含混混的了，因此又搁下了笔。

顺手取过一叠新闻纸来，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此时，只有两种新闻纸：一种是《申报》，一种是《字林沪报》。在南京要看，是要隔几天才寄得到的。此时正是法兰西在安南开仗的时候。我取过来，先理顺了日子，再看了几段军报，总没有甚么确实消息。只因报上各条新闻，总脱不了“传闻”、“或谓”、“据说”、“确否容再探录”等字样，就是看了他，也犹如听了一句谣言一般。看到后幅，却刊上许多词章；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又占了一大半。再看那署的款，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齐写上去，竟有二十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甚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咏绣鞋》有句云，“者番看得浑真切，胡蝶当头茉莉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芸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诲淫之作呢。

因看了他，触动了诗兴，要作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作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比体，

我何妨借件别事，也作个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妇自然也多；因作了三章《戍妇词》道：

喔喔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道阻长；道阻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

嗷嗷天际雁，劳汝寄征衣；征衣待御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郎面，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愿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讳，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易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

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月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差幸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衷？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一齐没！

作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蒙眬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正是：草堂春睡何曾足，帐外偏来扰梦人。要知说我好睡的人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九回　诗翁画客狼狈为奸　怨女痴男鸳鸯并命

却说我听见有人唤我，睁眼看时，却是继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继之道："好睡，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么？想是昨夜作诗辛苦了。"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作诗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边一看，只见我昨夜作的诗，被继之密密的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批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因说道："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这种胡诌乱道的，有甚么好处呢？"继之道："我同你有甚么客气，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那一个字呢？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我们早晚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我道："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作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兴来，偶然作了这两首。我还想誊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呢。"继之道："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么？那一班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个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焰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最可笑的，还有一班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作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那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角洋钱一首绝诗，两角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甚么好歹，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班人为伍么？虽然没甚要紧，然而又何必呢。"

我笑道："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

这么刻薄？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呢！”继之道：“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绘声，是他告诉我的，谅来不是假话。”我笑道：“他名字叫做绘声，声也会绘，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送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继之道：“自然不能一网打尽，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么？这作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题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便算是他画的了。”我说道：“这个于他有甚好处呢？”继之道：“他的仿单非常之贵，画一把扇子，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画，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尚亦有利哉’么？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的还好。倘使他安安分分的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作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誊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还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

我听到这里，不觉笑的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说道：“大哥，你不要说罢。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那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继之道：“你不信么？我念一首诗给你听，你猜是甚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记着呢。”因念道：

“隔帘秋色静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
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毫端。

你猜，这首诗是题甚么的？”我道：“这首诗不见得好。”继之道：

“你且不要管他好不好，你猜是题甚么的?”我道：“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题菊花、海棠合画的。”继之忽地里叫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继之对他道：“叫鸦头把我那个湘妃竹柄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拿了出来。继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真带草的写着继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继之的话。继之道：“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脚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青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问道：“大哥，你这把扇子那里来的?”继之道：“我慕了他的画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

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甚么时候了？我们只谈得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继之道：“时候是不早了，你今天起来得迟了些。”我赶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继之到关上去了。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话长，无事便话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关上，给继之说知。人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督扦的司事，姓文，表字述农，上海人氏。当下我先给继之说知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

继之看罢，指着述农说道：“这位也是诗翁，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述农重新叙话起来，述农又让我到他房里去坐，两人谈的入彀。我又提起前几天继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述农道：“这是实有其事。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倘能在那里多盘桓一

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呢。”我道：“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是有事，匆匆便行；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谑并作的，是甚么意思呢?”述农道：“这些女子，叫做野鸡的人，就是流娼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这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施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我道：“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述农道：“内地何尝没有。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我道：“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述农道：“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我道：“这又是一句奇话。私政便私政了，又是甚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

述农道：“这位总巡，专门仗着官势，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了。他恨的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么?谁知他内里有这么个情节。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的了不得。他自己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去。你想这等人家，有甚么规矩?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二十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查察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脚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脚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防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么?”

我道：“他的小姐走到那里去的呢?”述农道：“奇怪着呢!

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轿班。”我道：“这是事有凑巧罢了，那里就会跟着轿班走呢?”述农道：“所以天下事往往有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其势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轿班是嘉定县人，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轿班拐了鸦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轿班捉将官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他小姐回来之后，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有吃饭，看着是要绝粒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也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切，暗暗的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轿班办的重了，最好是就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轿班一些刑法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轿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仰承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要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的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得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

正说到这里，忽听得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了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正是：一夕清谈方入彀，何处闲非来扰人？要知外面嚷的是甚事，跑进来的是甚人，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回　老伯母强作周旋话　恶洋奴欺凌同族人

原来外面扦子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述农就出去察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

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袖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都不认得你。幸而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么？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罢。"我说道："住在那里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伯父道："到底打搅人家不便。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三十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么？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还是搬到我这里罢。"我说道："现在继之得了大关差使，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怎么他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我接着道："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甚么，不过代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的。现在他书启的事，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道："你怎么就同他办么？你办得来么？"我说道："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甚么办不来。"伯父道："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夹单咧、双红咧，只怕不容易罢。"我道："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工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那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伯父道："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的读过几年书？"我道："书是

从七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伯父道：“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巴个上进，却出来混甚么？”我道：“这也是各人的脾气，侄儿从小就不望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作‘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作个词章，也可以陶写陶写自己的性情。”

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鸦头出来说道：“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道：“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到这里来住的；因为我们虽然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是有名的‘南京拐子’，希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么？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么？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二十年了。你此刻打算多早晚回去呢？”我还没有回答，伯父先说道：“此刻吴继之请了他做书启，一时只怕不见得回去呢。”伯母道：“那很好了，我们也可以常见见。出门的人，见个同乡也是好的，不要说自己人了。——不知可有多少束脩？”我说道：“还没有知道呢，虽然办了个把月，因为……”这里我本来要说，因为借了继之银子寄回去，恐怕他先要将束脩扣还的话，忽然一想，这句话且不要提起的好，因改口道：“因为没有甚用钱的去处，所以侄儿未曾支过。”伯父道：“你此刻有事么？”我道：“到关上去有点事。”伯父道：“那么你先去罢。明日早起再来，我有话给你说。”我听说，就辞了出来，骑马到关上去。

走到关上时，谁知签押房锁了，我就到述农房里去坐。问起述农，才知道继之回公馆去了。我道：“继翁向来出去是不锁门

的，何以今日忽然上了锁呢?”述农道：“听见说昨日丢了甚么东西呢。问他是甚么东西，他却不肯说。”说着，取过一迭报纸来，检出一张《沪报》给我看，原来前几天我作的那三首《戍妇词》，已经登上去了。我便问道：“这一定是阁下寄去的，何必呢!”述农笑道：“又何必不寄去呢！这等佳作，让大家看看也好。今天没有事，我们拟个题目，再作两首，好么?”我道：“这会可没有这个兴致，而且也不敢在班门弄斧，还是闲谈谈罢。那天谈那位总巡的小姐，还没有说完，到底后来怎样呢?”述农笑道：“你只管欢喜听这些故事，你好好的请我一请，我便多说些给你听。”说着，用手在肚子上拍了一拍道：“我这里面，故事多着呢。”我道：“几时拿了薪水，自然要请请你。此刻请你先把那未完的卷来完了才好，不然，我肚子里怪闷的。”述农道：“呀！是呀。昨天就发过薪水了，你的还没有拿么?”说着，就叫底下人到帐房去取。去了一会，回来说道：“吴老爷拿进城去了。”述农又笑道：“今天吃你的不成功，只好等下次的了。”我道：“明后天出城，一定请你，只求你先把那件事说完了。”述农道：“我那天说到甚么地方，也忘记了，你得要提我一提。”我道：“你说到甚么那总巡的太太，叫人到嘉定去寻那个轿班呢，又说出了甚么事了。”述农道：“哦！是了。寻到嘉定去，谁知那轿班却做了和尚了。好客易才说得他肯还俗，仍旧回到上海，养了几个月的头发，那位太太也不由得总巡做主，硬把这位小姐许配了他。又拿他自家的私蓄银，托他的舅爷，同他女婿捐了个把总。还逼着那总巡，叫他同女婿谋差事。那总巡只怕是一位惧内的，奉了阃令，不敢有违，就同他谋了个看城门的差事，此刻只怕还当着这个差呢。看着是看城门的一件小事，那‘东洋照会’的出息也不少呢。这件事，我就此说完了，要我再添些出来，可添不得了。”

我道：“说是说完了，只是甚么‘东洋照会’我可不懂，还要请教。”述农又笑道：“我不合随口带说了这么一句话，又惹起你的麻烦。这‘东洋照会’是上海的一句土谈。晚上关了城门之

后，照例是有公事的人要出进，必须有了照会，或者有了对牌，才可以开门；上海却不是这样，只要有了一角小洋钱，就可以开得。却又隔着两扇门，不便彰明较著的大声说是送钱来，所以嘴里还是说照会；等看门的人走到门里时，就把一角小洋钱，在门缝里递了进去，马上就开了。因为上海通行的是日本小洋钱，所以就叫他作‘东洋照会’。”

我听了这才明白。因又问道：“你说故事多得很，何不再讲些听听呢?”述农道：“你又来了。这没头没脑的，叫我从那里说起？这个除非是偶然提到了，才想得着呀。”我说道：“你只在上海城里城外的事想去，或者官场上面，或者外国人上面，总有想得着的。”述农道：“一时之间，委实想不起来；以后我想起了，用纸笔记来，等你来了就说罢。”我道：“我总不信一件也想不起，不过你有意吝教罢了。”述农被我缠不过，只得低下头去想。一会道：“大海捞针似的，那里想得起来!”我道：“我想那轿班忽然做了把总，一定是有笑话的。”述农拍手道：“有的！可不是这个把总，另外一个把总。我就说了这个来搪塞罢。有一个把总，在吴淞甚么营里面，当一个甚么小小的差事，一个月也不过几两银子。一天，不知为了甚么事，得罪了一个哨官。这哨官是个守备。这守备因为那把总得罪了他，他就在营官面前说了他一大套坏话，营官信了一面之词，就把那把总的差事撤了。那把总没了差事，流离浪荡的没处投奔。后来到了上海，恰好巡捕房招巡捕，他便去投充巡捕，果然选上了，每月也有十元八元的工食，倒也同在营里差不多。有一天，冤家路窄，这一位守备，不知为了甚么事到上海来了，在马路上大声叫‘东洋车’。被他看见了，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明。正要想法子寻他的事，恰好他在那里大声叫车，便走上去，用手中的木棍，在他身上狠狠的打了两下，大喝道：‘你知道租界的规矩么？在这里大呼小叫，你只怕要吃外国官司呢!’守备回头一看，见是仇人，也耐不住道：‘甚么规矩不规矩！你也得要好好的关照，怎么就动手打人?’巡

捕道：‘你再说，请你到巡捕房去！’守备道：‘我又不曾犯法，就到巡捕房里怕甚么！’巡捕听说，就上前一把辫子，拖了要去。那守备未免挣扎了几下。那巡捕就趁势把自己号衣撕破了一块，一路上拖着他走。又把他的长衫，褪了下来，摔在路旁。到得巡捕房时，只说他在当马路小便，我去禁止，他就打起我来，把号衣也撕破了。那守备要开口分辩，被一个外国人过来，没头没脑的打了两个巴掌。——你想外国人又不是包龙图，况且又不懂中国话，自然中了他的‘肤受之朔’了。——不由分说，就把这守备关起来。恰好第二天是礼拜，第三天接着又是中国皇帝的万寿，会审公堂照例停审，可怜他白白的在巡捕房里面关了几天。好容易盼到那天要解公堂了，他满望公堂上面，到底有个中国官，可以说得明白，就好一五一十的伸诉了。谁知上得公堂时，只见那把总升了巡捕的上堂说了一遍，仍然说是被他撕破号衣。堂上的中国官，也不问一句话，便判了打一百板，押十四天。他还要伸说时，已经有两个差人过来，不由分说，拉了下去，送到班房里面。他心中还想道：‘原来说打一百板，是不打的，这也罢了。’谁知到了下午三点钟时候，说是坐晚堂了，两个差人来，拖了就走，到得堂上，不由分说的，劈劈拍拍打了一百板，打得鲜血淋漓；就有一个巡捕上来，拖了下去，上了手铐，押送到巡捕房里，足足的监禁了十四天；又带到公堂，过了一堂，方才放了。你说巡捕的气焰，可怕不可怕呢！”

我说道：“外国人不懂话，受了他那‘肤受之朔’，且不必说；那公堂上的问官，他是个中国人，也应该问个明白，何以也这样一问也不问，就判断了呢？”述农道：“这里面有两层道理：一层是上海租界的官司，除非认真的一件大事，方才有两面审问的；其馀打架细故，非但不问被告，并且连原告也不问，只凭着包探、巡捕的话就算了。他的意思，还以为那包探、巡捕是办公的人，一定公正的呢，那里知道就有这把总升巡捕的那一桩前情后节呢。第二层，这会审公堂的华官，虽然担着个会审的名目，

其实犹如木偶一般，见了外国人就害怕的了不得，生怕得罪了外国人，外国人告诉了上司，撤了差，磕碎了饭碗，所以平日问案，外国人说甚么就是甚么；这巡捕是外国人用的，他平日见了，也要带三分惧怕，何况这回巡捕做了原告，自然不问青红皂白，要惩办被告了。”我正要再往下追问时，继之打发人送条子来，叫我进城，说有要事商量。我只得别过述农，进城而去。正是：适闻海上称奇事，又历城中傀儡场。未知进城后有甚么要事，且待下回再说。

第十一回　纱窗外潜身窥贼迹　房门前瞥眼睹奇形

当下我别过述农，骑马进城。路过那苟公馆门首，只见他大开中门，门外有许多马匹；街上堆了不少的爆竹纸，那爆竹还在那里放个不住。心中暗想，莫非办甚么喜事，然而上半天何以不见动静？继之家本来同他也有点往来，何以并未见有帖子？一路狐疑着回去，要问继之，偏偏继之又出门拜客去了，从日落西山，等到上灯时候，方才回来。一见了我，便说道："我说你出城，我进城，大家都走的是这条路，何以不遇见呢，原来你到你令伯那里去过一次，所以相左了。"

我道："大哥怎么就知道了？"继之道："我回来了不多一会，你令伯就来拜我，谈了好半天才去。我恐怕明日一早要到关上去，有几天不得进城，不能回拜他，所以他走了，我写了个条子请你进城，一面就先去回拜了他，谈到此刻才散。"我道："这个可谓长谈了。"继之道："他的脾气同我们两样，同他谈天，不过东拉拉，西拉拉罢了。他是个风流队里的人物，年纪虽然大了，兴致却还不减呢。这回到通州勘荒去，你道他怎么个勘法？他到通州只住了五天，拜了拜本州，就到上海去玩了这多少日子；等到回来时，又拢那里一拢，就回来了。方才同我谈了半天上海的风气，真是愈出愈奇了。大凡女子媚人，总是借助脂粉，谁知上海的婊子，近来大行戴墨晶眼镜。你想这杏脸桃腮上面，加上两片墨黑的东西，有甚么好看呢？还有一层：听说水烟筒都是用银子打造的，这不是浪费得无谓么。"

我道："这个不关我们的事，也不是我们浪费，不必谈他。那苟公馆今天不知有甚么喜事？我们这里有帖子没有？要应酬他不要？"继之道："甚么喜事！岂但应酬他，而且钱也借去用了。今日委了营务处的差使，打发人到我这里来，借了五十元银去做

札费。我已经差帖道喜去了。”我道：“札费也用不着这些呀。”继之道：“虽然未见得都做了札费，然而格外多赏些，摔阔牌子，也是他们旗人的常事。”我道：“得个把差使就这么张扬，放那许多爆竹，也是无谓得很。今天我回来时，几乎把我的马吓溜了，幸而近来骑惯了，还勒得住。”继之道：“这放爆竹是湖南的风气，这里湖南人住的多了，这风气就传染开来了。——我今天急于要见你，要托你暗中代我查一件事。可先同你说明白了：我并不是要追究东西，不过要查出这个家贼，开除了他罢了。”我道：“是呀。今天我到关上去，听说大哥丢了甚么东西。”继之道：“并不是甚么很值钱的东西，是失了一个龙珠表。这表也不知他出在那一国，可是初次运到中国的，就同一颗水晶球一般，只有核桃般大。我在官厅上面，见同寅的有这么一个，我就托人到上海去带了一个来，只值十多元银子，本来不甚可惜。只是我又配上一颗云南黑铜的表坠，这黑铜虽然不知道值钱不值钱，却是一件希罕东西；而且那工作十分精细，也不知他是雕的还是铸的，是杏仁般大的一个弥勒佛像，须眉毕现的，很是可爱。”我道：“弥勒佛没有须的。”继之道：“不过是这么一句话，说他精细罢了，你不要挑眼儿取笑。”我道：“这个不必查，一定是一个馋嘴的人偷的。”继之怔了一怔道：“怎见得？”我道：“大哥不说么，表像核桃，表坠像杏仁，那表链一定像粉条儿的了。他不是馋嘴贪吃，偷来做甚么呢。”继之笑了笑道：“不要只管取笑，我们且说正经话。我所用的人，都是旧人，用上几年的了，向来知道是靠得住的。只有一个王富，一个李升，一个周福，是新近用的，都在关上。你代我留心体察着，看是那一个，我好开除了他。”我想了一想道：“这是一个难题目。我查只管去查，可是不能限定日子的。”继之道：“这个自然。”

正说着话时，门上送进来一分帖子，一封信。继之只看了看信面，就递给我。我接来一看，原来是我伯父的信。拆开看时，上面写着明日申刻请继之吃饭，务必邀到，不可有误云云。继之

对我道："令伯又来同我客气了。"我道："吃顿把饭也不算甚么客气。"继之道："这么着，我明日索性不到关上去了，省得两边跑。明日你且去一次，看有甚么动静没有。"我答应了。

继之就到上房里去，拿了一根钥匙出来，交给我道："这是签押房钥匙，你先带着，恐怕到那边有甚么公事。"又拿过一封银子来道："这里是五十两，内中二十两是我送你的束脩；账房里的赢馀，本来是要到节下算的，我恐怕你又要寄家用，又要添补些甚么东西，二十两不够，所以同他们先取了三十两来，付了你的账，到了节下再算清账就是了。你下次到关上去，也到账房里走走，不要挂了你的名字，你一到也不到。"我道："我此刻用不了这些，前回借大哥的，请先扣了去。"继之道："这个且慢着。你说用不了这些，我可也还不等这个用呢。"我道："只是我的脾气，欠着人家的钱，很不安的。"继之道："你欠了人家的钱，只管去不安；欠了我的钱，用不着不安。老实对你说：同我够不上交情的，我一文也不肯借；够得上交情的，我借了就当送了，除非那人果然十分丰足了，有馀钱还我，我才受呢。"我听了，不便再推辞，只得收过了。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梳洗过后，我就带了钥匙，先到伯父公馆里去。谁知还没有起来。我在客堂里坐等了好半天，才见一个鸦头出来，说太太请侄少爷。我进去见过伯母，谈了些家常话。等到十点多钟，我实在等不及了，恐怕关上有事，正要先走，我伯父却醒了，叫我再等一等，我只得又留住。等伯父起来，洗过了脸，吃了一会水烟，又吃了点心，叫我同到书房里去，在烟床睡下；早有家人装好了一口烟，伯父取过来吸了，方慢慢的起来，在书桌抽屉里面，取出一包银子道："你母亲的银子，只有二千存在上海，五厘周息，一年恰好一百两的利钱，取来了。我到上海去取，来往的盘缠用了二十两。这里八十两，你先寄回去罢。还有那三千两，是我一个朋友王俎香借了去用的，说过也是五厘周息。但是俎香现在湖南，等我写信去取了来，再

交给你罢。”我接过了银子，告知关上有事，要早些去。伯父问道：“继之今日来么?”我道：“来的。今天他不到关上去，也是为的晚上要赴这个席。”伯父道：“这也是为你的事，他照应了你，我不能不请请他。你有事先去罢。”

我就辞了出来，急急的雇了一匹马，加上几鞭，赶到关上。午饭已经吃过了，我开了签押房门，叫厨房再开上饭来，一面请文述农来谈天。谁知他此刻公事忙，不得个空。我吃过了饭，见没有人来回公事。因想起继之托我查察的事情，这件事没头没脑的，不知从那里查起。想了一会法子，取出那八十两银子，放在公事桌上，把房门虚掩起来，绕到签押房后面的夹弄里后窗外面，立在一个里面看不见外面，外面却张得见里面的地方，在那里偷看。——这也不过是我一点妄想，想看有人来偷没有。看了许久，不见有人来偷。我想这样试法，两条腿都站直了，只怕还试不出来呢。

正想走开，忽听得耆的一声门响，有人进去了。我留心一看，正是那个周福。只见他走进房时，四下里一望，嘴里说道：“又没有人了。”一回头看见桌上那一包银子，拿在手里颠了一颠，把舌头吐了一吐。伸手去开那抽屉，谁知都是锁着的；他又去开了书柜，把那一包银子，放在书柜里面，关好了；又四下里望了一望，然后出去，把房门倒掩上了。我心中暗暗想道：“起先见他的情形很像是贼，谁知倒不是贼。”于是绕了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镜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镜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签押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说道：“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纪。”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进来。又说道：“丢了东西，老爷又不

查的，这个最难为情。”我笑道：“查不查有甚么难为情？”周福道：“不是这么说。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洪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的是谁。并且同事当中，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么？”我道：“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赃，还有得赏呢。”周福道：“赏是不敢望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迹罢了。”我道：“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了脚步，说道：“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道：“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周福答应着去了。

恰好述农公事完了，到这里来坐。一进房门便道：“你真是信人，今天就来请我了。”我道：“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述农笑道：“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么？”我道：“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说道：“并没有甚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我问道：“在那里做甚么？”周福道：“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呢。”说完，退了出去。述农便问甚么事，我把毕镜江房里的人说了。述农道：“他向来只同那些人招接。”我道：“这又为甚么？”述农道：“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我道：“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甚么蹊跷的了，倒要请教请教。”述农道：“这也没有甚么蹊跷，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甚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烧火挑水的了。”我道：“继翁为甚用了这等人？”述农道：“继翁

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荐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脩罢了。他连字也不识，能办甚么事要用他！”我道：“他是谁荐的？”述农道：“这个我也不甚了解，你问继翁去。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给你说了，可见得我们就这大关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督扦的，还是众怨之的呢。”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述农果然不慌不忙的说出两件事来。正是：过来人具广长舌，挥麈间登说法台。未知述农说的到底是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二回　查私货关员被累　行酒令席上生风

且说我当下听得述农说有两件故事，要说给我听，不胜之喜，便凝神屏息的听他说来。只听他说道："有一个私贩，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粘了茶食店的招纸，当做食物之类，所过关卡，自然不留心了；然而做多了总是要败露的，这一次，被关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是私土，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充公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坛子，谁知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里面跳出了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花，又装了成千的蚱蜢。登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又是飞来跳去的，闹到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你道好笑不好笑呢？"我道："这个我也曾听见人家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

述农道："还有一件事，是我亲眼见的，幸而我未曾经手。唉！真是人心不古，诡变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尽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也是就关上的事。那回我是办帐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货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做扶丧模样。灯笼是姓甚么的，甚么衔牌，甚么职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情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押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他，明日好做个见证。到了明天，大家终日的留心，果然下午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衔牌、职事、孝子、灯笼，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

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他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甚法子可以察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甚么东西？’那孝子道：‘是我父亲的尸首。’问：‘此刻要送到那里去，’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道：‘既是在这里作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这里面一定有点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道：‘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势，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道有理，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却抱着棺材，号啕大哭起来。内中有一个同事，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巡丁、扦子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棺材劈开了。一看，吓得大众面无人色，那里是甚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便走过来，一把扭住了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那眼线的，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到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足足闹到次日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棺材，重新收殓，委员具了素服祭过，另外又赔了他五千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一连几天，都有棺材出口，我们是个惊弓之鸟，那里还敢过问。其实我看以后那些多是私货呢。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我道：“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述农道：“你是真笨还是假笨？这个何尝是他老子，不知他在那里弄来一个死叫化子罢了。”

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我便叫住了

问道："这是谁养的?"阿三道："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两吊钱就买了来；到雀子铺里去买，四吊还不肯呢。"我道："是你买的么?"阿三道："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得四吊钱一月，却拿两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

回到家时，天已将黑，继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八十两银子放好，要水洗了脸才去。到得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继之之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鄙士图；一个是督署文巡捕，叫做濮固修。大家相让，分坐寒暄，不必细表。

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苟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苟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对不住！对不住！到迟了，有劳久候了！兄弟今儿要上辕去谢委，又要到差，拜同寅，还要拜客谢步，整整的忙了一天儿。"又对继之连连拱手道："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那儿知道继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继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固修拱手道："到了许久了！"又对士图道："久违得很！久违得很！"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道："昨儿劳了驾，今儿又来奉扰，不安得很！"伯父让他坐下，大众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打拉佩带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裹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儿，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只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道："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知单。"我伯父道："就是几位，没有外客。"苟才道："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我伯父道："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道："继翁招呼了舍侄，借此也谢谢

继翁。”苟才道：“哦！这位是令侄么？英伟得很！英伟得很！你台甫呀？今年贵庚多少了？继翁，你请他办甚么呢？”继之道：“办书启。”苟才道：“这不容易办呀！继翁，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又捋了捋他的那八字胡子道：“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又扭转头来，对着我伯父道：“子翁，你不要见弃的话，怕还是小阮贤于大阮呢！”说着，又呵呵大笑起来。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甫、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来不及听见，只管唠唠叨叨的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得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固修道：“今天上头有甚么新闻么？”固修道：“今天没甚事。昨天接着电报，说驭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苟才吐了吐舌头道：“这还了得！马江的事情，到底怎样？有个实信么？”固修道：“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苟才高兴要豁拳。继之道：“豁拳没甚趣味，又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制，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掣出一根来，看是甚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么？”大家都道：“这个有趣，又省事。”继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筒，里面插着几十枝象牙筹。继之接过来递给苟才道：“请大人先掣。”苟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掣了一枝道：“我看该敬到谁去喝？”说罢，仔细一看道：“呀，不好！不好！继翁，你这是作弄我，不算数！不算数！”继之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筹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吾犹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

行小字道："掣此签者，自饮三杯。"继之道，"好个二吾犹不足！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苟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首郦士图。士图接过，顺手掣了一根，念道："'刑罚不中'，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濮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这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攒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士图下首，便是主位。我伯父掣了一根，是："'不亦乐乎'，合席一杯"。继之道："这一根掣得好，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合席吃酒的，却是一句'举疾首蹙颁'，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说的快活。"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固修掣筹。固修拿着筒儿，摇了一摇道："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掣了个二吾犹不足呢！"说着，掣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请教该谁吃酒？是一句甚么？"固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来一看，却是一句"子归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继之。继之掣了一根是"将以为暴"，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继之道："我最讨厌豁拳，他偏要我豁拳，真是岂有此理！"苟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继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道："这一句隐着'今之为关也'一句，却隐得甚好；只是继翁正在办着大关，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继之道："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掣罢。"我接过来掣了一根看时，却是"王速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我道："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周折！"苟才拿过去一看道："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罢，我们恭听号令呢。"

我道："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时'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时'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做'诗'字，'付'字可以读做'侍'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那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么？"继之道："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

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苟才看了，先道：“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嘟一声，干了一杯。士图也不识，吃了一杯。我伯父道：“不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我道：“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固修也吃了一口。继之对我道：“你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我道：“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继之道：“这是个‘漢’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道：“这怎么是个‘漢’字?”继之道：“他是照着俗写的‘難’字化出来的，俗写‘難’字是个‘又’字旁，所以他也把这‘又’字替代了‘莫’字，岂不是个‘漢’字。”我道：“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么?”大家听了，都觉得一怔。正是：奇字尽堪供笑谑，不须载酒问扬雄。未知这个字还有甚么读法，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三回　拟禁烟痛陈快论　睹赃物暗尾佳人

当下我说这“汉”字还有一个读法，苟才便问：“读作甚么?”我道：“俗写的‘鹞’字，是‘又’字旁加一个‘鸟’字；此刻借他这‘又’字，替代了‘奚’字，这个字就可以读作‘溪’字。”苟才道：“好！有这个变化，我先吃了。”继之道：“我再读一个字出来，你可要再吃一杯?”我道：“这个自然。”继之道：“照俗写的‘觀’字算，这个就是‘灌’字。”我吃了一杯。苟才道：“怎么这个字有那许多变化？奇极了！……呀！有了！我也另读一个字，你也吃一杯，好么?”我道：“好，好!”苟才道：“俗写的‘对’字，也是又字旁，把‘又’字替代了‘觀’字，是一个……呀！这是个甚么字？……呸！这个不是字，没有这个字，我自己罚一杯。”说着，咕嘟的又干了一杯。固修道：“这个字竟是一字三音，不知照这样的字还有么?”我道：“还有一个‘卩’字。这个字本来是古文的‘节’字，此刻世俗上，可也有好几个音，并且每一个音有一个用处：书铺子里拿他代‘部’字，铜铁铺里拿他代‘磅’字，木行里拿他代‘根’字。”士图道：“代‘部’字，自然是单写一个偏旁的缘故，怎么拿他代起‘磅’字、‘根’字来呢?”我道：‘磅’字，他们起先图省笔，写个‘邦’字去代，久而久之，连这‘邦’字也单写个偏旁了；至于‘根’字，更是奇怪，起先也是单写个偏旁，写成一个‘卩’字，久而久之，把那一撇一捺也省了，带草写的就变了这么一个字。”说到这里，忽听得苟才把桌子一拍道：“有了!”众人都吓了一跳，忙问道：“有了甚么?”苟才道：“这个‘卩’字，号房里挂号的号簿，还拿他代老爷的‘爷’字呢。我想叫认得古文的人去看号簿，他还不懂老卩是甚么东西呢!”说的众人都笑了。

此时又该轮到苟才掣酒筹，他拿起筒儿来乱摇了一阵道："可要再抽一个自饮三杯的？"说罢，掣了一根看时，却是"则必餍酒肉而后反"，下注"合席一杯完令"。我道："这一句完令虽然是好，却有一点不合。"苟才道："我们都是既醉且饱的了，为甚么不合？"我道："那做酒令的借着孟子的话骂我们，当我们是叫化子呢。"说得众人又笑了。继之道："这酒筹一共有六十根，怎么就偏偏掣了完令这根呢？"固修道："本来酒也够了，可以收令了，我倒说这根掣得好呢；不然，六十根都掣了，不知要吃到甚么时候呢。"我道："然而只掣得七'节'，也未免太少。"我伯父道："这酒筹怎么是一节一节的？"继之笑道："他要借着木行里的'根'字，读作古音呢。这个还好，不要将来过'节'的时候，你却写了个古文，叫铜铁铺里的人看起来，我们都要过'磅'呢。"，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一面大家干了门面杯，吃过饭，散坐一会，士图、固修先辞去了；我也辞了伯父，同继之两个步行回去。

我把今日在关上的事，告诉了继之。继之道："这个只得慢慢查察去，一时那里就查得出来。"我忽然想起一件事，问道："我有一件事，怀疑了许久，要问大哥，不知怎样，得到见面的时候就忘记了；今天同席遇了鄙士图，又想起来了。我好几次在路上碰见过那位江宁太守，见他坐在轿子里，总是打磕睡的。这个人的精神，怎么这么坏法？"继之道："你说他磕睡么？他在那里死了一大半呢！"我听了，越发觉得诧异，忙问："何以死了一大半？"继之道："此刻这位总督大帅，最恨的是吃鸦片烟，大凡有烟瘾的人，不要叫他知道；他要是知道了，现任的撤任，有差的撤差，那不曾有差事的，更不要望求得着差事。只有这一位太守，烟瘾大的了不得，他却又有本事瞒得过。大帅每天起来，先见藩台，第二个客就是江宁府。他一早在家先过足了瘾，才上衙门；见了下来，烟瘾又大发了，所以坐在轿子里，就同死了一般。回到衙门，轿子一直抬到二堂，四五个鸦头，把他扶了出

来，坐在醉翁椅上，抬到上房里去。他的两三个姨太太，早预备好了，在床上下了帐子，两三个人先在里面吃烟，吃的烟雾腾天的，把他扶到里面，把烟熏他，一面还吸了烟喷他。照这样闹法，总要闹到二十几分钟时候，他方才回了过来，有气力自己吸烟呢。”

我道：“这又奇了！那位大帅见客的时候，或者可以有一定；然而回公事的话，不能没有多少，比方这一天公事回的多，或者上头问话多，那就不能不耽搁时候了，那烟瘾不要发作么？”继之道：“这就难说了。据世俗的话，都说他官运亨通，不应该坏事的，所以他的烟瘾，就犹如懂人事的一般，碰了公事多的那一天，时候耽搁久了，那烟瘾也来得迟些，总是他运气好之故。依我看来，那里是甚么运气不运气，那烟瘾一半是真的，有一半是假的。他回公事的时候，如果工夫耽搁久了，那瘾未尝不发作，只因他慑于大帅的威严，恐怕露出马脚来，前程就保不住了，只好勉强支持，也未尝支持不住：等到退了出来，坐上轿子，那时候是惟我独尊的了，任凭怎样发作，也不要紧了，他就不肯去支持，凭得他瘫软下来，回到家去，好歹有人伏侍。至于回到家去，要把烟熏、拿烟喷的话，我看更是故作偃蹇的了。”

我笑道：“大哥这话，才是‘如见其肺肝焉’呢。这位大帅既然那么恨鸦片烟，为甚么不禁了他？”继之道：“从前也商量过来，说是加重烟土烟膏的税，伸一个不禁自禁之法；后来不知怎样，就沉了下来，再也不提起了。依我看上去，一省两省禁，也不中用，必得要奏明立案，通国一齐禁了才好。”我道：“通国都禁，谈何容易！”继之道：“其实不难，只要立定了案，凡系吃烟的人，都要抽他的吃烟税，给他注了烟册，另外编成一份烟户；凡系烟户的人，非但不准他考试、出仕，并且不准他做大行商店，那吃烟的人，自然不久就断绝了。我还有一句最有把握的话：大凡政事，最怕的是扰民；只有这禁烟一项，正不妨拿出强硬手段去禁他，就是骚扰他点，也不要紧。那些鸦片鬼，任是怎

样激怒他，他也造不起反来，究竟吃烟枪不能作洋枪用，烟泡不能作大炮用。就是刻薄得他死了，也不足惜；而且多死一个鸦片鬼，世上便少一个传染恶疾的人。如此说来，非但死不足惜，而且还是早死为佳呢。怎奈此时官场中人，十居其九是吃烟的，那一个肯建这个政策作法自毙呢？——时候不早了，睡罢，明天再谈。”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继之到关上去了。此时我想着要寄家信，拿出银子来，秤了一百两，打算要寄回去。又想买点南京的土货，顺便寄去，吃过午饭，就到街上去买。顺着脚步走去，走到了城隍庙里，随意游玩。忽见有两名督辕的亲兵，叱喝而来；后面跟着一顶洋蓝呢中轿，上着轿帘，想来里面坐的，定是一位女太太。那两名亲兵，走到大殿上，把烧香的人赶开，那轿子就在廊下停住。旁边一个老妈子过来，把轿帘揭下，扶出一位花枝招展的美人，打扮得珠围翠绕，锦簇花团，莲步姗姗的走上殿去。我一眼瞥见他襟头下挂着核桃大的一颗水晶球，心下暗吃一惊道：“莫非继之失的龙珠表，到了他手里么？”忽又回想道：“这是有得卖的东西，虽不知他是甚么人，然而看他那举动阔绰，自然他也是买来的，何必一定是继之那个呢。”一面想着，只见他上到殿上，拈香膜拜。我忽然又想起，龙珠表虽是有一般的，但是那黑铜表坠不是常有的东西。可惜离的远，看他不清楚，怎样能够走近他身边一看就好。踌躇了一会，想起女子入庙烧香，一定要拜观音菩萨的，何妨去碰他一碰。想着，就走到旁边的观音殿去等他。等了许久，还不见来，以为他去了，仍旧走出来，恰好迎面同他遇着。留神一看，不禁又吃了一惊，他穿的是白灰色的衣裳，滚的是月白边，那一颗水晶球似的东西虽然已经藏在襟底，那一根链条儿还搭在外面，分明直显出一颗杏仁大的黑表坠来。

这东西有九分九是继之的失赃了。但是他是甚么人，总要设法先打听着了，才可以再查探是甚么人卖给他的。遂想了个法

子，步到正殿上，同香火道人买了些香烛，胡乱烧了香；又随意取过签筒来，摇了几摇，摇出一根签来，看了号码，又到香火道人那里去买签，故意多给他几文钱，问他讨一碗茶来吃，略略同他谈两句，乘机就问他方才烧香的女子是甚么人。香火道人道："听说是制台衙门里面甚么人的内眷，我也不知道底细。他每月总来烧几回香的。"我听了，仍是茫无头绪的，敷衍了两句就走了，不觉闷闷不乐。我虽然不是奉西教的，然而向来也不拜偶像。今天破了我的成例，不过为的是打听这件事；谁知例是破了，事情却打听不出来。当面见了真赃，势不能不打听个明白，站在庙门外面，呆呆的想法子。

只见他的轿子已经出来了。恰好有个马夫牵着一匹马走过，我便赁了他骑上了，远远的跟着那轿子去，要看他住在那里。谁知他并不回家，又到一个甚么观音庙里烧香去了。我好不懊恼！不便再进去碰他，只骑了马在左近地方跑了一会。等的我心也焦了，他方才出来，我又远远的跟着。他却又到一个关神庙去烧香。我不觉发烦起来，要想不跟他了，却又舍不得当面错过，只得按辔徐行，走将过去。只见同他做开路神的两名督辕亲兵，一个蹲在庙门外面，一个从里面走出来，嘴里打着湖南口音说："哙！伙计，不要气了，大王庙是要到明天去了。"一个道："我们找个茶铺子歇歇罢，嘴里燥得很咧。"一个道："不必罢。这里菩萨少，就要走了，等回去了我们再歇。"我听了这话，就走到街头等了一会，果然见他坐着轿子出来了。我再远远的跟着他，转弯抹角，走了不少的路，走到一条街上，远远的看见他那轿子抬进一家门里去，那两名亲兵就一直的去了。我放开辔头，走到他那门口一看，只见一块朱红漆牌子，上刻着"汪公馆"三个大字。我拨转马头要回去，却已经不认得路了。我到南京虽说有了些日子，却不甚出门；南京城里地方又大，那里认得许多，只得叫马夫在前面引着走。心里原想顺路买东西，因为天上起了一片黑云，恐怕要下雨，只得急急的回去。

今天做了他半天的跟班，才知道他是一个姓汪的内眷，累得我东西也买不成功。但不知他带的东西，到底是继之的失赃不是。如果是的，还不枉这一次的做跟班；要是不是的，那可真冤枉了。想了一会，拿起笔来，先写好了一封家信，打算明天买了东西，一齐寄去。谁知这一夜就下起个倾盆大雨来，一连三四天，不曾住点。到第五天，雨小了些，我就出去买东西。打算买了回来，封包好了，到关上去问继之，有便人带去没有；有的最好，要是没有，只好交信局寄去的了。回到家时，恰好继之已经回来了，我便同他商量，他答应了代我托人带去。当下，我便把前几天在城隍庙遇见那女子烧香的话，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继之。继之听了，凝神想了一想道："哦！是了，我明白了。这会好得那个家贼就要走了。"正是：迷离倘仿疑团事，打破都从一语中。未知继之明白了甚么，那家贼又是谁人，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四回　宦海茫茫穷官自缢　烽烟渺渺兵舰先沉

话说继之听了我一席话，忽然觉悟了道："一定是这个人了。好在他两三天之内，就要走的，也不必追究了。"我忙问："是甚么人？"继之道："我也不过这么想，还不知道是他不是。我此刻疑心的是毕镜江。"我道："这毕镜江是个甚么样人？大哥不提起他，我也要问问。那天我在关上，看见他同一个挑水夫在那里下象棋，怎么这般不自重！"继之道："他的出身，本来也同挑水的差不多，这又何足为奇！他本来是镇江的一个龟子，有两个妹子在镇江当娼，生得有几分姿色，一班嫖客就同他取起浑名来：大的叫做大乔，小的叫做小乔。那大乔不知嫁到那里去了；这小乔，就是现在督署的文案委员汪子存赏识了，娶了回去作妾。这毕镜江就跟了来做个妾舅。子存宠上了小老婆，未免'爱屋及乌'，把他也看得同上客一般。争奈他自己不争气，终日在公馆里，同那些底下人鬼混。子存要带他在身边教他，又没有这个闲工夫；因此荐给我，说是不论薪水多少，只要他在外面见识见识。你想我那里用得他着？并且派他上等的事，他也不会做；要是派个下等事给他，子存面上又过不去：所以我只好送他几吊钱的干脩，由他住在关上。谁料他又会偷东西呢！"

我道："这么说，我碰见的大约就是小乔了？"继之道："自然是的。这宗小人用心，实在可笑。我还料到他为甚么要偷我这表呢。半个月以前，子存就得了消息，将近奉委做芜湖电报局总办。他恐怕子存丢下他在这里，要叫他妹子去说，带了他去。因为要求妹子，不能不巴结他，却又无从巴结起，买点甚么东西去送他，却又没有钱，所以只好偷了。你想是不是呢？"我道："大哥怎么又说他将近要走了呢？莫非汪子存真是委了芜湖电报局了么？"继之道："就是这话，听说前两天札子已经到了。子存把这

里文案的公事交代过了，就要去接差。他前天喜孜孜的来对我说，说是子存要带他去，给他好事办呢。可不是几天就要走了么?”我道：“这个也何妨追究追究他?”继之道：“这又何苦！这到底是名节攸关的。虽然这种人没有甚么名节，然而追究出来，究竟与子存脸上有碍。我那东西又不是很值钱的；就是那块黑铜表坠，也是人家送我的。追究他做甚么呢。”

正在说话之间，只见门上来回说：“有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孩子，都是穿重孝的，要来求见；说是姓陈，又没有个片子。”继之想了一想，叹一口气道：“请进来罢，你们好好的招呼着。”门上答应去了。不一会，果然一个四十多岁的妇人，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孩子，都是浑身重孝的，走了进来。看他那形状，愁眉苦目，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见了继之，跪下来就叩头；那小孩子跟在后面，也跪着叩头。我看了一点也不懂，恐怕他有甚么碍着别人听见的话，正想回避出去，谁知他站起了来，回过身子，对着我也叩下头去；吓得我左不是，右不是，不知怎样才好。等他叩完了头，我倒乐得不回避，听听他说话了。

继之让他坐下。那妇人就坐下开言道：“本来在这热丧里面，不应该到人家家里来乱闯；但是出于无奈，求吴老爷见谅!”继之道：“我们都是出门的人，不拘这个。这两天丧事办得怎样了?此刻还是打算盘运回去呢，还是暂时在这里呢?”那妇人道：“现在还打不定主意，万事都要钱做主呀！此刻闹到带着这孩子，抛头露面的，……”说到这里，便咽住了喉咙，说不出话来，那眼泪便从眼睛里直滚下来，连忙拿手帕去揩拭。继之道：“本来怪不得陈太太悲痛。但是事已如此，哭也无益，总要早点定个主意才好。”那妇人道：“舍间的事，吴老爷尽知道的，先夫咽了气下来，真是除了一个棕榻、一条草席，再无别物的了。前天有两位朋友商量着，只好在同寅里面告个帮，为此特来求吴老爷设个法。”说罢，在怀里掏出一个梅红全帖的知启来，交给他的小孩，递给继之。

继之看了，递给我。又对那妇人说道："这件事不是这样办法。照这个样子，通南京城里的同寅都求遍了，也不中用。我替陈太太打算，不但是盘运灵柩的一件事要用钱，就是孩子们这几年的吃饭、穿衣、念书，都是要钱的。"那妇人道："那里还打算得那么长远！吴老爷肯替设个法，那更是感激不尽了！"继之道："待我把这知启另外誊一份，明日我上衙门去，当面求藩台资助些。只要藩台肯了，无论多少，只要他写上一个名字就好了。人情势利，大抵如此，众人看见藩台也解囊，自然也高兴些，应该助一两的，或者也肯助二两、三两了。这是我这么一个想法，能够如愿不能，还不知道。藩台那里，我是一定说得动的，不过多少说不定就是了。我这里送一百两银子，不过不能写在知启上，不然，拿出去叫人家看见，不知说我发了多大的财呢。"那妇人听了，连忙站起来，叩下头去，嘴里说道："妾此刻说不出个谢字来，只有代先夫感激涕零的了！"说着，声嘶喉哽，又吊下泪来。又拉那孩子过来道："还不叩谢吴老伯！"那孩子跪下去，他却在孩子的脑后，使劲的按了三下，那孩子的头便嘣嘣嘣的碰在地上，一连磕了三个响头。继之道："陈太太，何苦呢！小孩子痛呀！陈太太有事请便，这知启等我抄一份之后，就叫人送来罢。"那妇人便带着孩子告辞道："老太太、太太那里，本来要进去请安，因为在这热丧里面，不敢造次，请吴老爷转致一声罢。"说着，辞了出去。

我在旁边听了这一问一答，虽然略知梗概，然而不能知道详细，等他去了，方问继之。继之叹道："他这件事闹了出来，官场中更是一条危途了！刚才这个是陈仲眉的妻子。仲眉是四川人，也是个榜下的知县，而且人也很精明的；却是没有路子，到了省十多年，不要说是补缺、署事，就是差事也不曾好好的当过几个。近来这几年，更是不得了，有人同他屈指算过，足足七年没有差事了。你想如何不吃尽当光，穷的不得了！前几天忽然起了个短见，居然吊死了！"这句话，把我吓了一大跳道："呀！怎

么吊死了！救得回来么？”继之道：“你不看见他么？他这一来，明明是为的仲眉死了，出来告帮，那里还有救得活的话！”我道：“任是怎样没有路子，何至于七八年没有差事，这也是一件奇事！”继之叹道：“老弟，你未曾经历过宦途，那里懂得这许多！大约一省里面的候补人员，可以分做四大宗：第一宗，是给督抚同乡，或是世交，那不必说是一定好的了；第二宗，就是藩台的同乡世好，自然也是有照应的，第三宗，是顶了大帽子，挟了八行书来的。有了这三宗人，你想要多少差事才够安插？除了这三宗之外，腾下那一宗，自然是绝不相干的了，不要说是七八年，只要他的命尽长着，候到七八百年，只怕也没有人想着他呢。这回闹出仲眉这件事来，岂不是官场中的一个笑话！他死了的时候，地保因为地方上出了人命，就往江宁县里一报，少不免要来相验。可怜他的儿子又小，又没有个家人，害得他的夫人，抛头露面的出来拦请免验，把情节略略说了几句。江宁县已把这件事回了藩台，闻得藩台很叹了两口气，所以我想在藩台那里同他设个法子。此刻请你把这知启另写一个，看看有不妥当的，同他删改删改，等我明天拿去。”

我听了这番话，才晓得这宦海茫茫，竟与苦海无二的。翻开那知启重新看了一遍，词句尚还妥当，不必改削的了，就同他再誊出一份来。翻到末页看时，已经有几个写上侻助的了，有助一千钱的，也有助一元的，甚至于有助五角的，也有助四百文的，不觉发了一声叹。回头来要交给继之，谁知继之已经出去了。我放下了知启，也踱出去看看。

走到堂屋里，只见继之拿着一张报纸，在那里发棱。我道：“大哥看了甚么好新闻，在这里出神呢？”继之把新闻纸递给我，指着一条道：“你看我们的国事怎么得了！”我接过来，依着继之所指的那一条看下去，标题是“兵轮自沉”四个字，其文曰：

驭远兵轮自某处开回上海，于某日道出石浦，遥见

海平线上，一缕浓烟，疑为法兵舰。管带大惧，开足机器，拟速逃窜。觉来船甚速，管带益惧，遂自开放水门，将船沉下，率船上众人，乘舢舨渡登彼岸，捏报仓卒遇敌，致被击沉云。刻闻上峰将彻底根究，并劄上海道，会商制造局，设法前往捞取矣。

我看了不觉咋舌道："前两天听见濮固修说是打沉的，不料有这等事！"继之叹道："我们南洋的兵船，早就知道是没用的了，然而也料想不到这么一着。"我道："南洋兵船不少，岂可一概抹煞？"继之道："你未从此中过来，也难怪你不懂得。南洋兵船虽然不少，叵奈管带的一味知道营私舞弊，那里还有公事在他心上。你看他们带上几年兵船，就都一个个的席丰履厚起来，那里还肯去打仗！"我道："带一个兵船，那里有许多出息？"继之道："这也一言难尽。克扣一节，且不要说他；单只领料一层，就是了不得的了。譬如他要领煤，这里南京是没有煤卖的，照例是到支应局去领价，到上海去买。他领了一百吨的煤价到上海去，上海是有一家专供应兵船物料的铺家，彼此久已相熟的，他到那里去，只买上二三十吨。"我喈道："那么那七八十吨的价，他一齐吞没了！"继之道："这又不能。他在这七八十吨价当中，提出二成贿了那铺家，叫他帐上写了一百吨；恐怕他与店里的帐目不符，就教他另外立一个暗记号，开支了那七八十吨的价银就是了。你想他们这样办法，就是吊了店家帐簿来查，也查不出他的弊病呢。有时他们在上海先向店家取了二三十吨煤，却出他个百把吨的收条，叫店家自己到支应局来领价，也是这么办法。你说他们发财不发财呢！"

我道："那许多兵船，难道个个管带都是这么着么？而且每一号兵船，未必就是一个管带到底，头一个作弊罢了，难道接手的也一定是这样的么？"继之道："我说你到底没有经练，所以这些人情世故一点也不懂。你说谁是见了钱不要的？而且大众都是

这样，你一个人却独标高洁起来，那些人的弊端，岂不都叫你打破了？只怕一天都不能容你呢！就如我现在办的大关，内中我不愿意要的钱，也不知多少，然而历来相沿如此，我何犯着把他叫穿了，叫后来接手的人埋怨我；只要不另外再想出新法子来舞弊，就算是个好人了。”

我道：“历来的督抚难道都是睡着的，何以不彻底根查一次？”继之道：“你又来了！督抚何曾睡着，他比你我还醒呢。他要是将一省的弊窦都厘剔干净，他又从那里调剂私人呢？我且现身说法，说给你听：我这大关的差事，明明是给藩台有了交情，他有心调剂我的，所以我并未求他，他出于本心委给了我；若是没有交情的，求也求不着呢。其馀你就可以类推了。”正说话时，忽报藩台着人来请，继之便去更衣。继之这一去，有分教：大善士奇形毕现，苦灾黎实惠难沾。未知藩台请继之去有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五回　论善士微言议赈捐　见招帖书生谈会党

当下继之换了衣冠，再到书房里，取了知启道："这回只怕是他的运气到了。我本来打算明日再去，可巧他来请，一定是单见的，更容易说话了。"说罢，又叫高升将那一份知启先送回去，然后出门上轿去了。

我左右闲着没事，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望望。谁知我伯母病了，伯父正在那里纳闷，少不免到上房去问病。坐了一会，看着大家都是无精打彩的，我就辞了出来。在街上看见一个人在那里贴招纸，那招纸只有一寸来宽，五六寸长，上面写着"张大仙有求必应"七个字，歪歪的贴在墙上。我问贴招纸的道："这张大仙是甚么菩萨？在那里呢？"那人对我笑了一笑，并不言语。我心中不觉暗暗称奇。只见他走到十字街口，又贴上一张，也是歪的。我不便再问他，一径走了回去。

继之却等到下午才回来，已经换上便衣了。我问道："方伯那里有甚么事呢？"继之道："说也奇怪，我正要求他写捐，不料他今天请我，也是叫我写捐，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今天可谓'交易而退'了。"说到这里，跟去的底下人送进帖袋来，继之在里面抽出一本捐册来交给我看。我翻开看时，那知启也夹在里面，藩台已经写上了二十五两，这五字却像是涂改过的。我道："怎么写这几个字，也错了一个？"继之道："不是错的，先是写了二十四两，后来检出一张二十五两的票子来，说是就把这个给了他罢，所以又把那'四'字改做'五'字。"我道："藩台也只送得这点，怪不得大哥送一百两，说不能写在知启上了，写了上去，岂不是要压倒藩台了么？"继之道："不是这等说，这也没有甚么压倒不压倒，看各人的交情罢了，其实我同陈仲眉并没有大不了的交情，不过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但是写了上去，叫

别人见了，以为我举动阔绰，这风声传了出去，那一班打抽丰的来个不了，岂不受累么？说也好笑，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来的一包东西，打开看时，却是两方青田石的图书，刻上了我的名号；一张白折扇面，一面画的是没神没彩的两笔花卉，一面是写上几个怪字，都是写的我的上款。最奇怪的是称我做‘夫子大人’。还有一封信，那信上说了许多景仰感激的话，信末是写着‘门生张超顿首’六个字。我实在是莫名其妙，我从那里得着这么一个门生，连我也不知道，只好不理他。不多几天，他又来了一封信，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话，我也不曾在意。后来又来了一封信，诉说读书困苦，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势的，封了八元银寄给他，顺便也写了个信问他为甚这等称呼，谁知他这回却连回信也没有了，你道奇怪不奇怪？今年同文述农谈起，原来述农认得这个人，他的名字是没有一定的，是一个读书人当中的无赖，终年在外头靠打把势过日子的。前年冬季，上海格致书院的课题是这里方伯出的，齐了卷寄来之后，方伯交给我看，我将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我也忘记了他卷上是个甚么名字了。自从取了他超等之后，他就改了名字，叫做‘张超’。然而我总不明白他，为甚这么神通广大，怎样知道是我看的卷，就自己愿列门墙，叫起我老师来？”我道：“这个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脸的了！”继之叹道：“脸是不要的了，然而据我看来，他还算是好的，总算不曾下流到十分。你不知道现在的读书人，专习下流的不知多少呢！”

说话时我翻开那本捐册来看，上面粘着一张红单贴，印了一篇小引，是募捐山西赈款的，便问道：“这是请大哥募捐的，还是怎样？”继之道：“这是上海寄来的。上海这几年里面，新出了一位大善士，叫做甚么史绍经，竭尽心力的去做好事。这回又寄了二百份册子来，给这里藩台，要想派往各州县募捐。你想这江苏省里，连海门厅算在里面，统共只有八府、三州、六十八州县，内中还有一半是苏州那边藩台管的，那里派得了一百册？只好省里的同寅也派了开来，只怕还有得多呢。”

我道："这位先生可谓勇于为善的了。"继之笑了一笑道："岂但勇于为善，他这番送册子来，还要学那'古之人与人为善'呢。其实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我诧异道："做好事有甚么不佩服？"继之道："说起来，这句话是我的一偏之见。我以为这些善事，不是我们做的。我以为一个人要做善事，先要从切近地方做起，第一件对着父母先要尽了子道，对着弟兄要尽了弟道，对了亲戚本族要尽了亲谊之道，夫然后对了朋友要尽了友道；果然自问孝养无亏了，所有兄弟、本族、亲戚、朋友，那能够自立，绰然有馀的自不必说，那贫乏不能自立的，我都能够照应得他妥妥帖帖，无忧冻馁的了，还有馀力，才可以讲究去做外面的好事。所以孔子说：'博施济众，尧舜犹病。'我不信现在办善事的人，果然能够照我这等说，由近及远么？"我道："倘是人族大的，就是本族、亲戚两项，就有上千的人，还有不止的，穷的总要占了一半，还有朋友呢，怎样能都照应得来？"继之道："就是这个话。我舍间在家乡虽不怎么，然而也算得是一家富户的了。先君在生时，曾经捐了五万银子的田产做赡族义田，又开了几家店铺，把那穷本家都延请了去，量材派事；所以敝族的人，希冀可以免了饥寒。还有亲戚呢，还是照应不了许多呀，何况朋友呢。试问现在的大善士，可曾想到这一着？"

我道："碰了荒年，也少不了这班人，不然，闹出那铤而走险的，更是不得了了。"继之道："这个自然。我这话并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不过做善事要从根本上做起罢了。现在那一班大善士，我虽然不敢说没有从根中做起的，然而沽名钓誉的，只怕也不少。"我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能够从行善上沽个名誉也罢了。"继之道："本来也罢了，但还不止这个呢。他们起先投身入善会，做善事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光蛋；不多几年，就有好几个甲第连云起来了。难道真是'天富善人'么？这不是我说刻薄话，我可有点不敢相信的了。"我指着册子道："他这上面，不是刻着'经手私肥、雷殛火焚'么？"继之笑道："你真是小孩子

见识。大凡世上肯拿出钱来做善事的，那里有一个是认真存了‘仁人恻隐’之心，行他那‘民胞物与’的志向，不过都是在那里邀福，以为我做了好事，便可以望上天默佑，万事如意的。有了这个想头，他才肯拿出钱来做好事呢；不然，一个铜钱一点血，他那里肯拿出来。世人心上都有了这一层迷信，被那善士看穿了，所以也拿这迷信的法子去坚他的信，于是乎就弄出这八个字来。我恐怕那雷没有闲工夫去处处监督着他呢。”我道：“究竟他收了款，就登在报上，年年还有征信录，未必可以作弊。”继之道：“别的我不知，有人告诉我一句话，却很在理上。他说，他们一年之中，吃没那无名氏的钱不少呢。譬如这一本册子，倘是写满了，可以有二三百户，内中总有许多不愿出名的，随手就写个‘无名氏’；那捐的数目，也没有甚么大上落，总不过是一两元，或者三四元，内中总有同是无名氏，同是那个数目的。倘使有了这么二三十个无名氏同数目的，他只报出六七个或者十个八个来。就捐钱的人，只要看见有了个无名氏，就以为是自己了，那个肯为了几元钱，去追究他呢。这个话我虽然不知道是真的，是伪的，然而没有一点影子，只怕也造不出这个谣言来。还有一层：人家送去做冬赈的棉衣棉裤，只要是那善士的亲戚朋友所用的轿班、车夫、老妈子，那一个身上没有一套，还有一个人占两三套的。虽然这些也是穷人，然而比较起被灾的地方那些灾黎，是那一处轻，那一处重呢？这里多分了一套，那里就少了一套，况且北边地方，又比南边来得冷，认真是一位大善士，是拿人家的赈物来送人情的么？单是这一层，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

我道：“那么说，大哥这回还捐么？还去劝捐么？”继之道：“他用大帽子压下来，只得捐点；也只得去劝上十户八户，凑个百十来元钱，交了卷就算了。你想我这个是受了大帽子压的才肯捐；还有明日我出去劝捐起来，那些捐户就是讲交情的了，问他的本心实在不愿意捐，因为碍着我的交情，好歹化个几元钱，再问他的本心，他那几元钱，就犹如送给我的一般的了；加了方才

说的希冀邀福的一班人，共是三种。行善的人只有这三种，办赈捐的法子也只有这三个，你想世人那里还有个实心行善的呢?”说罢，取过册子，写了二十元；又写了个条子，叫高升连册子一起送去。他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处募捐，我可不曾留心了。

又取过那知启来，想了一想，只写上五两。我笑道：“送了一百两，只写个五两，这是个倒九五呢。”继之道：“这上头万不能写的太多，因为恐怕同寅的看见我送多了，少了他送不出，多了又送不起，岂不是叫人家为难么。”说着，又拿钥匙开了书橱，在橱内取出一个小拜匣，在拜匣里面，翻出了三张字纸，拿火要烧。我问道：“这又是甚么东西?”继之道：“这是陈仲眉前后借我的二百元钱。他一定要写个票据，我不收，他一定不肯，只得收了。此刻还要他做甚么呢。”说罢，取火烧了。

又对我说道：“请你此刻到关上走一次罢。天已不早了，因为关上那些人，每每要留难人家的货船，我说了好几次，总不肯改。江面又宽，关前面又没有好好的一个靠船地方，把他留难住了，万一晚上起了风，叫人家怎样呢！我在关上，总是监督着他们，验过了马上就给票放行的。今日你去代我办这件事罢。明日我要在城里跑半天，就是为仲眉的事，下午出城，你也下午回来就是了。”

我答应了，骑马出城，一径到关上去。发放了几号船，天色已晚了，叫厨房里弄了几样菜，到述农房里同他对酌。述农笑道：“你这个就算请我了么? 也罢。我听见继翁说你在你令伯席上行得好酒令，我们今日也行个令罢。”我道：“两个人行令乏味得很，我们还是谈谈说说罢。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本来想问继翁，因为谈了半天的赈捐就忘记了，此刻又想起来了。”述农道：“甚么事呢? 到了你的眼睛里，甚么事都是古怪的。”我就把遇见贴招纸的述了一遍。述农道：“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你问他做甚么。”我道：“江湖上甚么事? 倒要请教，到底这个张大仙是甚么东西?”述农道：“张大仙并没有的，是他们江湖上甚

么会党的暗号，有了一个甚么头目到了，住在那里，恐怕他的会友不知道，就出来满处贴了这个，他们同会的看了就知道了。只看那条子贴的底下歪在那一边，就往那一边转弯；走到有转弯的地方，留心去看，有那条子没有，要是没有，还得一直走；但见了条子，就照着那歪的方向转去，自然走到他家。”我道：“那里认得他家门口呢？”述农道：“他门口也有记认，或者挂着一把破蒲扇，或者挂着一个破灯笼，甚么东西都说不定，总而言之，一定是个破旧不堪的。”我道：“他这等暗号已经被人知道了，不怕地方官拿他么？”述农道：“拿他做甚么！到他家里，他原是一个好好的人，谁敢说他是会党。并且他的会友到他家去，打门也有一定的暗号，开口说话也有一定的暗号，他问出来也是暗号，你答上去也是暗号，样样都对了他才招接呢。”我道：“他这暗号是甚么样的呢？你可……”我这一句话还不曾说完，忽听得轰的一声，犹如天崩地塌一般，跟着又是一片澎湃之声，把门里的玻璃窗都震动了，桌上的杯箸都直跳起来，不觉吓了一跳。正是：忽来霹雳轰天响，打断纷披屑玉谈。未知那声响究竟是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六回　观演水雷书生论战事　接来电信游子忽心惊

这一声响不打紧，偏又接着外面人声鼎沸起来，吓得我吃了一大惊。述农站起来道："我们去看看来。"说着，拉了我就走。一面走，一面说道："今日操演水雷，听说一共试放三个，赶紧出去，还望得见呢。"我听了方才明白。原来近日中法之役，尚未了结；这几日里，又所见台湾吃了败仗，法兵已在基隆地方登岸，这里江防格外吃紧，所以制台格外认真，吩咐操演水雷，定在今夜举行。我同述农走到江边一看，是夜宿雨初晴，一轮明月自东方升起，照得那浩荡江波，犹如金蛇万道一般，吃了几杯酒的人，到了此时，倒也觉得一快。只可惜看演水雷的人多，虽然不是十分挤拥，却已是立在人丛中的了。忽然又是轰然一声，远响四应。那江水陡然间壁立千仞。那一片澎湃之声，便如风卷松涛；加以那山鸣谷应的声音，还未断绝：两种声音，相和起来。这里看的人又是哄然一响。我生平的耳朵里，倒是头一回听见。接着又是演放一个。虽不是甚么"心旷神怡"的事情，也可以算得耳目一新的了。

看罢，同述农回来，洗盏更酌。谈谈说说，又说到那会党的事。我再问道："方才你说他们都有暗号，这暗号到底是怎么样的?"述农道："这个我那里得知，要是知道了，那就连我也是会党了。他们这个会党，声势也很大，内里面戴红顶的大员也不少呢。"我道："既是那么说，你就是会党，也不辱没你了。"述农道："罢，罢，我毂不上呢。"我道："究竟他们办些甚么事呢?"述农道："其实他们空着没有一点事，也不见得怎么为患地方，不过声势浩大罢了。倘能利用他呢，未尝不可借他们的力量办点大事；要是不能利用他，这个'养痈贻患'，也是不免的。"

正在讲论时，忽然一个人闯了进来，笑道："你们吃酒取乐

呢!”我回头一看，不觉诧异起来，原来不是别人，正是继之，还穿着衣帽呢。我道：“大哥不说明天下午出城么？怎么这会来了?”继之坐下道：“我本来打算明天出城，你走了不多几时，方伯又打发人来说，今天晚上试演水雷，制台、将军都出城来看，叫我也去站个班。我其实不愿意去献这个殷勤，因为放水雷是难得看见的，所以出来趁个热闹。因为时候不早了，不进城去，就到这里来。”我道：“公馆里没有人呢。”继之道：“偶然一夜，还不要紧。”一面说着，卸去衣冠道：“我到帐房里去去就来，我也吃酒呢。”述农道：“可是又到帐房里去拿钱给我们用呢?”继之笑了一笑，对我道：“我要交代他们这个。”说罢，弯腰在靴统里，掏出那本捐册来道：“叫他们到往来的那两家钱铺子里去写两户，同寅的朋友，留着办陈家那件事呢。”说罢，去了。歇了一会又过来。我已经叫厨房里另外添上两样菜，三个人借着吃酒，在那里谈天。

因为讲方才演放水雷，谈到中法战事。维之道：“这回的事情，糜烂极了！台湾的败仗，已经得了官报了。那一位刘大帅，本来是个老军务，怎么也会吃了这个亏？真是难解！至于马江那一仗，更是传出许多笑话来：有人说那位钦差，只听见一声炮响，吓得马上就逃走了，一只脚穿着靴子，一只脚还没有穿袜子呢。又有人说不是的，他是坐了轿子逃走的，轿子后面，还挂着半只火腿呢。刚才我听见说，督署已接了电谕，将他定了军罪了。前两天我看见报纸上有一首甚么词，咏这件事的。福建此时总督、船政，都是姓何，藩台、钦差都是姓张，所以我还记得那词上两句是：‘两个是傅粉何郎，两个是画眉张敞。’”我道：“这两句就俏皮得很!”继之道：“俏皮么？我看轻薄罢了。大凡讥弹人家的话，是最容易说的；你试叫他去办起事来，也不过如此，只怕还不及呢。这军务的事情，何等重大！一旦败坏了，我们旁听的，只能生个恐惧心，生个忧愤心，那里还有工夫去嬉笑怒骂呢？其实这件事情，只有政府担个不是，这是我们见得到，可以

讥弹他的。”述农道：“怎么是政府不是呢?”继之道：“这位钦差年纪又轻，不过上了几个条陈，究竟是个‘纸上空谈’，并未见他办过实事，怎么就好叫他独当一面，去办这个大事呢？纵使他条陈中有可采之处，也应该叫一个老干军务的去办，给他去做个参谋、会办之类，只怕他还可以有点建设，帮着那正办的成功呢。像我们这班读书人里面，很有些听见放鞭爆还吓了一跳的，怎么好叫他去看着放大炮呢？就像方才去看演放水雷，这不过是演放罢了，在那里伺候同看的人，听得这轰的一声，就很有几个抖了一抖，吐出舌头的，还有举起双手，做势子去挡的。”我同述农，不觉笑了起来。继之又道：“这不过演放两三响已经这样了，何况炮火连天，亲临大敌呢，自然也要逃走了。然而方才那一班吐舌头、做手势的，你若同他说起马江战事来，他也是一味的讥评谩骂，试问配他骂不配呢?”当下一面吃酒，一面谈了一席话，酒也够了，菜也残了，撤了出去，大家散坐。又到外面看了一回月色，各各就寝。

到了次日，我因为继之已在关上，遂进城去，赁了一匹马，按辔徐行。走到城内不多点路，只见路旁有一张那张大仙的招纸，因想起述农昨夜的话，不知到底确不确，我何妨试去看看有甚么影迹。就跟着那招纸歪处，转了个弯，一路上留心细看，只见了招纸就转弯，谁知转得几转，那地方就慢慢的冷落起来了。我勒住马想道：“倘使迷了路，便怎么好?”忽又回想道：“不要紧，我只要回来时也跟着那招纸走，自然也走到方才来的地方了。”忽听得那马夫说了几句话，我不曾留心，不知他说甚么，并不理他，依然向前而去。那马夫在后面跟着，又说了几句，我一些也听不懂，回头问道：“你说甚么呀?”他便不言语了。我又向前走，走到一处，抬头一望，前面竟是一片荒野，暗想这南京城里，怎么有这么大的一片荒地。

正走着，只见路旁一株紫杨树上，也粘了这么一张；跟着他转了一个弯，走了一箭之路，路旁一个茅厕，墙上也有一张；顺

着他歪的方向望过去时，那边一带有四五十间小小的房子，那房子前面就是一片空地，那里还憩着一乘轿子。恰好看见一家门首有人送客出来，那送客的只穿了一件斗纹布灰布袍子，并没有穿马褂，那客人倒是衣冠楚楚的。我一面看，一面走近了，见那客人生的一张圆白脸儿，八字胡子，好生面善，只是想不起来。那客上了那乘轿时，这里送客的也进去了。我看他那门口，又矮又小，暗想这种人家，怎样有这等阔客。猛抬头看见他檐下挂着一把破扫帚，暗想道："是了，述农的话是不错的了。"骑在马上，不好只管在这里呆看，只得仍向前行。行了一箭多路，猛然又想起方才那个客人，就是我在元和船上看见他扮官做贼，后来继之说他居然是官的人。又想起他在船上给他伙伴说的话，叽叽咕咕听不懂的，想来就是他们的暗号暗话，这个人一定也是会党。猛然又想起方才那马夫同我说过两回话，我也没有听得出来，只怕那马夫也是他们会党里人，见我一路上寻看那招纸，以为我也是他们一伙的，拿那暗话来问我，所以我两回都听得不懂。

想到这里，不觉没了主意。暗想我又不是他们一伙，今天寻访的情形，又被他看穿了，此时又要拨转马头回去，越发要被他看出来，还要疑心我暗访他们做甚么呢；若不回马，只管向前走，又认不得那条路可以绕得回去，不要闹出个笑话来。并且今天不能到家下马，不要叫那马夫知道了我的门口才好，不然，叫他看见了吴公馆的牌子，还当是官场里暗地访查他们的踪迹，在他们会党里传播起来，不定要闹个甚么笑话呢。思量之间，又走出一箭多路。因想了个法子，勒住马，问马夫道："我今天怎么走迷了路呢？我本来要到夫子庙里去，怎么走到这里来了？"马夫道："怎么，要到夫子庙？怎不早点说？这冤枉路才走得不少呢！"我道："你领着走罢，加你点马钱就是了。"马夫道："拨过来呀。"说着，先走了，到那片大空地上，在这空地上横截过去，有了几家人家，弯弯曲曲的走过去，又是一片空地；走完了，到了一条小弄，仅仅容得一人一骑；穿尽了小街，便是大街；到了

此地，我已经认得了。

此处离继之公馆不远了，我下了马说道："我此刻要先买点东西，夫子庙不去了，你先带了马去罢。"说罢，付了马钱，又加了他几文，他自去了，我才慢慢的走了回去。我本来一早就进城的，因为绕了这大圈子，闹到十一点钟方才到家，人也乏了，歇息了好一会。

吃过了午饭，因想起我伯母有病，不免去探望探望，就走到我伯父公馆里去。我伯父也正在吃饭呢，见了我便问道："你吃过饭没有？"我道："吃过了，来望伯母呢，不知伯母可好了些？"伯父道："总是这么样，不好不坏的。你来了，到房里去看看他罢。"我听说就走了进去。只见我伯母坐在床上，床前安放一张茶几，正伏在茶几上啜粥。床上还坐着一个十三四岁的鸦头在那里捶背。我便问道："伯母今天可好些？"我伯母道："侄少爷请坐。今日觉着好点了。难得你惦记着来看看我。我这病，只怕难得好的了！"我道："那里来的话！一个人谁没有三天两天的病，只要调理几天，自然好了。"伯母道："不是这么说。我这个病时常发作，近来医生都说要成个痨病的了，我今年五十多岁的人了，如果成了痨病，还能够耽搁得多少日子呢！"我道："伯母这回得病有几天了？"伯母道："我一年到头，那一天不是带着病的；只要不躺在床上，就算是个好人。这回又躺了七八天了。"我道："为甚不给侄儿一个信，也好来望望？侄儿直到昨天来了才知道呢。"伯母听了叹一口气，推开了粥碗，旁边就有一个佣妇走过来，连茶几端了去。我伯母便躺下道："侄少爷，你到床跟前的椅子上坐下，我们谈谈罢。"我就走了过去坐下。

歇了一歇，我伯母又叹了一口气道："侄少爷，我自从入门以后，虽然生过两个孩子，却都养不住，此刻是早已绝望的了。你伯父虽然讨了两个姨娘，却都是同石田一般的。这回我的病要是不得好，你看可怜不可怜！"我道："这是甚么话！只要将息两天就好了，那医生的话未必都靠得住。"伯母又道："你叔叔听说

有两个儿子，他又远在山东，并且他的脾气古怪得很，这二十年里面，绝迹没有一封信来过。你可曾通过信?”我道：“就是去年父亲亡故之后，曾经写过一封信去，也没有回信；并且侄儿也不曾见过，就只知道有这么一位叔叔就是了。”伯母道：“我因为没有孩子，要想把你叔叔那个小的承继过来，去了十多封信，也总不见有一封信来。论起来，总是你伯父穷之过，要是有了十万八万的家当，不要说是自己亲房，只怕那远房的也争着要承继呢。你伯父常时说起，都说侄少爷是很明白能干的人，将来我有过甚么三长两短，侄少爷又是独子，不便出继，只好请侄少爷照应我的后事，兼祧过来。不知侄少爷可肯不肯?”我道：“伯母且安心调理，不要性急，自然这病要好的，此刻何必耽这个无谓的心思。做侄儿的自然总尽个晚辈的义务，伯母但请放心，不要胡乱耽心思要紧。”一面说话时，只见伯母昏昏沉沉的，像是睡着了。床上那小鸦头，还在那里捶着腿。我便悄悄的退了出来。

伯父已经吃过饭，往书房里去了，我便走到书房里去。只见伯父躺在烟床上吃烟，见了我便问道：“你看伯母那病要紧么?”我道：“据说医家说是要成痨病，只要趁早调理，怕还不要紧。”伯父站起来，在护书里面检出一封电报，递给我道：“这是给你的。昨天已经到了，我本想叫人给你送去，因为我心绪乱得很，就忘了。”我急看那封面时，正是家乡来的，吃了一惊，忙问道：“伯父翻出来看过么?”伯父道：“我只翻了收信的人名，见是转交你的，底下我就没有翻了，你自己翻出罢。”我听得这话，心中十分忙乱，急急辞了伯父，回到继之公馆，手忙脚乱的，检出《电报新编》，逐字翻出来。谁知不翻犹可，只这一翻，吓得我：魂飞魄越心无主，胆裂肝摧痛欲号！要知翻出些甚么话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七回　整归装游子走长途　抵家门慈亲喜无恙

你道翻出些甚么来？原来第一个翻出来是个“母”字，第二个是“病”字；我见了这两个字已经急了，连忙再翻那第三个字时，禁不得又是一个“危”字。此时只吓得我手足冰冷！忙忙的往下再翻，却是一个“速”字，底下还有一个字，料来是个“归”字、“回”字之类，也无心去再翻了。连忙怀了电报，出门骑了一匹马，飞也似的跑到关上，见了继之，气也不曾喘定，话也说不出来，倒把继之吓了一跳。我在怀里掏出那电报来，递给继之道：“大哥，这会叫我怎样！”继之看了道：“那么你赶紧回去走一趟罢。”我道：“今日就动身，也得要十来天才得到家，叫我怎么样呢！”继之道：“好兄弟！急呢，是怪不得你急，但是你急也没用。今天下水船是断来不及了，明天动身罢。”我呆了半晌道：“昨天托大哥的家信，寄了么？”继之道：“没有呢，我因为一时没有便人，此刻还在家里书桌子抽屉里。你令伯知道了没有呢？”我道：“没有。”继之道：“你进城去罢。到令伯处告诉过了，回去拿了那家信银子，仍旧赶出城来，行李铺盖也叫他们给你送出来。今天晚上，你就在这里住了，明日等下水船到了，就在这里叫个划子划了去，岂不便当？”

我听了不敢耽搁，一匹马飞跑进城，见了伯父，告诉了一切；又到房里去告诉了伯母。伯母叹道：“到底婶婶好福气，有了病，可以叫侄少爷回去；像我这个孤鬼，……”说到这里，便咽住了。憩了一憩道：“侄少爷回去，等婶婶好了，还请早点出来，我这里很盼个自己人呢。今天早起给侄少爷说的话，我见侄少爷没有甚么推托，正自欢喜，谁知为了婶婶的事，又要回去。这是我的孤苦命！侄少爷，你这回再到南京，还不知道见得着我不呢！”我正要回答，伯父慢腾腾的说道：“这回回去了，伏侍得

你母亲好了，好歹在家里，安安分分的读书，用上两年功，等起了服，也好去小考；不然，就捐个监去下场。我这里等王俎香的利钱寄到了，就给你寄回去。还出来鬼混些甚么！小孩子们，有甚么脾气不脾气的！前回你说甚么不欢喜作八股，我就很想教训你一顿，可见得你是个不安分、不就范围的野性子，我们家的子侄，谁像你来！”我只得答应两个“是”字。伯母道：“侄少爷，你无论出来不出来，请你务必记着我。我虽然没有甚么好处给你，也是一场情义。”我方欲回答，我伯父又问道：“你几时动身？”我道：“今日来不及了，打算明日就动身。”伯父道：“那么你早点去收拾罢。”

我就辞了出来，回去取了银子。那家信用不着，就撕掉了。收拾过行李，交代底下人送到关上去。又到上房里，别过继之老太太与及继之夫人，不免也有些珍重的话，不必细表。当下我又骑了马，走到大关，见过继之。继之道：“你此刻不要心急，不要在路上自己急出个病来！”我道：“但我所办的书启的事，叫那个接办呢！”继之道：“这个你尽放心，其实我抽个空儿，自己也可办了，何况还有人呢。你这番回去，老伯母好了，可就早点出来。这一向盘桓熟了，倒有点恋恋不舍呢。”我就把伯父叫我在家读书的话，述了一遍。继之笑了一笑，并不说话。憩了一会，述农也来劝慰。

当夜我晚饭也不能下咽，那心里不知乱的怎么个样子。一夜天翻来覆去，何曾合得着眼，天还没亮就起来了，呆呆的坐到天明。走到签押房，继之也起来了，正在那里写信呢。见了我道：“好早呀！”我道：“一夜不曾睡着，早就起来了。大哥为甚么也这么早？”继之道：“我也替你打算了一夜。你这回只剩了这一百两银子，一路做盘缠回去，总要用了点，到了家；老伯母的病，又不知怎么样，一切医药之费，恐怕不够，我正在代你踌躇呢。”我道：“费心得很！这个只好等回去了再说罢。”继之道：“这可不能。万一回去真是不够用，那可怎么样呢？我这里写着一封

信，你带在身边。用不着最好；倘是要用钱时，你就拿这封信到我家里去。我接我家母出来的时候，写了信托我一位同族家叔，号叫伯衡的，代我经管着一切租米。你把这信给了他，你要用多少，就向他取多少，不必客气。到你动身出来的时候，带着给我汇五千银子出来。”我道：“万一我不出来呢?”继之道：“你怎么会不出来！你当真听令伯的话，要在家用功么？他何尝想你在家用功，他这话是另外有个道理，你自己不懂，我们旁观的是很明白的。”说罢，写完了那封信，又打上一颗小小的图书，交给我。又取过一个纸包道：“这里面是三枝土术，一枝肉桂，也是人家送我的，你也带在身边，恐怕老人家要用得着。”我一一领了，收拾起来。此时我感激多谢的话，一句也说不出来，不知怎样才好。

一会梳洗过了，吃了点心。继之道：“我们也不用客气了。此时江水浅，汉口的下水船开得早，恐怕也到得早，你先走罢。我昨夜已经交代留下一只巡船送你去的，情愿摇到那里，我们等他。”于是指挥底下人，将行李搬到巡船上去。述农也过来送行。他同继之两人，同送我到巡船上面，还要送到洋船，我再三辞谢。继之道：“述农恐怕有事，请先上岸罢。我送他一程，还要谈谈。”述农听说就别去了。继之一直送我到了下关。等了半天，下水洋船到了；停了轮，巡船摇过去；我上了洋船，安置好行李。这洋船一会儿就要开的，继之匆匆别去。

我经过一次，知道长江船上人是最杂的，这回偏又寻不出房舱，坐在散舱里面，守着行李，寸步不敢离开。幸得过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早就到了上海了，由客栈的伙伴，招呼我到洋泾浜谦益栈住下。这客栈是广东人开的，栈主人叫做胡乙庚，招呼甚好。我托他打听几时有船。他查了一查，说道：“要等三四天呢。”我越发觉得心急如焚，然而也是没法的事，成日里犹如坐在针毡上一般，只得走到外面去散步消遣。

却说这洋泾浜各家客栈，差不多都是开在沿河一带，只有这

谦益栈是开在一个巷子里面。这巷子叫做嘉记弄。这嘉记弄，前面对着洋泾浜，后面通到五马路的。我出得门时，便望后面踱去。刚转了个弯，忽见路旁站着一个年轻男子，手里抱着一个铺盖，地下还放着一个鞋篮；旁边一个五十多岁的妇人，在那里哭。我不禁站住了脚，见那男子只管恶狠狠的望着那妇人，一言不发。我忍不住，便问是甚么事。那男子道："我是苏州航船上的人。这个老太婆来趁船，没有船钱。他说到上海来寻他的儿子，寻着他儿子，就可以照付的了。我们船主人就趁了他来，叫我拿着行李，同去寻他儿子收船钱。谁知他一会又说在甚么自来火厂，一会又说在甚么高昌庙南铁厂，害我跟着他跑了二三十里的冤枉路，那里有他儿子的影儿；这会又说在甚么客栈了，我又陪着他到这里，家家客栈都问过了，还是没有。我那里还有工夫去跟他瞎跑！此刻只要他还了我的船钱，我就还他的行李；不然，我只有拿了他的行李，到船上去交代的了。你看此刻已经两点多钟了，我中饭还没有吃的呢。"我听了，又触动了母子之情，暗想这妇人此刻寻儿子不着，心中不知怎样的着急，我母亲此刻病在床上，盼我回去，只怕比他还急呢。便问那男子道："船钱要多少呢?"那男子道："只要四百文就够了。"我就在身边取出四角小洋钱，交给他道："我代他还了船钱，你还他铺盖罢。"那男子接了小洋钱，放下铺盖。我又取出六角小洋钱，给那妇人道："你也去吃顿饭。要是寻你儿子不着，还是回苏州去罢，等打听着了你儿子到底在那里，再来寻他未迟。"那妇人千恩万谢的受了。我便不顾而去。

走到马路上逛逛，绕了个圈子，方才回栈。胡乙庚迎着道："方才到你房里去，谁知你出去了。明天晚上有船了呢。"我听了不胜之喜，便道："那么费心代我写张船票罢。"乙庚道："可以，可以。"说罢，让我到帐房里去坐。只见他两个小儿子，在那里念书呢，我随意考问了他几个字，甚觉得聪明。便闲坐给乙庚谈天，说起方才那妇人的事。乙庚道："你给了钱他么?"我道：

“只代他给了船钱。”乙庚道：“你上了他当了！他那两个人便是母子，故意串出这个样儿来骗钱的。下次万不要给他！”我不觉呆了一呆道：“还不要紧，他骗了去，也是拿来吃饭，我只当给了化子就是了。但是怎么知道他是母子呢？”乙庚道：“他时常在这些客栈相近的地方做这个把戏，我也碰见过好几次了。你们过路的人，虽然懂得他的话，却辨不出他的口音；像我们在这里久了，一一都听得出来的。若说这妇人是从苏州来寻儿子的，自然是苏州人，该是苏州口音，航船的人也是本帮、苏帮居多；他那两个人，可是一样的宁波口音，还是宁波奉化县的口音。你试去细看他，面目还有点相像呢，不是母子是甚么？你说只当给了化子，他总是拿去吃饭的，可知那妇人并未十分衰颓，那男子更是强壮的时候，为甚么那妇人不出来帮佣，那男子不做个小买卖，却串了出来，做这个勾当！还好可怜他么？”

此时天气甚短，客栈里的饭，又格外早些，说话之间，茶房已经招呼吃饭。我便到自己房里去，吃过晚饭，仍然到帐房里，给乙庚谈天，谈至更深，方才就寝。

一宿无话。到了次日，我便写了两封信，一封给我伯父的，一封给继之的，拿到帐房，托乙庚代我交代信局，就便问几时下船。乙庚道：“早呢，要到半夜才开船。这里动身的人，往往看了夜戏才下船呢。”我道：“太晚了也不便当。”乙庚道：“太早了也无谓，总要吃了晚饭去。”我就请他算清了房饭钱，结过了帐，又到马路上逛逛，好容易又捱了这一天。

到了晚上，动身下船，那时船上还在那里装货呢，人声嘈杂得很，一直到了十点钟时候，方才静了。我在房舱里没事，随意取过一本小说看看，不多一会，就睡着了。及至一觉醒来，耳边只听得一片波涛声音，开出房门看看，只见人声寂寂，只有些鼾呼的声音。我披上衣服，走上舱面一看，只见黑魆魆的看不见甚么；远远望去，好像一片都是海面，看不见岸。舵楼上面，一个外国人在那里走来走去。天气甚冷，不觉打了一个寒噤，就退了

下来。此时却睡不着了，又看了一回书，已经天亮了。我又带上房门，到舱面上去看看，只见天水相连，茫茫无际；喜得风平浪静，船也甚稳。

从此天天都在舱面上，给那同船的人谈天，倒也不甚寂寞。内中那些人姓甚名谁，当时虽然一一请教过，却记不得许多了。只有一个姓邹的，他是个京官，请假出来的，我同他谈的天最多。他告诉我：这回出京，在张家湾打尖，看见一首题壁诗，内中有两句好的，是“三字官箴凭隔膜，八行京信便通神”。我便把这两句，写在日记簿上。又想起继之候补四宗人的话，越见得官场上面是一条危途，并且里面没有几个好人，不知我伯父当日为甚要走到官场上去，而且我叔叔在山东也是候补的河同知；幸得我父亲当日不走这条路，不然，只怕我也要入了这个迷呢。

闲话少提，却说轮船走了三天，已经到了，我便雇人挑了行李，一直回家。入得门时，只见我母亲同我的一位堂房婶娘，好好的坐在家里，没有一点病容，不觉心中大喜。只有我母亲见了我的面，倒顿时呆了，登时发怒。正是：天涯游子心方慰，坐上慈亲怒转加。要知我母亲为了甚事恼烦起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八回　恣疯狂家庭现怪状　避险恶母子议离乡

我见母亲安然无恙，便上前拜见。我母亲吃惊怒道："谁叫你回来的，你接到了我的信么？"我道："只有吴家老太太带去的回信是收到的，并没有接到第二封信。"我母亲道："这封信发了半个月了，怎么还没有收到？"我此时不及查问寄信及电报的事，拜见过母亲之后，又过来拜见婶娘；我那一位堂房姊姊也从房里出来，彼此相见。原来我这位婶娘，是我母亲的嫡堂妯娌，族中多少人，只有这位婶娘和我母亲最相得。我的这位叔父，在七八年前，早就身故了；这位姊姊就是婶娘的女儿，上前年出嫁的，去年那姊夫可也死了：母女两人，恰是一对寡妇。我母亲因为我出门去了，所以都接到家里来住，一则彼此都有个照应，二则也能解寂寞。表过不提。

当下我一一相见已毕，才问我母亲给我的是甚么信。我母亲叹道："这话也一言难尽。你老远的回来，也歇一歇再谈罢。"我道："孩儿自从接了电报之后，心慌意乱，……"这句话还没有往下说，我母亲大惊道："你接了谁的电报？"我也吃惊道："这电报不是母亲叫人打的么？"母亲道："我何尝打过甚么电报！那电报说些甚么？"我道："那电报说的是母亲病重了，叫孩儿赶快回来。"我母亲听了，对着我婶娘道："婶婶，这可又是他们作怪的了。"婶娘道："打电报叫他回来也罢了，怎么还咒人家病重呢！"母亲问我道："你今天上岸回来的时候，在路上有遇见甚么人没有？"我道："没有遇见甚么人。"母亲道："那么你这两天先不要出去，等商量定了主意再讲。"

我此时满腹狐疑，不知究竟为了甚么事，又不好十分追问，只得搭讪着检点一切行李，说些别后的话。我把到南京以后的情节，一一告知。我母亲听了，不觉淌下泪来道："要不是吴继之，

我的儿此刻不知流落到甚么样子了！你此刻还打算回南京去么？”我道：“原打算要回去的。”我母亲道：“你这一回来，不定继之那里另外请了人，你不是白回去么？”我道：“这不见得。我来的时候，继之还再三叫我早点回去呢。”我母亲对我婶娘道：“不如我们同到南京去了，倒也干净。”婶娘道：“好是好的，然而侄少爷已经回来了，终久不能不露面，且把这些冤鬼打发开了再说罢。”我道：“到底家里出了甚么事？好婶婶，告诉了我罢。”婶娘道：“没有甚么事，只因上月落了几天雨，祠堂里被雷打了一个屋角，说是要修理。这里的族长——就是你的大叔公——倡议要众人分派，派到你名下要出一百两银子。你母亲不肯答应，说是族中人丁不少，修理这点点屋角，不过几十吊钱的事，怎么要派起我们一百两来？就是我们全承认了修理费，也用不了这些。从此之后，就天天闹个不休。还有许多小零碎的事，此刻一言也难尽述。后来你母亲没了法子想，只推说等你回来再讲，自从说出这句话去，就安静了好几天。你母亲就写了信去知照你，叫你且不要回来。谁知你又接了甚么电报。想来这电报是他们打去，要骗你回来的，所以你母亲叫你这几天不要露面，等想定了对付他们的法子再讲。”我道：“本来我们族中人类不齐，我早知道的。母亲说都到了南京去，这也是避地之一法。且等我慢慢想个好主意，先要发付了他们。”我母亲道：“凭你怎么发付，我是不拿出钱去的。”我道：“这个自然。我们自己的钱，怎么肯胡乱给人家呢。”嘴里是这么说，我心里早就打定了主意。先开了箱子，取出那一百两银子，交给母亲。母亲道：“就只这点么？”我道：“是。”母亲道：“你先寄过五十两回来，那五千银子，就是五厘周息，也有二百五十两呀。”我听了这话，只得把伯父对我说，王俎香借去三千的话，说了一遍。我母亲默默无言。

歇了一会，天色晚了，老妈子弄上晚饭来吃了。掌上灯，我母亲取出一本帐簿来道：“这是运灵柩回来的时候，你伯父给我的帐，你且看看，是些甚么开销。”我拿过来一看，就是张鼎臣

交出来的盘店那一本帐，内中一柱一柱列的很是清楚。到后来就是我伯父写的帐了：只见头一笔就付银二百两，底下注着代应酬用；以后是几笔不相干的零用帐；往下又是付银三百两，也注着代应酬用；——像这么的帐，不下七八笔，付去了一千八百两。后来又有一笔是付找房价银一千五百两。我莫名其妙道："甚么找房价呢?"母亲道："这个是你伯父说的，现在这一所房子是祖父遗下的东西，应该他们弟兄三个分住：此刻他及你叔叔都是出门的人，这房子分不着了，估起价来，可以值得二千多银子，他叫我将来估了价，把房价派了出来，这房子就算是我们的了，所以取去一千五百银子，他要了七百五，还有那七百五是寄给你叔叔的。"我道："还有那些金子呢?"母亲道："那里有甚么金子，我不知道。"只这一番问答，我心中犹如照了一面大镜子一般，前后的事，都了然明白，眼见得甚么存庄生息的那五千银子，也有九分靠不住的了；家中的族人又是这样，不如依了母亲的话，搬到南京去罢。心中暗暗打定了主意。

忽听得外面有人打门，砰訇砰訇的打得很重。小鸦头名叫春兰的，出去开了门，外面便走进一个人来。春兰翻身进来道："二太爷来了!"我要出去，母亲道："你且不要露面。"我道："不要紧，丑媳妇总要见翁姑的。"说着出去了。母亲还要拦时，已经拦我不住。我走到外面，见是我的一位嫡堂伯父，号叫子英的，不知在那里吃酒吃的满脸通红，反背着双手，蹩躠着进来，向前走三步，往后退两步的，在那里矇眬着一双眼睛。一见了我，便道："你……你……你回来了么？几……几时到的?"我道："方才到的。"子英道："请你吃……"说时迟，那时快，他那三个字的一句话还不曾说了，忽然举起那反背的手来，拿着明晃晃的一把大刀，劈头便砍。我连忙一闪，春兰在旁边哇的一声，哭将起来。子英道："你……你哭，先完了你!"说着提刀扑将过去，吓得春兰哭喊着飞跑去了。

我正要上前去劝时，不料他立脚不稳，訇的一声，跌倒在

地，叮当一响，那把刀已经跌在二尺之外。我心中又好气，又好恼。只见他躺在地下，乱嚷起来道："反了，反了！侄儿子打伯父了！"此时我母亲、婶娘、姊姊，都出来了。我母亲只气得面白唇青，一句话也没有，婶娘也是彷徨失措。我便上前去搀他起来，一面说道："伯父有话好好的说，不要动怒。"我姊姊在旁道："伯父起来罢，这地下冷呢。"子英道："冷死了，少不了你们抵命！"一面说，一面起来。

我道："伯父到底为了甚么事情动气？"子英道："你不要管我，我今天输的很了，要见一个杀一个！"我道："不过输了钱，何必这样动气呢？"子英道："哼！你知道我输了多少？"我道："这个侄儿那里知道。"子英忽地里直跳起来道："你赔还我五两银子！"我道："五两只怕不够了呢。"子英道："我不管你够不够，你老子是发了财的人！你今天没有，就拼一个你死我活！"我连忙道："有，有。"随手在身边取出一个小皮夹来一看，里面只剩了一元钱，七八个小角子，便一齐倾了出来道："这个先送给伯父罢。"他伸手接了，拾起那刀子，一言不发，起来就走。我送他出去，顺便关门。他却回过头来道："侄哥，我不过借来做本钱，明日赢了就还你。"说着去了。我关好了门，重复进内。我母亲道："你给了他多少？"我道："没有多少。"母亲道："照你这样给起来，除非真是发了财；只怕发了财，也供应他们不起呢！"我道："母亲放心，孩儿自有道理。"母亲道："我的钱是不动的。"我道："这个自然。"当下大家又把子英拿刀拼命的话，说笑了一番，各自归寝。

一夜无话。明日我检出了继之给我的信，走到继之家里，见了吴伯衡，交了信。伯衡看过道："你要用多少呢？"我道："请先借给我一百元。"伯衡依言，取了一百元交给我道："不够时再来取罢。继之信上说，尽多尽少，随时要应付的呢。"我道："是，是，到了不够时再来费心。"辞了伯衡回家，暗暗安放好了，就去寻那一位族长大叔公。——此人是我的叔祖，号叫做借

轩。——我见了他，他先就说道："好了，好了！你回来了！我正盼着你呢。上个月祠堂的房子出了毛病，大家说要各房派了银子好修理，谁知你母亲一毛不拔，耽搁到此刻还没有动工。"我道："估过价没有？到底要多少银子才够呢？"借轩道："价是没有估。此刻虽是多派些，修好了，馀下来仍旧可以派还的。"我道："何妨叫了泥水木匠来，估定了价，大家公派呢？不然，大家都是子孙，谁出多了，谁出少了，都不好。其实就是我一个人承认修了，在祖宗面上，原不要紧；不过在众兄弟面上，好像我一个人独占了面子，大家反为觉得不好看。老实说：有了钱，与其这样化的吃力不讨好，我倒不如拿来孝敬点给叔公了。"借轩拊掌道："你这话一点也不错！你出了一回门，怎么就练得这么明白了？我说非你回来不行呢。尤云岫他还说你纯然是孩子气，他那双眼睛不知是怎么生的！"我道："不然呢，还不想着回来；因为接了母亲的病信，才赶着来的。"借轩沉吟了半晌道："其实呢，我也不应该骗你；但是你不回来，这祠堂总修不成功，祖宗也不安，就是你我做子孙的也不安呀，所以我设法叫你回来。我今天且给你说穿了，这电报是我打给你的，要想你早点回来料理这件事，只得撒个谎。那电报费，我倒出了五元七角呢。"我道："费心得很！明日连电报费一齐送过来。"

说罢，辞了回家，我并不提起此事，只商量同到南京的话。母亲道："我们此去，丢下你婶婶、姊姊怎么？"我道："婶婶、姊姊左右没有牵挂，就一同去也好。"母亲道："几千里路，谁高兴跟着你跑！知道你到外面去，将来混得怎么样呢？"婶娘道："这倒不要紧，横竖我没有挂虑，只是我们小姐，虽然没了女婿，到底要算人家的人，有点不便就是了。"姊姊道："不要紧。我明日回去问过婆婆，只要婆婆肯了，没有甚么不便。我们去住他几年再回来，岂不是好？只是伯母这里的房子，不知托谁去照应？"我对母亲说道："孩儿想我们在家乡是断断不能住的了，只有出门去的一个法子。并且我们今番出门，不是去三五年的话，是要

打算长远的。这房子同那几亩田，不如拿来变了价，带了现银出去，觑便再图别的事业罢。”母亲道：“这也好。只是一时被他们知道了，又要来讹诈。”我道：“有孩儿在这里，不要怕他，包管风平浪静。”母亲道：“你不要只管说嘴，要小心点才好。”我道：“这个自然。只是这件事要办就办，在家万不能多耽搁日子的了。此刻没事，孩儿去寻尤云岫来，他做惯了这等中人的。”

说罢，去寻云岫，告明来意。云岫道：“近来大家都知你父亲剩下万把银子，这会为甚么要变起产来？莫不是装穷么？”我道：“并不是装穷，是另外有个要紧用处。”云岫道：“到底有甚么用处？”我想云岫不是个好人，不可对他说实话，且待我骗骗他。因说道：“因为家伯要补缺了，要来打点部费。”云岫道：“呀！真的么？补那一个缺？”我道：“还是借补通州呢。”云岫道：“你老人家剩下的钱，都用完了么？”我道：“那里就用完了，因为存在汇丰银行是存长年的，没有到日子，取不出来罢了。”云岫道：“你们那一片田，当日你老人家置的时候，也是我经手，只买得九百多银子，近来年岁不很好，只怕值不到那个价了呢。我明日给你回信罢。”我听说便辞了回家。入得门时，只见满座都挤满了人，不觉吓了一跳。正是：出门方欲图生计，入室何来座上宾？要知那些都是甚么人，且待下回再记。

第十九回　具酒食博来满座欢声　变田产惹出一场恶气

及至定睛一看时，原来都不是外人，都是同族的一班叔兄弟侄，团坐在一起。我便上前一一相见。大众喧哗嘈杂，争着问上海、南京的风景，我只得有问即答，敷衍了好半天。我暗想今天众人齐集，不如趁这个时候，议定了捐款修祠的事。因对众人说道："我出门了一次，迢迢几千里，不容易回家；这回不多几天，又要动身去了。难得今日众位齐集，不嫌简慢，就请在这里用一顿饭，大家叙叙别情，有几位没有到的，索性也去请来，大家团叙一次，岂不是好？"众人一齐答应。我便打发人去把那没有到的都请了来。借轩、子英，也都到了。众人纷纷的在那里谈天。

我悄悄的把借轩邀到书房里，让他坐下，说道："今日众位叔兄弟侄，难得齐集，我的意思，要烦叔公趁此议定了修祠堂的事，不知可好？"借轩皱着眉道："议是未尝不可以议得，但是怎么个议法呢？"我道："只要请叔公出个主意。"借轩道："怎么个主意呢？"我看他神情不对，连忙走到我自己卧房，取了二十元钱出来，轻轻的递给他道："做侄孙的虽说是出门一次，却不曾挣着甚钱回来，这一点点，不成敬意的，请叔公买杯酒吃。"借轩接在手里，颠了一颠，笑容可掬的说道："这个怎好生受你的？"我道："只可惜做侄孙的不曾发得财，不然，这点东西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呢。只求叔公今日就议定这件事，就感激不尽了！"借轩道："你的意思肯出多少呢？"我道："只凭叔公吩咐就是了。"

正说话时，只听得外面一迭连声的叫我。连忙同借轩出来看时，只见一个人拿了一封信，说是要回信的。我接来一看，原来是尤云岫送来的，信上说："方才打听过，那一片田，此刻时价只值得五百两。如果有意出脱，三两天里，就要成交；倘是迟

了，恐怕不及……”云云。我便对来人说道：“此刻我有事，来不及写回信，你只回去，说我明天当面来谈罢。”那送信的去了，我便有意把这封信给众人观看。内中有两个便问为甚么事要变产起来。我道：“这话也一言难尽，等坐了席，慢慢再谈罢。”

登时叫人调排桌椅，摆了八席，让众人坐下；暖上酒来，肥鱼大肉的都搬上来。借轩又问起我为甚事要变产，我就把骗尤云岫的话，照样说了一遍。众人听了，都眉飞色舞道：“果然补了缺，我们都要预备着去做官亲了。”我道：“这个自然。只要是补着了缺，大家也乐得出去走走。”内中一个道：“一个通州的缺，只怕容不下许多官亲。”一个道：“我们轮着班去，到了那里，经手一两件官司，发他一千、八百的财，就回来让第二个去，岂不是好！”又一个道：“说是这么说，到了那个时候，只叫先去的赚钱赚出滋味来了，不肯回来，又怎么呢？”又一个道：“不要紧。他不回来，我们到班的人到了，可以提他回来。”……满席上说的都是这些不相干的话，听得我暗暗好笑起来。借轩对我叹道：“我到此刻，方才知道人言难信呢。据尤云岫说：你老子身后剩下有一万多银子，被你自家伯父用了六七千；还有五六千，在你母亲手里。此刻据你说起来，你伯父要补缺，还要借你的产业做部费，可见得他的话是靠不住的了。”我听了这话，只笑了一笑，并不回答。

借轩又当着众人说道：“今日既然大家齐集，我们趁此把修祠堂的事议妥了罢。我前天叫了泥水木匠来估过，估定要五十吊钱，你们各位就今日各人认一分罢。至于我们族里，贫富不同，大家都‘称家之有无’做事便了。”众人听了，也有几个赞成的。借轩就要了纸笔，要各人签名捐钱。先递给我。我接过来，在纸尾上写了名字，再问借轩道：“写多少呢？”借轩道：“这里有六十多人，只要捐五十吊钱，你随便写上多少就是了。难道有了这许多人，还捐不够么？”我听说，就写了五元。借轩道：“好了，好了！只这一下笔，就有十分之一了。你们大家写罢。”一面说

话时，他自己也写上一元。以后挨次写去，不一会都写过了。拿来一算，还短着两元七角半。借轩道："你们这个写的也太琐碎了，怎么闹出这零头来？"我道："不要紧，待我认了就是。"随即照数添写在上面。众人又复畅饮起来，酣呼醉舞了好一会，方才散坐。

借轩叫人到家去取了烟具来，在书房里开灯吃烟。众人陆续散去，只剩了借轩一个人。他便对我说道："你知道众人今日的来意么？"我道："不知道。"借轩道："他们一个个都是约会了，要想个法子的。先就同我商量过，我也阻止他们不住。这会见你很客气的，请他们吃饭，只怕不好意思了。加之又听见你说要变产，你伯父将近补缺，当是又改了想头，要想去做官亲，所以不曾开口。一半也有了我在上头镇压住，不然，今日只怕要闹得个'落花流水'呢。"

正说话间，只见他所用的一个小厮，拿了个纸条儿递给他。他看了，叫小厮道："你把烟家伙收了回去。"我道："何不多坐一会呢？"借轩道："我有事，去见一个朋友。"说着把那条子揣到怀里，起身去了。我送他出门，回到书房一看，只见那条子落在地下，顺手捡起来看看，原来正是尤云岫的手笔，叫他今日务必去一次，有事相商。看罢，便把字条团了，到上房去与母亲说知，据云岫说，我们那片田只值得五百两的话。母亲道："那里有这个话！我们买的时候，连中人费一切，也化到一千以外，此刻怎么只得个半价？若说是年岁不好，我们这几年的租米也不曾缺少一点。要是这个样子，我就不出门去了；就是出门，也可以托个人经管，我断不拿来贱卖的。"我道："母亲只管放心，孩儿也不肯胡乱就把他卖掉了。"

当夜我左思右想，忽然想起一个主意。到了次日，一早起来，便去访吴伯衡，告知要卖田的话，又告知云岫说年岁不好，只值得五百两的话。伯衡道："当日买来是多少钱呢？"我道："买来时是差不多上千银子。"伯衡道："何以差得到那许多呢？

你还记得那图堡四至么?”我道：“这可有点糊涂了。”伯衡道：“你去查了来，待我给你查一查。”我答应了回来，检出契据，抄了下来，午饭后又拿去交给伯衡，方才回家。忽然云岫又打发人来请我。我暗想这件事已经托了伯衡，且不要去会他，等伯衡的回信来了再商量罢。因对来人说道：“我今日有点感冒，不便出去，明后天好了再来罢。”那来人便去了。

从这天起，我便不出门，只在家里同母亲、婶娘、姊姊，商量些到南京去的话，又谈谈家常。过了三天，云岫已经又叫人来请过两次。这一天我正想去访伯衡，恰好伯衡来了。寒暄已毕，伯衡便道：“府上的田，非但没有贬价，还在那里涨价呢。因为东西两至都是李家的地界，那李氏是个暴发家，他嫌府上的田把他的隔断了，打算要买了过去连成一片，这一向正打算要托人到府上商量，……”正说到这里，忽然借轩也走了进来，我连忙对伯衡递个眼色，他便不说了。借轩道：“我听见说你病了，特地来望望你。”我道：“多谢叔公。我没有甚么大病，不过有点感冒，避两天风罢了。”当下三人闲谈了一会。伯衡道：“我还有点事，少陪了。”我便送他出去，在门外约定，我就去访他，然后入内。

敷衍借轩走了，我就即刻去访伯衡，问这件事的底细。伯衡道：“这李氏是个暴发的人，他此刻想要买这田，其实大可以向他多要点价，他一定肯出的。况且府上的地，我已经查过，水源又好，出水的路又好，何至于贬价呢。还有一层：继之来信，叫我尽力招呼你，你到底为了甚么事要变产，也要老实告诉我，倘是可以免得的就免了，要用钱，只管对我说；不要叫继之知道了，要怪我呢。”我道：“因为家母也要跟我出门去，放他在家里倒是个累，不如换了银子带走的便当。还有我那一所房屋，也打算要卖了呢。”伯衡道：“这又何必要卖呢。只要交给我代理，每年的租米，我拿来换了银子，给你汇去，还不好么，就是那房子，也可以租给人家，收点租钱。左右我要给继之经管房产，就

多了这点，也不费甚么事。”我想伯衡这话，也很有理，因对他说道：“这也很好，只是太费心了。且等我同家母商量定了，再来奉复罢。”说罢，辞了出来。因想去探尤云岫到底是甚么意思，就走到云岫那里去。

云岫一见了我便道：“好了么？我等你好几天了。你那片田，到底是卖不卖的？”我道：“自然是卖的，不过价钱太不对了。”云岫道：“随便甚么东西，都有个时价，时价是这么样，那里还能够多卖呢。”我道：“时价不对，我可以等到涨了价时再卖呢。”云岫道：“你伯父不等着要做部费用么？”我道：“那只好再到别处张罗，只要有了缺，京城里放官债的多得很呢。”云岫低头想了一想道：“其实卖给别人呢，并五百两也值不到；此刻是一个姓李的财主要买，他有的是钱，才肯出到这个价。我再去说说，许再添点，也省得你伯父再到别处张罗了。”我道：“我这片地，四至都记得很清楚。近来听说东西两至，都变了姓李的产业了，不知可是这一家？”云岫道：“正是。你怎么知道呢？”我道：“他要买我的，我非但照原价丝毫不减，并且非三倍原价我不肯卖呢。”云岫道：“这又是甚么缘故？”我道：“他有的是钱，既然要把田地连成一片，就是多出几个钱也不为过。我的田又未少收过半粒租米，怎么乘人之急，希图贱买，这不是‘为富不仁’么！”云岫听了，把脸涨的绯红。歇了一会，又道：“你不卖也罢。此刻不过这么谈论，钱在他家里，田在你家里，谁也不能管谁的。但是此刻世界上，有了银子，就有面子。何况这位李公，现在已经捐了道衔，在家乡里也算是一位大乡绅；他的儿子已经捐了京官，明年是乡试，他此刻已经到京里去买关节，一旦中了举人，那还了得，只怕地方官也要让他三分！到了那时，怕他没有法子要你的田！”我听了，不觉冷笑道：“难道说中了举人，就好强买人家东西了么？”云岫也冷笑道：“他并不要强买你的，他只把南北两至也买了下来，那时四面都是他的地方，他只要设法断了你的水源，只怕连一文也不值呢。你若要同他打官司，他有的是银

子、面子、功名，你抗得过他么?”我听了这话，不由的站起来道：“他果然有了这个本事，我就双手奉送与他，一文也不要!”

说着，就别了出来。一路上气忿忿的，却苦于无门可诉，因又走到伯衡处，告诉他一遍。伯衡笑道：“那里有这等事！他不过想从中赚钱，拿这话来吓唬你罢了。那么我们继之呢，中了进士了，那不是要平白地去吃人了么?”我道：“我也明知没有这等事，但是可恨他还当我是个小孩子，拿这些话来吓唬我。我不念他是个父执，我还要打了他的嘴巴，再问他是说话还是放屁呢!”说到这里，我又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正是：听来恶语方奇怒，念到奸谋又暗惊。要知想起的是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回　神出鬼没母子动身　冷嘲热谑世伯受窘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道："他日这姓李的，果然照他说的这么办起来，虽然不怕他强横到底，但是不免一番口舌，岂不费事？"伯衡道："岂有此理！那里有了几个臭铜、就好在乡里上这么横行！"我道："不然，姓李的或者本无此心，禁不得这班小人在旁边唆摆，难免他'利令智昏'呢。不如仍旧卖给他罢。"

伯衡沉吟了半晌道："这么罢，你既然怕到这一着，此刻也用不着卖给他，且照原价卖给这里；也不必过户，将来你要用得着时，就可照原价赎回。好在继之同你是相好，没有办不到的。这个办法，不过是个名色，叫那姓李的知道已经是这里的产业，他便不敢十分横行。如果你愿意真卖了，他果然肯出价，我就代你卖了；多卖的钱，便给你汇去。你道好么？"我道："这个主意很好。但是必要过了户才好，好叫他们知道是卖了，自然就安静些；不然，等他横行起来，再去理论，到底多一句说话。"伯衡道："这也使得。"我道："那么就连我那所房子，也这么办罢。"伯衡道："不必罢，那房子又没有甚么姓李不姓李的来谋你，留着收点房租罢。"我听了，也无可无不可。

又谈了些别话，便辞了回家，把上项事，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母亲。母亲道："这样办法好极了！难得遇见这般好人。但是我想这房子，也要照田地一般办法才好，不然，我们要走了，房子说是要出租，我们族里的人，那一个不争着来住。你要想收房租，只怕给他两个还换不转一个来呢。虽然吴伯衡答应照管，那里照管得来！说起他，他就说我们是自家人住自家人的房子，用不着你来收甚么房租。这么一撒赖，岂不叫照管的人为难么？我们走了，何苦要留下这个闲气给人家去淘呢。"我听了，觉得甚是有理。

到了次日，依然到伯衡处商量，承他也答应了。便问我道："这房子原值多少呢?"我道："去年家伯曾经估过价，说是值二千四五百银子；要问原值时，那是个祖屋，不可查考的了。"伯衡道："这也容易，只要大家各请一个公正人估看就是了。"我道："这又何必！这个明明是你推继之的情照应我的，我也不必张扬，去请甚公正人，只请你叫人去估看就是了。"伯衡答应了。到了下午，果然同了两个人来估看，说是照样新盖造起来，只要一千二百银子，地价约摸值到三百两，共是一千五百两。估完就先去了。伯衡便对我说道："估的是这样，你的意思是怎样呢?"我道："我是空空洞洞的，一无成见。既然估的是一千五百两，就照他立契就是了。我只有一个意见，是愈速愈好，我一日也等不得，那一天有船，我就那一天走了。"伯衡道："这个容易。你可知道几时有船么?"我道："听说后天有船。我们好在当面交易，用不着中保，此刻就可以立了契约，请你把那房价、地价，打了汇单给我罢。还有继之也要汇五千去呢，打在一起也不要紧。"伯衡答应了。我便取过纸笔，写了两张契约，交给伯衡。忽然春兰走来，说母亲叫我，我即进去，母亲同我如此这般的说了几句话。我便出来对伯衡说道："还有舍下许多木器之类，不便带着出门，不知尊府可以寄放么?"伯衡道："可以，可以。"我道："我有了动身日子，即来知照。到了那天，请你带着人来，等我交割房子，并点交东西。若有人问时，只说我连东西一起卖了，方才妥当。"伯衡也答应了。又摇头道："看不出贵族的人竟要这样防范，真是出人意外的了。"谈了一会，就去了。

下午时候，伯衡又亲自送来一张汇票，共是七千两，连继之那五千也在内了。又将五百两折成钞票，一齐交来道："恐怕路上要零用，所以这五百两不打在汇票上了。"我暗想真是会替人打算。但是我在路上，也用不了那许多，因取出一百元，还他前日的借款。伯衡道："何必这样忙呢，留着路上用，等到了南京，再还继之不迟。"我道："这不行！我到那里还他，他又要推三阻

四的不肯收，倒弄得无味，不如在这里先还了干净，左右我路上也用不了这些。”伯衡方才收了别去。

我就到外面去打听船期，恰好是在后天。我顺便先去关照了伯衡，然后回家，忙着连夜收拾行李。此时我姊姊已经到婆家去说明白了，肯叫他随我出门去，好不兴头！收拾了一天一夜，略略有点头绪。到了后天的下午，伯衡自己带了四个家人来，叫两个代我押送行李，两个点收东西。我先到祖祠里拜别，然后到借轩处交明了修祠的七元二角五分银元，告诉他我即刻就要动身了。借轩吃惊道：“怎么就动身了！有甚么要事么？”我道：“因为有点事，要紧要走，今天带了母亲、婶婶、姊姊，一同动身。”借轩大惊道：“怎么一起都走了！那房子呢？”我道：“房子已经卖了。”借轩道：“那田呢？”我道：“也卖了。”借轩道：“几时立的契约？怎么不拿来给我签个字？”我道：“因为这都是祖父、父亲的私产，不是公产，所以不敢过来惊动。此刻我母亲要走了，我要去招呼，不能久耽搁了。”说罢，拜了一拜，别了出来。借轩现了满脸怅惘之色。我心中暗暗好笑，不知他怅惘些甚么。

回到家时，交点明白了东西，别过伯衡，奉了母亲、婶娘、姊姊上轿，带了鸦头春兰，一行五个人，径奔海边，用划子划到洋船上，天已不早了。洋船规例，船未开行是不开饭的，要吃时也可以到厨房里去买，当下我给了些钱，叫厨房的人开了晚饭吃过。伯衡又亲到船上来送行，拿出一封信，托带给继之，谈了一会去了。

忽然尤云岫慌慌张张的走来道：“你今天怎么就动身了？”我道：“因为有点要紧事，走得匆忙，未曾到世伯那里辞行，十分过意不去，此刻反劳了大驾，益发不安了。”云岫道：“听说你的田已经卖了，可是真的么？”我道：“是卖了。”云岫道：“多少钱？卖给谁呢？”我有心要呕他气恼，因说道：“只卖了六百两，是卖给吴家的。”云岫顿足道：“此刻李家肯出一千了，你怎么轻易就把他卖掉？你说的是那一家吴家呢？”我道：“就是吴继之

家。前路一定要买，何妨去同吴家商量，前路既然肯出一千，他有了四百的赚头，怕他不卖么！”云岫道：“吴继之是本省数一数二的富户，到了他手里，那里还肯卖出来！”我有心再要呕他一呕，因说道：“世伯不说过么，只要李家把那田的水源断了，那时一文不值，不怕他不卖！”只这一句话，气的云岫脸上，青一阵，红一阵，半句话也没有，只瞪着双眼看我。我又徐徐的说道：“但只怕买了关节，中了举人，还敌不过继之的进士；除非再买关节，也去中个进士，才能敌个平手；要是点了翰林，那就得法了，那时地方官非但怕他三分，只怕还要怕到十足呢。”云岫一面听我说，一面气的目瞪口呆。歇了一会，才说道：“产业是你的，凭你卖给谁，也不干我事。只是我在李氏面前，夸了口，拍了胸，说一定买得到的；你想要不是你先来同我商量，我那里敢说这个嘴，你就是有了别个受主，也应该问我一声，看我这里肯出多少，再卖也不迟呀。此刻害我做了个言不践行的人，我气的就是这一点。”我道：“世伯这话，可是先没有告诉过我，要是告诉过我，我就是少卖点钱，也要成全了世伯这个言能践行的美名。不是我夸句口，少卖点也不要紧，我是银钱上面看得很轻的，百把银子的事情，从来不行十分追究。”云岫摇了半天的头道：“看不出来，你出门没有几时，就历练的这么麻利了！”我道：“我本来纯然是一个小孩子，那里够得上讲麻利呢，少上点当已经了不得了！”云岫听了，叹了一口气，把脚顿了一顿，立起来，在船上踱来踱去，一言不发；踱了两回，转到外面去了。我以为他到外面解手，谁知一等他不回来，再等他也不回来，竟是“溜之乎也”的去了。

我自从前几天受了他那无理取闹吓唬我的话，一向胸中没有好气，想着了就着恼，今夜被我一顿抢白，骂的他走了，心中好不畅快！便到房舱里，告知母亲、婶娘、姊姊，大家都笑着，代他没趣。姊姊道：“好兄弟！你今夜算是出了气了，但是细想起来，也是无谓得很。气虽然叫他受了，你从前上他的当，到底要

不回来。”母亲道：“他既不仁，我就可以不义。你想他要乘人之急，要在我孤儿寡妇养命的产业上赚钱，这种人还不骂他几句么！”姊姊道：“伯娘，不是这等说。你看兄弟在家的时候，生得就同闺女一般，见个生人也要脸红的；此刻出去历练得有多少日子，就学得这么着了。他这个才是起头的一点点，已经这样了。将来学得好的，就是个精明强干的精明人；要是学坏了，可就是一个尖酸刻薄的刻薄鬼。那精明强干同尖酸刻薄，外面看着不差甚么，骨子里面是截然两路的。方才兄弟对云岫那一番话，固然是快心之谈；然而细细想去，未免就近于刻薄了。一个人嘴里说话是最要紧的。我也曾读过几年书，近来做了未亡人，无可消遣，越发甚么书都看看，心里比从前也明白多着。我并不是迷信那世俗折口福的话，但是精明的是正路，刻薄的是邪路，一个人何苦正路不走，走了邪路呢。伯娘，你教阮弟以后总要拿着这个主意，情愿他忠厚些，万万不可叫他流到刻薄一路去，叫万人切齿，到处结下冤家。这个于处世上面，很有关系的呢！”我母亲叫我道：“你听见了姊姊的话没有？”我道：“听见了。我心里正在这里又佩服又惭愧呢。”母亲道：“佩服就是了，又惭愧甚么？”我道：“一则惭愧我是个男子，不及姊姊的见识；二则惭愧我方才不应该对云岫说那番话。”姊姊道：“这又不是了。云岫这东西，不给他两句，他当人家一辈子都是糊涂虫呢。只不过不应该这样旁敲侧击，应该要明亮亮的叫破了他。”我道：“我何尝不是这样想，只碍着他是个父执，想来想去，没法开口。”姊姊道：“是不是呢，这就是精明的没有到家之过；要是精明到家了，要说甚么就说甚么。”正说话时，忽听得舱面人声嘈杂，带着起锚的声音，走出去一看，果然是要开行了。时候已经不早了，大家安排憩息。

到了次日，已经出了洋海，喜得风平浪静，大家都还不晕船。左右没事，闲着便与姊姊谈天，总觉着他的见识比我高得多着，不觉心中暗喜，我这番同了姊姊出门，就同请了一位先生一

般。这回到了南京，外面有继之，里面又有了这位姊姊，不怕我没有长进。我在家时，只知道他会做诗词小品，却原来有这等大学问，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了。因此终日谈天，非但忘了离家，并且也忘了航海的辛苦。

谁知走到了第三天，忽然遇了大风，那船便颠簸不定，船上的人，多半晕倒了；幸喜我还能支持，不时到舱面去打听甚么时候好到，回来安慰众人，这风一日一夜不曾息，等到风息了，我再去探问时，说是快的今天晚上，迟便明天早起，就可以到了。于是这一夜大家安心睡觉。只因受了一日一夜的颠簸，到了此时，困倦已极，便酣然浓睡。睡到天将亮时，平白地从梦中惊醒，只听得人声鼎沸，房门外面脚步乱响。正是：鼾然一觉邯郸梦，送到繁华境地来。要知为甚事人声鼎沸起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一回　作引线官场通赌棍　嗔直言巡抚报黄堂

当时平白无端，忽听得外面人声鼎沸，正不知为了何事，未免吃了一惊。连忙起来到外面一看，原来船已到了上海，泊了码头，一班挑夫、车夫，与及客栈里的接客伙友，都一哄上船，招揽生意，所以人声嘈杂。一时母亲、婶娘、姊姊都醒了，大家知道到了上海，自是喜欢，都忙着起来梳洗。我便收拾起零碎东西来。过了一会，天已大亮了，遇了谦益栈的伙计，我便招呼了，先把行李交给他，只剩了随身几件东西，留着还要用；他便招呼同伴的来，一一点交了带去。我等母亲、婶娘梳洗好了，方才上岸，叫了一辆马车往谦益栈里去，拣了两个房间，安排行李，暂时安歇。

因为在海船上受了几天的风浪，未免都有些困倦，直到晚上，方才写了一封信，打算明日发寄，先通知继之。拿到帐房，遇见了胡乙庚，我便把信交给他，托他等信局来收信时，交他带去。乙庚道："这个容易。今晚长江船开，我有伙计去，就托他带了去罢。"又让到里间去坐，闲谈些路上风景，又问问在家耽搁几天，略略谈了几句，外面乱哄哄的人来人往，不知又是甚么船到了，来了多少客人。乙庚有事出去招呼，我不便久坐，即辞了回房。对母亲说道："孩儿已经写信给继之，托他先代我们找一处房子，等我们到了，好有得住。不然，到了南京要住客栈，继之一定不肯的，未免要住到他公馆里去；一则怕地方不够，二则年近岁逼的，将近过年了，搅扰着人家也不是事。"母亲道："我们在这里住到甚么时候？"我道："稍住几天，等继之回了信来再说罢。在路上辛苦了几天，也乐得憩息憩息。"

婶娘道："在家乡时、总听人家说上海地方热闹，今日在车上看看，果然街道甚宽，但不知可有甚么热闹地方，可以去看

的?”我道:“侄儿虽然在这里经过三四次,却总没有到外头去逛过,这回喜得母亲、婶娘、姊姊都在这里,憩一天,我们同去逛逛。”婶娘道:“你姊姊不去也罢!他是个年轻的寡妇,出去抛头露面的作甚么呢!”姊姊道:“我倒并不是一定要去逛,母亲说了这句话,我倒偏要去逛逛了。女子不可抛头露面这句话,我向来最不相信。须知这句话是为不知自重的女子说的?并不是为正经女子说的。”婶娘道:“依你说,抛头露面的倒是正经女子?”姊姊道:“那里话来!须知有一种不自重的女子?专欢喜涂脂抹粉,见了人,故意的扭扭捏捏,躲躲藏藏的,他却又不好好的认真躲藏,偏要拿眼梢去看人;便惹得那些轻薄男人,言三语四的,岂不从此多事?所以要切戒他抛头露面。若是正经的女子,见了人一样,不见人也是一样,举止大方,不轻言笑的,那怕他在街上走路,又碍甚么呢。”

我母亲说道:“依你这么说,那古训的‘内言不出于阃,外言不入于阃’,也用不着的了?”姊姊笑道:“这句话,向来读书的人都解错,怪不得伯母。那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并不是泛指一句说话,他说的是治家之道,政分内外:阃以内之政,女子主之;阃以外之政,男子主之。所以女子指挥家人做事,不过是阃以内之事;至于阃以外之事,就有男子主政,用不着女子说话了。这就叫‘内言不出于阃’。若要说是女子的说话,不许阃外听见,男子的说话,不许阃内听见,那就男女之间,永远没有交谈的时候了。试问把女子关在门内,永远不许他出门一步,这是内言不出,做得到的,若要外言不入,那就除非男子永远也不许他到内室,不然,到了内室,也硬要他装做哑子了。”一句话说的大家笑了。我道:“我小时候听蒙师讲的,却又是一样讲法:说是外面粗鄙之言,不传到里头去;里面猥亵之言,不传出外头来。”姊姊道:“这又是强作解人。这‘言’字所包甚广,照这所包甚广的言字,再依那个解法,是外言无不粗鄙,内言无不猥亵的了。”

我道："'七年，男女不同席'，这总是古训。"姊姊道："这是从形迹上行教化的意思，其实教化万不能从形迹上施行的。不信，你看周公制礼之后，自当风俗丕变了，何以《国风》又多是淫奔之诗呢？可见得这些礼仪节目，不过是教化上应用的家伙，他不是认真可以教化人的。要教化人，除非从心上教起；要从心上教起，除了读书明理之外，更无他法。古语还有一句说得岂有此理的，说甚么'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话，我最不佩服。或是古人这句话是有所为而言的，后人就奉了他做金科玉律，岂不是误尽了天下女子么？"我道："何所为而言呢？"姊姊道："大抵女子读了书，识了字，没有施展之处，所以拿着读书只当作格外之事，等到稍微识了几个字，便不肯再求长进的了。大不了的，能看得落两部弹词，就算是才女；甚至于连弹词也看不落，只知道看街上卖的那三五文一小本的淫词俚曲，闹得他满肚皮的佳人才子，赠帕遗金的故事，不定要从这个上头闹些笑话出来，所以才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一句话。这句话，是指一人一事而言；若是后人不问来由，一律的奉以为法，岂不是因噎废食了么？"

我母亲笑道："依你说，女子一定要有才的了？"姊姊道："初读书的时候，便教他读了《女诫》、《女孝经》之类，同他讲解明白了，自然他就明理；明了理，自然德性就有了基础；然后再读正经有用的书，那里还有丧德的事干出来呢。兄弟也不是外人，我今天撒一句村话，像我们这种人，叫我们偷汉子去，我们可肯干么？"婶娘笑道："呸！你今天发了疯了！怎么扯出这些话来？"姊姊道："可不要这么说，倘使我们从小就看了那些淫词艳曲，也闹的一肚子佳人才子风流故事，此刻我们还不知干甚呢。这就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了。"婶娘笑的说不上话来，弯了腰，忍了一会，才说道："这鸦头今天越说越疯了！时候不早了，侄少爷，你请到你那屋里去睡罢，此刻应该外言不入于阃了。"说罢，大家又是一笑。

我辞了出来，回到房里。因为昨夜睡的多了，今夜只管睡不着。走到帐房里，打算要借一张报纸看看。只见胡乙庚和一个衣服褴褛的人说话，唧唧哝哝的，听不清楚。我不便开口，只在旁边坐下。一会儿，那个人去了，乙庚还送他一步，说道："你一定要找他，只有后马路一带栈房，或者在那里。"那人径自去了。乙庚回身自言自语道："早劝他不听，此刻后悔了，却是迟了。"我便和他借报纸，恰好被客人借了去，乙庚便叫茶房去找来。一面对我说道："你说天下竟有这种荒唐人！带了四五千银子，说是到上海做生意，却先把那些钱输个干净，生意味也不曾尝着一点儿！"我道："上海有那么大的赌场么？"乙庚道："要说有赌场呢，上海的禁令严得很，算得一个赌场都没有；要说没有呢，却又到处都是赌场。这里上海专有一班人靠赌行骗的，或租了房子冒称公馆，或冒称甚么洋货字号，排场阔得很，专门引诱那些过路行客或者年轻子弟。起初是吃酒、打茶围，慢慢的就小赌起来，从此由小而大，上了当的人，不到输干净不止的。"我道："他们拿得准赢的么？"乙庚道："用假骰子、假牌，那里会不赢的。"

我道："刚才这个人，想是贵友？"乙庚道："在家乡时本来认得他，到了上海就住在我这里。那时候我栈里也住了一个赌棍，后来被我看破了，回了那赌棍，叫他搬到别处去。谁知我这敝友，已经同他结识了，上了赌瘾，就瞒了我，只说有了生意了，要搬出去；我也不知道他搬到那里，后来就输到这个样子，此刻来查问我起先住在这里那赌棍搬到那里去了，我那里知道呢，并且这个赌棍神通大得很，他自称是个候选的郎中；笔底下很好，常时作两篇论送到报馆里去刊登，底下缀了他的名字，因此人家都知道他是个读书人。他却又官场消息极为灵通，每每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他早先知道了，因此人家又疑他是官场中的红人。他同这班赌棍通了气，专代他们作引线。譬如他认得了你，他便请你吃茶吃酒，拉了两个赌棍来，同你相识；等到你们

相识之后，他却避去了。后来那些人拉你入局，他也只装不知，始终他也不来入局，等你把钱都输光了，他却去按股分赃。你想就是找着他便怎样呢?”我道：“同赌的人可以去找他的，并且可以告他。”乙庚道：“那一班人都是行踪无定的，早就走散了，那里告得来！并且他的姓名也没有一定的，今天叫‘张三’，明天就可以叫‘李四’，内中还有两个实缺的道、府，被参了下来，也混在里面闹这个玩意儿呢。若告到官司，他又有官面，其奈他何呢!”此时茶房已经取了报纸来，我便带到房里去看。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我方才起来梳洗，忽听得隔壁房内一阵大吵，像是打架的声音，不知何事。我就走出来去看，只见两个老头子在那里吵嘴，一个是北京口音，一个是四川口音。那北京口音的攒着那四川口音的辫子，大喝道：“你且说你是个甚么东西，说了饶你!”一面说，一面提起手要打。那四川口音的说道：“我怕你了！我是个王八蛋，我是个王八蛋!”北京口音的道：“你应该还我钱么，”四川口音的道：“应该，应该!”北京口音的道：“你敢欠我丝毫么?”四川口音的道：“不敢欠，不敢欠！回来就送来。”北京口音的一撒手，那四川口音的就“溜之乎也”的去了。北京口音的冷笑道：“旁人恭维你是个名士，你想拿着名士来欺我！我看着你不过这么一件东西，叫你认得我。”

当下我在房门外面看着，只见他那屋里罗列着许多书，也有包好的，也有未曾包好的，还有不曾装订好的，便知道是个贩书客人。顺脚踱了进去，要看有合用的书买两部；选了两部京版的书，问了价钱，便同他请教起来。说也奇怪，就同那作小说的话一般，叫做“无巧不成书”，这个人不是别人，却是我的一位姻伯，姓王，名显仁，表字伯述。说到这里，我却要先把这位王伯述的历史，先叙一番。

看官们听者：这位王伯述，本来是世代书香的人家；他自己出身是一个主事，补缺之后，升了员外郎，又升了郎中，放了山西大同府。为人十分精明强干。到任之后，最喜微服私行，去访

问民间疾苦。生成一双大近视眼，然而带起眼镜来，打鸟枪的准头又极好。山西地方最多雕，他私访时，便带了鸟枪去打雕。有一回，为了公事晋省；公事毕后，未免又在省城微行起来。在那些茶坊酒肆之中，遇了一个人，大家谈起地方上的事，那个人便问他："现在这位抚台的德政如何？"伯述便道："他少年科第出身，在京里不过上了几个条陈，就闹红了，放了这个缺；其实是一个白面书生，干得了甚么事！你看他一到任时，便铺张扬厉的，要办这个，办那个，几时见有一件事成了功呢！第一件说的是禁烟。这鸦片烟我也知道是要禁的，然而你看他拜折子也说禁烟，出告示也说禁烟，下札子也说禁烟，却始终不曾说出禁烟的办法来。总而言之：这种人坐言则有馀，至于起行，他非但不足，简直的是不行！"说罢，就散了。

哈哈！真事有凑巧，你道他遇见的是甚么人？却恰好是本省抚台。这位抚台，果然是少年科第；果然是上条陈上红了的；果然是到了山西任上，便尽情张致，第一件说是禁烟，却自他到任之后，吃鸦片烟的人格外多些。这天忽然高兴，出来私行察访，遇了这王伯述，当面抢白了一顿，好生没趣！且慢，这句话近乎荒唐，他两个，一个是上司，一个是下属，虽不是常常见面，然而回起公事来，见面的时候也不少，难道彼此不认得的么？谁知王伯述是个大近视的人，除了眼镜，三尺之外，便仅辨颜色的了。官场的臭规矩，见了上司是不能戴眼镜的，所以伯述虽见过抚台，却是当面不认得；那抚台却认得他，故意试试他的，谁知试出了这一大段好议论，心中好生着恼！一心只想参了他的功名，却寻不出他的短外来，便要吹毛求疵，也无处可求，若是轻轻放过，却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就和他无事生出事来。正是：闲闲一席话，引入是非门。不知生出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二回　论狂士撩起忧国心　接电信再惊游子魄

原来那位山西抚台，自从探花及第之后，一帆风顺的，开坊外放，你想谁人不奉承他。并且向来有个才子之目，但得他说一声好，便以为荣耀无比的，谁还敢批评他。那天凭空受了伯述的一席话，他便引为生平莫大之辱。要参他功名，既是无隙可乘，又咽不下这口恶气；因此拜了一折，说他“人地不宜，难资表率”，请将他“开缺撤任，调省察看”。谁知这王伯述信息也很灵通，知道他将近要下手，便上了个公事，只说“因病自请开缺就医”。他那里正在办撤任的折子，这边禀请开缺的公事也到了，他倒也无可奈何，只得在附片上陈明。王伯述便交卸了大同府篆。这是他以前的历史，以后之事，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一门姻亲隔得远，我向来未曾会过的，只有上辈出门的伯叔父辈会过。

当下彼此谈起，知是亲戚，自是欢喜。伯述又自己说自从开了缺之后，便改行贩书。从上海买了石印书贩到京里去，倒换些京版书出来，又换了石印的去，如此换上几回，居然可以赚个对本利呢。

我又问起方才那四川口音的老头子。伯述道：“他么，他是一位大名士呢！叫做李玉轩，是江西的一个实缺知县，也同我一般的开了缺了。”我道：“他欠了姻伯书价么？”伯述道：“可不是么！这种狂奴，他敢在我跟前发狂，我是不饶他的；他狂的抚台也怕了他，不料今天遇了我。”我道：“怎么抚台也怕他呢？”伯述道：“说来话长。他在江西上藩台衙门，却带了鸡片烟具，在官厅上面开起灯来。被藩台知道了，就很不愿意，打发底下人去对他说：‘老爷要过瘾，请回去过了瘾再来，在官厅上吃烟不像样。’他听了这话，立刻站了起来，一直跑到花厅上去。此时藩

台正会着几个当要差的候补道，商量公事。他也不问情由，便对着藩台大骂说：‘你是个甚么东西，不准我吃烟！你可知我先师曾文正公的签押房，我也常常开灯。我眼睛里何曾见着你来！你的官厅，可能比我先师的签押房大？……’藩台不等说完，就大怒起来，喝道：‘这不是反了么！快撵他出去！’他听了一个‘撵’字，便把自己头上的大帽子摘了下来，对准藩台，照脸摔了过去。嘴里说道：‘你是个甚么东西，你配撵我！我的官也不要了！’那顶帽子，不偏不倚的恰好打在藩台脸上。藩台喝叫拿下他来。当时底下人便围了过去，要拿他；他越发了狂，犹如疯狗一般，在那里乱叫。亏得旁边几个候补道把藩台劝住，才把他放走了。他回到衙门，也不等后任来交代，收拾了行李，即刻就动身走了。藩台当日即去见了抚台，商量要动详文参他。那抚台倒说：‘算了罢！这种狂士，本来不是做官的材料，你便委个人去接他的任罢！’藩台见抚台如此，只得隐忍住了。他到了上海来，做了几首歪诗登到报上，有两个人便恭维得他是甚么姜白石、李青莲，所以他越发狂了。”我道：“想来诗总是好的？”伯述道：“也不知他好不好。我只记得他《咏自来水》的一联是‘灌向瓮中何必井，来从湖上不须舟’，这不是小孩子打的谜谜儿么。这个叫做姜白石、李青莲，只怕姜白石、李青莲在九泉之下，要痛哭流涕呢！”我道：“这两句诗果然不好；但是就做好了，也何必这样发狂呢？”伯述道：“这种人若是抉出他的心肝来，简直是一个无耻小人！他那一种发狂，就同那下婢贱妾，恃宠生骄的一般行径；凡是下婢贱妾，一旦得了宠，没有不撒娇撒痴的。起初的时候，因他撒娇痴，未尝不恼他；回头一想，已经宠了他，只得容忍着点，并且叫人家听见，只道自己不能容物，因此一次两次的隐忍，就把他惯的无法无天的了。这一班狂奴，正是一类，偶然作了一两句歪诗，或起了个文稿，叫那些督抚贵人点了点头，他就得意的了不得，从此就故作偃蹇之态去骄人。照他那种行径，那督抚贵人何尝不恼他，只因为或者自己曾经赏

识过他的，或者同僚中有人赏识过他的，一时同他认起真来，被人说是不能容物，所以才愤出这种东西来。依我说，把他绑了，赏他一千八百的皮鞭，看他还敢发狂！就如那李玉轩，他骂了藩台两句甚么东西，那藩台没理会他，他就到处都拿这句话骂人了。他和我买书，想赖我的书价，又拿这句话骂我，被我发了怒，攒着他的辫子，还问他一句，他便自己甘心认了是个‘王八蛋’。你想这种人还有丝毫骨气么？孔子说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女子便是那下婢贱妾，小人正是指这班无耻狂徒呢。还有一班不长进的，并没有人赏识过他，也学着他去瞎狂，说甚么‘贫贱骄人’。你想贫贱有甚么高贵，却可以拿来骄人？他不怪自己贫贱是贪吃懒做弄出来的，还自命清高，反说富贵的是俗人。其实他是眼热那富贵人的钱，又没法去分他几个过来，所以做出这个样子。我说他竟是想钱想疯了的呢！”说罢，呵呵大笑。

又叹一口气道：“遍地都是这些东西，我们中国怎么了得！这两天你看报来没有？小小的一个法兰西，又是主客异形的，尚且打他不过，这两天听说要和了。此刻外国人都是讲究实学的，我们中国却单讲究读书。读书原是好事，却被那一班人读了，便都读成了名士！不幸一旦被他得法做了官，他在衙门里公案上面还是饮酒赋诗，你想地方那里会弄得好？国家那里会强？国家不强，那里对付那些强国？外国人久有一句说话，说中国将来一定不能自立，他们各国要来把中国瓜分了的。你想，被他们瓜分了之后，莫说是饮酒赋诗，只怕连屁他也不许你放一个呢！”我道：“何至于这么厉害呢？”伯述方要答话，只见春兰鸦头过来，叫我吃饭。伯述便道：“你请罢，我们饭后再谈。”

我于是别了过来，告知母亲，说遇见伯述的话。我因为刚才听了伯述的话，很有道理，吃了饭就要去望他，谁知他锁了门出去了，只得仍旧回房去。只见我姊姊拿着一本书看，我走近看时，却画的是画，翻过书面一看，始知是《点石斋画报》。便问那里来的。姊姊道：“刚才一个小孩子拿来卖的，还有两张报纸

呢。”说罢，递了报纸给我。我便拿了报纸，到我自己的卧房里去看。

忽然母亲又打发春兰来叫了我去，问道：“你昨日写给继之的信，可曾写一封给你伯父？”我道：“没有写。”母亲道：“要是我们不大耽搁呢，就可以不必写了；如果有几天耽搁，也应该先写个信去通知。”我道：“孩儿写去给继之，不过托他找房子，三五天里面等他回信到了，我们再定。”母亲道：“既是这么着，也应该写信给你伯父，请伯父也代我们找找房子。单靠继之，人家有许多工夫么。”我答应了，便去写了一封信，给母亲看过，要待封口，姊姊道：“你且慢着。有一句要紧话你没有写上，须得要说明了，无论房子租着与否，要通知继之一声；不然，倘使两下都租着了，我们一起人去，怎么住两起房子呢。”我笑道：“到底姊姊精细。”遂附了这一笔，封好了，送到帐房里去。

恰好遇了伯述回来，我又同到他房里谈天。伯述在案头取过一本书来递给我道：“我送给你这个看看。看了这种书，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我接过来谢了。看那书面是《富国策》，便道：“这想是新出的？”伯述道：“是日本人著的书，近年中国人译成汉文的。”又道：“此刻天下的大势，倘使不把读书人的路改正了，我就不敢说十年以后的事了。我常常听见人家说中国的官不好，我也曾经做过官来，我也不能说这句话不是。但是仔细想去，这个官是甚么人做的呢？又没有个官种像世袭似的，那做官的代代做官，那不做官的代代不能做官，倘使是这样，就可以说那句话了。做官原是要读书人做的，那就先要埋怨读书人不好了。上半天说的那种狂士，不要说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我道：“早上姻伯说的瓜分之后，连屁也不能放一个，这是甚么道理？”伯述叹道：“现在的世界，不能死守着中国的古籍做

榜样的了！你不过看了《廿四史》上，五胡大闹时，他们到了中国，都变成中国样子，归了中国教化；就是本朝，也不是中国人，然而入关三百年来，一律都归了中国教化了；甚至于此刻的旗人，有许多并不懂得满洲话的了，所以大家都相忘了。此刻外国人灭人的国，还是这样吗？此时还没有瓜分，他已经遍地的设立教堂，传起教来，他倒想先把他的教传遍了中国呢；那么瓜分以后的情形，你就可想了。我在山西的时候，认得一个外国人，这外国人姓李，是到山西传教去的，常到我衙门里来坐。我问了他许多外国事情，一时也说不了许多，我单说俄罗斯的一件故事给你听罢。俄罗斯灭了波兰，他在波兰行的政令，第一件不许波兰人说波兰话，还不许用波兰文字。”我道：“那么要说甚话，用甚文字呢？”伯述道：“要说他的俄罗斯话，用他的俄罗斯文字呢！”我道：“不懂的便怎样呢？”伯述道：“不懂的，他押着打着要学。无论在甚么地方，他听见了一句波兰话，他就拿了去办。”我道：“这是甚么意思呢？”伯述道：“他怕的是这些人只管说着故国的话，便起了怀想故国之念，一旦要光复起来呢。第二件政令，是不准波兰人在路旁走路，一律要走马路当中。”我道：“这个意思更难解了。”伯述道：“我虽不是波兰人，说着也代波兰人可恨！他说波兰人都是贱种，个个都是做贼的，走了路旁，恐怕他偷了店铺的东西。”说到这里，把桌子一拍道：“你说可恨不可恨！”

我听了这话，不觉毛骨悚然。呆了半晌，问道：“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伯述道：“只要上下齐心协力的认真办起事来，节省了那些不相干的虚糜，认真办起海防、边防来就是了。我在京的时候，曾上过一个条陈给堂官。到山西之后，听那李教士说他外国的好处，无论那一门，都有专门学堂。我未曾到过外国，也不知他的说话，是否全靠得住。然而仔细想去，未必是假的；倘是假的，他为甚要造出这种谣言来呢。那时我又据了李教士的话，掺了自己的意

思，上了一个条陈给本省巡抚，谁知他只当没事一般，提也不提起。我们干着急，那有权办事的，却只如此。自从丢了官之后，我自南自北的，走了不知几次，看着那些读书人，又只如此。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甚么书是有用的，甚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谁知那买书的人，也同书贾一样，只有甚么《多宝塔》、《珍珠船》、《大题文府》之类，是他晓得的；还有那石印能做夹带的，销场最厉害。至于《经世文编》、《富国策》，以及一切舆图册籍之类，他非但不买，并且连书名也不晓得；等我说出来请他买时，他却莫名其妙，取出书来，送到他眼里，他也不晓得看。你说可叹不可叹！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我道：“做官的未必都是那一班人，然而我在南京住了几时，官场上面的举动，也见了许多，竟有不堪言状的。”伯述道：“那捐班里面，更不必说了，他们那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厉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我道：“姻伯既抱了一片救世热心，何不还是出身去呢？将来望升官起来，势位大了，便有所凭借，可以设施了。”伯述笑道：“我已是上五十岁的人了，此刻我就去销病假，也要等坐补原缺；再混几年，上了六十岁，一个人就有了暮气了，如何还能办事。说中国要亡呢，一时只怕也还亡不去。我们年纪大的，已是末路的人，没用的了；所望你们英年的人，巴巴的学好，中国还有可望。总而言之：中国不是亡了，便是强起来；不强起来，便亡了；断不会有神没气的，就这样永远存在那里的。然而我们总是不及见的了。”正说话时，他有客来，我便辞了去。从此没事时，就到伯述那里谈天，倒也增长了许多见识。

过得两天，叫了马车，陪着母亲、婶娘、姊姊到申园去逛了

一遍。此时天气寒冷，游人绝少。又到静安寺前看那涌泉，用石栏围住，刻着“天下第六泉”。我姊姊笑道：“这总是市井之夫做出来的，天下的泉水，叫他辱没尽了！这种混浊不堪的要算第六泉，那天下的清泉，屈他居第几呢?”逛了一遍，仍旧上车回栈。刚进栈门，胡乙庚便连忙招呼着，递给我一封电报。我接在手里一看是南京来的，不觉惊疑不定。正是：无端天外飞鸿到，传得家庭噩耗来。不知此电报究竟是谁打来的，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三回　老伯母遗言嘱兼祧　师兄弟挑灯谈换帖

当下拿了电报，回到房里，却没有《电报新编》，只得走出来，向胡乙庚借了来翻，原来是伯母没了，我伯父打来的，叫我即刻去。我母亲道："隔别了二十年的老妯娌了，满打算今番可以见着，谁知等我们到了此地，他却没了！"说着，不觉流下泪来。我道："本来孩儿动身的时候，伯母就病了。我去辞行，伯母还说恐怕要见不着了，谁知果然应了这句话。我们还是即刻动身呢？还是怎样呢？但是继之那里，又没见有回信。"婶娘道："既然有电报叫到你，总是有甚么事要商量的，还是赶着走罢。"母亲也是这么说。我看了一看表，已经四点多钟了，此时天气又短，将近要断黑了，恐怕码头上不便当，遂议定了明天动身，出去知照乙庚。晚饭后，又去看伯述，告诉了他明天要走的话，谈了一会别去。

一宿无话。次日一早，伯述送来几份地图，几种书籍，说是送给我的。又补送我父亲的一份奠仪，我叩谢了，回了母亲。大家收拾行李。到了下午，先发了行李出去，然后众人下船，直到半夜时，船才开行。

一路无话。到了南京，只得就近先上了客栈，安顿好众人，我便骑了马，加上几鞭，走到伯父公馆里去，见过伯父，拜过了伯母。伯父便道："你母亲也来了？"我答道："是。"伯父道："病好了？"我只顺口答道："好了。"又问道："不知伯母是几时过的？"伯父道："明天就是头七了。躺了下来，我还有个电报打到家里去的，谁知你倒到了上海了。第二天就接了你的信，所以再打电叫你。此刻耽搁在那里？快接了你母亲来，我有话同你母子商量。"我道："还有姊姊、婶婶，也都来了。"伯父愕然道："是那个婶婶、姊姊？"我道："是三房的婶婶。"伯父道："他们

来做甚么?”我道:“因为姊姊也守了寡了,是侄儿的意思,接了出来,一则他母女两个在家没有可靠的,二则也请来给我母亲做伴。”伯父道:“好没有知识的!在外头作客,好容易么?拉拉扯扯的带了一大堆子人来,我看你将来怎么得了!我满意你母亲到了,可以住在我这里;此刻七拉八扯的,我这里怎么住得下!”我道:“侄儿也有信托继之代租房子,不知租定了没有。”伯父道:“继之那里住得下么?”我道:“并非要住到继之那里,不过托他代租房子。”伯父道:“你先去接了母亲来,我和他商量事情。”

我答应了出来,仍旧骑了马,到继之处去。继之不在家,我便进去见了他的老太太和他的夫人。他两位知道我母亲和婶婶、姊姊都到了,不胜之喜。老太太道:“你接了继之的信没有?他给你找着房子了。起先他找的一处,地方本来很好,是个公馆排场,只是离我这里太远了,我不愿意。难得他知我的意思,索性就在贴隔壁找出一处来。那里本来是人家住着的,不知他怎么和人家商量,贴了几个搬费,叫人家搬了去,我便硬同你们做主,在书房的天井里,开了一个便门通过去,我们就变成一家了。你说好不好?此刻还收拾着呢,我同你去看来。”说罢,扶了鸦头便走。继之夫人也是欢喜的了不得,说道:“从此我们家热闹起来了!从前两年我婆婆不肯出来,害得大家都冷清清的,过那没趣的日子,幸得婆婆来了热闹些;不料你老太太又来了,还有婶老太太、姑太太,这回只怕乐得我要发胖了!”一面说,一面跟了他同走。老太太道:“阿弥陀佛,能够你发了胖,我的老命情愿短几年了。你瘦的也太可怜!”继之夫人道:“这么说,媳妇一辈子也不敢胖了!除非我胖了,婆婆看着乐,多长几十年寿,那我就胖起来。”老太太道:“我长命!我长命!你胖给我看!”

一面说着,到了书房,外面果然开了一个便门;大家走过去看,原来一排的三间正屋,两面厢房,西面另有一大间是厨房。老太太便道:“我已经代你们分派定了:你老太太住了东面一间;

那西面一间把他打通了厢房，做个套间，你婶太太、姑太太，可以将就住得了；你就屈驾住了东面厢房；当中是个堂屋，我们常要来打吵的；你要会客呢，到我们那边去。要谨慎的，索性把大门关了，走我们那边出进更好。”我便道：“伯母布置得好，多谢费心！我此刻还要出城接家母去。”老太太道：“是呀。房子虽然没有收拾好，我们那边也可以暂时住住，不嫌委屈，我们就同榻也睡两夜了；没有住在客栈的道理，叫人家看见笑话，倒像是南京没有一个朋友似的。”我道：“等两天房子弄好了再来罢，此刻是接家母到家伯那里去，有话商量的。”老太太道：“是呀。你令伯母听说没了，不知是甚么病，怪可怜的，那么你去罢。”我辞了要行，老太太又叫住道：“你慢着。你接了你老太太来时，难道还送出城去？倘使不去时，又丢你婶太太和姑太太在客栈里，人生路不熟的，又是女流，如何使得！我做了你的主，一起接了来罢。”说罢，叫鸦头出去叫了两个家人来，叫他先雇两乘小轿来，叫两个老妈子坐了去，又叫那家人雇了马，跟我出城。我只得依了。

到了客栈，对母亲说知，便收拾起来。我亲自骑了马，跟着轿子，交代两个家人押行李，一时到了，大家行礼厮见，我便要请母亲到伯父家去。老太太道：“你这孩子好没意思，你母亲老远的来了，也不曾好好的歇一歇，你就死活要拉到那边去！须知到得那边去，见了灵柩，触动了妯娌之情，未免伤心要哭，这是一层，第二层呢，我这里婆媳两个，寂寞的要死了，好容易来了个远客，你就不容我谈谈，就来抢了去么？”我便问母亲怎样。母亲道：“既然这里老太太欢喜留下，你就自己去罢；只说我路上辛苦病了，有话对你说，也是一样的。我明天再过去罢。”

我便径到伯父那里去，只说母亲病了。伯父道：“病了，须不曾死了！我这里死了人，要请来商量一句话也不来，好大的架子！你老子死的时候，为甚么又巴巴的打电报叫我，还带着你运柩回去？此刻我有了事了，你们就摆架子了！”一席话说的我不

敢答应。歇了一歇，伯父又道："你伯母临终的时候，说过要叫你兼祧；我不过要告诉你母亲一声，尽了我的道理，难道还怕他不肯么。你兼祧了过来，将来我身后的东西都是你的；就算我再娶填房生了儿子，你也是个长子了，我将来得了世职，也是你袭的。你赶着去告诉了你母亲，明日来回我的话。"我听一句，答应一句，始终没说话。

等说完了，就退了出来，回到继之公馆里去，只对母亲略略说了兼祧的话，其馀一字不提。姊姊笑道："恭喜你！又多一分家当了。"老太太道："这是你们家事，你们到了晚上慢慢的细谈。我已经打发人赶出城去叫继之了。今日是我的东，给你们一家接风。我说过从此之后，不许回避，便是你和继之，今日也要围着在一起吃。我才给你老太太说过，你肯做我的干儿子，我也叫继之拜你老太太做干娘。"我道："我拜老太太做干娘是很好的，只是家母不敢当。"母亲笑道："他小孩子家也懂得这句话，可见我方刚不是瞎客气了。"我道："老太太疼我，就同疼我大哥一般，岂但是干儿子，我看亲儿子也不过如此呢。"当时大家说说笑笑，十分热闹。

不一会，已是上灯时候，继之赶回来了，逐一见礼。老太太先拉着我姊姊的手，指着我道："这是他的姊姊，便是你的姊姊，快来见了。以后不要回避，我才快活；不然，住在一家，闹的躲躲藏藏的呕死人！"继之笑着，见过礼道："孩儿说一句斗胆的话：母亲这么欢喜，何不把这位妹妹拜在膝下做个干女儿呢？况且我又没个亲姊姊、亲妹妹。"老太太听说，欢喜的搂着我姊姊道："姑太太，你肯么？"姊姊道："老太太既然这么欢喜，怎么又这等叫起女儿来呢，我从没有听见叫女儿做姑太太的。"老太太道："是，是，这怪我不是。我的小姐，你不要动气，我老糊涂了。"一面又叫摆上酒席来。继之夫人便去安排杯箸，姊姊抢着也帮动手。老太太道："你们都不许动。一个是初来的远客；一个是身子弱得怕人，今日早起还嚷肚子痛。都歇着罢，等鸦头

们去弄。”一会摆好了，老太太便邀入席。席间又谈起干儿子干娘的事，无非说说笑笑。

饭罢，我和继之同到书房里去。只见我的铺盖，已经开好了。小鸦头送出继之的烟袋来，继之叫住道：“你去对太太说，预备出几样东西来，做明日我拜干娘，太太拜干婆婆的礼。”鸦头答应着去了。我道：“大哥认真还要做么？”继之道：“我们何尝要干这个，这都是女人小孩子的事。不过老人家欢喜，我们也应该凑个趣，哄得老人家快活快活，古人‘斑衣戏彩’尚且要做，何况这个呢。论起情义来，何在多此一拜；倘使没了情义的，便亲的便怎么。”这一句话触动了我日间之事，便把两次到我伯父那里的话，一一告诉了继之。继之道：“后来那番话，你对老伯母说了么？”我道：“没有说，”继之道：“以后不说也罢，免得一家人存了意见。这兼祧的话，我看你只管糊里糊涂答应了就是。不过开吊和出殡两天，要你应个景儿，没有甚么道理。”我不觉叹道：“这才是彼以伪来，此以伪应呢！”继之道：“这不叫做伪，这是权宜之计；倘使你一定不答应，一时闹起来，又是个笑话。我料定你令伯的意思，不过是为的开吊、出殡两件事，要有个孝子好看点罢了。”又叹道：“我旁观冷眼看去，你们骨肉之间，实在难说！”我道：“可不是吗！我看着有许多朋友讲交情的，拜个把子，比自己亲人好的多着呢。”

继之道：“你说起拜把子，我说个笑话给你听：半个月前，那时候恰好你回去了，这里盐巡道的衙门外面，有一个卖帖子的，席地而坐。面前铺了一大张出卖帖子的诉词，上写着：从某年某月起，识了这么个朋友；那时大家在困难之中，那个朋友要做主意，他怎么为难，借给他本钱，谁知亏折尽了；那朋友又要出门去谋事，缺了盘费，他又怎么为难，借给他盘费，才得动身。因此两个换了帖，说了许多‘贫贱相为命，富贵毋相忘’的话。那朋友一去几年，绝迹不回来，又没有个钱寄回家，他又怎么为难，代他养家。……像这么乱七八糟的写了一大套，我也记

不了那许多了。后头写的是：那朋友此刻阔了，做了道台，补了实缺了；他穷在家乡，依然如故。屡次写信和那朋友借几个钱，非但不借，连信也不回，因此凑了盘费，来到南京衙门里去拜见；谁知去了七八十次，一次也见不着，可见那朋友嫌他贫穷，不认他是换帖的了。他存了这帖也无用，因此情愿把那帖子拿出来卖几文钱回去。你们有钱的人，尽可买了去，认一位道台是换帖：既是有钱的人，那道台自然也肯认是个换帖朋友云云。末后摊着一张帖子，上面写的姓名、籍贯、生年月日、祖宗三代。你道是谁？就是那一位现任的盐巡道！你道拜把子的靠得住么？”我道：“后来便怎么了？”继之道：“卖了两天，就不见了。大约那位观察知道了，打发了几个钱，叫他走了。”

我道：“亏他这个法子想得好！”继之道：“他这个有所本的。上海招商局有一个总办，是广东人。他有一个兄弟，很不长进，吃酒，赌钱，吃鸦片烟，嫖，无所不为。屡屡去和他哥哥要钱，又不是要的少，一要就是几百元；要了过来，就不见了他了，在外面糊里糊涂的化完了，却又来了。如此也不知几十次了，他哥哥恨的没法。一天他又来要钱，他哥哥恨极了，给了他一吊铜钱。他却并不嫌少，拿了就走。他拿了去，买上一个炉子，几斤炭，再买几斤山芋，天天早起，跑到金利源栈房门口摆个摊子，卖起煨山芋来。”我道：“想是他改邪归正了？”继之道：“甚么改邪归正！那金利源是招商局的栈房，栈房的人，那个不认得他是总办的兄弟；见他蓬头垢面那副形状，那个不是指前指后的；传扬出去，连那推车扛抬的小工都知道了，来来往往，必定对他看看。他哥哥知道了，气的暴跳如雷，叫了他去骂。他反说道：‘我从前嫖赌，你说我不好也罢了；我此刻安分守己的做小生意，又怪我不好，叫我怎样才好呢？’气得他哥哥回答不上来。好容易请了同乡出来调停，许了他多少银，要他立了永不再到上海的结据，才把他打发回广东去。你道奇怪不奇怪呢？”我道：“这两件事虽然有点相像，然而负心之人不同。”继之道：“本来善抄蓝

本的人，不过套个调罢了。”

我道：“朋友之间，是富贵的负心，骨肉之间，倒是贫穷的无赖：这个只怕是个通例了。”继之道：“倒也差不多。只是近来很有拿交情当儿戏的，我曾见两个换帖的，都是膏粱子弟，有一天闹翻了脸，这个便找出那份帖子来，嗤的撕破了，拿个火烧了，说：你不配同我换帖。……”说到这里，母亲打发春兰出来叫我，我就辞了继之走进去。正是：莲花方灿舌，蔷室又传呼。不知进去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四回　臧获私逃酿出三条性命　翰林伸手装成八面威风

当下我到里面去，只见已经另外腾出一间大空房，支了四个床铺，被褥都已开好。老太太和继之夫人，都不在里面，只有我们的一家人。问起来，方知老太太酒多了，已经睡了。继之夫人有点不好过，我姊姊强他去睡了。

当下母亲便问我今天见了伯父，他说甚么来。我道："没说甚么，不过就说是叫我兼祧，将来他的家当便是我的；纵使他将来生了儿子，我也是个长子。这兼祧的话，伯母病的时候先就同我说过，那时候我还当他是病中心急的话呢。"姊姊道："只怕不止这两句话呢。"我道："委实没有别的话。"姊姊道："你不要瞒，你今日回来的时候，脸上颜色，我早看出来了。"母亲道："你不要为了那金子银子去淘气，那个有我和他算帐。"我道："这个孩儿怎敢！其实母亲也不必去算他，有的自然伯父会还我们，没有的，算也是白算。只要孩儿好好的学出本事来，那里希罕这几个钱！"姊姊道："你的志气自然是好的，然而老人家一生勤俭积攒下来的，也不可拿来糟蹋了。"我笑道："姊姊向来说话我都是最佩服的，今日这句话，我可要大胆驳一句了。这钱不错是我父亲一生勤俭积下来的，然而兄弟积了钱给哥哥用了，还是在家里一般，并不是叫外人用了，这又怕甚么呢。"母亲道："你便这么大量，我可不行！"我道："这又何苦！算起帐来，未免总要伤了和气，我看这件事暂时且不必提起。倒是兼祧这件事，母亲看怎样？"母亲便和姊姊商量。姊姊道："这个只得答应了他。只是继之这里又有事，必得要商量一个两便之法方好。"母亲对我说道："你听见了，明日你商量去。"我答应了，便退了出来，继之还在那里看书呢。我便道："大哥怎么还不去睡？"继之道："早呢。只怕你路上辛苦，要早点睡了。"我道："在船上没事只

是睡，睡的太多了，此刻倒也不倦。”两个人又谈了些家乡的事，方才安歇。

一宿无话。次日，我便到伯父那里去，告知已同母亲说过，就依伯父的办法就是了。只是继之那里书启的事丢不下，怕不能天天在这里。伯父道：“你可以不必天天在这里，不过空了的时候来看看；到了开吊出殡那两天，你来招呼就是了。”因为今天是头七，我便到灵前行过了礼，推说有事，就走了回来，去看看匠人收拾房子。进去见了母亲，告知一切。母亲正在那里料理，要到伯父那里去呢。我问道：“婶婶、姊姊都去么?”姊姊道：“这位伯娘，我们又不曾见过面的，他一辈子不回家乡，我去他灵前叩了头，他做鬼也不知有我这个侄女，倒把他闹糊涂了呢，去做甚么！至于伯父呢，也未必记得着这个弟妇、侄女，不消说，更不用去了。”一时我母亲动身，出来上轿去了。我便约了姊姊去看收拾房子，又同到书房里看看。姊姊道：“进去罢，回来有客来。”我道：“继之到关上去了，没有客；就是有客，也在外面客堂里，这里不来的。我有话和姊姊说呢。”姊姊坐下，我便把昨日两次见伯父说的话，告诉了他。姊姊道：“我就早知道的，幸而没有去做讨厌人。伯娘要去，我娘也说要去呢，被我止住了；不然，都去了，还说我母子没处投奔，到他那里去讨饭吃呢。”说着，便进去了。将近吃饭的时候，母亲回来了。

我等吃过饭，便骑了马到关上去拜望各同事，彼此叙了些别后的话。傍晚时候，仍旧赶了入城。过得一天，那边房子收拾好了，我便置备了些木器，搬了过去。老太太还忙着张罗送蜡烛鞭炮，虽不十分热闹，却也大家乐了一天。下半天继之回来了，我便把那汇票交给他，连我那二千，也叫他存到庄上去。

晚上仍在书房谈天。我想起一事，因问道：“昨日家母到家伯那边去回来，说着一件奇事：家伯那边本有两个姨娘，却都不见了，家母问得一声，家伯便回说不必提了。这两个姨娘我都见过来，不知到底怎么个情节?”继之道：“这件事我本来不知道，

却是鄙士图告诉我的。令伯那位姨娘，本来就是秦淮河的人物，和一个底下人干了些暧昧的事，只怕也不是一天的事了。那天忽然约定了要逃走，他便叫那底下人雇一只船在江边等着，却把衣服、首饰、箱笼偷着交给那底下人，叫他运到船上去。等到了晚上，自己便偷跑了出来。到得江边，谁知人也没了，船也没了，不必说，是那底下人撇了他，把东西拐走了。到了此时，他却又回去不得，没了主意，便跳到水里去死了。你令伯直到第二日天亮，才知道丢了人，查点东西，却也失了不少，连忙着人四处找寻。到了下午，那救生局招人认尸的招帖，已经贴遍了城厢内外，令伯叫人去看看，果然是那位姨娘。既然认了，又不能不要，只得买了一口薄棺，把他殓了。令伯母的病，本来已渐有起色，出了这件事，他一气一个死，说这些当小老婆的，没有一个好货。那时不是还有一个姨娘么？那姨娘听了这话，便回嘴说：'别人干了坏事，偷了东西，太太犯不着连我也骂在里面！'这里头不知又闹了个怎么样的天翻地覆，那姨娘便吃生鸦片烟死了。夫妻两个，又大闹起来。令伯又偏偏找了两件偷不尽的首饰，给那姨娘陪装了去。令伯母知道了，硬要开棺取回，令伯急急的叫人抬了出去。夫妻两个，整整的闹了三四天，令伯母便倒了下来。这回的死，竟是气死的！"我听了心中暗暗惭愧，自己家中出了这种丑事，叫人家拿着当新闻去传说，岂不是个笑话！因此默默无言。

继之便用别话岔开，又谈起那换帖的事。我便追问下去，要问那烧了帖子之后便怎样。继之道："这一个被他烧了帖子，也连忙赶回去，要拿他那一份帖子也来烧了。谁知找了半天，只找不着，早就不知那里去了。你道这可没了法了罢，谁知他却异想天开，另外弄一张纸烧了，却又拿纸包起，叫人送去还他。"我笑道："法子倒也想得好。只是和人家换了帖，却把人家的帖子丢了，就可见得不是诚心相好的了。"

继之道："丢了算甚么！你还不看见那些新翰林呢，出京之

后，到一处打一处把势，就到一处换一处帖，他要存起来，等到‘衣锦还乡’的时候，还要另外雇人抬帖子呢。”我道：“难道随处丢了？”继之道：“岂敢！我也不懂那些人骗不怕的，得那些新翰林同他点了点头，说了句话，便以为荣幸的了不得；求着他一副对子，一把扇子，那就视同拱璧，也不管他的字好歹。这个风气，广东人最厉害。那班洋行买办，他们向来都是羡慕外国人的，无论甚么，都说是外国人好，甚至于外国人放个屁也是香的；说起中国来，是没有一样好的，甚至连孔夫子也是个迂儒。他也懂得八股不是枪炮，不能仗着他强国的，却不知怎么，见了这班新翰林，又那样崇敬起来，转弯托人去认识他，送钱给他用，请他吃，请他喝，设法同他换帖，不过为的是求他写两个字。”我道：“求他写字，何必要换帖呢？”继之道：“换了帖，他写起上下款来，便是如兄如弟的称呼，好夸耀于人呢。最奇怪的：这班买办平日都是一钱如命的，有甚么穷亲戚、穷朋友投靠了他，承他的情，荐在本行做做西崽，赚得几块钱一个月，临了在他帐房里吃顿饭，他还要按月算饭钱呢；到见了那班新翰林，他就一百二百的滥送。有一位广东翰林，叫做吴日升，路过上海时，住了几个月，他走了之后，打扫的人在他床底下扫出来两大箩帖子。后来一个姓蔡的，也在上海住了几时，临走的时候，多少把兄把弟都送他到船上。他却把一个箱子扔到黄浦江里去，对众人说：‘这箱子里都是诸君的帖，我带了回去没处放，不如扔了的干净。’弄得那一班把兄把弟，一齐扫兴而去。然而过得三年，新翰林又出产了，又到上海来了，他们把前事却又忘了。你道奇怪不奇怪！”

我道：“原来点了翰林可以打一个大把势，无怪那些人下死劲的去用功了。可惜我不是广东人，我若是广东人，我一定用功去点个翰林，打个把势。”继之笑道：“不是广东人何尝不能打把势。还有一种靠着翰林，周游各省去打把势的呢。我还告诉你一个笑话，有一个广东姓梁的翰林，那时还是何小宋做闽浙总督，

姓梁的是何小宋的晚辈亲戚，他仗着这个靠山，就跑到福州去打把势。他是制台的亲戚，自然大家都送钱给他了。有一位福建粮道姓谢，便送了他十两银子。谁知他老先生嫌少了，当时虽受了下来，他却换了一个封筒的签子，写了‘代茶’两个字，旁边注上一行小字，写的是：‘翰林院编修梁某，借粮道库内赢馀代赏。’叫人送给粮道衙门门房，门房接着了，不敢隐瞒，便拿上去回了那位谢观察。那位谢观察笑了一笑，收了回来，便传伺候，即刻去见制台，把这封套银子请制台看了，还请制台的示，应该送多少。何小宋大怒，即刻把他叫了来一顿大骂，逼着他亲到粮道衙门请罪；又逼着他把满城文武所送的礼都一一退了，不许留下一份，不然，你单退了粮道的，别人的不退，是甚么意思。他受了一场没趣，整整的哭了一夜。明日只得到粮道那边去谢罪，又把所收的礼，一一的都退了，悄悄的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我道：“这件事自然是有的，然而内中恐怕有不实不尽之处。”继之道：“怎么不实不尽？”我道：“他整整的哭了一夜，是他一个人的事，有谁见来？这不是和那作小说的一般，故意装点出来的么？”继之道：“那时候他就住在总督衙门里，他哭的时候，还有两个师爷在旁边劝着他呢，不然人家怎么会知道。你原来疑心这个。”

我道：“这个人就太没有骨气了！退了礼，不过少用几两银子罢了，便是谢罪一层，也是他自取其辱，何必哭呢？”继之道：“你说他没有骨气么？他可曾经上折子参过李中堂，谁知非但参不动他，自己倒把一个翰林干掉了。折子上去，皇上怒了，说他末学新进，妄议大臣，交部议处。部议得降五级调用。”我道：“编修降了五级，是个甚么东西，”继之道：“那里还有甚么东西！这明明是部里拿他开心罢了。”我屈着指头算道：“降级是降正不降从的，降一级便是八品，两级九品，三级未入流，四级就是个平民。还有一级呢？哦，有了！平民之下，还有娼、优、隶、卒四种人，也算他四级。他那第五级刚刚降到娼上，是个婊子了。”

继之道："没有男婊子的。"我道："那么就是个王八。"继之道："你说他王八，他却自以为荣耀得很呢，把这'降五级调用'的字样做了衔牌，竖在门口呢。"我道："这有甚么趣味？"继之道："有甚么趣味呢，不过故作偃蹇，闹他那狂士派头罢了。其实他又不是真能狂的。他得了处分回家乡去，那些亲戚朋友有来慰问他的，他便哭了，说这件事不是他的本意，李中堂那种阔佬，巴结他也来不及，那里敢参他。只因住在广州会馆，那会馆里住着有狐仙，长班不曾知照他，他无意中把狐仙得罪了，那狐仙便迷惘了他，不知怎样干出来的。"我道："这个人倒善哭。"

我因为继之说起"狂士"两个字，想起王伯述的一番话，遂逐一告诉了他。继之道："他是你的令亲么？我虽不认得他，却也知道这个人，料不到倒是一位有心人呢。"我道："大哥怎么知道他呢？"继之道："他前年在上海打过一回官司，很奇怪的，是我一个朋友经手审问，所以知道详细，又因为他太健讼了，所以把这件案当新闻记着。后来那朋友到了南京，我们谈天就谈起来。我的朋友姓窦，那时上海县姓陆。你那位令亲有三千两的款子，存在庄上，——也不是存的，是在京里汇出来，已经照过票，不过暂时没有拿去。谁知这一家钱庄恰在这一两天内倒闭了，于是各债户都告起来，他自然也告了。他告时，却把一个知府藏起来，只当一个平民，上海县断了个七成还帐。大家都具了结领了，他也具结领了。人家领去了没事；他领了去，却到松江府上控，告的是上海县意存偏袒。府里自然仍发到县里来再问。这回上海县不曾亲审，就是我那朋友姓窦的审的。官问他：'你为甚告上海县意存偏袒，怎么叫做偏袒？'他道：'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可见得不中之谓偏了。'问：'何以见得不中？'他道：'若要中时，便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交给他三千银子，为甚么只断他还我二千一呢？'问道：'你既然不服，为甚又具结领去？'他道：'我本来不愿领，因为我所有的就是这一笔银子，我若不领出来，客店里、饭店里欠下的钱没得还，不还他们

就要打我，只得先领了来开发他们。’问道：‘你既领了，为甚又上控?’他道：‘断得不公，自然上控。’官只得问被告怎样。被告加了个八成。官再问他。他道：‘就是加一成也好，我也领的；只是领了之后，怨不得我再上控。’官倒闹得没法，判了个交差理楚，卒之被他收了个十足。差人要向他讨点好处，他倒满口应承，却伸手拉了差人，要去当官面给，吓得那差人缩手不迭。后来打听了，才知道他是个开缺的大同府，从前就在上海公堂上，开过玩笑的。”正是：不怕狼官兼虎吏，却来谈笑会官司。不知王伯述从前又在上海公堂上开过甚么玩笑，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五回　引书义破除迷信　较资财衅起家庭

我听说王伯述以前曾在上海公堂上开过一回玩笑，便急急的追问。继之道："他放了大同府时，往山西到任，路过上海，住在客栈里。一天邻近地方失火，他便忙着搬东西，匆忙之间，和一个栈里的伙计拌起嘴来，那伙计拉了他一把辫子。后来火熄了，客栈并没有波累着。他便顶了那知府的官衔，到会审公堂去告那伙计。问官见是极细微的事，便判那伙计罚洋两元充公。他听了这种判法，便在身边掏出两块钱，放在公案上道：'大老爷是朝廷命官，我也是朝廷命官，请大老爷下来，也叫他拉一拉辫子，我代他出了罚款。'那问官出其不意的被他这么一顶，倒没了主意，反回他要怎么办。他道：'这一座法堂，权不自我操，怎么问起我来！'问官没了法，便把那伙计送县，叫上海县去办。却写一封信知照上海县，说明原告的出身来历，又是怎么个刁钻古怪。上海县得了信，便到客栈去拜访他，问他要怎样办法。他道：'我并非要十分难为他，不过看见新衙门判得太轻描淡写了，有意和他作难；谁知他是个脓包，这一点他就担不起了。随便怎样办一办就是了。'上海县回去，就打了那伙计一百小板，又把他架到客栈门口，示了几天众，这才罢了。他是你令亲，怎样这些事都不知道？"我道："从前我并不出门，这门姻亲远得很，不常通信，不是先君从前说过，我还不知道呢。这个人在公堂上又能掉文，又能取笑，真是从容不迫。"继之道："掉文一层，还许是早先想好了主意的；这马上拿出两块钱来，叫他也下来受辱，这个倒是亏他的急智。"我又把他在山西的一段故事，告诉了继之。

此时夜色已深，安排歇息。过了几天，伯父那边定了开吊出殡的日子，又租定了殡房，赶着年内办事。又请了母亲去照应里

面事情。到了日子，我便去招呼了两天。继之这边，又要写多少的拜年信，家里又忙着要过年，因此忙了些时。到了新年上，方才空点，继之老太太又起了忙头，要请春酒；请了不算，还叫继之夫人又做东请了一回，又要叫继之再请；我母亲、婶娘，也分着请过。

老太太又提起干娘、干儿子的事情，说去年白说了这句话，因为事情忙，没有办到，此刻大家空了，要择日办起来了。于是办这件事又忙了两天，已是过了元宵，我便到关上去。此时家中人多了，热闹起来，不必十分照应，我便在关上盘桓几天。

一天晚上，有两个同事，约着扶乩。这天继之进城去了，我便约了述农，看他们鬼混。只见他们香花灯烛的供起来，在那里叩头膜拜；拜罢，又在那里书符念咒。鬼混已毕，便一人一面的用指头扶起那乩，憩了半天，乩动起来，却只在乩盘内画大圈子，闹了半夜，不曾写出一个字来。我便拉了述农回房，议论这件事，我道："这都是虚无缥缈的事，那里有甚么神仙鬼怪！我却向来不信这些。还有一说，最可笑的，说甚么'信则有，不信则无'，照这样说起来，那鬼神的有无，是凭人去作主的了。譬如你是信的，我是不信的，我两个同在这屋里，这屋里还是有鬼神呢，还是没鬼神呢？"述农道："这个我看将来必有一个绝世聪明的人，去考求出来的。这件事我是不敢断定，因为我看见了几件希奇古怪的事。那年我在福建，几个同事也欢喜玩这个，差不多天天晚上弄。请了仙来，却是作诗唱和的，从来不谈祸福。"我道："这个我也会。不信，我到乩面扶起来，我只要自己作了往上写，我还成了个仙呢。"述农道："这倒不尽然。那回扶乩的两个人，一个是做买卖出身，只懂得三一三十一的打算盘，那里会作诗；一个是秀才，却是八股朋友，作起八韵诗来，连平仄都闹不明白的。"我道："那么他那里能进学？"述农道："他到了考场时，是请人枪替做的，他却情愿代人家作两股去换。你想这么个人，那里能作古、近体诗呢。并且作出来很有些好句子，内中

也有不通的，他们都抄起来，订成本子。我看见有两首很好，也抄了下来。”我道：“抄的是甚么诗，可否给我看看，”述农道：“抄的是《帘钩》诗，我只誊在一张纸上，不知道可还找得出来。”说罢，取过护书，找了一遍没有；又开了书橱，另取出一个护书来，却捡着了，交给我看。只见题目是“帘钩”二字，那诗是：

银蒜双垂碧户中，樱桃花下约帘栊，
楼东乙字初三月，亭北丁当廿四风。
翡翠倒含春水绿，珊瑚返挂夕阳红。
双双燕子惊飞处，鹦鹉无言倚玉笼。

绿杨深处最关情，十二红楼界碧城。
似我勾留原有约，殢人消息久无声。
带三分暖收丁字，隔一重纱放午晴。
却是太真含笑入，钗光鬓影可怜生。

丫叉扶上碧楼阑，押住炉烟玳瑁斑。
四面有声珠落索，一拳无力玉弯环。
攀来桃竹招红袖，胃去杨花上翠环。
记得昨宵踏歌处，有人连臂唱刀镮。

曲琼犹记楚人词，落日偏宜子美诗。
一样书空搴蚕尾，三分月影却蛾眉。
玲珑腕弱娇无力，宛转绳轻风不知。
玉凤半垂钗半堕，簪花人去未移时。

我看了便道：“这几首诗好像在那里见过的。”述农道：“奇怪，人人见了都说是好像见过的，就是我当时见了，也是好像见

过的，却只说不出在那里见过。有人说在甚么专集上，有人说在《随园诗话》上。我想《随园诗话》是人人都看见过的，不过看了就忘了罢了。这几首诗也许是在那上头，然而谁有这些闲工夫，为了他再去把《随园诗话》念一遍呢。”我一面听说，一面取过一张纸来，把这四首诗抄了，放在衣袋里。述农也把原稿收好。

我道：“像这种当个玩意儿，不必问他真的假的，倒也无伤大雅；至于那一种妄谈祸福的，就要不得。”述农道：“那谈祸福的还好，还有一种开药方代人治病的，才荒唐呢！前年我在上海赋闲时，就亲眼看见一回坏事的。一个甚么洋行的买办，他的一位小姐得了个干血痨的毛病，总医不好。女眷们信了神佛，便到一家甚么‘报恩堂’去扶乩，求仙方。外头传说得那报恩堂的乩坛，不知有多少灵验；及至求出来，却写着‘大红柿子，日食三枚，其病自愈’云云。女眷们信了，就照方给他吃；吃了三天之后，果然好了。”我道：“奇了！怎么真是吃得好的呢？”述农道：“气也没了，血也冷了，身子也硬了，永远不要再受痨病的苦了，岂不是好了么！然而也有灵的很奇怪的。我有一个朋友叫倪子枚，是行医的。他家里设了个吕仙的乩坛。有一天我去看子枚，他不在家，只有他的兄弟子翼在那里。我要等子枚说话，便在那里和子翼谈天。忽然来了一个乡下人，要请子枚看病，说是他的弟媳妇肚子痛的要死。争奈子枚不在家。子翼便道：‘不如同你扶乩，求个仙方罢。’那乡下人没法，只得依了。子翼便扶起来，写的是：‘病虽危，莫着急，生化汤，加料吃。’便对那乡下人道：‘说加料吃，你就撮两服罢。那生化汤是药店里懂得的。’乡下人去了。我便问这扶乩灵么。子翼道：‘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自己会动，原是人去动他的，然而往往灵验得非常，大约是因人而灵的。我看见他那个慌张样子，说弟妇肚痛得要死，我看女人肚子痛得那么厉害，或者是作动要生小孩子，也未可知，所以给他开了个生化汤。’我听了，正在心中暗暗怪他荒唐。恰好子枚

回来，见炉上有香，便道：‘扶乩来着么？’子翼道：‘方才张老五来请你看病，说他的弟妇肚痛得要死，你又不在家，我便同他扶乩，写了两服生化汤。’子枚大惊道：‘怎么开起生化汤来？’子翼道：‘女人家肚痛得那么厉害，怕不是生产，这正是对症发药呢。’子枚跌足道：‘该死，该死！他兄弟张老六出门四五年了，你叫他弟妇拿甚么去生产！’子翼呆了一呆道：‘也许他是血痛，生化汤未尝不对。’子枚道：‘近来外面闹绞肠痧闹得厉害呢，你倒是给他点痧药也罢了。’说过这话，我们便谈我们的事；谈完了，我刚起来要走，只见方才那乡下人怒气冲天，满头大汗的跑了来，一屁股坐下，便在那里喘气。我心中暗想不好了，一定闯了祸了，且听他说甚么。只见他喘定了，才说道：‘真真气煞人！今天那贱人忽然嚷起肚子痛来，嚷了个神嚎鬼哭，我见他这样辛苦，便来请先生；偏偏先生不在家，二先生和我扶了乩，开了个甚么生化汤来。我忙着去撮了两服，赶到家去，一气一个死，原来他的肚子痛不是病，赶我到了家时，他的私孩子已经下地了！’这才大家称奇道怪起来。照这一件事看起来，又怎么说他全是没有的呢。”我的心里本来是全然不信的，被述农这一说，倒闹得半疑半信起来。

当下夜色已深，各各安歇。次日继之出来，我便进城去。回到家时，却不见了我母亲，问起方知是到伯父家去了。我吃惊便问：“怎么想着去的？”婶娘道：“也不知他怎么想着去的，忽然一声说要去，马上就叫打轿子。”我听了好不放心，便要赶去。姊姊道：“你不要去！好得伯娘只知你在关上，你不去也断不怪你。这回去，不定是算帐，大家总没有好气，你此刻赶了去，不免两个人都要拿你出气。”我问：“几时去的？”姊姊道：“才去了一会。等一等再不来时，我代你请伯娘回来。”我只得答应了，到继之这边上房去走了一遍。

此时干娘，大嫂子，干儿子，叔叔的，叫得分外亲热。坐了一会，回到自己家去，把那四首诗给姊姊看。姊姊看了，便问：

“那里来的？这倒像是闺阁诗。”我道：“不要亵渎了他，这是神仙作的呢。”姊姊又问：“端的那里来的？”我就把扶乩的话说了一遍。姊姊又把那诗看了再看，道：“这是神仙作的，也说不定。”我道：“姊姊真是奇人说奇话，怎么看得出来呢？”姊姊道：“这并不奇。你看这四首诗，炼字炼句及那对仗，看着虽像是小品，然而非真正作手作不出来。但是讲究咏物诗，不重在描摹，却重在寄托；是一位诗人，他作了四首之多，内中必有几联写他的寄托的，他这个却是绝无寄托，或者仙人万虑皆空，所以用不着寄托。所以我说是仙人作的，也说不定。”

我不觉叹了一口气。姊姊道：“好端端的为甚么叹气？”我道：“我叹妇人女子，任凭怎么聪明才干，总离不了‘信鬼神’三个字。天下那里有许多神仙！”姊姊笑道：“你说我信鬼神，可见你是不信的了。我问你一句：你为甚么不信？”我道：“这是没有的东西，我所以不信。”姊姊道：“怎见得没有？也要还一个没有的凭据出来。”我道：“只我不曾看见过，我便知道一定是没有的，”姊姊道：“你这个又是中了宋儒之毒，甚么‘六合之外，存而勿论’，凡自己眼睛看不见的，都说是没有的。天上有个玉皇大帝，你是不曾看见过的，你说没有；北京有个皇帝，你也没有见过，你也说是没有的么？”我道：“这么说，姊姊是说有的了？”姊姊道：“惟其我有了那没有的凭据，才敢考你。”我连忙问：“凭据在那里？”姊姊道：“我问你一句书，‘先王以神道设教’，怎么解？”我想了一想道：“先王也信他，我们可以不必谈了。”姊姊道：“是不是呢，这样粗心的人还读书么！这句书重在一个‘设’字，本来没有的，比方出来，就叫做设。犹如我此刻没有死，要比方我死了，行起文来，便是‘设我死’或是‘我设死’，人家见了，就明知我没有死了。所以神道本来是没有的，先王因为那些愚民有时非王法所能及，并且王法只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所以先王设出一个神道来，教化愚民。我每想到这里就觉得好笑，古人不过闲闲的撒了一个谎，天下后世多少聪明绝顶之

人，一齐都叫他瞒住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我再问你这个‘如’字怎么解？”我道：“如，似也，就是俗话的‘像’字，如何不会解。”姊姊道：“‘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这两句，你解解看。”我想了一想，笑道：“又像在，又像神在，可见得都不在，这也是没有的凭据了。”姊姊道：“既然没有，为甚么孔子还祭呢？两个‘祭’字，为甚么不解？”我道：“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意思了，难道还不懂么。”姊姊道：“又错了！两个‘祭’字是两个讲法：上一个‘祭’字是祭祖宗，是追远的意思；鬼神可以没有，祖宗不可没有，虽然死了一样是没有的，但念我身之所自来，不敢或忘，祖宗虽没了，然而孝子慈孙，追远起来，便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下一个‘祭’字是祭神，那才是神道设教的意思呢。”我不禁点头道：“我也不敢多说了，明日我送一份门生帖子来拜先生罢。”姊姊道：“甚么先生门生！我这个又是谁教的，还不是自己体会出来。大凡读书，总要体会出古人的意思，方不负了古人作书的一番苦心。”

讲到这里，姊姊忽然看了看表，道：“到时候了，叫他们打轿子罢。”我惊问甚事。姊姊道：“我直对你说罢：伯娘是到那边算帐去的，我死活劝不住，因约了到了这个时候不回来我便去，倘使有甚争执，也好解劝解劝。谈谈不觉过了时候了，此刻不知怎样闹呢。”我道：“还是我去罢。”姊姊道：“使不得！你去白讨气受。伯娘也说过，你回来了。也不叫你去。”说罢，匆匆打轿去了。正是：要凭三寸莲花舌，去劝争多论寡人。不知此去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六回　干嫂子色笑代承欢　老捕役潜身拿枭使

当下我姊姊匆匆的上轿去了。忽报关上有人到，我迎出去看时，原来是帐房里的同事多子明。到客堂里坐下。子明道："今日送一笔款到庄上去，还要算结去年的帐；天气不早了，恐怕多耽搁了，来不及出城，所以我先来知照一声，倘来不及出城，便到这里寄宿。"我道："谨当扫榻恭候。"子明道："何以忽然这么客气？"大家笑了一笑。子明便先到庄上去了。

等了一会，母亲和姊姊回来了。只见母亲面带怒容。我正要上前相问，姊姊对我使了个眼色，我便不开口。只见母亲一言不发的坐着，又没有说话好去劝解。想了一会，仍退到继之这边，进了上房，对继之夫人道："家母到家伯那边去了一次回来，好像发了气，我又不敢劝，求大娘子代我去劝劝如何？"继之夫人听说，立起来道："好端端的发甚么气呢？"说着就走。忽然又站着道："没头没脑的怎么劝法呀！"低了头一会儿，再走到里间，请了老太太同去。我道："怎么惊动了干娘？"继之夫人忙对我看了一眼，我不解其意，只得跟着走。继之夫人道："你到书房去憩憩罢！"我就到书房里看了一回书。憩了好一会，听得房外有脚步声音，便问："那个？"外面答道："是我。"这是春兰的声音。我便叫他进来，问作甚么。春兰道："吴老太太叫把晚饭开到我们那边去吃。"我问："此刻老太太做甚么？"春兰道："打牌呢。"我便走过去看看，只见四个人围着打牌，姊姊在旁观局；母亲脸上的怒气，已是没有了。

姊姊见了我，便走到母亲房里去，我也跟了进来。姊姊道："干娘、大嫂子，是你请了来的么？"我道："姊姊怎么知道？"姊姊道："不然那里有这么巧？并且大嫂子向来是庄重的，今天走进来，便大说大笑，又倒在伯娘怀里，撒娇撒痴的要打牌。这会

又说不过去吃饭了，要搬过来一起吃，还说今天这牌要打到天亮呢。”我道：“这可来不得！何况大嫂子身体又不好。”姊姊道：“说说罢了，这么冷的天气，谁高兴闹一夜！”我道：“姊姊到那边去，到底看见闹的怎么样？”姊姊道：“我也不知道。我到那里，已经闹完了。一个在那里哭，一个在那里吓眉唬眼的。我劝住了哭，便拉着回来。临走时，伯父说了一句话道：‘总而言之：我不曾提挈侄儿子升官发财，是我的错处。’”我道：“这个奇了，那里闹出这么一句蛮话来？”姊姊道：“我那里得知。我教你，你只不要向伯娘问起这件事，只等我便中探讨出来告诉你，也是一样的。”说话之间，外面的牌已收了，点上灯，开上饭，大家围坐吃饭。继之夫人仍是说说笑笑的。吃过了饭，大家散坐。

忽见一个老妈子，抱了一个南瓜进来。原来是继之那边用的人，过了新年，便请假回去了几天，此刻回来，从乡下带了几个南瓜来送与主人，也送我这边一个。母亲便道：“生受你的，多谢了！但是大正月里，怎么就有了这个？”继之夫人道：“这还是去年藏到此刻的呢。见了他，倒想起一个笑话来：有一个乡下姑娘，嫁到城里去，生了个儿子，已经七八岁了。一天，那乡下姑娘带了儿子，回娘家去住了几天。及至回到夫家，有人回那孩子：‘你到外婆家去，吃些甚么？’孩子道：‘外婆家好得很，吃菜当饭的。’你道甚么叫‘吃菜当饭’？原来乡下人苦得很，种出稻子都卖了，自己只吃些杂粮。这回几天，正在那里吃南瓜，那孩子便闹了个吃菜当饭。”说的众人笑了。

他又道：“还有一个城里姑娘，嫁到乡下去，也生下一个儿子，四五岁了。一天，男人们在田里抬了一个南瓜回来。那南瓜有多大，我也比他不出来。婆婆便叫媳妇煮了吃。那媳妇本来是个城里姑娘，从来不曾煮过；但婆婆叫煮，又不能不煮，把一个整瓜，也不削皮，也不切开，就那么煮熟了。婆婆看见了也没法，只得大家围着那大瓜来吃。”说到这里，众人已经笑了。他又道：“还没有说完呢。吃了一会，忽然那四五岁的孩子不见了，

婆婆便吃了一惊，说：‘好好同在这里吃瓜的，怎么就丢了？’满屋子一找，都没有。那婆婆便提着名儿叫起来。忽听得瓜的里面答应道：‘奶奶呀，我在这里磕瓜子呢。’原来他把瓜吃了一个窟窿，扒到瓜瓤里面去了。”说的众人一齐大笑起来。

老太太道：“媳妇今天为甚这等快活起来？引得我们大家也笑笑。我见你向来都是沉默寡言的，难得今天这样，你只常常如此便好。”继之夫人道：“这个只可偶一为之，代老人家解个闷儿；若常常如此，不怕失了规矩么！”老太太道：“哦！原来你为了这个。你须知我最恨的是规矩。一家人只要大节目上不错就是了，馀下来便要大家说说笑笑，才是天伦之乐呢。处处立起规矩来，拘束得父子不成父子，婆媳不成婆媳，明明是自己一家人，却闹得同极生的生客一般，还有甚么乐处？你公公在时，也是这个脾气。继之小的时候，他从来不肯抱一抱，问他时，他说《礼经》上说的：‘君子抱孙不抱子。’我便驳他：‘莫说是几千年前古人说的话，就是当今皇帝降的圣旨，他说了这句话，我也要驳他。他这个明明是教人父子生疏，照这样办起来，不要把父子的天性都汩灭了么？’这样说了，他才抱了两回。等得继之长到了十二三岁，他却又摆起老子的架子来了，见了他总是正颜厉色的。我同他本来在那里说着笑着的，儿子来了，他登时就正其衣冠，尊其瞻视起来；同儿子说起话来，总是呼来喝去的，见一回教训一回。儿子见了他，就和一根木头似的，挺着腰站着，除了一个‘是’字，没有回他老子的话。你想这种规矩怎么能受？后来也被我劝得他改了，一般的和儿子说说笑笑。”我道：“这个脾气，亏干娘有本事劝得过来。”老太太道：“他的理没有我长，他就不得不改。他每每说为人子者，要色笑承欢。我只问他：‘你见了儿子，便摆出那副阎王老子的面目来，他见了你，就同见了鬼一般，如何敢笑？他偶然笑了，你反骂他没规矩，那倒变了“色笑逢怒”了，那里是“承欢”呢？古人‘斑衣戏彩’，你想四个字当中，就着了一个‘戏’字，倘照你的规矩，虽斑衣而不能

戏，那只好穿了斑衣，直挺挺的站着，一动也不许动，那不成了庙里的菩萨了么？’”说的众人都笑了。

老太太又道：“男子们只要在那大庭广众之中，不要越了规矩就是了；回到家来，仍然是这般，怎么叫做‘父子有恩’呢？那父子的天性，不要叫这臭规矩磨灭尽了么？何况我们女子，婆媳、妯娌、姑嫂团在一处，第一件要紧的是和气，其次就要大家取乐了。有了大事，当了生客，难道也叫你们这般么！”姊姊道：“干娘说的是和气，我看和气两个字最难得；这个肯和，那个不肯和，也是没法的事。所以家庭之中，不能和气的十居八九。像我们这两家人家，真是十中无一二的呢。”老太太道：“那不和的，只是不懂道理之过，能把道理解说给他听了，自然就好了。”

姊姊道：“我也曾细细的考究过来，不懂道理，固然不错，然而还是第二层，还有第一层的讲究在里头。大抵家庭不睦，总是婆媳不睦居多。今天三位老人家都是明白的，我才敢说这句话：人家听说婆媳不睦，总要派媳妇的不是；据我看来，媳妇不是的固然也有，然而总是婆婆不是的居多。大抵那个做婆婆的，年轻时也做过媳妇来，做媳妇的时候，不免受了他婆婆的气，骂他不敢回口，打他不敢回手，挨了若干年，他婆婆死了，才敢把腰伸一伸；等到自己的儿子大了，娶了媳妇，他就想这是我出头之日了，把自己从前所受的，一一拿出来向媳妇头上施展。说起来，他还说是应该如此的，我当日也曾受过婆婆气来。你想叫那媳妇怎样受？那里还讲甚么和气？他那媳妇呢，将来有了做婆婆的一天，也是如此。所以天下的家庭，永远不会和睦的了。除非把女子叫来，一齐都读起书来，大家都明了理，这才有得可望呢。我常说过一句笑话：凡婆媳不睦的，不必说是不睦，只当他是报仇，不过报非其人，受在上代，报在下代罢了。”

我笑道：“姊姊的婆婆，有报仇没有？”姊姊道：“我的婆婆，我起先当是天下独一无二的；到这里来，见了干娘，恰是一对。自从我寡了，他天天总对我哭两三次，却并不是哭儿子，哭的是

我，只说怪贤德的媳妇，年纪又轻，怎么就叫他做了寡妇。其实我这么个人，少点过处就了不得了，那里配称到‘贤德’两个字！若是那个报仇的婆婆，一个寡媳妇，那里肯放他常回娘家，还跟着你跑几千里路呢，不硬留在家里，做一个出气的家伙么！”我道：“这报仇之说，不独是女子，男子也是这样。我听见大哥说，凡是做官的，上衙门碰了上司钉子，回家去却骂底下人出气呢。”姊姊道：“我这个不过是通论，大约是这样的居多罢了，怎么加得上‘凡是’两个字去一网打尽？”

说到这里，继之的家人来回说：“关上的多师爷又来了，在客堂里坐着。”我取表一看，已经亥正了。暗想何以此刻才来，一面对姊姊道：“这个你明日问大哥去，不是我要一网打尽的。”说着出来，会了子明，让到书房里坐。子明道：“还没睡么？”我道：“早呢。你在那里吃的晚饭？”子明道：“饭是在庄上吃的。倒是弄拧了一笔帐，算到此刻还没有闹清楚，明日破天亮就要出城去查总册子。”我道：“何必那么早呢？”子明道：“还有别的事呢。”我道：“那么早点睡罢，时候不早了。”子明道：“你请便罢。我有个毛病，有了事在心上，要一夜睡不着的。我打算看几篇书，就过了这一夜了。”我道：“那么我们谈一夜好么？”子明道：“你又何必客气呢，只管请睡罢。”我道：“此刻我还不睡，我和你谈到要睡时，自去睡便了。我和继之谈天，往往谈到十二点、一点，不足为奇的。”子明笑道：“我也听见继之、述农都说你欢喜耪人家说新闻故事。”我道：“你倘是有新闻故事和我说，我就陪你谈两三夜都可以。”子明道：“那里有许多好谈！”我道：“你先请坐，我去去再来。”说罢，走到我那边去，只见老太太们已经散了，大家也安排睡觉。便对姊姊道：“我们家可有干点心，弄点出去，有个同事来了，说有事睡不着，在那里谈天，恐怕半夜里要饿呢。”姊姊道：“有。你去陪客罢，就送出来。”

我便回到书房，扯七扯八的和子明谈起来，偶然说起我初出门时，遇见那扮官做贼，后来继之说他居然是官的那个人来。子

明道："区区一个候补县，有甚么希奇！还有做贼的现任臬台呢。"我道："是那个臬台，几时的事？"子明道："事情是好多年了，只怕还是初平'长发军'时的事呢。——你信星命不信？"我道："奇了！怎么凭空岔着问我这么一句？"子明道："这件事因谈星命而起，所以问你。"我道："你只管谈，不必问我信不信。"

子明道："这个人本来是一个飞檐走壁的贼。有一天，不知那里来了一个算命先生，说是灵得很，他也去算。那先生把他八字排起来，开口便说你是个贼。他倒吃了一惊，问：'怎样见得？'那先生道：'我只据书论命。但你虽然是个贼，可也还官星高照，你若走了仕路，可以做到方面大员。只是你要记着我一句话：做官到了三品时，就要急流勇退，不然就有大祸临头。'他听了那先生的话，便去偷了一笔钱，捐上一个大八成知县，一样的到省当差，然而他还是偷；等到补了缺，他还是偷。只怕他去偷了治下的钱，人家来告了，他还比差捉贼呢。可怜那差役倒是被贼比了，你说不是笑话么！那时正是有军务的时候，连捐带保的，升官格外快。等到他升了道台时，他的三个儿子，已经有两个捐了道员、知府出身去了。那捐款无非是偷来的。后来居然放了安徽臬台。到任之后，又想代第三的儿子捐道员了；只是还短三千银子，要去偷呢。安庆虽是个省城，然而兵燹之后，元气未复，那里有个富户，有现成的三千银子给他偷呢。他忽然想着一处好地方，当夜便到藩库里偷了一千两。到得明天，库吏知道了，立刻回了藩台，传了怀宁县，要立刻查办。怀宁县便传了通班捕役，严饬查拿。谁知这一天没有查着，这一夜藩库里又失了一千银子。藩台大怒，又传了首县去，立限严比。首县回到衙门，正要比差，内中一个老捕役禀道：'请老爷再宽一天的限，今夜小人就可以拿到这贼。'知县道：'莫非你已经知道他踪迹了么？'捕役道：'踪迹虽然不知，但是这贼前夜偷了，昨夜再偷，一定还在城内。这小小的安庆城，尽今天一天一夜，总要查着

了。’官便准了一天限。谁知这老捕役对官说的是假话，他那里去满城查起来，他只料定他今夜一定再来偷的。到了夜静时，他便先到藩库左近的房子上伏定了。到了三更时，果然见一个贼，飞檐走壁而来，到藩库里去了。捕役且不惊动他，连忙跑在他的来路上伏着。不一会，见他来了，捕役伏在暗处，对准他脸部，飕的飞一片碎瓦过来；他低头一躲，恰中在额角上，仍是如飞而去。捕役赶来，忽见他在一所高大房子上，跳了下去。捕役正要跟着下去时，低头一看，吃了一惊。”正是：正欲投身探贼窟，谁知足下是官衙。不知那捕役惊的甚么，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七回　管神机营王爷撤差　升镇国公小的交运

“那老捕役往下一看，贼不见了，那房子却是臬台衙门，不免吃了一惊，不敢跟下去，只得回来。等到了散更时，天还没亮，他就请了本官出来回了，把昨夜的事，如此这般的都告诉了。又说道：‘此刻知道了贼在臬署。老爷马上去上衙门，请臬台大人把阖署一查，只要额上受了伤的，就是个贼，他昨夜还偷了银子。老爷此刻不要等藩台传，先要到藩台那里去回明了，可见得我们办公事未尝怠慢。’知县听得有理，便连忙梳洗了，先上藩台衙门去。藩台正在那里发怒呢。知县见了，便把老捕役的话说了一遍。藩台道：‘法司衙门里面藏着贼，还了得么！赶紧去要了来！’知县便忙到了臬署。只见自己衙门里的通班捕役，都分布在臬署左右，要想等有打伤额角的出来捉他呢。知县上了官厅，号房拿了手版上去，一会下来，说‘大人头风发作，不能见客，挡驾’。知县只得仍回藩署里去，回明藩台。藩台怒不可遏，便亲自去拜臬台。知县吓得不敢回署，只管等着。等了好一会，藩台回来了，也是见不着。便叫知县把那老捕役传了来，问了几句话，便上院去，叫知县带着捕役跟了来。到得抚院，见了抚台，把上项事回了一遍。抚台大怒，叫旗牌官快快传臬司去，说无论甚么病，必要来一次，不然，本部院便要亲到臬署查办事件了。几句话到了臬署，阖署之人，都惊疑不定。那臬台没法，只得打轿上院去。到得那里时，只见藩台以下，首道、首府、首县，都在那里，还有保甲局总办、委员，黑压压的挤满一花厅。众官见他来，都起立相迎。只见他头上扎了一条黑帕，说是头风痛得厉害，扎上了稍为好些。众官都信以为实。抚台便告诉了以上一节，他便答应了马上回去就查。只见那老捕役脱了大帽，跑上来对着臬台请了个安道：‘大人的头风病，小人可以医得。’臬

台道：‘莫非是个偏方？’捕役道：‘是一个家传的秘方。只求大人把帕子去了，小人看看头部，方好下药。’枭台听了，颜色大变，勉强道：‘这个帕子去不得的，去了痛得厉害。’捕役道：‘只求大人开恩，可怜小人受本官比责的够了！’枭台面无人色的说道：‘你说些甚么？我不懂呀！’当下众官听见他二人一问一答，都面面相觑。那捕役一回身，又对首县跪下禀道：‘小人该死！昨夜飞瓦打伤的，正是枭宪大人！’首县正要喝他胡说，那枭台早仓皇失措的道：‘你……你……你可是疯了！’说着也不顾失礼，立起来便想踢他。当时首道坐在他下手，便拦住道：‘大人贵恙未痊，不宜动怒。’那位藩台见了这副情形，也着实疑心。抚台只是呆呆的看着，在那里纳闷。捕役又过来对他说道：‘好歹求大人把昨夜的情形说了，好脱了小人干系；不然，众位大人在这里，莫怪小人无礼！’枭台又惊，又慌，又怒道：‘你敢无礼！’捕役走近一步道：‘小人要脱干系，说不得无礼也要做一次！’说时便要动手。众官一齐喝住。首县见他这般卤莽，更是手足无措，连连喝他，却只喝不住。捕役回身对抚台跪下道：‘求大人请枭台大人升一升冠，露一露头部，倘没有受伤痕迹，小人死而无怨。’此时藩台也有九分信是枭台做的了。失了库款，责罚非轻，不如试他一试。倘使不是的，也不过同寅上失了礼，罪名自有捕役去当；倘果然是他，今日不验明白，过两天他把伤痕养好了，岂不是没了凭据。’此时捕役正对抚台跪着回话，藩台便站起来对枭台道：‘阁下便升一升冠，把帕子去了，好治他个诬攀大员的重罪！’枭台正待支吾，抚台已吩咐家人，代枭宪大人升冠。一个家人走了过来，嘴里说‘请大人升冠’，却不动手。此时官厅上乱烘烘的，闹了个不成体统。捕役便乘乱溜到枭台背后，把他的大帽子往前一掀，早掉了，乘势把那黑帕一扯，扯了下来。枭台不知是谁，忙回过头来看，恰好把那额上所受一寸来长的伤痕，送到捕役眼里。捕役飐起了黑帕，走到当中，朝上跪下，高声禀道：‘盗藩库银子的真贼已在这里，求列位大人

老爷作主!'一时抚台怒了，藩台乐了，首道、首府惊的呆了，首县却一时慌的没了主了。那位臬台却气得直挺挺的坐在椅子上，嘴里只说'罢了罢了'。一时之间，倒弄得人声寂然，大家面面相觑。却是藩台先开口，请抚台示下办法。抚台便叫传中军来，先看管了他。一时之间，中军到了，那捕役等抚台吩咐了话，便抢上一步，对中军禀道：'臬台大人飞檐走壁的工夫很厉害，请大人小心!'那臬台顿足道：'罢了！不必多说了！待我当堂直供了，你们上了刑具罢!'于是跪下来，把自从算命先生代他算命供起，一直供到昨夜之事，当堂画了供，便收了府监。抚台一面拜折参办。这位臬台办了个尽法不必说，两个儿子的功名也就此送了，还不知得了个甚么军流的罪。你说天下事不是无奇不有么。"

此时已响过三炮许久，我正要到里面催点心，回头一看，那点心早已整整的摆了四盘在那里，还有鸡鸣壶炖上一壶热茶，便让子明吃点心。两个对坐下来，子明问道："近来这城里面，晚上安静么?"我道："还没听见甚么。你这问，莫非城外有甚么事?"子明道："近来外面贼多得很呢。只因和局有了消息，这里便先把新募的营勇，遣散了两营。"我道："要用就募起来，不用就遣散了，也怨不得那些散勇作贼；其实平时营里的缺额只要补足了，到了要用时，只怕也够了。"子明道："那里会够！他倒正想借个题目招募新勇，从中沾些光呢。莫说补足了额，就是溢出额来，也不够呢。"

我笑道："不缺已经好了，那里还有溢额的?"子明道："你真是少见多怪！外面的营里都是缺额的，差不多照例只有六成勇额；到了京城的神机营，却一定溢额的，并且溢的不少，总是溢个加倍。"我诧道："那么这粮饷怎样呢?"子明笑道："粮饷却没有领溢的。但是神机营每出起队子来，是五百人一营的，他却足足有一千人，比方这五百名是枪队，也是一千杆枪。"我道："怎么军器也有得多呢?"子明道："凡是神机营当兵的，都是黄带

子、红带子的宗室，他们阔得很呢！每人都用一个家人，出起队来，各人都带着家人走，这不是五百成了一千了么。”我道：“军器怎么也加倍呢？”子明道：“每一个家人，都代他老爷带着一杆鸦片烟枪，合了那五百枝火枪，不成了一千了么。并且火枪也是家人代拿着，他自己的手里，不是拿了鹌鹑，囊，便是臂了鹰。他们出来，无非是到操场上去操，到了操场时，他们各人先把手里的鹰安置好了，用一根铁条儿，或插在树上，或插在墙上，把鹰站在上头，然后肯归队伍，操起来的时候，他的眼睛还是望着自己的鹰；偶然那铁条儿插不稳，掉了下来，那怕操到要紧的时候，他也先把火枪撂下，先去把他那鹰弄好了，还代他理好了毛，再归到队里去。你道这种操法奇么？”我道：“那带兵的难道就不管？”子明道：“那里肯管他！带兵的还不是同他们一个道儿上的人么。那管理神机营的都是王爷，前年有一位郡王奉旨管理神机营，他便对人家说：‘我今天得了这个差使，一定要把神机营整顿起来。当日祖宗入关的时候，神机营兵士临阵能站在马鞍上放箭的，此刻闹得不成样子了；倘再不整顿，将来不知怎样了！’旁边有人劝他说：‘不必多事罢，这个是不能整顿的了。’他不信。到差那一天，就点名阅操，拣那十分不像样的，照营例办了两个。这一办可不得了，不到三天，那王爷便又奉旨撤去管理神机营的差使了。你道他们的神通大不大！”

我道：“他们既然是宗室，又是王爷都干得下来，那么大的神通，何必还去当兵？”子明道：“当兵还是上等的呢。到了京城里，有一种化子，手里拿一根香，跟着车子讨钱。”我道：“讨钱拿一根香作甚么？”子明道：“他算是送火给你吃烟的。这种化子，你可不能得罪他；得罪了他时，他马上把外面的衣服一撂，里边束着的不是红带子，便是黄带子，那就被他讹一个不得了！”我道：“他的带子何以要束在里层呢？”子明道：“束在里层，好叫人家看不见，得罪了他，他才好讹人呀；倘使束在外层，谁也不敢惹他了。其实也可怜得很，他们又不能作买卖，说是说得好

听得很，‘天潢贵胄’呢，谁知一点生机都没有，所以就只能靠着那带子上的颜色去行诈了。他们诈到没得好诈的时候还装死呢。”我道：“装死只怕也是为的讹人？”子明道：“他们死了，报到宗人府去，照例有几两殡葬银子。他穷到不得了，又没有法想的时候便装死了，叫老婆、儿子哭丧着脸儿去报。报过之后，宗人府还派委员来看呢。委员来看时，他便直挺挺的躺着，老婆、儿子对他跪着哭。委员见了，自然信以为真，那个还伸手去摸他，仔细去验他呢，只望望是有个躺着的就算是了。他领了殡葬银，登时又活过来。这才是个活僵尸呢。”我道：“他已经骗了这回，等他真正死了的时候，还有得领没有呢？”子明道：“这可是不得而知了。”

我道：“他们虽然定例是不能作买卖，然而私下出来干点营生，也可以过活，宗人府未必就查着了。”子明道：“这一班都是好吃懒做的人，你叫他干甚么营生！只怕赶车是会的，京城里赶车的车夫里面，这班人不少，或者当家人也有的；除此之外，这班人只怕干得来的，只有讹诈讨饭了。所以每每有些谣言，说某大人和车夫换帖，某大老和底下人认了干亲家，起先听见，总以为是糟蹋人的话，谁知竟是真的。他们阔起来也快得很，等他阔了，认识了大人先生，和他往来，自然是少不免的，那些人却把他从前的事业提出来作个笑话。”

我道：“他们怎么又很阔得快呢？”子明道：“上一科我到京里去考北闱，住在我舍亲宅里。舍亲是个京官，自己养了一辆车，用了一个车夫，有好几年了，一向倒还相安无事。我到京那几天，恰好一天舍亲要去拜两个要紧的客，叫套车，却不见了车夫，遍找没有，不得已雇了一辆车去拜客。等拜完了客回来，他却来了，在门口站着。舍亲问他一天到那里去了。他道：‘今儿早起，我们宗人府来传了去问话，所以去了大半天。’舍亲问他问甚么话。他道：‘有一个镇国公缺出了，应该轮到小的补，所以传了去问话。’舍亲问此刻补定了没有。他道：‘没有呢，此刻

正在想法子。’问他想甚么法子。他道：‘要化几十两银子的使费，才补得上呢。可否求老爷赏借给小的六十两银子，去打点个前程，将来自当补报。’说罢，跪下去就磕头，起来又请了一个安。舍亲正在沉吟，他又左一个安，右一个安的乱请，嘴里只说求老爷的恩典。舍亲被他缠不过，给了他六十两银子。喜欢得他连忙叩了三个响头，嘴里说谢老爷的恩典，并求老爷再赏半天的假。舍亲道：‘既如此，你赶紧去打点罢。’他欢欢喜喜的去了。我还埋怨我舍亲太过信他了，那里有穷到出来当车夫的，平白地会做镇国公起来。舍亲对我说：‘这是常有的事。’我还不信呢。到得明天，他又欢欢喜喜的来了说：‘一切都打点好了，明天就要谢恩。’并且还带了一个车夫来，说是他的朋友，‘很靠得住的，荐给老爷试用用罢。’舍亲收了这车夫，他再是千恩万谢的去了。到了明天，他车也有了，马也有了，戴着红顶子花翎，到四处去拜客。到了舍亲门口，他不好意思递片子进来，就那么下了车进来了。还对舍亲请了个安说：‘小的今天是镇国公了！老爷的恩典，永不敢忘！’你看这不是他们阔得很快么？”

我道：“这么一个镇国公，有多少俸银一年呢？”子明道：“我不甚了了，听说大约三百多银子一年。”我笑道：“这个给我们就馆的差不多，阔不到那里去。”子明道：“你要知道他得了镇国公，那讹人的手段更大了。他天天跑到西苑门里去，在廊檐底下站着，专找那些引见的人去吓唬。那吓唬不动的，他也没有法子；——他那吓唬的话，总是说这是甚么地方，你敢乱跑。——倘使被他吓唬动了，他便说：‘你今日幸而遇了我，还不要紧，你谨慎点就是了。’这个人自然感激他，他却留着神看你是第几班第几名，记了你的名字，打听了你的住处，明天他却来拜你，向你借钱。”我道：“镇国公天天要到里面的么？”子明道：“何尝要他们去，不过他们可以去得。他去了时，遇见值年旗王大臣到了，他过去站一个班，只算是他来当差的。”我道：“他们虽是天潢贵胄，却是出身寒微得很，自然不见得多读书的了，怎么会当

差办事?”子明道：“他们虽不识字，然而很会说话，他们那黄带子，都是四品宗室，所以有人送他们一副对联是：‘心中乌黑嘴明白，腰上鹅黄顶暗蓝’。”我道：“对仗倒很工的。”说话之间，外面已放天明炮，子明便要走。我道：“太早了，洗了脸去。”便到我那边，叫起老妈子，炖了热水出来，让子明盥洗，他匆匆洗了便去。正是：一夕长谈方娓娓，五更归去太匆匆。未知子明去后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八回　办礼物携资走上海　控影射遣伙出京师

我送子明去了，便在书房里随意歪着，和衣稍歇，及至醒来，已是午饭时候。自此之后，一连几个月，没有甚事。忽然一天在辕门抄上，看见我伯父请假赴苏。我想自从母亲去过一次之后，我虽然去过几次，大家都是极冷淡的，所以我也不很常去了。昨天请了假，不知几时动身，未免去看看。走到公馆门前看时，只见高高的贴着一张招租条子，里面阒其无人。暗想动身走了，似乎也应该知照一声，怎么悄悄的就走了。回家去对母亲说知，母亲也没甚话说。

又过了几天，继之从关上回来，晚上约我到书房里去，说道："这两天我想烦你走一次上海，你可肯去？"我道："这又何难。但不知办甚么事？"继之道："下月十九是藩台老太太生日，请你到上海去办一份寿礼。"我道："到下月十九，还有一个多月光景，何必这么亟亟？"继之道："这里头有个缘故。去年你来的时候，代我汇了五千银子来，你道我当真要用么，我这里多少还有万把银子，我是要立一个小小基业，以为退步，因为此地的钱不够，所以才叫你汇那一笔来。今年正月里，就在上海开了一间字号，专办客货，统共是二万银子下本。此刻过了端节，前几天他们寄来一笔帐，我想我不能分身，所以请你去对一对帐。老实对你说：你的二千，我也同你放在里头了，一层做主意的官息比庄上好，二层多少总有点赢馀，这字号里面，你也是个东家，所以我不烦别人，要烦你去。再者，这份寿礼也与前不同。我这里已经办的差不多了，只差一个如意。这里各人送的，也有翡翠的，也有羊脂的，甚至于黄杨、竹根、紫檀、瓷器、水晶、珊瑚、玛瑙，……无论整的，镶的都有了；我想要办一个出乎这几种之外的，价钱又不能十分大，所以要你早去几天，好慢慢搜寻

起来。还要办一个小轮船，……”我道：“这办来作甚么，大哥又不常出门。”继之笑道：“那里是这个，我要办的是一尺来长的玩意儿。因为藩署花园里有一个池子，从前藩台买过一个，老太太欢喜的了不得，天天叫家人放着玩。今年春上，不知怎样翻了，沉了下去，好容易捞起来，已经坏了，被他们七搅八搅，越是闹得个不可收拾，所以要买一个送他。”我道：“这个东西从来没有买过，不知要多少价钱呢?”继之道：“大约百把块钱是要。你收拾收拾，一两天里头走一趟去罢。”我答应了，又谈些别话，就各去安歇。

次日我把这话告诉了母亲，母亲自是欢喜。此时五月里天气，带的衣服不多，行李极少。继之又拿了银子过来，问我几时动身。我道：“来得及今日也可以走得。”继之道：“先要叫人去打听了的好，不然老远的白跑一趟。”当即叫人打听了，果然今日来不及，要明日一早。又说这几天江水溜得很，恐怕下水船到得早，最好是今日先到洋篷上去住着。于是我定了主意，这天吃过晚饭，别过众人，就赶出城，到洋篷里歇下。果然次日天才破亮，下水船到了，用舢舨渡到轮船上。

次日早起便到了上海，叫了小车推着行李，到字号里去。继之先已有信来知照过，于是同众伙友相见。那当事的叫做管德泉，连忙指了一个房间，安歇行李。我便把继之要买如意及小火轮的话说了。德泉道：“小火轮只怕还有觅处；那如意他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又不曾指定一个名色，怎么办法呢？明日待我去找两个珠宝掮客来问问罢。那小火轮呢，只怕发昌还有。”当下我就在字号里歇住。

到了下午，德泉来约了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佚庐，从小就专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有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样机器。德泉同他相识。当下彼此见过，问起小火轮一事。佚庐便道：“有是有一个，只是多年没有

动了，不知可还要得。”说罢，便叫伙计在架子上拿了下来，扫去了灰土，拿过来看，加上了水，又点了火酒，机件依然活动，只是旧的太不像了。我道：“可有新的么?”佚庐道：“新的没有。其实铜铁东西没有新旧，只要拆开来擦过，就是新的了。”我道：“定做一个新的，可要几天?”佚庐道：“此刻厂里忙得很，这些小件东西，来不及做了。”我问他这个旧的价钱，他要一百元。我便道：“再商量罢。”

同德泉别去，回到字号里。早有伙计们代招呼了一个珠宝掮客来，叫做辛若江，说起要买如意，要别致的，所有翡翠、白玉、水晶、珊瑚、玛瑙，一概不要。若江道：“打算出多少价呢?”我道：“见了东西再讲罢。”说着，他辞去了。

是日天气甚热，吃过晚饭，德泉同了我到四马路升平楼，泡茶乘凉，带着谈天。可奈茶客太多，人声嘈杂，我便道：“这里一天到晚，都是这许多人么?”德泉道：“上半天人少，早起更是一个人没有呢。”我道：“早起他不卖茶么?”德泉道：“不过没有人来吃茶罢了，你要吃茶，他如何不卖。”坐了一会，便回去安歇。

次日早起，更是炎热。我想起昨夜到的升平楼，甚觉凉快，何不去坐一会儿呢。早上各伙计都有事，德泉也要照应一切，我便不去惊动他们，一个人逛到四马路，只见许多铺家都还没有开门。走到升平楼看时，门是开了；上楼一看，谁知他那些杌子都反过来，放在桌子上。问他泡茶时，堂倌还在那里揉眼睛，答道：“水还没有开呢。”我只是惘惘而出。取出表看时，已是八点钟了。在马路逛荡着，走了好一会，再回到升平楼，只见地方刚才收拾好，还有一个堂倌在那里扫地。我不管他，就靠拦杆坐了。又歇了许久，方才泡上茶来。我便凭拦下视，慢慢的清风徐来，颇觉凉快。

忽见马路上一大群人，远远的自东而西，走将过来，正不知因何事故。及至走近楼下时，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巡捕押着一

起犯人走过，后面围了许多闲人跟着观看。那犯人当中，有七八个蓬头垢面的，那都不必管他；只有两个好生奇怪，两个手里都拿着一顶熏皮小帽，一个穿的是京酱色宁绸狐皮袍子，天青缎天马出风马褂，一个是二蓝宁绸羔皮袍子，白灰色宁绸羔皮马褂，脚上一式的穿了棉鞋。我看了老大吃了一惊，这个时候，人家赤膊摇扇还是热，他两个怎么闹出一身大毛来？这才是千古奇谈呢！看他走得汗流被面的，真是何苦！然而此中必定有个道理，不过我不知道罢了。

再坐一会，已是十点钟时候，遂惠了茶帐回去。早有那辛若江在那里等着，拿了一枝如意来看，原是水晶的，不过水晶里面，藏着一个虫儿，可巧做在如意头上。我看了不对，便还他去了。

德泉问我到那里去来，我告诉了他。又说起那个穿皮衣服的，煞是奇怪可笑。德泉道："这个不足为奇。这里巡捕房的规矩，犯了事捉进去时穿甚么，放出来时仍要他穿上出来。这个只怕是在冬天犯事的。"旁边一个管帐的金子安插嘴道："不错。去年冬月里那一起打房间的，内中有两个不是判了押半年么。恰是这个时候该放，想必是他们了。"我问甚么叫做"打房间"。德泉道："到妓馆里，把妓女的房里东西打毁了，叫打房间。这里妓馆里的新闻多呢，那逞强的便去打房间，那下流的，便去偷东西。"我道："我今日看见那个人穿的很体面的，难道在妓院里闹点小事，巡捕还去拿他么？"德泉道："莫说是穿的体面，就是认真体面人，他也一样要拿呢。前几年有一个笑话：一个姓朱的，是个江苏同知、在上海当差多年的了；一个姓袁的知县，从前还做过上海县丞的。两个人同到棋盘街么二妓馆里去玩。那姓朱的是官派十足的人，偏偏那么二妓院的规矩，凡是客人，不分老小，一律叫少爷的。妓院的鸨头，叫了他一声朱少爷，姓朱的劈面就是一个巴掌打过去道：'我明明是老爷，你为甚么叫我少爷！'那鸨头哭了，登时就两下里大闹起来。妓馆的人，便暗暗

的出去叫巡捕。姓袁的知机，乘人乱时，溜了出去，一口气跑回城里花园街公馆里去了。那姓朱的还在那里‘羔子’‘王八蛋’的乱骂。一时巡捕来了，不由分晓，拉到了巡捕房里去，关了一夜。到明天解公堂。他和公堂问官是认得的，到了堂上，他抢上一步，对着问官拱拱手，弯弯腰道：‘久违了。’那问官吃了一惊，站起来也弯弯腰道：‘久违了。呀！这是朱大老爷，到这里甚么事？’那捉他的巡捕见问官和他认得，便一溜烟走了。妓馆的人，本来照例要跟来做原告的，到了此时，也吓的抱头鼠窜而去。堂上陪审的洋官，见是华官的朋友，也就不问了，姓朱的才徜徉而去。当时有人编出了一个小说的回目，是：‘朱司马被困棋盘街，袁大令逃回花园街。’”

我道：“那偷东西的便怎么办法呢？”德泉道：“那是一案一案不同的。”我道：“偷的还是贼呢，还是嫖客呢？”德泉道：“偷东西自是个贼，然而他总是扮了嫖客去的多；若是撬窗挖壁的，那又不奇了。”子安插嘴道：“那偷水烟袋的，真是一段新闻。这个人的履历，非但是新闻，简直可以按着他编一部小说，或者编一出戏来。”我忙问甚么新闻。德泉道：“这个说起来话长，此刻事情多着呢，说得连连断断的无味，莫若等到晚上，我们说着当谈天罢。”于是各干正事去了。

下午时候，那辛若江又带了两个人来，手里都捧着如意匣子，却又都是些不堪的东西，鬼混了半天才去。

我乘暇时，便向德泉要了帐册来，对了几篇，不觉晚了。晚饭过后，大家散坐乘凉，复又提起妓馆偷烟袋的事情来。德泉道：“其实就是那么一个人，到妓馆里偷了一支银水烟袋，妓馆报了巡捕房，被包探查着了，捉了去；后来却被一个报馆里的主笔保了出来，并没有重办，就是这么回事了。若要知道他前后的细情，却要问子安。”子安道：“若要细说起来，只怕谈到天亮也谈不完呢，可不要厌烦？”我道：“那怕今夜谈不完，还有明夜，怕甚么呢。”子安道：“这个人姓沈，名瑞，此刻的号是经武。”

我道："第一句通名先奇，难道他以前不号经武么？"子安道："以前号辑五，是四川人，从小就在一家当铺里学生意。这当铺的东家是姓山的，号叫仲彭。这仲彭的家眷，就住在当铺左近。因为这沈经武年纪小，时时叫到内宅去使唤，他就和一个鸦头鬼混上了。后来他升了个小伙计，居然也一样的成家生子，却心中只忘不了那个鸦头。有一天，事情闹穿了，仲彭便把经武撵了，拿鸦头嫁了。谁知他嫁到人家去，闹了个天翻地覆，后来竟当着众人，把衣服脱光了。人家说他是个疯子，退了回来。这沈经武便设法拐了出来，带了家眷，逃到了湖北，住在武昌，居然是一妻一妾，学起齐人来。他的神通可也真大，又被他结识了一个现任通判，拿钱出来，叫他开了个当铺，不上两年就倒了。他还怕那通判同他理论，却去先发制人，对那通判说：'本钱没了，要添本：若不添本，就要倒了。'通判说：'我无本可添，只得由他倒了。'他说：'既如此，倒了下来要打官司，不免要供出你的东家来；你是现任地方官，做了生意要担处分的。'那通判急了，和他商量，他却乘机要借三千两银子讼费，然后关了当铺门。他把那三千银子，一齐交给那拐来的鸦头。等到人家告了，他就在江夏县监里挺押起来。那鸦头拿了他的三千银子，却在上海一跑。他的老婆，便天天代他往监里送饭。足足的挺了三年，实在遇他不出来，只得取保把他放了。他被放之后，撇下了一个老婆、两个儿子，也跑到上海来了。亏他的本事，被他把那鸦头找着了，然而那三千银子，却一个也不存了。于是两个人又过起日子来，在胡家宅租了一间小小的门面，买了些茶叶，搀上些紫苏、防风之类，贴起一张纸，写的是'出卖药茶'。两个人终日在店面坐着，每天只怕也有百十来个钱的生意。谁知那位山仲彭，年纪大了，一切家事都不管，忽然高兴，却从四川跑到上海来逛一趟。这位仲彭，虽是个当铺东家，却也是个风流名士，一到上海，便结识了几个报馆主笔。有一天，在街上闲逛，从他门首经过，见他二人双双坐着，不觉吃了一惊，就踱了进去。他二

人也是吃惊不小，只道捉拐子、逃婢的来了，所以一见了仲彭，就连忙双双跪下，叩头如捣蒜一般。仲彭是年高之人，那禁得他两个这种乞怜的模样，长叹一声道：‘这是你们的孽缘，我也不来追究了！’二人方才放了心。仲彭问起经武的老婆，经武便诡说他死了；那鸦头又千般巴结，引得仲彭欢喜，便认做了女儿。那鸦头本来粗粗的识得几个字，仲彭自从认了他做女儿之后，不知怎样，就和一个报馆主笔胡绘声说起。绘声本是个风雅人物，听说仲彭有个识字的女儿，就要见见；仲彭带去见了，又叫他拜绘声做先生。这就是他后来做贼得保的来由了。从此之后，那经武便搬到大马路去，是个一楼一底房子，胡乱弄了几种丸药，挂上一个京都同仁堂的招牌，又在报上登了京都同仁堂的告白。谁知这告白一登，却被京里的真正同仁堂看见了，以为这是假冒招牌，即刻打发人到上海来告他。”正是：影射须知干例禁，衙门准备会官司。未知他这场官司胜负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二十九回　送出洋强盗读西书　卖轮船局员造私货

“京都大栅栏的同仁堂，本来是几百年的老铺，从来没有人敢影射他招牌的。此时看见报上的告白，明明说是京都同仁堂分设上海大马路，这分明是影射招牌，遂专打发了一个能干的伙计，带了使费出京，到上海来，和他会官司。这伙计既到上海之后，心想不要把他冒冒失失的一告，他其中怕别有因由，而且明人不作暗事，我就明告诉了他要告，他也没奈我何，我何不先去见见这个人呢。想罢，就找到他那同仁堂里去。他一见了之后，问起知道真正同仁堂来的，早已猜到了几分。又连用说话去套那伙计。那伙计是北边人，直爽脾气，便直告诉了他。他听了要告，倒连忙堆下笑来，和那伙计拉交情。又说：‘我也是个伙计，当日曾经劝过东家，说宝号的招牌是冒不得的，他一定不信，今日果然宝号出来告了。好在吃官司不关伙计的事。’又拉了许多不相干的话，和那伙计缠着谈天。把他耽搁到吃晚饭时候，便留着吃饭，又另外叫了几样菜，打了酒，把那伙计灌得烂醉如泥，便扶他到床上睡下。”

子安说到这里，两手一拍道：“你们试猜他这是甚么主意？那时候，他铺子里只有门外一个横招牌，还是写在纸上，糊在板上的，其馀竖招牌，一个没有。他把人家灌醉之后，便连夜把那招牌取下来，连涂带改的，把当中一个‘仁’字外外改了一个别的字。等到明日，那伙计醒了，向他道歉。他又同人家谈了一会，方才送他出门。等那伙计出了门时，回身向他点头，他才说道：‘阁下这回到上海来打官司，必要认清楚了招牌方才可告。’那伙计听说，抬头一看，只见不是同仁堂了，不禁气的目瞪口呆。可笑他火热般出京，准备打官司，只因贪了两杯，便闹得冰清水冷的回去。从此他便自以为足智多谋，肆无忌惮起来。上海

是个花天酒地的地方，跟着人家出来逛逛，也是有的。他不知怎样逛的穷了，没处想法子，却走到妓馆里打茶围，把人家的一支银水烟袋偷了；人家报了巡捕房，派了包探一查，把他查着了，捉到巡捕房，解到公堂惩办。那鸦头急了，走到胡绘声那里，长跪不起的哀求。胡绘声却不过情面，便连夜写一封信到新衙门里，保了出来。他因为辑五两个字的号，已在公堂存了窃案，所以才改了个经武，混到此刻，听说生意还过得去呢。这个人的花样也真多，倘使常在上海，不知还要闹多少新闻呢。”德泉道：“看着罢，好得我们总在上海。”我笑道：“单为看他留在上海，也无谓了。”大家笑了一笑，方才分散安歇。

自此每日无事便对帐；或早上，或晚上，也到外头逛一回。这天晚上，忽然想起王伯述来，不知可还在上海，遂走到谦益栈去望望。只见他原住的房门锁了，因到帐房去打听。乙庚说：“他今年开河头班船就走了，说是进京去的，直到此时，没有来过。”我便辞了出来。正走出大门，迎头遇见了伯父。伯父道：“你到上海作甚么？”我道：“代继之买东西。那天看了辕门抄，知道伯父到苏州，赶着到公馆里去送行，谁知伯父已动身了。”伯父道：“我到了此地，有事耽搁住了，还不曾去得。你且到我房里去一趟。”我就跟着进来。到了房里，伯父道：“你到这里找谁？”我道：“去年住在这里，遇见了王伯述姻伯，今晚没事，来看看他，谁知早就动身了。”伯父道：“我们虽是亲戚，然而这个人尖酸刻薄，你可少亲近他。你想，放着现成的官不做，却跑来贩书，成了个甚么样了！”我道：“这是抚台要撤他的任，他才告病的。”伯父道：“撤任也是他自取的，谁叫他批评上司！我问你：我们家里有一个小名叫土儿的，你记得这个人么？”我道：“记得。年纪小，却同伯父一辈的，我们都叫他小七叔。”伯父道：“是那一房的？”我道：“是老十房的，到了侄儿这一辈，刚刚出服。我父亲才出门的那一年，伯父回家乡去，还逗他玩呢。”伯父道：“他不知怎么，也跑到上海来了，在某洋行里。那洋行

的买办是我认得的，告诉了我。我没有去看他。我不过这么告诉你一声罢了，不必去找他。家里出来的人，是惹不得的。”正说话时，只见一个人，拿进一张条子来，却是把字写在红纸背面的。伯父看了，便对那人道：“知道了。”又对我道：“你先去罢，我也有事要出去。”

我便回到字号里，只见德泉也才回来。我问道：“今天有半天没见呢，有甚么贵事？”德泉叹口气道：“送我一个舍亲到公司船上，跑了一次吴淞。”我道：“出洋么？”德泉道：“正是，出洋读书呢。”我道：“出洋读书是一件好事，又何必叹气呢？”德泉道：“小孩子不长进，真是没法，这送他出洋读书，也是无可奈何的。”我道：“这也奇了！这有甚么无可奈何的事？既是小孩子不长进，也就不必送他去读书了。”德泉道：“这件事说出来，真是出人意外。舍亲是在上海做买办的，多了几个钱，多讨了几房姬妾，生的儿子有七八个，从小都是骄纵的，所以没有一个好好的学得成人。单是这一个最坏，才上了十三四岁，便学的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了。在家里还时时闯祸。他老子恼了，把他锁起来；锁了几个月，他的娘代他讨情放了。他得放之后，就一去不回。他老子倒也罢了，说只当没有生这个孽障，有一夜，无端被强盗明火执仗的抢了进来，一个个都是涂了面的，抢了好几千银子的东西；临走还放了一把火，亏得救得快，没有烧着。事后开了失单，报了官，不久就捉住了两个强盗，当堂供出那为首的来。你道是谁，就是他这个儿子！他老子知道了，气得一个要死，自己当官销了案，把他找了回去，要亲手杀他；被多少人劝住了，又把他锁起来。然而终久不是可以长监不放的，于是想出法子来，送他出洋去。”我道：“这种人，只怕就是出洋，也学不好的了。”德泉道：“谁还承望他学好，只当把他撵走了罢。”

子安道：“方才我有个敝友，从贵州回来的，我谈起买如意的事，他说有一支很别致的，只怕大江南北的玉器店，找不出一个来；除非是人家家藏的，可以有一两个。”我问是甚么的。子

安道："东西已经送来了，不妨拿来大家看看，猜是甚么东西。"于是取出一个纸匣来，打开一看，这东西颜色很红，内中有几条冰裂纹，不是珊瑚，也不是玛瑙，拿起来一照，却是透明的；这东西好像常常看见，却一时说不出他的名来。子安笑道："这是雄精雕的。"这才大家明白了。我问价钱。子安道："便宜得很！只怕东家嫌他太贱了。"我道："只要东西人家没有的，这倒不妨。"子安道："要不是透明的，只要几吊钱；他这是透明的，来价是三十吊钱光景。不过贵州那边钱贵，一吊钱差不多一两银子，就合到三十两银子了。"我道："你的贵友还要赚呢。"子安道："我们买，他不要赚；倘是看对了，就照价给他就是了。"我道："这可不好。人家老远带来的，多少总要叫他赚点，就同我们做生意一般，那里有照本买的道理。"子安道："不妨，他不是做生意的；况且他说是原价三十吊，焉知他不是二十吊呢。"我道："此刻灯底，怕颜色看不真，等明天看了再说罢。"于是大家安歇。次日再看那如意，颜色甚好，就买定了，另外去配紫檀玻璃匣子。只是那小轮船，一时没处买。德泉道："且等后天礼拜，我有个朋友说有这个东西，要送来看，或者也可以同那如意一般，捞一个便宜货。"我问是那里的朋友。德泉道："是一个制造局画图的学生，他自己画了图，便到机器厂里，叫那些工匠代他做起来的。"我道："工匠们都有正经公事的，怎么肯代他做这玩意东西？"德泉道："他并不是一口气做成功的，今天做一件，明天做一件，都做了来，他自己装配上的。"

这天我就到某洋行去，见那远房叔叔，谈起了家里一切事情，方知道自我动身之后，非但没有修理祠堂，并把祠内的东西，都拿出去卖；起先还是偷着做，后来竟是彰明昭著的了。我不觉叹了口气道："倒是我们出门的，眼底里干净！"叔叔道："可不是么！我母亲因为你去年回去，办事很有点见地，说是到底出门历练的好，姑娘们一个人，出了一次门，就把志气练出来了。恰好这里买办，我们沾点亲，写信问了他，得他允了就来，

也是迴避那班人的意思。此刻不过在这里闲住着，只当学生意，看将来罢了。”我道：“可有钱用么?”叔叔道：“才到了几天，还不曾知道。”谈了一会，方才别去。我心中暗想，我伯父是甚么意思，家里的人，一概不招接，真是莫明其用心之所在，还要叫我不要理他，这才奇怪呢!

过了两天，果然有个人拿了个小轮船来。这个人叫赵小云，就是那画图学生。看他那小轮船时，却是油漆的崭新，是长江船的式子。船里的机器，都被上面装的房舱、望台等件盖住。这房舱、望台，又都是活动的，可以拿起来，就是这船的一个盖就是了，做得十分灵巧。又点火试过，机器也极灵动。德泉问他价钱。小云道：“外头做起来，只怕不便宜，我这个只要一百两。”德泉笑道：“这不过一个玩意罢了，谁拿成百银子去买他!”小云道：“这也难说。你肯出多少呢?”德泉道：“我不过偶然高兴，要买一个玩玩，要是二三十块钱，我就买了他，多可出不起，也犯不着。”我见德泉这般说，便知道他不曾说是我买的，索性走开了，等他去说。等了一会，那赵小云走了。我问德泉说的怎么。德泉道：“他喊定了一百元，我没有还他实价，由他摆在这里罢。他说去去就来。”我道：“发昌那个旧的不堪，并且机器一切都露在外面的，也还要一百元呢。”德泉道：“这个不同。人家的是下了本钱做的；他这个是拿了皇上家的钱，吃了皇上家的饭，教会了他本事，他却用了皇上家的工料，做了这个私货来换钱，不应该杀他点价么!”

我道：“照这样做起私货来，还了得!”德泉道：“岂但这个!去年外国新到了一种纸卷烟的机器，小巧得很，卖两块钱一个。他们局里的人，买了一个回去；后来局里做出来的，总有二三千个呢，拿着到处去送人。却也做得好，同外国来的一样，不过就是壳子上不曾镀镍。”我问甚么叫镀镍。德泉道：“据说镍是中国没有的，外国名字叫 Nickel，中国译化学书的时候，便译成一个‘镍’字。所有小自鸣钟、洋灯等件，都是镀上这个东西。中国

人不知，一切都说他是镀银的，那里有许多银子去镀呢。其实我看云南白铜，就是这个东西；不然，广东琼州嵺峒的铜，一定是的。”我道：“铜只怕没有那么亮。”德泉笑道：“那是镀了之后擦亮的；你看元宝，又何尝是亮的呢。”我道：“做了三千个私货，照市价算，就是六千洋钱，还了得么！”德泉道：“岂只这个！有一回局里的总办，想了一件东西，照插銮驾的架子样缩小了，做一个铜架子插笔；不到几时，合局一百多委员、司事的公事桌上，没有一个没有这个东西的。已经一百多了，还有他们家里呢，还有做了送人的呢；后来闹到外面铜匠店，仿着样子也做出来了，要卖四五百钱一个呢。其馀切菜刀、劈柴刀、杓子，……总而言之，是铜铁东西，是局里人用的，没有一件不是私货。其实一个人做一把刀，一个杓子，是有限得很；然而积少成多，这笔账就难算了，何况更是历年如此呢。私货之外，还有一个偷。……”

说到这里，只见赵小云又匆匆走来道：“你到底出甚么价钱呀？”德泉道：“你到底再减多少呢？”小云道：“罢，罢！八十元罢。”德泉道：“不必多说了，你要肯卖时，拿四十元去。”小云道：“我已经减了个对成，你还要折半，好狠呀！”德泉道：“其实多了我买不起。”小云道：“其实讲交情呢，应该送给你；只是我今天等着用。这样罢，你给我六十元，这二十元算我借的，将来还你。”德泉道：“借是借，买价是买价，不能混的。你要拿五十元去罢，恰好有一张现成的票子。”说罢，到里间拿了一张庄票给他。小云道：“何苦又要我走一趟钱庄，你就给我洋钱罢。”德泉叫子安点洋钱给他，他又嫌重，换了钞票才去。临走对德泉道：“今日晚上请你吃酒，去么？”德泉道：“那里？”小云道：“不是沈月卿，便是黄银宝。”说着，一径去了。德泉道：“你看！卖了钱，又这样化法。”

我道：“你方才说那偷的，又是甚么？”德泉道：“只要是用得着的，无一不偷。他那外场面做得实在好看，大门外面，设了

个稽查处，不准拿一点东西出去呢。谁知局里有一种烧不透的煤，还可以再烧小炉子的，照例是当煤渣子不要的了，所以准局里人拿到家里去烧，这名目叫做‘二煤’，他们整箩的抬出去。试问那煤箩里要藏多少东西！”我道：“照这样说起来，还不把一个制造局偷完了么！”说话时，我又把那轮船揭开细看。德泉道：“今日礼拜，我们写个条子请佚庐来，估估这个价，到底值得了多少。”我道：“好极，好极！”于是写了条子去请，一会到了。正是：要知真价值，须俟眼明人。不知估得多少价值，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回　试开车保民船下水　误纪年制造局编书

当下方佚庐走来，大家招呼坐下。德泉便指着那小轮船，请他估价。佚庐离坐过来，德泉揭开上层，又注上火酒点起来，一会儿机船转动。佚庐一一看过道："买定了么？"德泉道："买定了。但不知上当不上当，所以请你来估估价。"佚庐道："要三百两么？"德泉笑道："只化了一百两银子。"佚庐道："那里有这个话！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他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的慢了，道："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道："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佚庐问道："你们看得出来么，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旁的明轮，果然倒转。佚庐又仔细再看道："只怕还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果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佚庐不觉叹道："可称精极了！三百两的价，我是估错的。此刻有了这个样子，就叫我照做，三百两还做不起来呢。但是白费了工夫，那倒车、慢车、停车、放汽，都要人去弄的，那里找个小人去弄他呢。到底买了多少？"德泉道："的确是一百两买来的。"佚庐道："没有的话，除非是贼赃。"

德泉笑道："虽不是贼赃，却也差不多。"遂把画图学生私造的话说了。佚庐叹道："这也难怪他们。人家听见说他们做私货，就都怪学生不好；依我说起来，实在是总办不好。你所说的赵小云，我也认识他，我并且出钱请他画过图。他在里面当了上十年的学生，本事学的不小了。此刻要请一个人，照他的本事，大约百把银子一个月，也没有请处；他在局里，却还是当一个学生的

名目，一个月才四吊钱的膏火，你叫他怎么够用！可不要出这些花样了？可笑那些总办，眼光比绿豆还小，有一回画图教习上去回总办，说这个赵小云本事学出了，求总办派他个差事，起点薪水。你猜总办说句甚么话？他说：‘起初十两、八两的薪水，不够他坐马车呢。’”我道：“奇了！怎么发出这么一句话来？”佚庐道：“总是赵小云坐了马车，被他碰见了一两次，才有这话呢。本来为的是要人才，才教学生；教会了，就应该用他；用了他，就应该给他钱；给了他钱，他化他的，你何必管他坐牛车、马车呢。就如从前派到美国去的学生，回来了也不用，此刻有多少在外头当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我化了钱，教出了人，却叫外国人去用，这才是‘楚材晋用’呢。此刻局里有本事的学生不少，听说一个个都打算向外头谋事。你道这都不是总办之过么？”

德泉道：“其实那做总办的，那一个懂得这些。几时得能够你去做了总办就好了。”佚庐道：“我又懂得甚么呢！不过有一层，是考究过工艺的做起来，虽不敢说十分出色，也可以少上点当。你们知道那保民船，才笑话呢！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一个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罢。’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出了船坞，便向闵行驶去。足足走了六七点钟之久，才望见闵行的影子。及至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各官员都是有事的，不觉都焦燥起来，于是打发人放舢舨登岸，跑回局里去，招

呼放了小轮船去，把主人接回。那保民船直到天黑后，才捱了回来。这一来总办急了，问那外国人。那外国人说修得好的。谁知修了个把月，依然如故。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少不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道：‘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道：‘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道：‘他总弄不好，怎样呢?’桂生道：‘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那里会做不好；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的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他却始终说是没有法子。总办没奈他何，等他去了，又叫了委员去商量。那些委员懂得甚么，除了磕头请安之外，便是拿钱吃饭，还有的是逢迎总办的意旨罢了，所以商量了半天，仍旧没法，只得仍然和桂生商量。桂生道：‘这个有甚么法子呢，只好另做一个。’委员吐了舌头出来道：‘那么怎样报销?’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然而终是走得慢。你们看，这不是笑话么。倘使懂得工艺的总办，何至于上这个当!”我道：“最奇的他们只信服外国人，这是甚么意思?”佚庐道：“这些制造法子，本来都是外国来的，也难怪他们信服外国人。但是外国人也有懂的，也有不懂的，譬如我们中国人专门会作八股，然而也必要读书人才会；读书人当中，也还有作的好、作的丑之分呢。叫我们生意人看着他，就一窍不通的了。难道是个中国人就会作八股么？他们的工艺，也是这样。然而官场中人，只要看见一个没辫子的，那怕他是个外国化子，也看得他同天上神仙一般。这个全是没有学问之过。”

我问道：“佚翁才说的，那里面的委员，甚么都不懂，他们办些甚么事呢?”佚庐道：“其实那里头无所谓委员，一切都是司事；不过两个管厂的，薪水大点，就叫他委员罢了。他们无非是记个工帐，还有甚么事办呢？还有连工帐都记不来的，一个字不

识的人，都有在里面。要问起他们的来历，却是当过兵的也有，当过底下人的也有。我小号和局里常有交易，所以我也常常到局里去。前几年里头，有个笑话：我到了局里，只看见一个司事，抱着一块虎头牌，在那里号啕大哭着跑来跑去，一面哭着，嘴里嚷着叫老太太。”我道：“只怕是他老太太没了。”德泉道：“只怕是的。”佚庐道：“没了老太太，他何必抱着虎头牌呢？”我道：“不然，这个办公事的地方，何以忽然叫起个女人来？”佚庐道：“便是我当日也疑惑得很，后来打听了他的同事，方才知道。那时候的总办是李勉林。这个司事叫甚么周寄芸，从前兵燹的时候，曾经背负了那位李老太太在兵火里逃出来的；后来这位李总办得了这个差，便栽培他，在局里派他一件事。这天不知为了甚么事，李总办挂出牌来，开除了他，所以他抱着那块牌子哭。”我道：“哭便怎样？这也无谓极了！”佚庐道：“你听我说呢。那时那位李老太太迎养在局里，他哭跳了一回，扛着那牌去见老太太，果然被他把那事情哭回来了。你想代人家背负了女眷逃难的，是甚么出身！”我道：“讲究实业的地方，用了这种人，那里会搅得好！那李总办也无谓得很，你要报私恩，就送他几两银子罢了，这种人那里办得事来！”佚庐道：“你说他不能办事，他却是越弄越红起来呢。今年现在的这位总办，给他一个札子，叫他管理船厂，居然是委员了。”我笑了笑道：“偏是这样人他会红，真是奇事！”佚庐道：“船厂的工师，告诉了我一件事，大家笑了好几天。他奉了札子，到了船厂，便传齐了一切工匠、小工、护勇等人，当面吩咐说：‘今天蒙总办的恩典，做了委员，你们从此要叫我“周老爷”了，不能再叫我“周师爷”的了。’”说的我和德泉都哈哈大笑起来。

金子安在帐房里，也出来问笑甚么。佚庐道：“还有好笑的呢。他到了船厂之日，先调了众工匠、小工花名册来看。这本来是一件公事。你道他看甚么？他看过之后，就指了几名工匠来，逼勒着他们改了名字，说：‘你的名字犯了总办祖上的讳，他的

名字犯了总办的讳；虽然不是这个字，然而同音也是不应该的。你们怎么这等没王法！那怕你犯了我的讳，倒不要紧。'"说的众人又是一场好笑。

佚庐道："还有好笑的呢。局里有一个裁缝，叫做冯涤生。有一回，这裁缝承办了一票号衣，未免写个承揽单，签上名字。不知怎样被他看见了，吓得他面无人色。"说到这里，顿住了道："你们猜他为甚么吃惊？"大家想了一会，都猜不出，催他快点说。佚庐道："他指着那裁缝的名字道：'你好大胆！没规矩，没王法的！犯了这制造局的开山始祖曾中堂、曾文正公的讳！况且曾中堂又是现任总办的丈人，你还想吃饭么！'裁缝道：'曾中堂叫曾国藩，不叫涤生。'他听了，登时暴跳如雷起来，大喝道：'你可反了！提了曾中堂的正讳叫起来！你知道这两个字，除了皇帝，谁敢提在口里！你用的两个字，虽不是正讳，却是个次印。你快快换写一张，改了名字。这个拿上去，总办看了，也要生气的。'"众人又是一笑。佚庐道："那裁缝只得换写一张，胡乱改了个甚么阿猫、阿狗的名字，他才快活了，还拿这个话去回了总办请功呢。"众人更是狂笑不止。我道："这个人不料有许多笑话。还有没有，何妨再说点我们听听。"佚庐道："我不过道听途说罢了，倘使他们局里的人说起来，只怕新鲜笑话多着呢。"

此时已是晚饭的时候，便留佚庐便饭。他同德泉是极熟的，也不推辞。一时饭罢，大家坐到院子里乘凉，闲闲的又谈起制造局来。我问起这局的来历。佚庐道："制造局开创的总办是冯竹儒，守成的是郑玉轩、李勉林，以后的就平常得很了。到了现在这一位，更是百事都不管，天天只在家里念佛，你想那个局如何会办得好呢。"我道："开创的颇不容易。"佚庐道："正是。不讲别的，偌大的一个局，定那章程规则，就很不容易。冯总办的时候，规矩极严，此刻宽的不像样子了。据他们说：当日冯总办，每天亲巡各厂去查工，晚上还查夜。有一夜极冷，有两三个司事同住在一个房里，大家烧了一小炉炭御寒；可巧冯总办查夜到

了，吓得他们甚么似的，内中一个，便把这个炭炉子藏在椅子底下，把身子挡住。偏偏他老先生又坐下来谈了几句天才去，等他去后，连忙取出炭炉时，那椅面已经烘的焦了；倘使他再不走，坐这把椅子的那位先生，屁股都要烧了呢。此刻一到冬天，那一个司事房里没有一个煤炉，只举此一端，其馀就可想了。这位总办，别的事情不懂，一味的讲究节省，局里的司事穿一件新衣服，他也不喜欢，要说闲话。你想赵小云坐马车，被他看见了，他也不愿意，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看是没有一处不糜费。单是局里用的几个外国人，我看就大可以省得。他们拿了一百、二百的大薪水，遇了疑难的事，还要和中国工师商量，这又何苦用着他呢。还有广方言馆那译书的，二三百银子一月，还要用一个中国人同他对译，一天也不知译得上几百个字，成了一部书之后，单是这笔译费就了不得。”我道：“却译些甚么书呢?”佚庐道：“都有。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都是全的。”我道：“这些书倒好，明日去买他两部看看，也可以长点学问。”佚庐摇头道：“不中用。他所译的书，我都看过，除了天文我不懂，其馀那些声光电化的书，我都看遍了，都没有说的完备。说了一大篇，到了最紧要的窍眼，却不点出来。若是打算看了他作为谈天的材料，是用得着的；若是打算从这上头长学问，却是不能。”我道：“出了偌大薪水，怎么译成这么样?”佚庐道：“这本难怪。大凡译技艺的书，必要是这门技艺出身的人去译，还要中西文字兼通的才行；不然，必有个词不达意的毛病。你想他那里译书，始终是这一个人，难道这个人就能晓尽了天文、地理、机器、算学、声光、电化各门么？外国人单考究一门学问，有考了一辈子考不出来，或是儿子，或是朋友，去继他志才考出来的。谈何容易，就胡乱可以译得！只怕许多名目还闹不清楚呢；何况又两个人对译，这又多隔了一层膜了。”我道：“胡乱看看，就是做了谈天的材料也好。”佚庐道：“也未尝不可以看看，然而也有误人的地方。局里编了一部《四裔编年表》，中国的年代，却从帝喾编

起。我读的书很少，也不敢胡乱批评他，但是我知道的，中国年代，从唐尧元年甲辰起，才有个甲子可以纪年，以前都是含含糊糊的，不知他从那里考得来。这也罢了。谁知到了周朝的时候，竟大错起来。你想拿年代合年代的事，不过是一本中西合历，只费点翻检的工夫罢了，也会错的，何况那中国从来未曾经见的学问呢。”我道：“是怎么错法呢？是把外国年份对错了中国年份不是？”佚庐道：“这个错不错，我还不曾留心。只是中国自己的年份错了，亏他还刻出来卖呢。你要看，我那里有一部，明日送过来你看。我那书头上，把他的错处，都批出来的。”正是：不是山中无历日，如何岁月也模糊？当下夜色已深，大家散了。要知他错的怎么，且待我看过了再记。

第三十一回　论江湖揭破伪术　小勾留惊遇故人

到了次日午后，方佚庐果然打发人送来一部《四裔编年表》。我这两天帐也对好了，东西也买齐备了，只等那如意的装璜匣子做好了，就可以动身，左右闲着，便翻开来看。见书眉上果然批了许多小字，原书中国历数，是从少昊四十年起的，却又注上"壬子"两个字。我便向德泉借了一部《纲鉴易知录》，去对那年干。从唐尧元年甲辰起，逆推上去，帝挚在位九年，帝喾在位七十年，颛顼氏在位七十八年，少昊氏在位八十四年，从尧元年扣至少昊四十年，共二百零一年。照着甲辰干支逆推上去，至二百零一年应该是癸未，断不会变成壬子之理。这是开篇第一年的中国干支已经错了。他底下又注着西历前二千三百四十九年。我又检查一检查，耶稣降生，应该在汉哀帝元寿二年；逆推至汉高祖乙未元年，是二百零六年；又加上秦四十二年，周八百七十二年，商六百四十四年，夏四百三十九年，舜五十年，尧一百年，帝挚九年，帝喾七十年，颛顼氏七十八年，少昊共在位八十四年：扣至四十年时，西历应该是耶稣降生前二千五百五十五年。其中或者有两回改换朝代的时候，参差了三两年，也说不定的，然而照他那书上，已经差了二百年了。开卷第一年，就中西都错，真是奇事。又翻到第三页上，见佚庐书眉上的批写着："夏帝启在位九年，太康二十九年，帝相二十八年；自帝启五年至帝相六年，中间相距五十一年。今以帝启五年作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帝相六年作一千九百三十七年，中间相距才三十七年耳，此处即舛误十四年之多矣"云云。以后逐篇翻去，都有好些批，无非是指斥编辑的，算去却都批的不错。

金子安跑过来对我一看道："呀！你莫非在这里打铁算盘？"我此时看他错误的太多，也就无心去看。想来他把中西的年岁，

做一个对表，尚且如此错误，中间的事迹，我更无可稽考的，看他做甚么呢。正在这么想着，听得金子安这话，我便笑问道："怎么叫个铁算盘？我还不懂呢。"金子安道："这里又摆着历本，又摆着算盘，又堆了那些书，不是打铁算盘么。"我问到底甚么叫铁算盘。子安道："不是拿算盘算八字么？"我笑道："我不会这个，我是在这里算上古的年数。"子安道："上古的年数还算他做甚么，"我问道："那铁算盘到底是甚么？"子安道："是算命的一个名色。大概算命的都是排定八字，以五行生克推算，那批出来的词句，都是随他意写出来的；惟有这铁算盘的词句，都在书上刻着，排八字又不讲五行，只讲数目，把八个字的数目叠起来，往书上去查，不知他怎样的加法，加了又查，每查着的，只有一个字，慢慢加上，自然成文，判断的很有灵验呢。"我道："此刻可有懂这个的？何妨去算算。"说话间，管德泉走过来说道："江湖上的事，那里好去信他！从前有一个甚么吴少澜，说算命算得很准，一时哄动了多少人。这里道台冯竹儒也相信了，叫他到衙门里去算，把合家男女的八字，都叫他算起来。他的兄弟吉云有意要试那吴少澜灵不灵，便把他家一个底下人和一个老妈子的八字，也写了搀在一起。及至他批了出来，底下人的命，也是甚么正途出身，封疆开府；那老妈子的命，也是甚么恭人、淑人，夫荣子贵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呢！"子安道："这铁算盘不是这样的。拿八字给他看了，他先要算父母在不在，全不全，兄弟几人；父母不全的，是那一年丁的忧，或丧父或丧母。先把这几样算的都对了，才往下算；倘有一样不对，便是时辰错了，他就不算了。"德泉道："你还说这个呢！你可知前年京里，有一个算隔夜数的，他说今日有几个人来算命，他昨夜已经先知道的，预先算下。要算命的人，到他那里，先告诉了他八字；又要把自己以前的事情，和他说知，如父母全不全，兄弟几个，那一年有甚么大事之类，都要直说出来。他听了，说是对的，就在抽屉里取出一张批就的八字来，上面批的词句，以前之事，无一不应；

以后的事，也批好了，应不应，灵不灵，是不可知的了。”我道：“这岂不是神奇之极了么？”德泉笑道：“谁知后来却被人家算去了！他的生意非常之好，就有人算计要拜他为师，他只不肯教人。后来来了一个人，天天请他吃馆子；起先还不在意，后来看看，每吃过了之后，到柜上去结帐，这个人取出一包碎银子给掌柜的，总是不多不少，恰恰如数。这算命的就起了疑心，怎么他能预先知道吃多少的呢？忍不住就问他。他道：‘我天天该用多少银子，都是隔夜预先算定的，该在那里用多少，那里用多少，一一算好、秤好、包好了，不过是省得临时秤算的意思。’算命的道：‘那里有这个术数？’他道：‘岂不闻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既是前定，自然有术数可以算得出了。’算命的求他教这法子。他道：‘你算命都会隔夜算定，难道这个小小术数都不会么？’算命的求之不已，他总是拿这句话回他。算命的没法，只得直说道：‘我这个法子是假的。我的住房，同隔壁的房，只隔得一层板壁，在板壁上挖了一个小小的洞；我坐位的那个抽屉桌子，便把那小洞堵住，堵小洞的那横头桌子上的板，也挖去了，我那抽屉，便可以通到隔壁房里。有人来算命时，他一一告诉我的话，隔壁预先埋伏了人，听他说一句，便写一句；这个人笔下飞快，一面说完了，一面也写完了。——至于那以后的批评，是糊里糊涂预写下的，灵不灵那个去管他呢。——写完了，就从那小洞口递到抽屉里，我取了出来给人，从来不曾被人窥破。这便是我的法子了。’那人大笑道：‘你既然懂得这个，又何必再问我的法子呢。我也不过预先算定，明日请你吃饭，吃些甚么菜，应该用多少银子，预先秤下罢了。’算命的还不信，说道：‘吃的菜也有我点的，你怎么知道我点的是甚么菜、多少价呢？’那人笑道：‘我是本京人，各馆子的情形烂熟。比方我打算定请你吃四个菜，每个一钱银子，你点了一个钱二的，我就点一个八分的来就你，你点了个六分的，我也会点一个钱四的来凑数，这有甚么难处呢。’算命的呆了一呆道：‘然则你何必一定请我？’那人笑道：‘我何

尝要请你，不过拿我这个法子，骗出你那个法子来罢了。’说罢一场干笑。那算命的被他识穿了，就连忙收拾出京去了。你道这些江湖上的人，可以信得么！”一席话说得大家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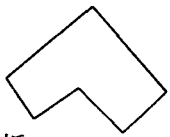
德泉道：“我今年活了五十多岁，这些江湖上的事情，见得多了。起先我本来是极迷信的，后来听见一班读书人都斥为异端邪术，我反起了疑心，这等神奇之事，都有人不信的，我倒怪那些读书人的不是呢。后来慢慢的听得多了，方才疑心到那江湖上的事情，不能尽信，却被我设法查出了他许多作假的法子。从此以后，我的不信，是有凭据可指的，那一班读书先生，倒成了徒托空言了。我说一件事给你两位听：当日我有一位舍亲，五十多岁，只有一个儿子，才十一二岁，得了个痢症，请了许多医生，都医不好。后来请了几个茅山道士来打醮禳灾，那为头的道士说他也懂得医道，舍亲就请他看了脉。他说这病是因惊而起，必要吃金银汤才镇压得住。问他甚么叫金银汤，可是拿金子、银子煎汤。他说：‘煎汤吃没有功效，必要拿出金银来，待他作了法事，请了上界真神，把金银化成仙丹，用开水冲服，才能见效。’舍亲信了，就拿出一枝金簪、两元洋钱，请他作法。他道：‘现在打醮，不能做这个；要等完了醮，另作法事，方能办到。’舍亲也依了，等完了醮，就请他做起法事来。他又说：‘洋钱不能用，因为是外国东西，菩萨不鉴的，必要锭子上剪下来的碎银。’舍亲又叫人拿洋钱去换了碎银来交与他。他却不用手接，先念了半天的经，又是甚么通诚；通过了诚，才用一个金漆盘子，托了一方黄缎，缎上面画了一道符，叫舍亲把金簪、碎银放在上面。他捧到坛上去，又念了一回经卷，才把他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撤去金漆盘子，当众大吹大擂起来；一面取二升米，撒在缎包上面，二升米撒完了，那缎包也盖没了。他又戟指在米上画了一道符，又拜了许久，念了半天经咒，方才拿他那牙笏把米扫开，现出缎包。他卷起衣袖，把缎包取来，放在金漆盘子里，轻轻打开。说也奇怪，那金簪、银子都不见了，缎子上的一道符还是照旧，却

多了一个小小的黄纸包儿。拿下来打开看时，是一包雪白的末子。他说：‘这就是那金银化的，是请了上界真神，才化得出来，把开水冲来服了，包管就好。’此时亲眷朋友，在座观看的人，总有二三十，就是我也在场同看，明明看着他手脚极干净，不由得不信。然而吃了下去，也不见好，后来还是请了医生看好的。在当时人人都疑是真有神仙，便是我也还在迷信时候上。多少读书人，却一口咬定是假的，他一定掉了包去；然而几人虎视眈眈的看着他，拿缎包时，总是卷起袖子，如果掉包，岂没有一个人看穿的道理。后来却被我考了出来，明明是假的，他仗着这个法子去拐骗金银，又乐得人人甘心被他拐骗，这才是神乎其技呢！”我连忙问：“是怎么假法？”德泉取一张纸，裁了两方，折了两个包，给我们看。（看官，当日管德泉是当面做给我看的，所以我一看就明白；此刻我是笔述这件事，不能做了纸包，夹在书里面，给看官们看，只能画个图出来，让看官们好按图去演做出来，方知这骗法神妙。）图如下：

德泉折了这一式的两个纸包道：“你们看这两个纸包，是一式无异的了。他把两个包的反面对着反面，用胶水粘连起来，不成了两面都是正面，都有了包口的了么？他在那一面先藏了别的东西，却拿这一面包你的金银。纵使看的人疑心他做手脚，也不过留神在他身上袖子里，那知道他在金漆盘里拿到桌子上，或在桌子上拿回金漆盘里时，轻轻翻一个身，已经掉去了呢。”我道：“这个法子，说穿了也不算甚么希奇。”德泉道：“说穿了，自然不希奇，然而不说穿是再没有人看得出的。我初考得这个法子时，便小试其技，拿纸来做了一个小包，预包了一角小洋钱在里面；却叫人家给一个铜钱，我包在这一面，攒在手里，假意叫他吹一口气，把纸包翻过来，就变了个小洋钱。有一个年轻朋友看了，当以为真，一定要我教他。我要他请我吃了好几回小馆子，才教了他。他懊悔的了不得。”我道：“教会了他，为甚倒懊悔起来呢？”德泉道：“他以为果然一个铜钱，能变做一角小洋钱，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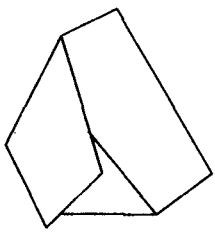
想学会了，就可以发财，所以才破费了请我吃那许多回馆子；谁知说穿了是假的，他那有不懊悔。”子安和我，不觉一齐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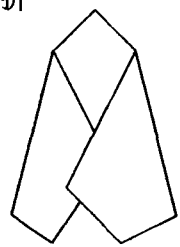
起手第一折



第二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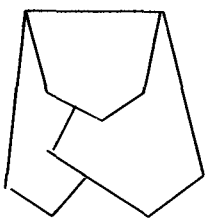
第三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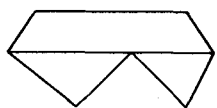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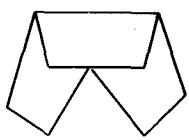
第 四 折

第五折正面





反 面



我又问道：“还有甚么作假的呢?”德泉道：“不必说起，没有一件不是作假的，不过一时考不出来。我只说一两件，就可以概其馀了。那‘祝由科’代人治病，不用吃药，只画两道符就好了；最惊人的，用小刀割破舌头取血画符，看他割得血淋淋的，又行所无事，人人都以为神奇。其实不相干，你试叫他拿刀来把舌头横割一下，他就不能。原来这舌头竖割是不伤的，随割随就长合，并且不甚痛，常常割他，割惯了竟是毫无痛苦的；若是横割了，就流血不止，极难收口的。只要大着胆，人人都可以做得

来。不信，你试细细的一想，有时吃东西，偶然大牙咬了舌边，虽有点微痛，却不十分难受；倘是门牙咬了舌尖，就痛的了不得。论理大牙的咬劲，比门牙大得多，何以反为不甚痛？这就是一横一竖的道理了。又有那茅山道士探油锅的法子，看看他作起法来，烧了一锅油，沸腾腾的滚着，放了多少铜钱下去，再伸手去一个一个的捞起来，他那只手只当不知。看了他，岂不是仙人了么？岂知他把些硼砂，暗暗的放在油锅里，只要得了些须暖气，硼砂在油里面要化水，化不开，便变了白沫，浮到油面，人家看了，就犹如那油滚了一般，其实还没有大热呢。”说话之间，已到了晚饭时候。

这一天格外炎热，晚饭过后，便和德泉到黄浦滩边，草皮地上乘了一回凉，方才回来安歇。这一夜，热的睡不着，直到三点多钟，方才退尽了暑气，矇眬睡去。忽然有人叫醒，说是有个朋友来访我，连忙起来，到堂屋一看，见了这个人，不觉吃了一惊。正是：昨听江湖施伪术，今看骨肉出新闻。未知此人是谁，且听下回再记。

第三十二回　轻性命天伦遭惨变　豁眼界北里试嬉游

哈哈！你道那人是谁？原来是我父亲当日在杭州开的店里一个小伙计，姓黎，表字景翼，广东人氏。我见了他，为甚吃惊呢？只因见他穿了一身的重孝，不由的不吃一个惊。然而叙起他来，我又为甚么哈哈一笑？只因我这回见他之后，晓得他闹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笑不得、怒不得，只得干笑两声，出出这口恶气。

看官们听我叙来：这个人，他的父亲是个做官的，官名一个逵字，表字鸿甫。本来是福建的一个巡检，署过两回事，弄了几文，就在福州省城，盖造了一座小小花园，题名叫做水鸥小榭。生平欢喜做诗，在福建结交了好些官场名士，那水鸥小榭，就终年都是冠盖往来，日积月累的，就闹得亏空起来。大凡理财之道，积聚是极难，亏空是极易的；然而官场中的习气，又看得那亏空是极平常的事。所以越空越大，慢慢的闹得那水鸥小榭的门口，除了往来的冠盖之外，又多添了一班讨债鬼。这位黎鸿甫少尹，明知不得了，他便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带了一妻两妾三个儿子，逃了出来，撇了那水鸥小榭也不要了。走到杭州，安顿了家小，加捐了一个知县，进京办了引见，指省浙江，又到杭州候补去了。我父亲开着店的时候，也常常和官场交易，因此认识了他。

他的三个儿子：大的叫慕枚，第二的就是这个景翼，第三的叫希铨。你道他们兄弟，为甚取了这么三个别致名字？只因他老子欢喜做诗，做名士，便望他的儿子也学他那样，因此大的叫他仰慕袁枚，就叫慕枚；第二的叫他景企赵翼，就叫景翼；第三的叫他希冀蒋士铨，就叫希铨。他便这般希望儿子，谁知他的三个儿子，除了大的还略为通顺，其次两个，连字也认不得多少，却

偏又要诌两句歪诗。当年鸿甫把景翼荐到我父亲店里，我到杭州时，他还在店里，所以认得他。

当下相见毕，他就叙起别后之事来。原来鸿甫已经到了天津，在开平矿务局当差；家眷都搬到上海，住在虹口源坊衖，慕枚到台湾去谋事，死在台湾。鸿甫的老婆，上月在上海寓所死了，所以景翼穿了重孝。景翼把前事诉说已毕，又说道："舍弟希铨，不幸昨日又亡故了，家父远在开平，我近来又连年赋闲，所以一切后事，都不能举办。我们忝在世交，所以特地来奉求借几块洋钱，料理后事。"我问他要多少。景翼道："多也不敢望，只求借十元罢了。"我听说，就取了十元钱给他去了。

今天早上，下了一阵雨，天气风凉，我闲着没事，便到谦益栈看伯父。谁知他已经动身到苏州去了。又去看看小七叔，谈了一回，出来到虹口源坊衖，回看景翼，并吊乃弟之丧。到得他寓所时，恰好他送灵柩到广肇山庄去了，未曾回来，只有同居的一个王端甫在那里，代他招呼。这王端甫是个医生。我请问过姓氏之后，便同他闲谈，问起希铨是甚么病死的。端甫只叹一口气，并不说是甚么病。我不免有点疑心，正要再问，端甫道："听景翼说起，同阁下是世交，不知交情可深厚？"我道："这也无所谓深厚不深厚，总算两代相识罢了。"端甫道："我也是和鸿甫相好。近来鸿甫老的糊涂了，这黎氏的家运，也闹了个一败涂地。我们做朋友的，看着也没奈何。偏偏慕枚又先死了，这一家人只怕从此没事的了。"我道："究竟希铨是甚么病死的？"端甫叹道："那里是病死的，是吃生鸦片烟死的呀！"我惊道："为着甚么事？"端甫道："竟是鸿甫写了信来叫他死的。"我更是大惊失色，问是甚么缘故。端甫道："这也一言难尽。鸿甫的那一位老姨太太，本是他夫人的陪嫁鸦头。他弟兄三个，都是嫡出；这位姨太太，也生过两个儿子，却养不住。鸿甫夫人便把希铨指给他，所以这位姨太太十分爱惜希铨。希铨又得了个瘫痪的病，总医不好。上前年就和他娶了个亲。这种瘫子，有谁肯嫁他，只娶

了人家一个粗鸦头。去年那老姨太太不在了，把自己的几口皮箱，都给了希铨。这希铨也索作怪，娶了亲来，并不曾圆房，却同一个朋友同起同卧。这个朋友是一个下等人，也不知他姓甚么，只知道名字叫阿良。家里人都说希铨和那阿良，有甚暧昧的事。希铨又本来生得一张白脸，柔声下气，就和女人一般的，也怪不得人家疑心。然而这总是房帏琐事，我们旁边人却不敢乱说。这一位景翼先生，他近来赋闲得无聊极了，手边没有钱化，便向希铨借东西当，希铨却是一毛不拔的，因此弟兄们闹不对了。景翼便把阿良那节事写信绘鸿甫，信里面总是加了些油盐酱醋。鸿甫得了信，便写了信回来，叫希铨快死；又另外给景翼信，叫他逼着兄弟自尽。我做同居的，也不知劝了多少。谁知这位景翼，竟是别有肺肠的，他的眼睛只看着老姨太太的几口皮箱，那里还有甚么兄弟，竟然亲自去买了鸦片烟来，立逼着希铨吃了。一头咽了气，他便去开那皮箱，谁知竟是几口空箱子，里面塞满了许多字纸、砖头、瓦石，这才大失所望。大家又说是希铨在时，都给了阿良了。然而这个却又毫无凭据的，不好去讨。只好哑子吃黄连，自家心里苦罢了。”我听了一番话，也不觉为之长叹。一会儿，景翼回来了，彼此周旋了一番，我便告辞回去。

过了两天，王端甫忽然气冲冲的走来，对我说道：“景翼这东西，真是个畜生！岂有此理！”我忙问甚么事。端甫道：“希铨才死了有多少天，他居然把他的弟妇卖了！”我道：“这还了得！卖到了甚么地方去了？”端甫道：“卖到妓院里去了！”我不觉顿足道：“可曾成交？”端甫道：“今天早起，人已经送去了；成交不成交，还没知道。”我道：“总要设法止住他才好。”端甫道：“我也为了这个，来和你商量。我今天打听了一早起，知道他卖在虹口广东妓院里面。我想不必和景翼那厮说话，我们只到妓院里，和他把人要回来再讲。所以特地来约同你去，因为你懂得广东话。”原来端甫是孟河人，不会说广东话。我笑问道：“你怎么

知道我懂广东话呢?”端甫道:“你前两天和景翼说的,不是广东话么。”我道:“只怕他成了交,就是懂话也不中用。”端甫道:“所以要赶着办,迟了就怕误事。”我道:“把人要了出来,作何安置呢?也要预先筹画好了呀。”端甫道:“且要了出来再说。嫁总是要嫁的,他还没有圆过房,并且一无依靠的,又有了景翼那种大伯子,那里能叫人家守呢。”我道:“此刻天气不早了,你就在这里吃了晚饭,我同你去走走罢。左右救出这个女子来,总是一件好事。”端甫答应了。

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同到虹口去。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走了进去,只见两边的人家,都是乌里八糟的。走到一家门前,端甫带着我进去,一直上到楼上。这一间楼面,便隔做了两间。楼梯口上,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黑暗异常。入到房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儿,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还有一个大瓦钵,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七横八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子。我头一次到这等地方,不觉暗暗称奇,只得将就坐下。便有两个女子上来招呼,一般的都是生就一张黄面,穿了一套拷绸衫裤,脚下没有穿袜,拖了一双皮鞋,一个眼皮上还长了一个大疤,都前来问贵姓。我道:“我们不是来打茶围的,要来问你们一句话,你去把你们鸨母叫了上来。”那一个便去了。我便问端甫,可认得希铨的妻子。端甫道:“我同他同居,怎么不认得。”一会儿,那鸨妇上来了。我问他道:“听说你这里新来一个姑娘,为甚么不见?”鸨妇脸上现了错愕之色,回眼望一望端甫,又望着我道:“没有呀。”说话时,那两个妓女,又在那里交头接耳。我冷笑道:“今天姓黎的送来一个人,还没有么?”鸨妇道:“委实没有。我家现在只有这两个。”我道:“这姓黎的所卖的人,是他自己的弟妇,如果送到这里,你好好的实说,交了出来,我们不难为你。如果已经成交,我们还可以代你追回身价。你倘是买

了不交出来，你可小心点！”鸨妇慌忙道：“没有，没有！你老爷吩咐过，如果他送来我这里，也断不敢买了。”我把这番问答，告诉了端甫。端甫道：“我懂得。我打听得明明白白的，怎么说没有！”我对鸨妇道：“我们是打听明白了来的，你如果不交出人来，我们先要在这里搜一搜。”鸨妇笑道：“两位要搜，只管搜就是。难道我有这么大的胆，敢藏过一个人。我老实说了罢：人是送来看过的，因为身价不曾讲成。我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别样葛藤，幸得两位今夜来，不然，等买成了才晓得，那就受累了。”我道：“他明明带到你这里来的，怎么不在这里？你这句话有点靠不住。”鸨妇道：“或者他又带到别处去看，也难说的。吃这个门户饭的，不止我这一家。”我听了，又告诉了端甫，只得罢休。当下又交代了几句万不可买的话，方才出来，与端甫分手。约定明日早上，我去看他，顺便觑景翼动静，然后分头回去。

德泉问事情办得妥么。我道：“事情不曾办妥，却开了个眼界。我向来不曾到过妓院，今日算是头一次。常时听见人说甚么花天酒地，以为是一个好去处，却不道是这么一个地方，真是耳闻不如目见了。”德泉道：“是怎么样地方？”我就把所见的，一一说了。德泉笑道：“那是最坏的地方；有好的，你没有见过。多偕我同你去打一个茶围，你便知道了。”说时，恰好有人送了一张条子来，德泉看了笑道：“那有这等巧事！说要打茶围，果然就有人请你吃花酒了。”说罢，把那条子递给我看，原来是赵小云请德泉和我到尚仁里黄银宝处吃酒。那一张请客条子，是用红纸反过来写的。德泉便对来人说：“就来。”原来赵小云自从卖了那小火轮之后，曾来过两次，同我也相熟了，所以请德泉便顺带着请我。我意思要不去。德泉道：“这吃花酒本来不是一件正经事，不过去开开眼界罢了。只去一次，下次不去，有甚么要紧呢。”看看钟才九点一刻，于是穿了长衣，同德泉慢慢的走去。在路上，德泉说起小云近日总算翻了一个大身，被一个马矿师聘了去，每月薪水二百二十两，所以就阔起来了。这是制造局里几

吊钱一个月的学生。你想值得到二百多两的价值，才给人家几吊钱，叫人家怎么样肯呢。”我道：“然而既是倒贴了他膏火教出来的，也要念念这个学出本事的源头。”德泉道：“自然做学生的也要思念本源，但是你要用他呀；搁着他不用，他自然不能不出来谋事了。”我道：“化了钱，教出了人材，却被外人去用，其实也不值得。”德泉道：“这个岂止一个赵小云，曾文正和李合肥，从前派美国的学生，回来之后，去做洋行买办，当律师翻译的，不知多少呢。”一面说着话，不觉走到了，便入门一径登楼。这一登楼，有分教：涉足偶来花世界，猜拳酣战酒将军。不知此回赴席，有无怪现状，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三回　假风雅当筵呈丑态　真义侠拯人出火坑

当下我两人走到楼上，入到房中，赵小云正和众人围着桌子吃西瓜。内中一个方佚庐是认得的。还有一个是小云的新同事，叫做李伯申。一个是洋行买办，姓唐，表字玉生，起了个别号，叫做啸庐居士，画了一幅《啸庐吟诗图》，请了多少名士题诗；又另有一个别号，叫做酒将军，因为他酒量好，所以人家送他这么一个外号，他自己也居之不疑。当下彼此招呼过了，小云让吃西瓜。那黄银宝便拿瓜子敬客，请问贵姓。我抬头看时，大约这个人的年纪，总在二十以外了；鸡蛋脸儿，两颧上现出几点雀斑，搽了粉也盖不住，鼻准上及两旁，又现出许多粉刺，厚厚的嘴唇儿，浓浓的眉毛儿；穿一件广东白香云纱衫子，束一条黑纱百裥裙，里面衬的是白官纱裤子。却有一样可奇之处，他的举动，甚为安详，全不露着轻佻样子。敬过瓜子之后，就在一旁坐下。

他们吃完了西瓜，我便和佚庐说起那《四裔编年表》，果然错得利害，所以我也无心去看他的事迹了。——他一个年岁都考不清楚，那事迹自然也靠不住了，所以无心去看他。佚庐道："这个不然。他的事迹都是从西史上译下来的。他的西历并不曾错，不过就是错了华历。这华历有两个错处：一个是错了甲子，一个是合错了西历。只为这一点，就闹的人家眼光撩乱了。"唐玉生道："怎的都被你们考了出来，何妨去纠正他呢？"佚庐笑道："他们都是大名家编定的，我们纵使纠正了，谁来信我们；不过考了出来，自己知道罢了。"玉生道："做大名家也极容易。像我小弟，倘使不知自爱，不过是终身一个买办罢了；自从结交了几位名士，画了那《啸庐吟诗图》，请人题咏，那题咏的诗词，都送到报馆里登在报上，此刻那一个不知道区区的小名，从此出

来交结个朋友也便宜些。”说罢，呵呵大笑。又道：“此刻我那《吟诗图》，题的人居然有了二百多人，诗、词、歌、赋，甚么体都有了，写的字也是真、草、隶、篆，式式全备；只少了一套曲子，我还想请人拍一套曲子在上头，就可以完全无憾了。”说罢，又把题诗的人名字，屈着手指头数出来，说了许多甚么生，甚么主人，甚么居士，甚么词人，甚么词客，……滔滔汩汩，数个不了。

小云道：“还是办我们的正经罢。时候不早了，那两位怕不来了，摆起来罢，我们一面写局票。”房内的鸦头老妈子，便一迭连声叫摆起来。小云叫写局票，一一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小云道：“没有就不叫也使得。”玉生道：“无味，无味！我来代一个。”就写了一个西公和沈月英。一时起过手巾，大众坐席。黄银宝上来筛过一巡酒，敬过瓜子，方在旁边侍坐。我们一面吃酒，一面谈天。我说起：“这里妓院，既然收拾得这般雅洁，只可惜那叫局的纸条儿，太不雅观。上海有这许多的诗人墨客，为甚么总没有人提倡，同他们弄些好笺纸？”玉生道：“好主意！我明天就到大吉楼买几盒送他们。”我道：“这又不好。总要自己出花样，或字或画，或者贴切这个人名，或者贴切吃酒的事，才有趣呢。”玉生道：“这更有趣了。画画难求人，还是想几个字罢。”说着，侧着头想了一会道：“‘灯红酒绿’好么？”我道：“也使得。”玉生又道：“‘骚人韵士，絮果兰因’，八个字更好。”我笑道：“有谁名字叫韵兰的，这两句倒是一副现成对子。”玉生道：“你既然会出主意，何妨想一个呢？”我道：“现成有一句《西厢》，又轻飘，又风雅，又贴切，何不用呢？”玉生道：“是那一句？”我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玉生拍手道：“好，好！妙极，妙极！”又闭着眼睛，曼声念道：“管教那人来探你一遭儿。妙极，妙极！”小云道：“你用了这一句，我明日用西法画一个元宝刻起来，用黄笺纸刷印了，送给银宝，不是‘黄银宝’三个字都有了么？”说罢，大家一笑。

叫的局陆续都到，玉生代我叫的那沈月英也到了。只见他流星送目，翠黛舒眉，倒也十分清秀。玉生道："寡饮无味，我们何不豁拳呢？"小云道："算了罢，你酒将军的拳，没有人豁得过。"玉生不肯，一定要豁，于是打起通关来。一时履舄交错，钏动钗飞。我听见小云说他拳豁得好，便留神去看他出指头，一路轮过来到我，已被我看的差不多了，同他对豁五拳，却赢了他四拳；他不服气，再豁五拳，却又输给我三拳；他还不服气，要再豁，又拿大杯来赌酒，这回他居然输了个"直蕩五"。小云呵呵大笑道："酒将军的旗倒了！"我道："豁拳太伤气，我们何妨赌酒对吃呢。一样大的杯子，取两个来，一人一杯对吃，看谁先叫饶，便是输了。"玉生道："倒也爽快！"便叫取过两个大茶盅来，我和他两个对饮。一连饮过二十多杯，方才稍歇；过了一会，又对吃起来，又是一连二三十杯。德泉道："少吃点罢，天气热呀。"于是我两人方才住了。一会儿，席散了，各人都辞去。

一同出门，好好的正走着，玉生忽然哇的一声吐了。连忙站到旁边，一只手扶着墙，一面尽情大吐，吐完了，取手巾拭泪。说道："我今天没有醉，这……这是他……他们的酒太……太新了！"一句话还未说完，脚步一浮，身子一歪，几乎跌个筋斗，幸得方佚庐、李伯申两个，连忙扶住。出了巷口，他的包车夫扶了他上车去了。各人分散。我和德泉两个回去，在路上说起玉生不济。我道："在南京时，听继之说上海的斗方名士，我总以为继之糟蹋人，今日我才亲眼看见了。我恼他那酒将军的名字，时常诌些歪诗，登在报上，我以为他的酒量有多大，所以要和他比一比。是你劝住了，又是天热，不然，再吃上十来杯，他还等不到出来才吐呢。天底下竟有这些狂人，真是奇事！"当下回去，洗澡安歇。

次日，我惦着端甫处的事，一早起来，便叫车到虹口去。只见景翼正和端甫谈天。端甫和我使个眼色，我就会了意，不提那件事，只说二位好早。景翼道："我因为和端甫商量一件事，今

日格外早些。”我问甚么事。景翼叹口气道：“家运颓败起来，便接二连三的出些古怪事。舍弟没了才得几天，舍弟妇又逃走去了！”我只装不知道这事，故意诧异道：“是几时逃去的？”景翼道：“就是昨天早起的事。”我道：“倘是出去好好的嫁一个人呢，倒还罢了；只不要葬送到那不相干的地方去，那就有碍府上的清誉了。”景翼听了我这句话，脸上涨得绯红，好一会才答道：“可不是！我也就怕的这个。”端甫道：“景兄还说要去追寻；依我说，他既然存了去志，就寻回来，也未必相安。况且不是我得罪的话，黎府上的境况也不好，去了可以省了一口人吃饭，他妇人家坐在家里，也做不来甚么事。”我道：“这倒也说得是。这一传扬出去，寻得着寻不着还不晓得，先要闹得通国皆知了。”景翼一句话也不答，看他那样子，很是局促不安。我向端甫使个眼色，起身告辞。端甫道：“你还到那里去？”我道：“就回去。”端甫道：“我们学学上海人，到茶馆里吃碗早茶罢。”我道：“左右没事，走走也好。”又约景翼，景翼推故不去，我便同端甫走了出来。端甫道：“我昨夜回来，他不久也回来了，那脸上现了一种惊惶之色，不住的唉声叹气，我未曾动问他。今天一早，他就来和我说，弟妇逃走了。这件事你看怎处？”我道：“我也筹算过来，我们既然沾了手，万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弄他个水落石出才好。只怕他已经成了交，那边已经叫他接了客，那就不成话了。”端甫道：“此刻无踪无影的，往那里去访寻呢。只得破了脸，追问景翼。”我道：“景翼这等行为，就是同他破脸，也不为过；不过事情未曾访明，似乎太早些。我们最好是先在外面访着了，再和他讲理。”端甫道：“外面从何访起呢？”我道：“昨天那鸨妇虽然嘴硬，那形色甚是慌张，我们再到他那里问去。”端甫道：“也是一法。”于是同走到那妓院里。

那鸨妇正在那里扫地呢，见了我们，便丢下扫帚，说道：“两位好早。不知又有甚么事？”我道：“还是来寻黎家媳妇。”鸨妇冷笑道：“昨天请两位在各房里去搜，两位又不搜，怎么今天

又来问我？在上海开妓院的，又不是我一家，怎见得便在我这里？”我听了不觉大怒，把桌子一拍道：“姓黎的已经明白告诉了我，说他亲自把弟妇送到你这里的，你还敢赖！你再不交出来，我也不和你讲，只到新衙门里一告，等老爷和你要，看你有几个指头捱拶子！”鸨妇闻了这话，才低头不语。我道：“你到底把人藏在那里？”鸨妇道：“委实不知道，不干我事。”我道：“姓黎的亲身送他来，你怎么委说不知？你果然把他藏过了，我们不和你要人，那姓黎的也不答应。”鸨妇道：“是王大嫂送来的，我看了不对，他便带回去了，那里是甚么姓黎的送来！”我道：“甚么王大嫂？是个甚么人？”鸨妇道：“是专门做媒人的。”我道：“他住在甚么地方？你引我去问他。”鸨妇道：“他住在广东街，你两位自去找他便是，我这里有事呢。”我道：“你好糊涂！你引了我们去，便脱了你的干系；不然，我只向你要人！”鸨妇无奈，只得起身引了我们到广东街，指了门口，便要先回去。我道：“这个不行！我们不认得他，要你先去和他说。”鸨妇只得先行一步进去。我等也跟着进去。

只见里面一个浓眉大眼的黑面肥胖妇人，穿着一件黑夏布小衣，两袖勒得高高的，连胳膊肘子也露了出来；赤着脚，穿了一双拖鞋，那裤子也勒高露膝；坐在一张矮脚小凳子上，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在那里扇着取凉。鸨妇道：“大嫂，秋菊在你这里么？”我暗问端甫道：“秋菊是谁？”端甫道：“就是他弟妇的名字。”我不觉暗暗称奇。此时不暇细问，只听得那王大嫂道：“不是在你家里么？怎么问起我来？你又带了这两位来做甚么？”鸨妇涨红了脸道：“不是你带了他出来的，怎么说在我家？”王大嫂站起来大声道：“天在头上！你平白地含血喷人！自己做事不机密，却想把官司推在我身上！”鸨妇也大声道：“都是你带了这个不吉利、克死老公的货来带累我！我明明看见那个货头不对，当时还了你的，怎么凭空赖起来！”王大嫂丢下了破芭蕉扇，口里嚷道：“天杀的！你自己胆小，和黎二少交易不成，我们当场走

开，好好的一个秋菊在你房里，怎么平白地赖起我来！我同你拼了命，和你到十王殿里，请阎王爷判这是非！”说时迟，那时快，他一面嚷着，早一头撞到鸨妇怀里去。鸨妇连忙用手推开，也嚷着道：“你昨夜被鬼遮了眼睛，他两个同你一齐出来，你不看见么？”我听他两个对骂的话里有因，就劝住道：“你两个且不要闹，这个不是拼命的事。昨夜怎么他两个一同出来，你且告诉了我，我自有主意，可不要遮三瞒四的；说得明白，找出人来，你们也好脱累。”王大嫂道：“你两位不厌烦琐，等我慢慢的讲来。”又指着端甫道：“这位王先生，我认得你，你只怕不认得我。我时常到黎家去，总见你的。前天黎二少来，说三少死了，要把秋菊卖掉，做盘费到天津寻黎老爷，越快越好。我道：‘卖人的事，要等有人要买才好讲得，那里性急得来。’他说：‘妓院里是随时可以买人的。’我还对他说：‘恐怕不妥当，秋菊虽是鸦头出身，然而却是你们黎公馆的少奶奶，卖到那里去须不好听，怕与你们老爷做官的面子有碍。’他说：‘秋菊何尝算甚么少奶奶！三少在日，并不曾和他圆房。只有老姨太太在时，叫他一声媳妇儿；老太太虽然也叫过两声，后来问得他做鸦头的名字叫秋菊，就把他叫着玩，后来就叫开了。阖家人等，那个当他是个少奶奶。今日卖他，只当卖鸦头。’他说得这么斩截，我才答应了他。”又指着鸨妇道：“我素知这个阿七妈要添个姑娘，就来和他说了。昨天早起，我就领了秋菊到他家去看。到了晚上，我又带了黎二少去，等他们当面讲价。黎二少要他一百五十元，阿七妈只还他八十。还是我从中说合，说当日娶他的时候，也是我的原媒，是一百元财礼，此刻就照一百元的价罢。两家都依允了，契据也写好了，只欠未曾交银。忽然他家姑娘来说，有两个包探在楼上，要阿七妈去问话。我也吃了一惊，跟着到楼上去，在门外偷看，见你两位问话。我想王先生是他同居，此刻出头邀了包探来，这件事沾不得手。等问完了话，阿七妈也不敢买了，我也不敢做中了，当时大家分散，我便回来。他两个往那里去了，我可不晓得

了。”我问端甫道：“难道回去了?”端甫道：“断未回去！我同他同居，统共只有两楼两底的地方，我便占了一底，回去了岂有不知之理。”我道：“莫非景翼把他藏过了？然而这种事，正经人是不肯代他藏的，藏到那里去呢?”端甫猛然省悟道：“不错，他有一个咸水妹相好，和我去坐过的，不定藏在那里。”我道：“如此，我们去寻来。”端甫道：“此刻不过十点钟，到那些地方太早。”我道：“我们只说有要紧事找景翼，怕甚么!”说罢，端甫领了路一同去。好得就在虹口一带地方，不远就到了。

打开门进去，只见那咸水妹蓬着头，像才起来的样子。我就问景翼有来没有。咸水妹道：“有个把月没有来了。他近来发了财，还到我们这里来么，要到四马路嫖长三去了!”我道：“他发了甚么财?”咸水妹道：“他的兄弟死了，八口皮箱里的金珠首饰、细软衣服，怕不都是他的么！这不是发了财了!”我见这情形，不像是同他藏着人的样子，便和端甫起身出来。端甫道：“这可没处寻了，我们散了罢，慢慢再想法子。”正想要分散，我忽然想起一处地方来道：“一定在那里!”便拉着端甫同走。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不知想着甚么地方，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四回　蓬革中喜逢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

当下正要分手，我猛然想起那个甚么王大嫂，说过当日娶的时候，也是他的原媒，他自然知道那秋菊的旧主人的了。或者他逃回旧主人处，也未可知，何不去找那王大嫂，叫他领到他旧主人处一问呢。当下对端甫说了这个主意，端甫也说不错。于是又回到广东街，找着了王大嫂，告知来意。王大嫂也不推辞，便领了我们，走到靖远街，从一家后门进去。门口贴了“蔡宅”两个字。王大嫂一进门，便叫着问道：“蔡嫂，你家秋菊有回来么?”我等跟着进去，只见屋内安着一铺床，床前摆着一张小桌子，这边放着两张竹杌；地下爬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广东的风炉，以及沙锅瓦罐等，纵横满地。原来这家人家，只住得一间破屋，真是寝于斯、食于斯的了。我暗想这等人家也养着鸦头，也算是一件奇事。只见一个骨瘦如柴的妇人，站起来应道：“我道是谁，原来是王大嫂。那两位是谁?”王大嫂道：“是来寻你们秋菊的。”那蔡嫂道：“我搬到这里来，他还不曾来过，只怕他还没有知道呢。要找他有甚么事，何不到黎家去？昨天我听见说他的男人死了，不知是不是?”王大嫂道：“有甚不是！此刻只怕尸也化了呢。”蔡嫂道：“这个孩子好命苦！我很悔当初不曾打听明白，把他嫁了个瘫子；谁知他瘫子也守不住！这两位怎么忽然找起他来?”一面说，一面把孩子抱到床上，一面又端了竹杌子过来让坐。王大嫂便把前情后节，详细说了出来。蔡嫂不胜错愕道：“黎二少枉了是个读书人，怎么做了这种禽兽事！无论他出身微贱，总是明媒正娶的，是他的弟妇，怎么要卖到妓院里去？纵使不遇见这两位君子仗义出头，我知道了也是要和他讲理的，有他的礼书、婚帖在这里。我虽然受过他一百元财礼，我办的陪嫁，也用了七八十。我是当女儿嫁的，不信，你到他家去查那婚帖，

我们写的是义女，不是甚么鸦头；就是鸦头，这卖良为娼，我告到官司去，怕输了他？你也不是个人，怎么平白地就和他干这个丧心的事！须知这事若成了，被我知道，连你也不得了；你四个儿子死剩了一个，还不快点代他积点德，反去作这种孽。照你这种行径，只怕连死剩那个小儿子还保不住呢！”一席话，说得王大嫂哑口无言。我不禁暗暗称奇，不料这筚门圭窦中，有这等明理女子，真是“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因说道：“此刻幸得事未办成，也不必埋怨了，先要找出人来要紧。”蔡嫂流着泪道：“那孩子笨得很，不定被人拐了，不但负了两位君子的盛心，也枉了我抚养他一场！”又对王大嫂道：“他在青云里旧居时，曾拜了同居的张婶婶做干娘。他昨夜不敢回夫家去，一定找我，我又搬了，张婶婶一定留住了他。然而为甚么今天还不送他来我处呢？要就到他那里去看看，那里没有，就绝望了。”说着，不住的拭泪。我道：“既然有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去走走。”蔡嫂站起来道：“恕我走路不便，不能奉陪了，还是王大嫂领路去罢。两位君子做了这个好事，公侯万代！”说着，居然呜呜的哭起来，嘴里叫着“苦命的孩子”。

我同端甫走了出来，王大嫂也跟着。我对端甫道：“这位蔡嫂很明白，不料小户人家里面有这种人才！”端甫道：“不知他的男人是做甚么的？”王大嫂道：“是一个废人，文不文，武不武，穷的没饭吃，还穿着一件长衫，说甚么不要失了斯文体统。两句书只怕也不曾读通，所以教了一年馆，只得两个学生，第二年连一个也不来了。此刻穷的了不得，在三元宫里面测字。”我对端甫道：“其妇如此，其夫可知，回来倒可以找他谈谈，看是甚么样的人。”端甫道：“且等把这件正经事办妥了再讲。只是最可笑的是，这件事我始终不曾开一句口，是我闹起来的，却累了你。”我道：“这是甚么话！这种不平之事，我是赴汤蹈火，都要做的。我虽不认得黎希铨，然而先君认得鸿甫，我同他便是世交，岂有世交的妻子被辱也不救之理。承你一片热心知照我，把这个美举

分给我做，我还感激你呢。”

端甫道：“其实广东话我句句都懂，只是说不上来；像你便好，不拘那里话都能说。”我道：“学两句话还不容易么。我是凭着一卷《诗韵》学说话，倒可以有‘举一反三’的效验。”端甫道：“奇极了！学说话怎么用起《诗韵》来？”我道：“并不奇怪。各省的方音，虽然不同，然而读到有韵之文，却总不能脱韵的。比如此地上海的口音，把歌舞的歌字读成‘孤’音，凡五歌韵里的字，都可以类推起来：‘搓’字便一定读成‘粗’音，‘磨’字一定读成‘模’音的了。所以我学说话，只要得了一个字音，便这一韵的音都可以贯通起来，学着似乎比别人快点。”端甫道：“这个可谓神乎其用了！不知广东话又是怎样？”我道：“上海音是五歌韵混了六鱼、七虞，广东音却是六鱼、七虞混了四豪，那‘都’、‘刀’两个字是同音的，这就可以类推了。”端甫道：“那么‘到’、‘妒’也同音了？”我道：“自然。”端甫道：“‘道’、‘度’如何？”我道：“也同音。”端甫喜道：“我可得了这个学话求音的捷径了。”

一面说着话，不觉到了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他身后。只见门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得咯蹬咯蹬的楼梯响。王大嫂喊道：“秋菊，你的救星恩人到了，跑甚么！”我心中一喜道：“好了！找着了！”就跟着王大嫂进去。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在那里做针黹，一个小鸦头在旁边打着扇。见了人来，便站起来道：“甚风吹得王大嫂到？”王大嫂道：“不要说起！我为了秋菊，把腿都跑断了，却没有一些好处。张婶婶，你叫他下来罢。”那张婶婶道：“怎么秋菊会跑到我这里来？你不要乱说！”王大嫂道：“好张婶婶！你不要瞒我，我已经看见他了。”张婶婶道：“听见说你做媒，把他卖了到妓院里去，怎么会跑到这里。你要秋菊还是问你自己。”王大嫂道：“你还说这个呢，我几乎受了个大累！”说罢，便把如此长短的说了一遍。张婶婶才欢喜道：“原来如此。秋菊昨夜慌慌张张的跑了

来，说又说得不甚明白，只说有两个包探，要捉他家二少。这两位想是包探了？”王大嫂道：“这一位是他们同居的王先生，那一位是包探。”我听了，不觉哈哈大笑道：“好奇怪，原来你们只当我是包探。”王大嫂呆了脸道：“你不是包探么？”我道：“我是从南京来的，是黎二少的朋友，怎么是包探。”王大嫂道：“你既然和他是朋友，为甚又这样害他？”我笑道：“不必多说了，叫了秋菊下来罢。”张婶婶便走到堂屋门口，仰着脸叫了两声。只听得上面答道：“我们大鸦头同他到隔壁李家去了。”原来秋菊一眼瞥见了王大嫂，只道是妓院里寻他，忽然又见他身后站着我和端甫两个，不知为了甚事，又怕是景翼央了端甫拿他回去，一发慌了，便跑到楼上。楼上同居的，便叫自己鸦头悄悄的陪他到隔壁去躲避。张婶婶叫小鸦头去叫了回来，那楼上的大鸦头自上楼去了。

只见那秋菊生得肿胖脸儿，两条线缝般的眼，一把黄头发，腰圆背厚，臀耸肩横。不觉心中暗笑，这种人怎么能卖到妓院里去，真是无奇不有的了。又想这副尊容，怎么配叫秋菊！这“秋菊”两个字何等清秀，我们家的春兰，相貌甚是娇好，我姊姊还说他不配叫“春兰”呢，这个人的尊范，倒可以叫做“冬瓜”。想到这里，几乎要笑出来。忽又转念：我此刻代他办正经事，如何暗地里调笑他，显见得是轻薄了。连忙止了妄念道：“既然找了出来，我们且把他送回蔡嫂处罢，他那里惦记得很呢。”张婶婶道：“便是我清早就想送他回去，因为这孩子嘴舌笨，说甚么包探咧、妓院咧，又是二少也吓慌了咧，我不知是甚么事，所以不敢叫他露脸。此刻回去罢。但不知还回黎家不回？”我道：“黎家已经卖了他出来了，还回去作甚么！”于是一行四个人，出了青云里，叫了四辆车，到靖远街去。

那蔡嫂一见了秋菊，没有一句说话，搂过去便放声大哭。秋菊不知怎的，也哀哀的哭起来。哭了一会，方才止住。问秋菊道：“你谢过了两位君子不曾？”秋菊道：“怎的谢？”蔡嫂道：

“傻鸦头！磕个头去。”我忙说：“不必了。”他已经跪下磕头。那房子又小，挤了一屋子的人，转身不得，只得站着生受了他的。他磕完了，又向端甫磕头。我便对蔡嫂道：“我办这件事时，正愁着找了出来，没有地方安插他；我们两个，又都没有家眷在这里。此刻他得了旧主人最好了，就叫他暂时在这里住着罢。”蔡嫂道：“这个自然，黎家还去得么？他就在我这里守一辈子，我们虽是穷，该吃饭的熬了粥吃，也不多这一口。”我道：“还讲甚么守的话！我听说希铨是个瘫废的人，娶亲之后，并未曾圆房，此刻又被景翼那厮卖出来，已是义断恩绝的了，还有甚么守节的道理。赶紧的同他另寻一头亲事，不要误了他的年纪是真。”蔡嫂道：“人家明媒正娶的，圆房不圆房，谁能知道。至于卖的事，是大伯子的不是，翁姑丈夫，并不曾说过甚么。倘使不守，未免礼上说不过去，理上也说不过去。”我道：“他家何尝把他当媳妇看待，个个都提着名儿叫，只当到他家当了几年鸦头罢了。”蔡嫂沉吟了半晌道：“这件事还得与拙夫商量，妇道人家，不便十分作主。”

我听了，又叮嘱了两句好生看待秋菊的话，与端甫两个别了出来。取出表一看，已经十二点半了。我道：“时候不早了，我们找个地方吃饭去罢。”端甫道：“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办了去。”我讶道：“还有甚么？”端甫道：“这个蔡嫂，煞是来得古怪，小户人家里面，那里出生这种女子。想来他的男人，一定有点道理的，我们何不到三元宫去看看他？”我喜道：“我正要看他，我们就去来。只是三元宫在那里，你可认得？”端甫向前指道：“就在这里去不远。”于是一同前去。

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甬道，两面空场，没有甚么测字的。再走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测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子，写着“蔡侣笙论字处”。摊上坐了一人，生得眉清目秀，年纪约有四十上下，穿了一件捉襟见肘的夏布长衫。我对端甫道：“只怕就是他。我们且不要说穿，叫他测一个

字看。”端甫笑着，点了点头。我便走近一步，只见摊上写着“论字四文”。我顺手取了一个纸卷递给他。他接在手里，展开一看，是个“捌”字。他把字写在粉板上，便问叩甚么事。我道：“走了一个人，问可寻得着。”他低头看了一看道：“这个字左边现了个‘拐’字，当是被拐去的；右边现了个‘别’字，当是别人家的事，与问者无干；然而‘拐’字之旁，只剩了个侧刀，不成为利，主那拐子不利；‘别’字之旁，明现‘手’字，若是代别人寻觅，主一定得手。却还有一层：这个‘别’字不是好字眼，或者主离别；虽然寻得着，只怕也要离别的意思。并且这个‘捌’字，照字典的注，含着有‘破’字、‘分’字的意思，这个字义也不见佳。”我笑道：“先生真是断事如神！但是照这个断法，在我是别人的事，在先生只怕是自己的事呢。”他道：“我是照字论断，休得取笑！”我道：“并不是取笑，确是先生的事。”他道：“我有甚么事，不要胡说！”一面说着，便检点收摊。我因问道：“这个时候就收摊，下半天不做生意么？”他也不言语，把摊上东西，寄在香火道人处道：“今天这时候还不送饭来，我只得回去吃了再来。”我跟在他后头道：“先生，我们一起吃饭去，我有话告诉你。”他回过头来道：“你何苦和我胡缠！”我道：“我是实话，并不是胡缠。”端甫道：“你告诉了他罢，你只管藏头露尾的，他自然疑心你同他打趣。”他听了端甫的话，才问道：“二位何人？有何事见教？”我问道：“尊府可是住在靖远街？”他道：“正是。”我指着墙上的招贴道：“侣笙就是尊篆？”他道：“是。”我道：“可是有个尊婢嫁在黎家？”他道：“是。”我便把上项事，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侣笙连忙作揖道：“原来是两位义士！失敬，失敬！适间简慢，望勿见怪！”

正在说话时，一个小女孩，提了一个篮，篮内盛了一盂饭，一盘子豆腐，一盘子青菜，走来说道：“蔡先生，饭来了。你家今天有事，你们阿杏也没有工夫，叫我代送来的。”我便道：“不必吃了，我们同去找个地方吃罢。”侣笙道：“怎好打搅！”我道：

“不是这样讲。我两个也不曾吃饭，我们同去谈谈，商量个善后办法。”侣笙便叫那小孩子把饭拿回去，三人一同出庙。端甫道：“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怎么好呢?”我道：“我们只要吃两碗饭罢了，何必讲究好馆子呢。”端甫道：“也要干净点的地方。那种苏州饭馆，脏的了不得，怎样坐得下！还是广东馆子干净点，不过这个要蔡先生才在行。”侣笙道：“这也没有甚么在行不在行，我当得引路。”于是同走到一家广东馆子里，点了两样菜，先吃起酒来。我对侣笙道：“尊婢已经寻了回来了。我听说他虽嫁了一年多，却不曾圆房，此刻男人死了，景翼又要把他卖出来，已是义断恩绝的了。不知尊意还是叫他守，还是遣他嫁?”侣笙低头想了一想道：“讲究女子从一而终呢，就应该守；此刻他家庭出了变故，遇了这种没廉耻、灭人伦的人，叫他往那里守？小孩子今年才十九岁，岂不是误了他后半辈子？只得遣他嫁的了。只是有一层，那黎景翼弟妇都卖得的，一定是个无赖，倘使他要追回财礼，我却没得还他。这一边任你说破了嘴，总是个再醮之妇，那里还领得着多少财礼抵还给他呢。”我筹思了半晌道：“我有个法子，等吃过了饭，试去办办罢。”只这一设法，有分教：凭他无赖横行辈，也要低头伏了输。不知是甚法子，如何办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声罪恶当面绝交　聆怪论笑肠几断

我因想起一个法子，可以杜绝景翼索回财礼，因不知办得到与否，未便说穿。当下吃完了饭，大家分散，侣笙自去测字，端甫也自回去。我约道："等一会，我或者仍要到你处说话，请你在家等我。"端甫答应去了。

我一个人走到那同顺里妓院里去，问那鸨妇道："昨天晚上，你们几乎成交，契据也写好了，却被我来冲散，未曾交易。姓黎的写下那张契据在那里？你拿来给我。"鸨妇道："我并未有接收他的，说声有了包探，他就匆匆的走了，只怕他自己带去了。"我道："你且找找看。"鸨妇道："往那里找呀？"我现了怒色道："此刻秋菊的旧主人出来了，要告姓黎的，我来找这契据做凭据。你好好的拿了出来便没事；不然，呈子上便带你一笔，叫你受点累！"鸨妇道："这是那里的晦气！事情不曾办成，倒弄了一窝子的是非口舌。"说着，走到房里去，拿了一个字纸篓来道："我委实不曾接收他的，要就团在这里，这里没有便是他带去了。你自己找罢，我不识字。"我便低下头去细检，却被我检了出来，已是撕成了七八片了。我道："好了，寻着了。只是你还要代我弄点浆糊来，再给我一张白纸。"鸨妇无奈，叫人到裁缝店里，讨了点浆糊，又给了我一张白纸，我就把那撕破的契据，细细的粘补起来。那上面写的是：

> 立卖婢契人黎景翼，今将婢女秋菊一口，年十九岁，凭中卖与阿七妈为女，当收身价洋二百元。自卖之后，一切婚嫁，皆由阿七妈作主；如有不遵教训，任凭为良为贱，两无异言，立此为据。

下面注了年月日，中保等人；景翼名字底下，已经签了押，我一面粘补，一面问道："你们说定了一百元身价，怎么写上二百元？"鸨妇道："这是规矩如此，恐怕他翻悔起来，要来取赎，少不得要照契上的价，我也不至吃亏。"我补好了，站起来要走。鸨妇忽然发了一个怔，问道："你拿了这个去做凭据，不是倒像已经交易过了么？"我笑道："正是。我要拿这个呈官，问你要人。"鸨妇听了，要想来夺，我已放在衣袋里，脱身便走。鸨妇便号啕大哭起来。我走出巷口，便叫一辆车，直到源坊衖去。

见了端甫，我便问："景翼在家么？"端甫道："我回来还不曾见着他，说是吃醉酒睡了，此刻只怕已经醒了罢。"说话时，景翼果然来了。我猝然问道："令弟媳找着了没有？"景翼道："只好由他去，我也无心去找他了。他年纪又轻，未必能守得住；与其他日出丑，莫若此时由他去了的干净。"我冷笑道："我倒代你找着了。只是他不肯回来，大约要你做大伯伯的去接他才肯来呢。"景翼吃惊道："找着在那里？"我在衣袋里，取出那张契据，摊在桌上道："你请过来，一看便知。"景翼过来一看，只吓得他唇青面白，一言不发。原来昨夜的事，他只知是两个包探，并不知是我和端甫干的。端甫道："你怎么把这个东西找了出来？"我一面把契据收起，一面说道："我方才吃饭的时候，说有法子想，就是这个法子。"回头对景翼道："你是个灭绝天理的人，我也没有闲气和你说话！从此之后，我也不认你是个朋友！今日当面，我要问你讨个主意。我得了这东西，有三个办法：第一个是拿去交给蔡侣笙，叫他告你个卖良为贱；第二个是仍然交还阿七妈，叫他拿了这个凭据和你要人，没有人交，便要追还身价；第三个是把这件事的详细情形，写一封信，连这个凭据，寄给你老翁看。问你愿从那一个办法？"景翼只是目定口呆，无言可对。我又道："你这种没天理的人！向你讲道理，就同向狗讲了一般！我也不值得向你讲！只是不懂道理，也还应该要懂点利害，你既然被人知穿了，冲散了，这个东西，为甚还不当场烧了，留下这

个祸根？你不要怨我设法收拾你，只怨你自己粗心荒唐。”端甫道：“你三个办法，第一个累他吃官司不好，第三个累他老子生气也不好，还是用了第二个罢。”景翼始终不发一言，到了此时，站起来走出去。才到了房门口，便放声大哭，一直走到楼上去了。端甫笑向我道：“亏你沉得下这张脸！”我道：“这种没天理的人，不同他绝交等甚么！他嫡亲的兄弟尚且可以逼得死，何况我们朋友！”端甫道：“你拿了这凭据，当真打算怎么办法？”我悄悄的道：“才说的三个办法，都可以行得，只是未免太狠了。他与我无怨无仇，何苦逼他到绝地上去。我只把这东西交给侣笙，叫他收着，遣嫁了秋菊，怕他还敢放一个屁！”端甫道：“果然是个好法子。”我又把对鸨妇说谎，吓得他大哭的话，告诉了端甫。端甫大笑道：“你一会工夫，倒弄哭了两个人，倒也有趣。”

我略坐了一会，便辞了出来，坐车到了三元宫，把那契据交给侣笙道：“你收好了，只管遣嫁秋菊。如他果来罗唆，你便把这个给他看，包他不敢多事。”侣笙道：“已蒙拯救了小婢，又承如此委曲成全，真是令人感入骨髓！”我道：“这是成人之美的事情，何必言感。如果有暇，可到我那里谈谈。”说罢，取一张纸，写了住址给他。侣笙道：“多领盛情，自当登门拜谢。”我别了出来，便叫车回去。

我早起七点钟出来，此刻已经下午三点多钟了。德泉接着道：“到那里畅游了一天？”我道：“不是畅游，倒是乱钻。”德泉笑道：“这话怎讲？”我道：“今天汗透了，叫他们舀水来擦了身再说。”小伙计们舀上水来。德泉道：“你向来不出门，坐在家里没事；今天出了一天的门，朋友也来了，请吃酒的条子也到了，求题诗的也到了，南京信也来了。”我一面擦身，一面说道：“别的都不相干，先给南京信我看。”德泉取了出来，我拆开一看，是继之的信，叫我把买定的东西，先托妥人带去，且莫回南京，先同德泉到苏州去办一件事，那件事只问德泉便知云云。我便问

德泉。德泉道："他也有信给我，说要到苏州开一家坐庄，接应这里的货物。"我道："到苏州走一次倒好，只是没有妥人送东西去；并且那个如意匣子，不知几时做得好？"德泉道："匣子今天早起送来了，妥人也有，你只写封回信，我包你办妥。"说罢，又递了一张条子给我，却是唐玉生的，今天晚上请在荟芳里花多福家吃酒，又请题他的那《啸庐吟诗图》。我笑道："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德泉道："岂但是再，方才小云、佚庐都来过，佚庐说明天请你呢。上海的吃花酒，只要三天吃过，以后便无了无休的了。"我道："这个了不得，我们明天就动身罢，且避了这个风头再说。"德泉笑道："你不去，他又不来捉你，何必要避呢。你才说今天乱钻，是钻甚么来？"我道："所有虹口那些甚么青云里、靖远街都叫我走到了，可不是乱钻。"德泉道："果然你走到那些地方做甚么？"我就把今天所办的事，告诉了他一遍。德泉也十分叹息。我到房里去，只见桌上摆了一部大册子，走近去一看，却是唐玉生的《啸庐吟诗图》。翻开来看，第一张是小照，布景的是书画琴棋之类，以后便是各家的题咏，全是一班上海名士。我无心细看，便放过一边。想起他那以吟诗命图，殊觉可笑。这四个字的字面，本来很雅的，不知怎么叫他搬弄坏了，却一时想不出个所以然来，那里有心去和他题。今日走的路多，有点倦了，便躺在醉翁椅上憩息，不觉天气晚将下来。方才吃过夜饭，玉生早送请客条子来。德泉向来人道："都出去了，不在家，回来就来。"我忙道："这样说累他等，不好，等我回他。"遂取过纸笔，写了个条子，只说昨天过醉了，今天发了病，不能来，德泉道："也代我写上一笔。"我道："你也不去么？"德泉点头。我道："不能说两个都有病呀，怎么说呢？"想了一想，只写着说德泉忙着收拾行李货物，明日一早往苏州，也不得来。写好了交代来人。过了一会，玉生亲身来了，一定拉着要去。我推说身子不好，不能去。玉生道："我进门就听见你说笑了，身子何尝不好，不过你不赏脸罢了。我的脸你可以不赏，今日这个高会，你

可不能不到。”我问是甚么高会。玉生道：“今天请的全是诗人，这个会叫做‘竹汤饼会’。”我道：“奇了！甚么叫做‘竹汤饼会’?”玉生道：“五月十三是竹生日，到了六月十三，不是竹满月了么。俗例小孩子满月要请客，叫做‘汤饼宴’；我们商量到了那天，代竹开汤饼宴，嫌那‘宴’字太俗，所以改了个‘会’字，这还不是个高会么。”我听了几乎忍不住笑。被他缠不过，只得跟着他走。

出门坐了车，到四马路，入荟芳里，到得花多福房里时，却已经黑压压的挤满一屋子人。我对玉生道：“今天才初九，汤饼还早呢。”玉生道：“我们五个人都要做，若是并在一天，未免太局促了，所以分开日子做。我轮了第一个，所以在今天。”我请问那些人姓名时，因为人太多，一时混的记不得许多了。却是个个都有别号的，而且不问自报，古离古怪的别号，听了也觉得好笑。一个姓梅的，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客；一个游过南岳的，叫做七十二朵青芙蓉最高处游客；一个姓贾的，起了个楼名，叫做前生端合住红楼，别号就叫了前身端合住红楼旧主人，又叫做我也是多情公子。只这几个最奇怪的，叫我听了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其馀那些甚么诗人、词客、侍者之类，也不知多少。众人又问我的别号，我回说没有。那姓梅的道：“诗人岂可以没有别号；倘使不弄个别号，那诗名就湮没不彰了。所以古来的诗人，如李白叫青莲居士，杜甫叫玉溪生。”我不禁扑嗤一声笑了出来。忽然一个高声说道：“你记不清楚，不要乱说，被人家笑话。”我忽然想起当面笑人，不是好事，连忙敛容正色。又听那人道：“玉溪生是杜牧的别号，只因他两个都姓杜，你就记错了。”姓梅的道：“那么杜甫的别号呢?”那人道：“樊川居士不是么。”这一问一答，听得我咬着牙，背着脸，在那里忍笑。忽然又一个道：“我今日看见一张颜鲁公的墨迹，那骨董掮客要一千元。字写得真好，看了他，再看那石刻的碑帖，便毫无精神了。”一个道，“只要是真的，就是一千元也不贵，何况他总还要让点呢。但不

知写的是甚么?”那一个道:“写的是苏东坡《前赤壁赋》。”这一个道:“那么明日叫他送给我看。”我方才好容易把笑忍住了,忽然又听了这一问一答,又害得我咬牙忍住;争奈肚子里偏要笑出来,倘再忍住,我的肚肠可要胀裂了。

姓贾的便道:“你们都不必谈古论今,赶紧分了韵,作‘竹汤饼会’诗罢。”玉生道:“先要拟定了诗体才好。”姓梅的道:“只要作‘七绝’,那怕作两首都不要紧。千万不要作‘七律’,那个对仗我先怕:对工了,不得切题;切了题,又对不工,真是‘吟成七个字,捻断几根髭呢。”我戏道:“怕对仗,何不作‘古风’呢?”姓梅的道:“你不知道古风要作得长,这个‘竹汤饼’是个僻典,那里有许多话说呢。”我道:“古风不必一定要长,对仗也何必要工呢。”姓梅的道:“古风不长,显见得肚子里没有材料;至于对仗,岂可以不工!甚至杜少陵的‘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我也嫌他那‘香’字对不得‘碧’字,代他改了个‘白’字。上海这一般名士那一个不佩服,还说我是杜少陵的一字师呢。”忽然一个问道:“前两个礼拜,我就托你查查杜少陵是甚么人,查着了没有?”姓梅的道:“甚么书都查过,却只查不着。我看不必查他,一定是杜甫的老子无疑的了。”那个人道:“你查过《幼学句解》没有?”姓梅的扑嗤一声,笑了出来道:“亏你只知得一部《幼学句解》!我连《龙文鞭影》都查过了。”我听了这些话,这回的笑,真是忍不住了,任凭咬牙切齿,总是忍不住。

正在没奈何的时候,忽然一个人走过来递了一个茶碗,碗内盛了许多纸阄,道:“请拈韵。”我倒一错愕道:“拈甚么韵?”那个人道:“分韵做诗呢。”我道:“我不会做诗,拈甚么韵呢?”那个人道:“玉生打听了足下是一位书启老夫子,岂有书启老夫子不会做诗的。我们遇了这等高会,从来不请不做诗的人,玉生岂是乱请的么?”我被他缠的不堪,只得拈了一个阄出来;打开一看,是七阳,又写着“竹汤饼会即席分韵,限三天交卷”。那个

人便高声叫道："没有别号的新客七阳。"那边便有人提笔记帐。那个人又递给姓梅的，他却拈了五微，便悔恨道："偏是我拈了个窄韵。"那个人又高声报道："几生修得到客五微。"如此一路递去。

我对姓梅的道："照了尊篆的意思，倒可以加一个字，赠给花多福。"姓梅的道："怎么讲?"我道："代他起个别号，叫做几生修得到梅客，不是隐了他的'花'字么。"姓梅的道："妙极，妙极!"忽又顿住口道："要不得。女人没有称客的，应该要改了这个字。"我道："就改了个女史，也可以使得。"姓梅的忽然拍手道："有了。就叫几生修得到梅词史。他们做妓女的本来叫做词史，我们男人又有了词人、词客之称，这不成了对了么。"说罢，一叠连声，要找花多福，却是出局未回。他便对玉生道："啸庐居士，你的贵相好一定可以成个名妓了，我们送他一个别号，有了别号，不就成了名妓了么。"忽又听得妆台旁边有个人大声说道："这个糟蹋得还了得!快叫多福不要用!"原来上海妓女行用名片，同男人的一般起一个单名，平常叫的只算是号；不知那一个客人同多福写了个名片，是"花锡"二字，这明明是把"锡"贴切"福"字的意思。这个人不懂这个意思，一见了便大惊小怪的说道："富贵人家的女子，便叫千金小姐；这上海的妓女也叫小姐，虽比不到千金，也该叫百金，纵使一金都不值，也该叫个'银'字，怎么比起'锡'来!"我听了，又是忍笑不住。

忽然号里一个小伙计来道："南京有了电报到来，快请回去。"我听了此言，吃了一大惊，连忙辞了众人，匆匆出去。正是：才苦笑肠几欲断，何来警信扰芳筵?不知此电有何要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六回　阻进身兄遭弟谮　破奸谋妇弃夫逃

我从前在南京接过一回家乡的电报，在上海接过一回南京的电报，都是传来可惊之信，所以我听见了“电报”两个字，便先要吃惊。此刻听说南京有了电报，便把我一肚子的笑，都吓回去了。匆匆向玉生告辞。玉生道：“你有了正事，不敢强留。不知可还来不来?”我道：“翻看了电报，没有甚么要紧事，我便还来；如果有事，就不来了。客齐了请先坐，不要等。”说罢，匆匆出来，叫了车子回去。

入门，只见德泉、子安陪侣笙坐着。我忙问：“甚么电报?可曾翻出来?”德泉道：“那里是有甚么电报。我知道你不愿意赴他的席，正要设法请你回来，恰好蔡先生来看你，我便撒了个谎，叫人请你。”我听了，这才放心。蔡侣笙便过来道谢。我谦逊了几句，又对德泉道：“我从前接过两回电报，都是些恶消息，所以听了电报两个字，便吓的魂不附体。”德泉笑道：“这回总算是个虚惊。然而不这样说，怕他们不肯放你走。”我道：“还亏得这一吓，把我笑都吓退了；不然，我进了一肚子的笑，又不敢笑出来，倘使没有这一吓，我的肚子只怕要迸破了呢。”侣笙道：“有甚么事这样好笑?”我方把方才听得那一番高论，述了出来。侣笙道：“这班人可以算得无耻之尤了！要叫我听了，怒还来不及呢，有甚么可笑!”我道：“他平空把李商隐的玉溪生送给杜牧，又把牧之的樊川加到老杜头上，又把少陵、杜甫派做了两个人，还说是父子，如何不好笑。况且唐朝颜清臣又写起宋朝苏子瞻的文章来，还不要笑死人么。”侣笙笑道：“这个又有所本的。我曾经见过一幅《史湘云醉眠芍药裀图》，那题识上，就打横写了这九个字，下面的小字是‘曾见仇十洲有此粉本，偶背临之’。明朝人能画清朝小说的故事，难道唐朝人不能写宋朝人的文章

么。”子安道：“你们读书人的记性真了不得，怎么把古人的姓名、来历、朝代，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道：“这个又算甚么呢。”侣笙道：“索性做生意人不晓得，倒也罢了，也没甚可耻；譬如此刻叫我做生意，估行情，我也是一窍不通的，人家可不能说我甚么，我原是读书出身，不曾学过生意，这不懂是我分内的事。偏是他们那一班人，胡说乱道的，闹了个斯文扫地，听了也令人可恼。”

我又问起秋菊的事。侣笙道：“已和内人说定，择人遣嫁了。可笑那王大嫂，引了个阿七妈来，百般的哭求，求我不要告他。我对他说，并不告他。他一定不信，求之不已，好容易才打发走了。我本来收了摊就要来拜谢，因为白天没有工夫，却被他缠绕的耽搁到此刻。”

我道：“我们豁去虚文，且谈谈正事。那阿七妈是我吓唬他的，也不必谈他。不知阁下到了上海几年，一向办些甚么事？这个测字摊，每天能混多少钱?”侣笙道：“说来话长。我到上海有了十多年了。同治末年，这里的道台姓马，是敝同乡；从前是个举人，在京城里就馆，穷的了不得，先父那时候在京当部曹，和他认得，很照应他。那时我还年纪轻，也在京里同他相识，事以父执之礼；他对了先父，却又执子侄之礼。人是十分和气的。日子久了，京官的俸薄，也照应不来许多；先母也很器重他，常时拿了钗钏之类，典当了周济他。后来先父母都去世了，我便奉了灵柩回去。服满之后，侥幸补了个廪。听见他放了上海道，我仗着从前那点交情，要出来谋个馆地；谁知上了二三十次衙门，一回也不曾见着。在上海住的穷了，不能回去。我想这位马道台，不像这等无情的，何以这样拒绝我。后来仔细一打听，才知道是我舍弟先见了他，在他跟前，痛痛的说了我些坏话；因他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舍弟便头一件说我吃上了烟瘾，以后的坏话，也不知他怎么说的了。因此他恼了。我又见不着他，无从分辩，只得叹口气罢了。后来另外自己谋事，就了几回小馆地，都不过仅可

糊口，舍眷便寻到上海来，更加了一层累。这几年失了馆地，更闹的不得了。因看见敝同乡，多有在虹口一带设蒙馆的，到了无聊之时，也想效颦一二，所以去年就设了个馆。谁知那些学生，全凭引荐的，我一则不懂这个窍，二来也怕求人，因此只教得三个学生，所得的束脩，还不够房租，到了今年，就不敢干了。然而又不能坐吃，只得摆个摊子来胡混，那里能混出几个钱呢。”我听了这话，暗想原来是个仕宦书香人家，怪不得他的夫人那样明理。因问道：“你令弟此刻怎样了呢?”侣笙道：“他是个小班子的候补，那时候马道台和货捐局说了，委了他浏河厘局的差使；不多两年，他便改捐了个盐运判，到两淮候补，近来听说可望补缺了。”

我道：“那测字断事，可有点道理的么?”侣笙道：“有甚么道理，不过胡说乱道，骗人罢了。我从来不肯骗人，不过此时到了日暮途穷的时候，不得已而为之。好在测一个字，只要人家四个钱，还算取不伤廉；倘使有一个小小馆地，我也决不干这个的了。”我道：“是胡说乱道的，何以今日测那个‘捌’字，又这样灵呢?”侣笙笑道：“这不过偶然说着罢了。况且‘测’字本是‘窥测’、‘测度’的意思，俗人却误了个‘拆’字，取出一个字来，拆得七零八落，想起也好笑。还有一个测字的老笑话，说是：有人失了一颗珍珠，去测字，取了个‘酉’字，这个测字的断不出来。旁边一个朋友笑道：‘据我看这个“酉”字，那颗珠子是被鸡吃了。你回去杀了鸡，在鸡肚里寻罢。’那失珠的果然杀了家里几个鸡，在鸡肚子里，把珠子寻出来了。欢喜得了不得，买了彩物去谢测字的。测字的也欢喜，便找了那天在旁边的朋友，要拜他做先生，说是他测的字灵。过两天，一个乡下人失了一把锄头，来测字，也取了个‘酉’字。测字的猝然说道：‘这一把锄头一定是鸡吃了。’乡人惊道：‘鸡怎的会吃下锄头去?’测字的道：‘这是我先生说过，不会错吃。你只回去把所养的鸡杀了，包你在鸡肚里找出锄头来。’乡人那里肯信，测字的

便带了他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道：‘这把锄头在门里面。你家里有甚么常关着不开的门么?’乡人道：‘有了门，那里有常关着的呢。只有田边看更的草房，那两扇门是关的时候多。’先生道：‘你便往那里去找。’乡人依言，果然在看更草房里找着了。又一天，铁店里失了铁锤，也去测字，也拈了个‘酉’字。测字的道：‘是鸡吃了。’铁匠怒道：‘凭你牛也吃不下一个铁锤去，莫说是鸡!’测字的道，‘你家里有常关着的门，在那门里找去，包你找着。’铁匠又怒道：‘我店里的排门，是天亮就开，卸下来倚在街上的；我又不曾倒了店，那里有常关着的门!’测字的道：‘这是我先生说的，无有不灵，别的我不知道。’铁匠不依，又同去见先生，说明缘故。先生道：‘起先那失珠的，因为十二生肖之中，酉生肖鸡，那珠子又是一样小而圆的东西，所以说是鸡吃了；后来那把锄头，因为酉字像掩上的两扇门，所以那么断；今天这个铁锤，他铁匠店里终日敞着门的，那里有常关的门呢。这个酉字，竖看像铁砧，横看像风箱，你只往那两处去找罢。’果然是在铁砧底下找着了。这可虽是笑话，也可见得是测字不是拆字。”

我道：“测字可有来历?”侣笙道：“说到来历，可又是拆字不是测字了。曾见《玉堂杂记》内载一条云：‘谢石善拆字，有士人戏以“乃”字为问。石曰：“及字不成，君终身不及第。”有人遇于涂，告以妇不能产，书“日”字于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又《夷坚志》载：‘谢石拆字，名闻京师。’这个就是拆字的来历。”我道：“我曾见过一部书，专讲占卜的，我忘了书名了；内中分开门类，如六壬课、文王课之类，也有测字的一门。”侣笙道：“这都是后人附会的，还托名邵康节先生的遗法。可笑一代名人，千古之后，负了这个冤枉。”我暗想这位先生甚是渊博，连《玉堂杂记》那种冷书都看了。想要试他一试，又自顾年纪比他轻得多，怎好冒昧。

因想起玉生的图来，便对他说道：“有个朋友托我题一个图，

我明日又要到苏州去了，无暇及此，敢烦阁下代作一两首诗，不知可肯见教？”侣笙道：“不知是个甚么图？”我便取出图来给他看。他一看见题签，便道：“图名先夯了。我常在报纸上，见有题这个图的诗，可总不曾见过一句好的。”我道：“我也不曾细看里面的诗，也觉得这个图名不大妥当。”侣笙道：“把这个诗字去了，改一个甚么吟啸图，还好些。”我道：“便是。字面都是很雅的，却是他们安放得不妥当，便搅坏了。”侣笙翻开图来看了两页，仍旧掩了，放下道：“这种东西，同他题些甚么！题了污了自己笔墨；写了名字上去，更是污了自己名姓。只索回了他，说不会作诗罢了。见委代作，本不敢推辞，但是题到这上头去的，我不敢作。倘有别样事见委，再当效劳。”我暗想这个人自视甚高，看来文字总也好的，便不相强。再坐了一会，侣笙辞去。

德泉道：“此刻已经十点多钟了，你快去写了信，待我送到船上去，带给继之。”我道：“还来得及么？”德泉道：“来得及之至！并且托船上的事情，最好是这个时候；倘使去早了，船上帐房还没有人呢。”我便赶忙写了信，又附了一封家信，封好了交给德泉。德泉便叫人拿了小火轮船及如意。自己带着去了。

子安道：“方才那个蔡侣笙，有点古怪脾气，他已经穷到摆测字摊，还要说甚么污了笔墨，污了姓名，不肯题上去；难道题图不比测字干净么？”我道：“莫怪他。我今日亲见了那一班名士，实在令人看不起。大约此人的脾气也过于鲠直，所以才潦倒到这步地位。他的那位夫人，更是明理慈爱。这样的人我很爱敬他，回去见了继之，打算要代他谋一个馆地。”子安道：“这种人只怕有了馆地也不得长呢。”我道：“何以见得？”子安道：“他穷到这种地位，还要看人不起；得了馆地，更不知怎样看不起人了。”我道：“这个不然。那一班人本来不是东西，就是我也看他们不起；不过我听了他们的胡说要笑，他听了要恨，脾气两样点罢了。”说着，我又想起他们的说话，不觉狂笑了一顿。一会，德泉回来了，便议定了明日一准到苏州。大家安歇，一宿无话。

次日早起，德泉叫人到船行里雇船。这里收拾行李。忽然方佚庐走来，约今夜吃酒，我告诉他要动身的话，他便去了。

忽然王端甫又走来说道："有一桩极新鲜的新闻。"我忙问甚么事。端甫道："昨日你走了之后，景翼还在楼上哭个不了，哭了许久，才不听见消息。到得晚上八点来钟，他忽然走下来，找他的老婆和女儿，说是他哭的倦了，不觉睡去，此时醒来，却不见老婆，所以下来找他；看见没有，他便仍上楼去。不一会，哭丧着脸下来，说是几件银首饰、绸衣服都不见了，可见得是老婆带了那五岁的女儿逃走了。"我笑道："活应该的！他把弟妇拐卖了，还要栽他一个逃走的名字，此刻他的妻子真个逃走了也罢了。"端甫道："他的妻子来路本不甚清楚，又不曾听见他娶妻，就有了这个人。有人说他是个咸水妹，还有人说他那女孩子也是带来的。"我一想道："不错。我前年在杭州见他时，他还说不曾娶妻；算他说过就娶，这三年的工夫，那里能养成个五岁孩子呢。"端甫道："他也是前年十月间到上海的。鸿甫把他们安顿好了，才带了少妾到天津去，不料就接二连三的死人，此刻竟闹的家散人亡了。景翼从昨夜到此刻还没有睡，今天早起又不想出去寻找，不知打甚么主意。"我道："来路不正的，他自然见势头不妙，就先奉身以退了。他也明知寻亦无益，所以不去寻了，这倒是他的见识。"端甫见我们行色匆匆，也不久坐，就去了。我同德泉两个，叫人挑了行李，同到船上，解维向苏州而去。

一路上晓行夜泊，在水面行走，倒觉得风凉，不比得在上海那重楼迭角里面，热起来没处透气。两天到了苏州，找个客栈歇下。先把客栈住址，发个电报到南京去，因为怕继之有信没处寄之故。

歇息已定，我便和德泉在热闹市上走了两遍。我道："我们初到此地，人生路不熟，必要找出一个人做向导才好。"德泉道："我也这么想。我有一个朋友，叫做江雪渔，住在桃花坞，只是问路不便。今天晚了，明日起早些乘着早凉去。"我道："怕问

路，我有个好法子。不然我也不知这个法子，因为有一回在南京走迷了路，认不得回去，亏得是骑着马，得那马夫引了回去；后来我就买了一张南京地图，天天没事便对他看，看得烂熟，走起路来，就不会迷了。我们何不也买一张苏州地图看看，就容易找得多了。”德泉道：“你骑了马走，怎么也会迷路？难道马夫也不认得么？”我便把那回在南京看见“张大仙有求必应”的条子，一路寻去的话，说了一遍。德泉便到书坊店里要买苏州图，却问了两家都没有。

到了次日，只得先从栈里问起，一路问到桃花坞，果然会着了江雪渔。只见他家四壁都钉着许多画片，桌子上堆着许多扇面，也有画成的，也有未画成的。原来这江雪渔是一位画师，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过二十多岁。当下彼此相见，我同他通过姓名。雪渔便问：“几时到的？可曾到观前逛过？”原来苏州的玄妙观算是城里的名胜，凡到苏州之人都要去逛，苏州人见了外来的人，也必问去逛过没有。当下德泉便回说昨日才到，还没去过。雪渔道：“如此我们同去吃茶罢。”说罢，相约同行。我也久闻玄妙观是个名胜，乐得去逛一逛。谁知到得观前，大失所望，真是百闻不如一见。正是：徒有虚名传齿颊，何来胜地足遨游。未知逛过玄妙观之后，又有何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七回　说大话谬引同宗　写佳画偏留笑柄

我当日只当苏州玄妙观是个甚么名胜地方，今日亲身到了，原来只是一座庙；庙前一片空场，庙里摆了无数牛鬼蛇神的画摊；两廊开了些店铺，空场上也摆了几个摊。这种地方好叫名胜，那六街三市，没有一处不是名胜了。想来实在好笑。山门外面有两家茶馆，我们便到一家茶馆里去泡茶，围坐谈天。德泉便说起要找房子，请雪渔做向导的话。雪渔道："本来可以奉陪，因为近来笔底下甚忙，加之夏天的扇子又多，夜以继日的都应酬不下，实在腾不出工夫来。"德泉便不言语。

雪渔又道："近来苏州竟然没有能画的，所有求画的，都到我那里去。这里潘家、彭家两处，竟然没有一幅不是我的。今年端午那一天，潘伯寅家预备了节酒，前三天先来关照，说请我吃节酒。到了端午那天，一早就打发轿子来请，立等着上轿，抬到潘家，一直到仪门里面，方才下轿。座上除了主人之外，先有一位客，我同他通起姓名来，才知道是原任广东藩台姚彦士方伯，官名上头是个'觐'字，底下是个'元'字，是嘉庆己未状元、姚文僖公的嫡孙。那天请的只有我们两个。因为伯寅系军机大臣，虽然丁忧在家，他自避嫌疑，绝不见客。因为伯寅令祖文恭公，是嘉庆己未会试房官，姚文僖公是这科的进士，两家有了年谊，所以请了来。你道他好意请我吃酒？原来他安排下纸笔颜料，要我代他画钟馗。人家端午日画的钟馗，不过是用硃笔大写意，钩两笔罢了；他又偏是要设色的，又要画三张之多，都是五尺纸的。我既然入了他的牢笼，又碍着交情，只得提起精神，同他赶忙画起来。从早上八点钟赶到十一点钟，画好了三张，方才坐席吃酒；吃到了十二点钟正午，方才用泥金调了硃砂，点过眼睛。这三张东西，我自己画的也觉得意，真是神来之笔。我点过

睛，姚方伯便题赞。我方才明白请他吃酒，原来是为的要他题赞。这一天直吃到下午三点钟才散。我是吃得酩酊大醉，伯寅才叫打轿子送我回去，足足害了三天酒病。”

德泉等他说完了道：“回来就到我栈房里吃中饭，我们添两样菜，也打点酒来吃，大家叙叙也好。”雪渔道：“何必要到栈里，就到酒店里不好么？”德泉道：“我从来没有到过苏州，不知酒店里可有好菜？”雪渔道：“我们讲吃酒，何必考究菜，我觉得清淡点的好。所以我最怕和富贵人家来往，他们总是一来燕窝，两来鱼翅的，吃得人也腻了。”

我因为没有话好说，因请问他贵府那里。雪渔道：“原籍是湖南新宁县。”我道：“那么是江忠烈公一家了？”雪渔道：“忠烈公是五服内的先伯。”我道：“足下倒说的苏州口音。”雪渔道：“我们这一支从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搬到无锡；康熙末年，再由无锡搬到苏州，到我已经八代了。”我听了，就同在上海花多福家听那种怪论一般，忍不住笑，连忙把嘴唇咬住。暗想今天又遇见一位奇人了，不知蔡侣笙听了，还是怒还是笑。因忍着笑道：“适在尊寓，拜观大作，佩服得很！”雪渔道：“实在因为应酬太忙，草草得很。幸得我笔底下还快，不然，就真正来不及了。”

德泉道：“我们就到酒店里吃两杯如何？”雪渔道：“也罢。我许久不吃早酒了，翁六先生由京里寄信来，要画一张丈二纸的寿星，待我吃两杯回去，乘兴挥毫。”说着，德泉惠了茶钱，相将出来，转央雪渔引路，到酒店里去；坐定，要了两壶酒来，且斟且饮。雪渔的酒量，却也甚豪。酒至半酣，德泉又道：“我们初到此地，路径不熟，要寻一所房子，求你指引指引，难道这点交情都没有么？”雪渔道：“不是这样说。我实在一张寿星，明天就要的。你一定要我引路，让我今天把寿星画了，明天再来奉陪。”德泉又灌了他三四大碗，说道：“你今天可以画得好么？”雪渔道：“要动起手来，三个钟头就完了事了。”德泉又灌了他两

碗，才说道："我们也不回栈吃饭了，就在这里叫点饭菜吃饭，同到你尊寓，看你画寿星，当面领教你的法笔。在上海时我常看你画，此刻久不看见了，也要看看。"雪渔道："这个使得。"于是交代酒家，叫了饭菜来，吃过了，一同仍到桃花坞去。

到了雪渔家，他叫人舀了热水来，一同洗过脸。又拿了一锭大墨，一个墨海，到房里去。又到厨下取出几个大碗来，亲自用水洗净；把各样颜色，分放在碗里，用水调开；又用大海碗盛了两大碗清水。一面张罗，一面让我们坐。我也一面应酬他，一面细看他墙上画就的画片：也有花卉翎毛，也有山水，也有各种草虫小品，笔法十分秀劲；然而内中失了章法的也不少。虽然如此，也不能掩其所长。我暗想此公也可算得多才多艺了。我从前曾经要学画两笔山水，东涂西抹的，闹了多少时候，还学不会呢。不知他这是从那里学来的。因问道："足下的画，不知从那位先生学的？"雪渔道："先师是吴三桥。"我暗想吴三桥是专画美人的，怎么他画出这许多门来。可见此人甚是聪明，虽然喜说大话，却比上海那班名士高的多了。我一面看着画，一面想着，德泉在那里同他谈天。

过了一会，只听见房里面一声"墨磨好了"，雪渔便进去，把墨海端了出来。站在那里想了一想，把椅子板凳，都搬到旁边；又央着德泉，同他把那靠门口的一张书桌，搬到天井里去。自己把地扫干净了，拿出一张丈二纸来，铺在地下，把墨海放在纸上；又取了一碗水，一方干净砚台，都放下；拿一枝条幅笔，脱了鞋子，走到纸上，跪下弯着腰，用笔蘸了墨，试了浓淡，先画了鼻子，再画眼睛，又画眉毛画嘴，钩了几笔胡子，方才框出头脸，补画了耳朵。就站起来自己看了一看。我站在旁边看着，这寿星的头，比巴斗还大。只见他退后看了看地步，又跪下去，钩了半个大桃子，才画了一只手；又把桃子补完全了，恰好是托在手上。方才起来，穿了鞋子，想了半天，取出一枝对笔、一根头绳、一枝帐竿竹子，把笔先洗净了，扎在帐竿竹子上，拿起地

下的墨水等，把帐竿竹子扛在肩膀上，手里拿着对笔，蘸了墨，试了浓淡，然后双手拿起竹子，就送到纸上去，站在地上，一笔一笔的画起来；双脚一进一退的，以补手腕所不及。不一会儿，全身衣褶都画好了，把帐竿竹子倚在墙上，说道："见笑，见笑！"我道："果然画法神奇！"雪渔道："不瞒两位说：自我画画以来，这种大画，连这张才两回；上回那个是借裱画店的裱台画的，还不如今日这个爽快。"德泉道："亏你想出这个法子来！"雪渔道："不由你不想，家里那里有这么大的桌子呢；莫说桌子，你看铺在地下，已经占了我半间堂屋了。"一面谈着天，等那墨笔干了，他又拿了揸笔，蹲到画上，着了颜色。等到半干时候，他便把钉在墙上的画片都收了下来，到隔壁借了个竹梯子，把一把杌子放在桌上，自己站上去，央德泉拿画递给他，又央德泉上梯子上去，帮他把画钉起来。我在底下看着，果然神采奕奕。

又谈了一会，我取表一看，才三点多钟。德泉道："我们再吃酒去罢。"雪渔道："此刻就吃，未免太早。"德泉道："我们且走着玩，到了五六点钟再吃也好。"于是一同走了出来，又到观前去吃了一回茶，才一同回栈。德泉叫茶房去买了一坛原坛花雕酒来，又去叫了两样菜，开坛炖酒，三人对吃。德泉道："今天看房子来不及了，明日请你早点来，陪我们同去。"雪渔道："这苏州城大得很，像这种大海捞针一般，往那里看呢？"德泉道："只管到市上去看看，或者有个空房子，或者有店家召盘的，都可以。"雪渔道："召盘的或者还可以碰着，至于空房子，市面上是不会有的。到明日再说罢。"于是痛饮一顿，雪渔方才辞去，

德泉笑道："几碗黄汤买着他了。"我道："这个人酒量很好。"德泉道："他生平就是欢喜吃酒，画两笔画也过得去。就是一个毛病，第一欢喜嫖，又是欢喜说大话。"我想起他在酒店里的话，不觉笑起来道："果然是个说大话的人，然而却不能自完其说。他认了江忠源做五服内的伯父，却又说是明朝万历年间由湖南迁江苏的，岂不可笑！以此类推，他说的话，都不足信的

了。”

德泉道：“本来这扯谎说大话，是苏州人的专长。有个老笑话，说是一个书呆子，要到苏州，先向人访问苏州风俗。有人告诉他，苏州人专会说谎，所说的话，只有一半可信。书呆子到了苏州，到外面买东西，买卖人要十文价，他还了五文，就买着了。于是信定了苏州人的说话，只能信一半的了。一天问一个苏州人贵姓，那苏州人说姓伍。书呆子心中暗暗称奇道，原来苏州人有姓‘两个半’的。这个虽是形容书呆子，也可见苏州人之善于扯谎，久为别处人所知的了。”

我道：“他今天那张寿星的画法，却也难为他。不知多少润笔？”德泉道：“上了这样大的，只怕是面议的了。他虽然定了仿单，然而到了他穷极渴酒的时候，只要请他到酒店里吃两壶酒，他就甚么都肯画了。”我道：“他说忙得很，家里又画下了那些，何至于穷到没酒吃呢？”德泉笑道：“你看他有一张人物么？”我道：“没有。”德泉道：“凡是画人物，才是人家出润笔请他画的；其馀那些翎毛、花卉、草虫小品，都是画了卖给扇子店里的，不过几角洋钱一幅中堂，还不知几时才有人来买呢。他们这个，叫做‘交行生意’。”

我道：“喜欢扯谎的人，多半是无品的，不知雪渔怎样？”德泉道：“岂但扯谎的无品，我眼睛里看见画得好的画家，没有一个有品的。任伯年是两三个月不肯剃头的，每剃一回头，篦下来的石青、石绿，也不知多少。这个还是小节。有一位任立凡，画的人物极好，并且能画小照。刘芝田做上海道的时候，出五百银子，请他画一张合家欢；先差人拿了一百两，放了小火轮到苏州来接他去。他到了衙门里，只画了一个脸面，便借了二百两银子，到租界上去玩，也不知他玩到那里，只三个月没有见面；一天来了，又画了一只手，又借了一百两银子，就此溜回苏州来了。那位刘观察，化了四百银子只得了一张脸、一只手。你道这个成了甚么品格呢？又吃的顶重的烟瘾，人家好好的出钱请他画

的，却搁着一年两年不画；等穷的急了，没有烟吃的时候，只要请他吃二钱烟，要画甚么是甚么。你想这种人是受人抬举的么！说起来他还是名士派呢。还有一个胡公寿，是松江人，诗、书、画都好，也是赫赫有名的。这个人人品倒也没甚坏处，只是一件，要钱要的太认真了。有一位松江府知府任满进京引见，请他写的、画的不少，打算带进京去送大人先生礼的，开了上款，买了纸送去，约了日子来取。他应允了，也就写画起来。到了约定那一天，那位太守打发人拿了片子去取。他对来人说道：'所写所画的东西，照仿单算要三百元的润笔，你去拿了润笔来取。'来人说道：'且交我拿去，润笔自然送来。'他道：'我向来是先润后动笔的，因为是太尊的东西，先动了笔，已经是个情面，怎么能够一文不看见就拿东西去！'来人没法，只得空手回去，果然拿了三百元来，他也把东西交了出来。过了几天，那位太守交卸了，还住在衙门里。定了一天，大宴宾客，请了满城官员，与及各家绅士，连胡公寿也请在内。饮酒中间，那位太守极口夸奖胡公寿的字画，怎样好，怎样好；又把他前日所写所画的，都拿出来彼此传观，大家也都赞好。太守道：'可有一层，像这样好东西，自然应该是个无价宝了，却只值得三百元！我这回拿进京去，送人要当一份重礼的；倘使京里面那些大人先生，知道我仅化了三百元买来的，却送几十家的礼，未免要怪我悭吝，所以我也不要他了。'说罢，叫家人拿火来一齐烧了。羞得胡公寿逃席而去。从此之后，他遇了求书画的，也不敢孳孳计较了，还算他的好处。"我道："这段故事，好像《儒林外史》上有的，不过没有这许多曲折；这位太守，也算善抄蓝本的了。"说话之间，天色晚将下来，一宿无话。

次日起来，便望雪渔，谁知等到十点钟还不见到。我道："这位先生只怕靠不住了。"德泉道："有酒在这里，怕他不来。这个人酒便是他的性命。再等一等，包管就到了。"说声未绝，雪渔已走了进来，说道："你们要找房子，再巧也没有，养育巷

有一家小钱庄，只有一家门面，后进却是三开间、四厢房的大房子，此刻要把后进租与人家。你们要做字号，那里最好了。我们就去看来。”德泉道：“费心得很！你且坐坐，我们吃了饭去看。”雪渔道：“先看了罢，吃饭还有一会呢；而且看定了，吃饭时便好痛快的吃酒。”德泉笑道：“也罢，我们去看了来。”于是一同出去，到养育巷看了，果然甚为合式。说定了，明日再来下定。

于是一同回栈，德泉沿路买了两把团扇，几张宣纸，又买了许多颜料、画笔之类。雪渔道：“你又要我画甚么了?”德泉道：“随便画甚么都好。”回到栈里，吃午饭时，雪渔又吃了好些酒。饭后，德泉才叫他画一幅中堂。雪渔道：“是你自己的，还是送人的?”德泉道：“是送一位做官的，上款写‘继之’罢。”雪渔拿起笔来，便画了一个红袍纱帽的人，骑了一匹马，马前画一个太监，双手举着一顶金冠。画完了，在上面写了“马上升官”四个字。问道：“这位继之是甚么官?”德泉道：“是知县。”他便写“继之明府大人法家教正”。我暗想继之不懂画，何必称他法家呢。正这么想着，只见他接着又写“质诸明眼，以为何如”。这“明眼”两个字，又是抬头写的。我心中不觉暗暗可惜道：“画的很好，这个款可下怀了!”再看他写下款时，更是奇怪。正是：偏是胸中无点墨，喜从纸上乱涂鸦。要知他写出甚么下款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八回　画士攘诗一何老脸　官场问案高坐盲人

只见他写的下款是："吴下雪渔江笠醉笔，时同客姑苏台畔。"我不禁暗暗顿足道："这一张画可糟蹋了！"然而当面又不好说他，只得由他去罢。此时德泉叫人买了水果来醒酒，等他画好了，大家吃西瓜，旁边还堆着些石榴莲藕。吃罢了，雪渔取过一把团扇，画了鸡蛋大的一个美人脸，就放下了。德泉道："要画就把他画好了，又不是杀强盗示众，单画一个脑袋做甚么呢？"雪渔看见旁边的石榴，就在团扇上也画了个石榴，又加上几笔衣褶，就画成了一个半截美人，手捧石榴。画完，就放下了道："这是谁的？"德泉道："也是继之的。"雪渔道："可惜我今日诗兴不来，不然，题上一首也好。"我心中不觉暗暗好笑，因说道："我代作一首如何？"雪渔道："那就费心了。"我一想，这个题目颇难，美人与石榴甚么相干，要把他扭在一起，也颇不容易。这个须要用作"无情搭"的钩挽钓渡法子，才可以连得合呢。想了一想，取过笔来写出四句，是：

兰闺女伴话喃喃，摘果拈花笑语憨。
闻说石榴最多子，何须蘧草始宜男。

雪渔接去看了道："萱草是宜男草，怎么这蘧草也是宜男草么？"他却把这"蘧"，字念成"爰"音，我不觉又暗笑起来，因说道："这个'蘧'字同'萱'字是一样的，并不念做'爰'音。"雪渔道："这才是呀，我说的天下不能有两种宜男草呢。"说罢，便把这首诗写上去。那上下款竟写的是："继之明府大人两政，雪渔并题。"我心中又不免好笑，这竟是当面抢的。我虽是答应过代作，这写款又何妨含糊些，便老实到如此，倒是令人无可奈

何。

只见他又拿起那一把团扇道："这又是谁的?"德泉指着我道："这是送他的。"雪渔便问我欢喜甚么。我道："随便甚么都好。"他便画了一个美人，睡在芭蕉叶上；旁边画了一度红栏，上面用花青烘出一个月亮。又对我说道："这个也费心代题一首罢。"我想这个题目还易；而且我作了他便攘为己有的，就作得不好也不要紧，好在作坏了由他去出丑，不干我事。我提笔写道：

一天凉月洗炎熇，庭院无人太寂寥。
扑罢流萤微倦后，戏从栏外卧芭蕉。

雪渔见了，就抄了上去，却一般的写着"两政""并题"的款。我心中着实好笑，只得说了两声"费心"。

此时德泉又叫人去买了三把团扇来。雪渔道："一发拿过来都画了罢。你有本事把苏州城里的扇子都买了来，我也有本事都画了他。"说罢，取过一把，画了个浔阳琵琶，问写甚么款。德泉道："这是我送同事金子安的，写'子安'款罢。"雪渔对我道："可否再费心题一首?"我心中暗想，德泉与他是老朋友，所以向他作无厌之求；我同他初会面，怎么也这般无厌起来了！并且一作了，就攘为己有，真可以算得涎脸的了。因笑了笑道："这个容易。"就提笔写出来：

四弦弹起一天秋，凄绝浔阳江上头。
我亦天涯伤老大，知音谁是白江州?

他又抄了，写款不必赘，也是"两政""并题"的了。德泉又递过一把道："这是我自己用的，可不要美人。"他取笔就画了一幅苏武牧羊，画了又要我题。我见他画时，明知他画好又要我题的

了，所以早把稿子想好在肚里，等他一问，我便写道：

雪地冰天且耐寒，头颅虽白寸心丹。
眼前多少匈奴辈，等作群羊一例看。

雪渔又照抄了上去，便丢下笔不画了。德泉不依道："只剩这一把了，画完了我们再吃酒。"我问德泉道："这是送谁的，"德泉道："我也不曾想定。但既买了来，总要画了他；这一放过，又不知要搁到甚么时候了。"我想起文述农，因对雪渔道："这一把算我求你的罢。你画了，我再代你题诗。"雪渔道："美人、人物委实画不动了，画两笔花卉还使得。"我道："花卉也好。"雪渔便取过来，画了两枝夹竹桃。我见他画时，先就把诗作好了；他画好了，便拿过稿去，抄在上面。诗云：

林边斜绽一枝春，带笑无言最可人。
欲为优婆宣法语，不妨权现女儿身。

却把"宣"字写成了个"宜"字。又问我上款。我道："述农。"他便写了上去。写完，站起来伸一伸腰道："够了。"我看看表时，已是五点半钟。德泉叫茶房去把藕切了，炖起酒来，就把藕下酒。吃到七点钟时，茶房开上饭来，德泉叫添了菜，且不吃饭，仍是吃酒；直吃到九点钟，大家都醉了，胡乱吃些饭，便留雪渔住下。

次日早起，便同到养育巷去，立了租折，付了押租，方才回栈。我便把一切情形，写了封信，交给栈里帐房，代交信局，寄与继之。及至中饭时，要打酒吃，谁知那一坛五十斤的酒，我们三个人，只吃了三顿，已经吃完了。德泉又叫去买一坛。饭后央及雪渔做向导，叫了一只小船，由山塘摇到虎丘去，逛了一次。那虎丘山上，不过一座庙；半山上有一堆乱石，内中一块石头，

同馒头一般，上面錾了“点头”两个字，说这里是生公说法台的故址，那一块便是点头的顽石。又有剑池、二仙亭、真娘墓。还有一块吴王试剑石，是极大的一个石卵子，截做两段的，同那点头石一般，都是后人附会之物，明白人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因为他是个古迹，不便说破他去杀风景。那些无知之人，便啧啧称奇，想来也是可笑。

过了一天，又逛一次范坟。对着的山，真是万峰齐起，半山上錾着钱大昕写的“万笏朝天”四个小篆。又逛到天平山上去，因为天气太热，逛过这回，便不再到别处了。

这天接到继之的信，说电报已接到，嘱速寻定房子，随后便有人来办事云云。这两天闲着，我想起伯父在苏州，但不知住在那里，何不去打听打听呢。他到此地，无非是要见抚台，见藩台，我只到这两处的号房里打听，自然知道了。想罢，便出去问路，到抚台衙门号房里打听，没有。因为天气热，只得回栈歇息。过一天，又到藩台衙门去问，也没有消息，只得罢了。

这天雪渔又来了，嚷着要吃酒，还同着一个人来。这个人叫做许澄波，是一个苏州候补佐杂。相见过后，我和德泉便叫茶房去叫了几样菜，买些水果之类，炖起酒来对吃。这位许澄波，倒也十分倜傥风流，不像个风尘俗吏。我便和他谈些官场事情，问些苏州吏治。澄波道：“官场的事情有甚么谈头，无非是靠着奥援与及运气罢了。所以官场与吏治，本来是一件事；晚近官场风气日下，官场与吏治，变成东西背驰的两途了。只有前两年的谭中丞还好，还讲究些吏治；然而又嫌他太亲细事了，甚至于卖烧饼的摊子，他也叫人逐摊去买一个来，每个都要记着是谁家的，他老先生拿天平来逐个秤过，拣最重的赏他几百文，那最轻的便传了来大加申斥。”我道：“这又何必呢，未免太琐屑了。”澄波道：“他说这些烧饼，每每有贫民买来抵饭吃的，重一些是一些。做买卖的人，只要心平点，少看点利钱，那些贫民便受惠多了。”我笑道：“这可谓体贴入微了。”

澄波道："他有一件小事，却是大快人意的：有一个乡下人，挑了一挑粪，走过一家衣庄门口，不知怎样，把粪桶打翻了，溅到衣庄的里面去；吓的乡下人情愿代他洗，代他扫，只请他拿水拿扫帚出来。那衣庄的人也不好，欺他是乡下人，不给他扫帚，要他脱下身上的破棉袄来揩；乡下人急了，只是哭求。登时就围了许多人观看，把一条街都塞满了。恰好他老先生拜客走过，见许多人，便叫差役来问是甚么事。差役过去把一个衣庄伙计及乡下人，带到轿前，乡下人哭诉如此如此。他老先生大怒，骂乡下人道：'你自己不小心，弄龌龊了人家地方，莫说要你的破棉袄来揩，就要你舐干净，你也只得舐了。还不快点揩了去！'乡下人见是官吩咐的，不敢违拗，哭哀哀的脱下衣服去揩。他又叫把轿子抬近衣庄门口，亲自督看。衣庄里的人，扬扬得意。等那乡下人揩完了，他老先生却叫衣庄伙计来，吩咐：'在你店里取一件新棉袄赔还乡下人。'衣庄伙计稍为迟疑，他便大怒，喝道：'此刻天冷的时候，他只得这件破棉袄御寒，为了你们弄坏了，还不应该赔他一件么。你再迟疑，我办你一个欺压乡愚之罪！'衣庄里只得取了一件绸棉袄，给了乡下人。看的人没有一个不称快。"我道："这个我也称快。但是那衣庄里，就给他一件布的也够了，何必要给他绸的，格外讨好呢？"澄波笑道："你须知大衣庄里，不卖布衣服的呀。"我不觉拍手道："这乡下人好造化也！"

澄波道："自从谭中丞去后，这里的吏治就日坏了。"雪渔道："谭中丞非但吏治好，他的运气也真好。他做苏州府的时候，上海道是刘芝田。正月里，刘观察上省拜年，他是拿手版去见的。不多两个月，他放了粮道，还没有到任；不多几天、又升了臬台，便交卸了府篆，进京陛见；在路上又奉了上谕，着毋庸来京，升了藩台，就回到苏州来到任；不上几个月，抚台出了缺，他就代理抚台。那时刘观察仍然是上海道，却要上省来拿手版同他叩喜。前后相去不过半年，就颠倒过来。你道他运气多好！"说罢，满满的干了一杯，面有得意之色。

澄波道："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雪渔愕然道："是那一位？"澄波道："就是洪瞎子。"雪渔道："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有甚么好运气？"澄波道："他两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还要署臬台，不是运气好么。"我道："认真是瞎子么？"澄波道："怎么不是！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雪渔笑道："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还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能做官？"澄波道："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抚台请客，坐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是说他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才误以为瓜子，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公座，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帐羔子''王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甚么，叫甚么，是那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甚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一句话，说的众人大笑。澄波又道："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我道："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致了。"澄波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道："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四个人说说笑笑，吃了几壶酒就散了。雪渔、澄波辞了去。

次日，继之打发来的人已经到了，叫做钱伯安。带了继之的信来，信上说苏州坐庄的事，一切都托钱伯安经管；伯安到后，德泉可回上海；如已看定房子，叫我也回南京，还有别样事情商量云云。当下我们同伯安相见过后，略为憩息，就同他到养育巷

去看那所房子，商量应该怎样装修。看了过后，伯安便去先买几件木器动用家伙，先送到那房子里去。在客栈歇了一宿，次日伯安即搬了过去。我们也叫客栈里代叫一只船，打算明日动身回上海去。又拖德泉到桃花坞去看雪渔，告诉他要走的话。雪渔道："你二位来了，我还不曾稍尽地主之谊，却反扰了你二位几遭；正打算过天风凉点叙叙，怎么就走了？"德泉道："我们至好，何必拘拘这个。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再叙。"德泉在那里同他应酬，我抬头看见他墙上，钉了一张新画的美人，也是捧了个石榴，把我代他题的那首诗写在上面，一样的是"两政""并题"的上下款，心中不觉暗暗好笑。雪渔又约了同到观前吃了一碗茶，方才散去。临别，雪渔又道："明日恕不到船上送行了。"德泉道："不敢，不敢。你几时到上海去，我们痛痛的吃几顿酒。"雪渔道："我也想到上海许久了，看几时有便我就来；这回我打算连家眷一起都搬到上海去了。"说罢作别，我们回栈。

次日早起，就结算了房饭钱，收拾行李上船，解维开行，向上海进发。回到上海，金子安便交给我一张条子，却是王端甫的，约着我回来即给他信，他要来候我，有话说云云。我暂且搁过一边，洗脸歇息。子安又道："唐玉生来过两次，头一次是来催题诗，我回他到苏州去了；第二次他来把那本册页拿回去了。"我道："拿了去最好，省得他来麻烦。"当下德泉便稽查连日出进各项货物帐目。我歇息了一会，便叫车到源坊衖去访端甫，偏他又出诊去了；问景翼时，说搬去了；我只得留下一张条子出来，缓步走着，去看侣笙，谁知他也不曾摆摊，只得叫了车子回来。回到号里时，端甫却已在座。相见已毕，端甫先道："你可知侣笙今天嫁女儿么？"我道："嫁甚么女儿？可是秋菊？"端甫道："可不是。他恐怕又像嫁给黎家一样，夫家仍只当他鸦头，所以这回他认真当女儿嫁了。那女婿是个木匠，倒也罢了。他今天一早带了秋菊到我那里叩谢；因知道你去了苏州，所以不曾来这里。我此刻来告诉你景翼的新闻。"我忙问："又出了甚么新闻

了?”端甫不慌不忙的说了出来。正是：任尔奸谋千百变，也须落魄走穷途。未知景翼又出了甚么新闻，且待下回再记。

第三十九回　老寒酸峻辞千馆　小书生妙改新词

我听见端甫说景翼又出了新闻，便忙问是甚么事。端甫道："这个人只怕死了！你走的那一天，他就叫了人来，把几件木器及空箱子等，一齐都卖了，却还卖了四十多元。那房子本是我转租给他的，欠下两个月房租，也不给我，就这么走了。我到楼上去看，竟是一无所有的了。"我道："他家还有慕枚的妻子呀，那里去了？"端甫道："慕枚是在福建娶的亲，一向都是住在娘家，此刻还在福建呢。那景翼拿了四十多元洋钱，出去了三天，也不知他到那里去的。第四天一早，我还没有起来，他便来打门；我连忙起来时，家人已经开门放他进来了。篷着头，赤着脚，鞋袜都没有，一条蓝夏布裤子，也扯破了，只穿得一件破多罗麻的短衫。见了我就磕头，要求我借给他一块洋钱。问他为何弄得这等狼狈，他只流泪不答。又告诉我说，从前逼死兄弟，图卖弟妇，一切都是他老婆的主意，他此刻懊悔不及。我问他要一块洋钱做甚么，他说到杭州去做盘费，我只得给了他，他就去了。直到今天，仍无消息。前天我已经写了一封信，通知鸿甫去了。"我道："这种人由他去罢了，死了也不足惜。"端甫道："后来我听见人说，他拿了四十多元钱，到赌场上去，一口气就输了一半，第二天再赌，却赢了些；第三天又去赌，却输的一文也没了。出了赌场，碰见他的老婆，他便去盘问，谁知他老婆已经另外跟了一个人，便甜言蜜语的引他回去，却叫后跟的男人，把他毒打了一顿。你道可笑不可笑呢。"

我道："侣笙今日嫁女儿，你有送他礼没有？"端甫道："我送了他一元，他一定不收，这也没法。"我道："这个人竟是个廉士！"端甫道："他不廉，也不至于穷到这个地步了。况且我们同他奔走过一次，也更是不好意思受了。他还送给我一副对，写的

甚好；他说也送你一副，你收着了么？”我道：“不曾。”因走进去问子安。子安道：“不错，是有的，我忘了。”说着，在架子上取下来。我拿出来同端甫打开来看，写的是“慷慨丈夫志，跌宕古人心”一联，一笔好董字，甚是飞舞。我道：“这个人潦倒如此，真是可惜可叹！”端甫道：“你看南京有甚么事，荐他一个也好。”我道：“我本有此意。而且我还嫌回南京去急不及待，打算就在这号里安置他一件事，好歹送他几元银一月；等南京有了好事，再叫他去。你道如何？”端甫道：“这更好了。”当下又谈了一会，端甫辞了去。我封了四元洋银贺仪，叫出店的送到侣笙那里去。一会仍旧拿了回来，说他一定不肯收。子安笑道：“这个人倒穷得硬直。”我道：“可知道不硬直的人，就不穷了。”子安道：“这又不然。难道有钱的人，便都是不硬直的么？”我道：“不是如此说。就是富翁也未尝没有硬直的；不过穷人倘不是硬直的，便不肯安于穷，未免要设法钻营，甚至非义之财也要妄想，就不肯像他那样摆个测字摊的了。”当下歇过一宿。

次日我便去访侣笙，怪他昨日不肯受礼。侣笙道：“小婢受了莫大之恩，还不曾报德，怎么敢受！”我道：“这些事还提他做甚么。我此刻倒想代你弄个馆地，只是我到南京去，不知几时才有机会，不如先奉屈到小号去，暂住几时，就请帮忙办理往来书信。”侣笙连忙拱手道：“多谢提挈！”我道：“日间就请收了摊，到小号里去。”侣笙沉吟了一会道：“宝号办笔墨的，向来是那一位？”我道：“向来是没有的，不过我为足下起见，在这里摆个摊，终不是事，不如到小号里去，奉屈几时，就同干俸一般。等我到南京去，有了机会，便来相请。”侣笙道：“这却使不得！我与足下未遇之先，已受先施之惠；及至萍水相遇，怎好为我破格！况且生意中的事情，与官场截然两路，断不能多立名目，以致浮费，岂可为我开了此端。这个断不敢领教！如蒙见爱，请随处代为留心，代谋一席，那就受惠不浅了。”我道：“如此说，就同我一起到南京去谋事如何？”侣笙道：“好虽好，只是舍眷无可

安顿，每日就靠我混几文回去开销，一时怎撇得下呢。”我道：“这不要紧，在我这里先拿点钱安家便是。”侣笙道：“足下盛情美意，真是令人感激无地！但我向来非义不取，无功不受；此刻便算借了尊款安家，万一到南京去谋不着事，将何以偿还呢。还求足下听我自便的好。如果有了机会，请写个信来，我接了信，就料理起程。”我听了他一番话，不觉暗暗嗟叹，天下竟有如此清洁的人，真是可敬。只得辞了他出来，顺路去看端甫。端甫也是十分叹息道：“不料风尘中有此等气节之人！你到南京，一定要代他设法，不可失此朋友。但不知你几时动身？”我道：“打算今夜就走。在苏州就接了南京信，叫快点回去，说还有事，正不知是甚么事。”说话时，有人来诊脉，我就辞了回去。

是夜附了轮船动身，第三天一早，到了南京。我便叫挑夫挑了行李上岸，骑马进城，先到里面见过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老太太道：“你回来了！辛苦了！身子好么？我惦记你得很呢。”我道：“托干娘的福，一路都好。”老太太道：“你见过娘没有？”我道：“还没有呢。”老太太道：“好孩子！快去罢！你娘念你得很。你回来了，怎么不先见娘，却先来见我？你见了娘，也不必到关上去，你大哥一会儿就回来了。我今天做东，整备了酒席，贺荷花生日；你回来了，就带着代你接风了。”我陪笑道：“这个那里敢当！不要折煞干儿子罢！”老太太道：“胡说！掌嘴！快去罢。”

我便出来，由便门过去，见过母亲、婶婶、姊姊。母亲问几时到的。我道：“才到。”母亲问见过干娘和嫂子没有。我道：“都见过了。我这回在上海，遇见伯父的。”母亲道：“说甚么来？”我道：“没说甚么，只告诉我说小七叔来了。”母亲讶道：“来甚么地方？”我道：“到了上海，在洋行里面。我去见过两次。他此刻白天学生意，晚上念洋书。”姊姊道：“这小孩子怪可怜的，六七岁上没了老子，没念上两年书，就荒废了，在家里养得同野马一般。此刻不知怎样了？”我道：“此刻好了，很沉静，不像从前那种七纵八跳的了。”母亲瞅了我一眼道：“你小时候安

静！”姊姊道：“没念几年书，就去念洋书，也不中用。”我道：“只怕他自己还在那里用功呢。我看他两遍，都见他床头桌上，堆着些《古文观止》、《分类尺牍》之类；有不懂的，还问过我些。他此刻自己改了个号，叫做叔尧；他的小名叫土儿，读书的名字，就是单名叫一个‘尧’字，此刻号也用这个‘尧’字。我问他是甚么意思。他说小时候，父母因为他的八字五行缺土，所以叫做土儿，取‘尧’字做名字，也是这个意思，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未必取了这种名字，就可以补上五行所缺。不过要取好的号，取不出来。他底下还有老八、老九，所以按孟、仲、叔、季的排次，加一个‘叔’字在上面做了号，倒爽利些。”姊姊讶道：“读了两年书的孩子，发出这种议论，有这种见解，就了不得！”

我道：“本来我们家里没有生出笨人过来。”母亲道：“单是你最聪明！”我道：“自然。我们家里的人已经聪明了，更是我娘的儿子，所以又格外聪明些。”婶婶道：“了不得，你走了一次苏州，就把苏州人的油嘴学来了，从来拍娘的马屁，也不曾有过这种拍法。”我道：“我也不是油嘴，也不是拍马屁，相书上说的‘左耳有痣聪明，右耳有痣孝顺’。我娘左耳朵上有一颗痣，是聪明人，自然生出聪明儿子来了。”姊姊走到母亲前，把左耳看了看道：“果然一颗小痣，我们一向倒不曾留心。”又过来把我两个耳朵看过，拍手笑道：“兄弟这张嘴真学油了！他右耳上一颗痣，就随口杜撰两句相书，非但说了伯娘聪明，还要夸说自己孝顺呢。”我道：“娘不要听姊姊的话，这两句我的确在‘麻衣神相’上看下来的。”姊姊道：“伯娘不要听他，他连书名都闹不清楚，好好的《麻衣相法》，他弄了个‘麻衣神相’。这《麻衣相法》是我看了又看的，那里有这两句。”我道：“好姊姊！何苦说破我！我要骗骗娘相信我是个天生的孝子，心里好偷着欢喜，何苦说破我呢。”说的众人都笑了。

只见春兰来说道：“那边吴老爷回来了。”我连忙过去，到书房里相见。继之笑着道：“辛苦，辛苦！”我也笑道：“费心，费

心!”继之道:“你费我甚么心来?”我道:“我走了,我的事自然都是大哥自己办了,如何不费心。”坐下便把上海、苏州一切细情都述了一遍。继之道:“我催你回来,不为别的,我这个生意,上海是个总字号,此刻苏州分设定了,将来上游芜湖、九江、汉口,都要设分号,下游镇江,也要设个分号,杭州也是要的。你口音好,各处的话都可以说,我要把这件事烦了你。你只要到各处去开辟码头,经理的我自有人,将来都开设定了,你可往来稽查。这里南京是个中站,又可以时常回来,岂不好么。”我道:“大哥何以忽然这样大做起来?”继之道:“我家里本是经商出身,岂可以忘了本。可有一层:我在此地做官,不便出面做生意,所以一切都用的是某记,并不出名;在人家跟前,我只推说是你的。你见了那些伙计,万不要说穿,只有管德泉一个知道实情,其馀都不知道的。”我笑道:“名者,实之宾也;吾其为宾乎?”继之也一笑。

我道:“我去年交给大哥的,是整数二千银子,怎么我这回去查帐,却见我名下的股份,是二千二百五十两?”继之道:“那二百五十两,是去年年底帐房里派到你名下的;我料你没有甚么用处,就一齐代你入了股。一时忘记了,没有告诉你。你走了这一次,辛苦了,我给你一样东西开开心。”说罢,在抽屉里取出一本极旧极残的本子来。这本子只有两三页,上面浓圈密点的,是一本词稿。我问道:“这是那里来的?”继之道:“你且看了再说,我和述农已是读的烂熟了。”我看第一阕是《误佳期》,题目是“美人嚏”。我笑道:“只这个题目便有趣。”继之道:“还有有趣的呢。”我念那词:

浴罢兰汤夜,一阵凉风恁好。陡然娇嚏两三声,消息难分晓。莫是意中人,提着名儿叫?笑他鹦鹉却回头,错道侬家恼。

我道："这倒亏他着想。"再看第二阕是《荆州亭》，题目是"美人孕"。我道："这个可向来不曾见过题咏的，倒是头一次。"再看那词是：

一自梦熊占后，惹得娇慵病久。个里自分明，羞向人前说有。镇日贪眠作呕，茶饭都难适口。含笑问檀郎：梅子枝头黄否？

我道："这句'羞向人前说有'，亏他想出来。"又有第三阕是《解佩令》"美人怒"，词是：

喜容原好，愁容也好，蓦地间怒容越好。一点娇嗔，衬出桃花红小，有心儿使乖弄巧。问伊声悄，凭伊怎了，拆温存解伊懊恼。刚得回嗔，便笑把檀郎推倒，甚来由到底不晓。

我道："这一首是收处最好。"第四阕是《一痕沙》"美人乳"，我笑道："美人乳明明是两堆肉，他用这《一痕沙》的词牌，不通！"继之笑道："莫说笑话，看罢。"我看那词是：

迟日昏昏如醉，斜倚桃笙慵睡。乍起领环松，露酥胸。小簇双峰莹腻，玉手自家摩戏。欲扣又还停，尽愁生。

我道："这首只平平。"继之道："好高法眼！"我道："不是我的法眼高，实在是前头三阕太好了；如果先看这首，也不免要说好的。"再看第五阕是《蝶恋花》"夫婿醉归"。我道："咏美人写到夫婿，是从对面着想，这题目先好了，词一定好的。"看那词是：

日暮挑灯闲徙倚，郎不归来，留恋谁家里？及至归来沉醉矣，东歪西倒扶难起。不是贪杯何至此？便太常般，难道侬嫌你？只恐蓍腾伤玉体，教人怜惜浑无计。

我道："这却全在美人心意上着想，倒也体贴入微。"第六阕是《眼儿媚》"晓妆"：

晓起娇慵力不胜，对镜自忪惺，淡描青黛，轻匀红粉，约略妆成。檀郎含笑将人戏，故问夜来情。回头斜眄，一声低啐，你作么生！

我道："这一阕太轻佻了，这一句'故问夜来情'，必要改了他方好。"继之道："改甚么呢？"我道："这种香艳词句，必要使他流入闺阁方好，有了这种猥亵句子，怎么好把他流入闺阁呢。"继之道："你改甚么呢？"我道："且等我看完了，总要改他出来。"因看第七阕，是《忆汉月》"美人小字"。词是：

恩爱夫妻年少，私语喁喁轻悄。问到小字每模糊，欲说又还含笑。被他缠不过，说便说郎须记了。

切休说与别人知，更不许人前叫！

我不禁拍手道："好极，好极！这一阕要算绝唱了。亏他怎么想得出来！"继之道："我和述农也评了这阕最好，可见得所见略同。"我道："我看了这一阕，连那'故问夜来情'也改着了。"继之道："改甚么？"我道："改个'悄地唤芳名，'不好么？"继之拍手道："好极，好极！改得好！"再看第八阕，是《忆王孙》"闺思"：

昨宵灯爆喜情多，今日窗前鹊又过，莫是归期近了么？鹊儿呵！再叫声儿听若何？

我道："这无非是晨占喜鹊，夕卜灯花之意，不过痴得好玩。"第九阕是《三字令》"闺情"。我道："这《三字令》最难得神理，他只限着三个字一句，那得跌宕！"看那词是：

人乍起，晓莺鸣，眼犹饧；帘半卷，槛斜凭，绽新红，呈嫩绿，雨初经。开宝镜，扫眉轻，淡妆成；才歇息，听分明，那边厢，墙角外，卖花声。

我道："只有下半阕好。"这一本稿，统共只有九阕，都看完了。我问继之道："词是很好，但不知是谁作的？看这本子残旧到如此，总不见得是个时人了。"继之道："那天我闲着没事，到夫子庙前闲逛，看见冷摊上有这本东西，只化了五个铜钱买了来。只恨不知作者姓名。这等名作，埋没在风尘中，也不知几许年数了；倘使不遇我辈，岂不是徒供鼠啮虫伤，终于复瓿！"我因继之这句话，不觉触动了一桩心事。正是：一样沉沦增感慨，伟人瑰宝共风尘。不知触动了甚么心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回　披画图即席题词　发电信促归阅卷

我听见继之赞叹那几阕词，说是倘不遇我辈，岂不是终于复瓿，我便忽然想起蔡侣笙来，因把在上海遇见黎景翼，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告诉他蔡侣笙如何廉洁，他的夫人如何明理，都说了一遍。继之道："原来你这回到上海，干了这么一回事，也不虚此一行。"我道："我应允了蔡侣笙，一到南京，就同他谋事，求大哥代我留意。"继之道："你同他写下两个名条，我觑便同他荐个事便了。"

说话间，春兰来叫我吃午饭，我便过去；饭后在行李内取出团扇及画片，拿过来给继之，说明是德泉送的。继之先看扇子，把那题的诗念了一遍道："这回倒没有抄错。"我道："怎么说是抄的？"继之道："你怎么忘了？我头回给你看的那把团扇，把题花卉的诗题在美人上，不就是这个人画的么。"我猛然想起当日看那把团扇来，并想起继之说的那诗画交易的故事，又想起江雪渔那老脸攘诗，才信继之从前的话，并不曾有意刻画他们。因把在苏州遇见江雪渔的话，及代题诗的话，述了一遍。老太太在旁听见，便说道："原来是你题的诗，快念给我听。"继之把扇子递给他夫人。他夫人便念了一遍，又逐句解说了。老太太道："好口彩！好吉兆！果然石榴多子！明日继之生了儿子，我好好的请你。"我笑说"多谢"。继之摊开那画片来看，见了那款，不觉笑道："他自己不通，如何把我也拉到苏州去？好好的一张画，这几个字写的成了废物了。"我道："我也曾想过，只要叫裱画匠，把那几个字挖了去，还可以用得。"继之道："只得如此的了。"我又回去，把我的及送述农的扇子，都拿来给继之看。继之道："这都是你题的么？"我道："是的。他画一把，我就题一首。"继之道："这个人画的着实可以，只可惜太不通了。但既然不通，

就安分些，好好的写个上下款也罢了，偏要题甚么诗；你看这几首诗，他将来又不知要错到甚么画上去了。”我道：“他自己说是吴三桥的学生呢。”继之道：“这也说不定的。说起吴三桥，我还买了一幅小中堂在那里，你既欢喜题诗，也同我题上两首去。”我道：“画在那里？”继之道：“在书房里，我同你去看来。”于是一同到书房里去。继之在书架上取下画来，原来是一幅美人，布景是满幅梅花，梅梢上烘出一钩斜月，当中月洞里，露出美人，斜倚在薰笼上。裱的全绫边，那绫边上都题满了，却剩了一方。继之指着道：“这一方就是虚左以待的。”我道：“大哥那里去找了这些人题？”继之道：“我那里去找人题，买来就是如此的了。”我道：“这一方的地位很大，不是一两首绝诗写得满的。”继之道：“你就多作几首也不妨。”我想了一想道：“也罢，早上看了绝妙好词，等我也效颦填一阕词罢。”继之道：“随你便。”我取出《诗韵》翻了一翻，填了一阕《疏影》，词曰：

> 香消烬歇，正冷侵翠被，霜禽啼彻。斜月三更，谯鼓城笳，一枕梦痕明灭。无端惊起佳人睡，况酒醒天寒时节。算几回倚遍薰笼，依旧黛眉双结。良夜迢迢甚伴？对空庭寂寞，花光清绝。蓦逗春心，偷数年华，独自暗伤离别。年来消瘦知何似，应不减素梅孤洁。且待伊塞上归来，密与拥炉愁说。

用纸写了出来，递给继之道：“大哥看用得，我便写上去。”继之看了道：“你倒是个词章家呢。但何以忽然用出那离别字眼出来？”我道：“这有甚一定的道理，不过随手拈来，就随意用去。不然，只管赞梅花的清幽，美人的标致，有甚意思呢。我只觉得词句生涩得很。”继之道：“不生涩！很好！写上去罢。”我摊开画，写了上去，署了款。继之便叫家人来，把他挂起。

日长无事，我便和继之对了一局围棋。又把那九阕香奁词抄

了，只把《眼儿媚》的“故问夜来情”，改了个“悄地唤芳名”，拿去给姊姊看。姊姊看了一遍道：“好便好，只是轻薄些。”我道：“这个只能撇开他那轻薄，看他的巧思。”姊姊笑道：“我最不服气，男子们动不动拿女子做题目来作诗填词，任情取笑！”我道：“岂但作诗填词，就是画画，何尝不是：只画美人，不画男子；要画男子，除非是画故事，若是随意坐立的，断没有画个男子之理。”姊姊道：“正是。我才看见你的一把团扇，画的很好，是在那里画来的？”我道：“在苏州。姊姊欢喜，我写信去画一把来。”姊姊道：“我不要。你几时便当，顺便同我买点颜料来，还要买一份画碟、画笔；我的丢在家里，没有带来。”我欢喜道：“原来姊姊会画，是几时学会的？我也要跟着姊姊学。”

正说到这里，吴老太太打发人来请，于是一同过去。那边已经摆下点心。吴老太太道：“我今天这个东做得着，又做了荷花生日，又和干儿子接风。这会请先用点心，晚上凉快些再吃酒。”我因为荷花生日，想起了“竹汤饼会”来，和继之说了。继之道：“这种人只算得现世！”我道：“有愁闷时听听他们的问答，也可以笑笑。”于是把在花多福家所闻的话，述了一遍。母亲道：“你到妓院里去来？”我道：“只坐得一坐就走的。”姊姊道：“依我说，到妓院里去倒不要紧，倒是那班人少亲近些。”我道：“他硬拉我去的，谁去亲近他。”姊姊道：“并不是甚么亲近不得，只小心被他们熏臭了。”说的大众一笑。当夜陪了吴老太太的高兴，吃酒到二炮才散。

次日继之出城，我也到关上去，顺带了团扇送给述农。大家不免说了些别后的话，在关上盘桓了一天。到晚上，继之设了个小酌，单邀了我同述农两个吃酒，赏那香奁词。述农道：“徒然赏他，不免为作者所笑，我们也应该和他一阕。”我道：“香奁体我作不来；并且有他的珠玉在前，我何敢去佛头着粪！”继之道：“你今天题画的那一阕《疏影》，不是香奁么？”我道：“那不过是稍为带点香奁气。他这个是专写儿女的，又自不同。”述农道：

“说起题画，一个朋友前天送来一个手卷要我题，我还没工夫去作。不如拿出来，大家题上一阕词罢。”我道：“这倒使得。”述农便亲自到房里取了来，签上题着“金陵图”三字。展开来看，是一幅工笔青绿山水，把南京的大概，画了上去。继之道：“用个甚么词牌呢？”述农道：“词牌倒不必限。”我道：“限了的好。不限定了，回来有了一句合这个牌，又有一句合那个牌，倒把主意闹乱了。”继之道：“秦淮多丽，我们就用《多丽》罢。”我道：“好。我已经有起句了：‘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述农道：“好敏捷！”我道：“起两句便敏捷，这个牌，还有排偶对仗，颇不容易呢。”继之道：“我也有个起句，是‘古金陵，秦淮烟水冥冥’。”我道：“既如此，也限了八庚韵罢。”于是一面吃酒，一面寻思。倒是述农先作好了，用纸誊了出来。继之拿在手里，念道：

水盈盈，吴头楚尾波平。指参差帆樯隐处，三山天外摇青。丹脂销墙根蛩泣，金粉灭江上烟腥。北固云颓，中泠泉咽，潮声怒吼石头城。只千古《后庭》一曲，回首不堪听！休遗恨霸图销歇，王、谢飘零！

但南朝繁华已烬，梦蕉何事重醒？舞台倾夕烽惊雀，歌馆寂烽火为萤。荒径香埋，空庭鬼啸，春风秋雨总愁凝。更谁家秦淮夜月，笛韵写凄清？伤心处画图难足，词客牵情。

继之念完了，便到书案上去写，我站在前面，看他写的是：

古金陵，秦淮烟火冥冥。写苍茫势吞南北，斜阳返射孤城。泣胭脂泪干陈井，横铁锁缆系吴舲。《玉树》歌残，铜琶咽断，怒潮终古不平声。算只有蒋山如壁，依旧六朝青。空馀恨凤台寂寞，鸦点零星。叹豪华灰飞

王、谢，那堪鼙鼓重惊！指灯船光销火蒌，凭水榭影乱秋萤。坏堞荒烟，寒笳夜雨，鬼燐鹃血暗愁生。画图中长桥片月，如对碧波明。乌衣巷年年燕至，故国多情。

我等继之写完，我也写了出来，交给述农看。我的词是：

大江横，古今烟锁金陵。忆六朝几番兴废，恍如一局棋枰。见风驭去来眼底，望楼橹颓败心惊。几代笙歌，十年鼙鼓，不堪回首叹凋零。想昔日秦淮觞咏，似幻梦初醒。空留得一轮明月，渔火零星。最销魂红羊劫尽，但馀一座孤城。剩铜驼无言衰草，闻铁马凄断邮亭。举目沧桑，感怀陵谷，落花流水总关情。偶披图旧时景象，历历可追凭。描摹出江山如故，输与丹青。

当下彼此传观，又吃了一回酒。述农自回房安歇。

继之对我道："你将息两天，到芜湖走一次。你但找定了屋子，就写信给我，这里派人去；你便再到九江、汉口，都是如此。"我道："这找房子的事，何必一定要我？"继之道："你去找定了，回来可以告诉我一切细情；若叫别人去，他们去了，就在那里办事了。还有一层：将来你往来稽查，也还可以熟悉些。"我道："这里南京开办么？"继之道："这里叫德泉倒派人上来办，才好掩人耳目。你从上江回来，就可以到镇江去。"我道："这里书启的事怎样呢？"继之道："我这个差事，上前天奉了札子，又连办一年；书启我打算另外再请人。"我道："那么何不就请了蔡侣笙呢？"继之道："但不知他笔下如何？"我道："包你好！我虽然未见过他的东西，然而保过廪的人，断不至于不通；顶多作出来的东西，有点腐八股气罢了，何况还不见得。他还送我一副对子，一笔好董字。"继之道："我就请了他，你明日就写信去罢，

连关书一齐寄去也好。”我听说不胜之喜，连夜写好了，次日一早，便叫家人寄去。又另外寄给王端甫一信，嘱他劝驾。

我便赁马进城，顺路买了画碟、画笔、颜料等件；又买了几张宣纸、扇面、画绢等，回来送与姊姊，并央他教我画。姊姊道：“你只要在旁边留着心看我画，看多了就会了，难道还要把着手教么？”我道：“我从前学画山水，学了三个多月，画出来的山，还像一个土馒头，我就丢下了。”姊姊便裁了一张小中堂。我道：“画甚么？”姊姊道：“画一幅美人，送我干嫂子。”说罢坐下，调开颜色，先画了个美人面，又布了一树梅花。我道：“姊姊可是看见了书房那张，要背临他的稿子？”姊姊道，“大凡作画要临稿本，便是低手。书房那是我看见的，我却并不临他。”我道：“初学时总是要临的。”姊姊道：“这个自然。但是学会之后，总要胸中有了丘壑，要画甚么，就是甚么，才能称得画家。”

说话间，春兰拿了一卷东西进来，说是他家周二爷从关上带回来的。拆开看时，原是那幅《金陵图》，昨夜的词，未曾写上，今天继之、述农都写了，拿来叫我写的。姊姊道：“书房那张，你也题了一阕词，怎么这样词兴大发？我这张也要请教一阕了。”我道：“才题过一张梅花美人，今日再题，恐怕要犯了。”姊姊道：“胡说！我不信你腹俭到如此。我已经填了一阕《解语花》，在干嫂子那里，你去看来。”我道：“既如此，我不看词，且看画的是甚么样子个大局，我好切题做去。”姊姊道：“没有甚么样子，就是一个月亮；一个美人，站在梅花树下。”我便低头思索一会，问姊姊要纸写出来。姊姊道：“填的甚么词牌？不必写，先念给我听。”我道：“自然也是《解语花》。”因念道：

思萦邓尉，梦绕罗浮，身似梅花瘦。故国依旧，慵梳掠、谁共寻芳携手？芳心恐负，正酒醒天寒时候。唤鸦鬟招鹤归来，请与冰魂守。羌笛怕听吹彻，念陇头人远，怎堪回首！翠蛾愁皱。相偎处，惹得暗香盈袖。凝

情待久，无限恨，瘴仙知否？应为伊惆怅江南，月落参横后。

姊姊听了道："大凡填词，用笔要如快马入阵，盘旋曲折，随意所之。我们不知怎的，总觉着有点拙涩，词句总不能圆转，大约总是少用功之过。念我的你听：

芳痕淡抹，粉影含娇，隐隐云衣迭。一般清绝，偎花立，空自暗伤离别。销魂似妾，心上事更凭谁说？倩何人寄语陇头，镜里春难折。寂寞黄昏片月，伴珊珊环佩，满庭香雪，蛾眉愁切。关情处，怕听丽谯吹彻。冰姿似铁，叹尔我，生来孤洁。恐飘残倦倚风前，一任霜华拂。"

我道："姊姊这首就圆转得多了。"姊姊道："也不见得。"此时那画已画好了，我便把题词写上。又写了那《金陵图》的题词。

过得两天，我便到芜湖去，看定了房子，等继之派人来经理了，我又到九江，到汉口；回南京歇了几天，又到镇江，到杭州。从此我便来往苏、杭及长江上下游。原来继之在家乡，提了一笔巨款来，做这个买卖，专收各路的土货，贩到天津、牛庄、广东等处去发卖，生意倒也十分顺手。我只管往来稽查帐目，在路的日子多，在家的日子少，这日子就觉得容易过了。不知不觉过了一个周年。直到次年七月里，我稽查到了上海，正在上海号里住下，忽接了继之的电报，叫速到南京去，电文简略，也不曾叙明何事。我想继之大关的差使，留办一年，又已期满，莫非叫我去办交代，然而办交代用不着我呀。既然电报来叫，必定是一件要事，我且即日动身去罢。正是：只道书来询货殖，未知此去却衡文。未知此去有何要事，且听下回再记。

第四十一回　破资财穷形极相　感知己沥胆披肝

我接了继之电信，便即日动身，到了南京，便走马进城，问继之有甚要事。恰好继之在家里，他且不说做甚么，问了些各处生意情形，我一一据实回答。我问起蔡侣笙。继之道："上月藩台和我说，要想请一位清客，要能诗，能酒，能写，能画的，杂技愈多愈好，又要能谈天，又要品行端方，托我找这样一个人。你想叫我往那里去找。只有侣笙，他琴棋书画，件件可以来得，不过就是脾气古板些，就把他荐去了，倒甚是相得。大关的差事，前天也交卸了。"我道："述农呢？"继之道："述农馆地还连下去。"我道："这回叫我回来，有甚么事？"继之道："你且见了老伯母，我们再细谈。"我便出了书房，先去见了吴老太太及继之夫人，方才过来见了母亲、婶娘、姊姊，谈了些家常话。

我见母亲房里，摆着一枝三镶白玉如意，便问是那里来的。母亲道："上月我的生日，蔡侣笙送来的，还有一个董其昌手卷。"我仔细看了那如意一遍，不觉大惊道："这个东西，怎么好受他的！虽然我荐他一个馆地，只怕他就把这馆地一年的薪水还买不来！这个如何使得！"母亲道："便是我也说是小生日，不惊动人，不肯受。他再三的送来，只得收下。原是预备你来家，再当面还他的。"我道："他又怎么知道母亲生日呢？"姊姊道："怕不是大哥谈起的。他非但生日那天送这个礼，就是平常日子送吃的，送用的，零碎东西，也不知送了多少。"我道："这个使不得！偏是我从荐了他的馆地之后，就没有看见过他。"姊姊道："难道一回都没见过？"我道："委实一回都没见过。他是住在关上的，他初到时，来过一次，那时我到芜湖去了；嗣后我就东走西走，偶尔回来，也住不上十天八天，我不到关上，他也无从知道，赶他知道了，我又动身了：所以从来遇不着。——还有那手

卷呢?”姊姊在抽屉里取出来给我看，是一个三丈多长的绫本。我看了，便到继之那边，和继之说。继之道：“他感激你得很呢，时时念着你。这两样东西，我也曾见来。若讲现买起来呢，也不知要值到多少钱。他说这是他家藏的东西，在上海穷极的时候，拿去押给人家了。两样东西，他只押得四十元；他得了馆地之后，就赎了回来，拿来送你。”我道：“是他先代之物，我更不能受，明日待我当面还了他。此刻他在藩署里，近便得很，我也想看看他去。”

继之道：“你自从丢下了书本以来，还能作‘八股’么?”我笑道：“我就是未丢书本之前，也不见得能作‘八股’。”继之道：“说虽是如此说，你究竟是在那里作的。我记得你十三岁考书院，便常常的取在五名前；以后两年出了门，我可不知道了。”我道：“此刻凭空还问这个做甚么呢?”继之道：“只管胡乱谈谈，有何不可。”我道：“我想这个不是胡乱谈的，或者另外有甚么道理。”继之笑着，指着一个大纸包道：“你看这个是甚么?”我拆开来一看，却是钟山书院的课卷。我道：“只怕又是藩台委看的?”继之道：“正是。这是生卷，——童卷是侣笙在那里看——藩台委了我，我打算要烦劳了你。”我道：“帮着看是可以的，不过我不能定甲乙。”继之道：“你只管定了甲乙，顺着迭起来，不要写上，等我看过再写就是了。”我道：“这倒使得。但不知几时要？这里又是多少卷？要取几名?”继之道：“这里共是八百多卷，大约取一百五十卷左右。佳卷若多，就多取几卷也使得。你几时可以看完就几时要，但是越快越好，藩台交下来好几天了，我专等着你。你在这里看，还是拿过去看?”我道：“但只看看，不过天把就看完了，但是还要加批加圈，只怕要三天。我还是拿过去看的好，那边静点，这边恐怕有人来。”继之道：“那么你拿过去看罢。”我笑道：“看了使不得，休要怪我。”继之道：“不怪你就是。”

当下又谈了一会，继之叫家人把卷子送到我房里去，我便过

来，看见姊姊正在那里画画。我道："画甚么？"姊姊道："九月十九，是干娘五十整寿，我画一堂海满寿屏，共是八幅。"我道："呀！这个我还不曾记得。我们送甚么呢？"姊姊道："这里有一堂屏了；还有一个多月呢，慢慢办起来，甚么不好送。"我道："这份礼，是很难送的：送厚了，继之不肯收；送薄了，过不去。怎么好呢？"想了一想道："有了一样了。我前月在杭州，收了一尊柴窑的弥勒佛，只化得四吊钱，真是古货。只可惜放在上海。回来写个信，叫德泉寄了来。"姊姊道："你又来了，柴窑的东西，怎么只卖得四吊钱？"我道："不然我也不知，因为这东西买得便宜，我也有点疑心，特为打听了来。原来这一家人家，本来是杭州的富户，祖上在扬州做盐商的；后来折了本，倒了下来，便回杭州。生意虽然倒了，却也还有几万银子家资。后来的子孙，一代不如一代，起初是卖田，后来卖房产，卖桌椅东西，卖衣服首饰，闹的家人仆妇也用不起了。一天在堆存杂物的楼上看见有一大堆红漆竹筒子，也不知是几个。这是扬州戴春林的茶油筒子，知道还是祖上从扬州带回来的茶油，此刻差不多上百年了，想来油也干了，留下他无用，不如卖了。打定了主意，就叫了收买旧货的人来，讲定了十来个钱一个，当堂点过，却是九十九个都卖了。过得几天，又在角子上寻出一个，想道：'这个东西原是一百个，那天怎样寻他不出来'。摇了一摇，没有声响，想是油都干了。想这油透了的竹子，劈细了生火倒好，于是拿出来劈了。原来里面并不是油，却是用木屑藏着一条十两重的足赤金条子。不觉又惊又喜，又悔又恨：惊的是许久不见这样东西，如今无意中又见着了；喜的是有了这个，又可以换钱化了，悔的是那九十九个，不应该卖了；恨的是那天见了这筒子，怎么一定当他是茶油，不劈开来先看看再卖。只得先把这金子去换了银来。有银在手，又忘怀了，吃喝嫖赌，不上两个月又没了。他自想眼睁睁看着九百九十两金子，没福享用，吊把钱把他卖了，还要这些东西作甚么，不如都把他卖了完事。因此索性在自己门

口，摆了个摊子，把那眼前用不着的家私什物，都拿出来，只要有人还价就卖。那天我走过他门口，看见这尊佛，问他要多少钱，他并不要价，只问我肯出多少。我说了个四吊，原不过说着玩，谁知他当真卖了。”姊姊道：“不要撒谎，天下那里有这种呆人。”我道：“惟其呆，所以才能败家；他不呆，也不至于如此了。这些破落户，千奇百怪的形状，也说不尽许多。记得我小时候上学，一天放晚学回家，同着一个大学生走，遇了一个人，手里提着一把酒壶。那大学生叫我去揭开他那酒壶盖，看是甚么酒。我顽皮，果然蹑足潜踪在他后头，把壶盖一揭。你道壶里是些甚么？原来不是酒，不是茶，也不是水，不是湿的，是干的，却是一壶米！”说的姊姊噗嗤的一声笑了道：“这是怎么讲？”我道：“那个人当时就大骂起来，要打我，吓得我摔了壶盖，飞跑回家去。明日我问那大学生，才知道这个人是就近的一个破落户，穷的逐顿买米；又恐怕人讥笑，所以拿一把酒壶来盛米。有人遇了他，他还说顿顿要吃酒呢。就是前年我回去料理祠堂的一回，有一天在路上遇见子英伯父，抱着一包衣服，在一家当铺门首东张西望。我知道他要当东西，不好去撞破他，远远的躲着偷看。那当门是开在一个转角子上，他看见没人，才要进去，谁知角子上转出一个地保来，看见了他，抢行两步，请了个安，羞得他脸上青一片、红一片，嘴里喃喃呐呐的不知说些甚么，就走了，只怕要拿到别家去当了。”姊姊道：“大约越是破落户，越要摆架子，也是有的。”我道：“非但摆架子，还要贪小便宜呢。我不知听谁说的，一个破落户，拾了一个斗死了的鹌鹑，拿回家去，开了膛，拔了毛，要炸来吃，又嫌费事，家里又没有那些油。因拿了鹌鹑，假意去买油炸脍，故意把鹌鹑掉在油锅里面，还做成大惊小怪的样子；那油锅是沸沸腾腾的，不一会就熟了。人家同他捞起来，他非但不谢一声，还要埋怨说：‘我本来要做五香的，这一炸可炸坏了，五香的吃不成了！”姊姊笑道：“你少要胡说罢，我这里赶着要画呢。”

我也想起了那尊弥勒佛，便回到房里，写了一封寄德泉的信，叫人寄去。一面取过课本来看，看得不好的，便放在一边；好的，便另放一处。看至天晚，已看了一半。暗想原来这件事甚容易的。晚饭后，又潜心去看，不知不觉，把好不好都全分别出来了。天色也微明了，连忙到床上去睡下。一觉醒来，已是十点钟。母亲道："为甚睡到这个时候？"我道："天亮才睡的呢。"母亲道："晚上做甚么来？"我道："代继之看卷子。"母亲便不言语了。我便过来，和继之说了些闲话。

饭后，再拿那看过好的，又细加淘汰，逐篇加批加圈点。又看了一天，晚上又看了一夜，取了一百六十卷，定了甲乙，一顺迭起。天色已经大明了，我便不再睡，等继之起来了，便拿去交给他道："还有许多落卷，叫人去取了来罢。"继之翻开看了两卷，大喜道："妙，妙！怎么这些批语的字，都摹仿着我的字迹，连我自己粗看去，也看不出来。"我道："不过偶尔学着写，正是婢学夫人，那里及得到大哥什一！"继之道："辛苦得很！今夜请你吃酒酬劳。"我道："这算甚么劳呢。我此刻先要出去一次。"继之问到那里。我道："去看蔡侣笙。"继之道："正是。他和我说过，你一到了就知照他，我因为你要看卷子，所以不曾去知照得。你去看看他也好。"

我便出来，带了片子，步到藩台衙门，到门房递了，说明要见蔡师爷。门上拿了进去，一会出来，说是："蔡师爷出去了，不敢当，挡驾。"我想来得不凑巧，只得怏怏而回，对继之说侣笙不在家的话。继之道："他在关上一年，是足迹不出户外的，此刻怎么老早就出去了呢？"话还未说完，只见王富来回说："蔡师爷来了。"我连忙迎到答堂上，只见蔡侣笙穿了衣冠，带了底下人，还有一个小厮挑了两个食盒。侣笙出落得精神焕发，洗绝了从前那落拓模样，眉宇间还带几分威严气象。见了我，便抢前行礼，吓的我连忙回拜。起来让坐。侣笙道："今日带了贽见，特地叩谒老伯母，望乞代为通禀一声。"我道："家母不敢当，阁

下太客气了!”侣笙道:“前月老伯母华诞,本当就来叩祝,因阁下公出,未曾在侍,不敢造次,今日特具衣冠叩谒,千万勿辞!”我见他诚挚,只得进来,告知母亲。母亲道:“你回了他就是了。”我道:“我何尝不回:他诚挚得很,特为具了衣冠,不如就见他一见罢。”姊姊道:“人家既然一片诚心,伯娘何必推托,只索见他一见罢了。”母亲答应了,婶娘、姊姊都回避过,我出来领了侣笙进去。侣笙叫小厮挑了食盒,一同进去,端端正正的行了礼。我在旁陪着,又回谢过了。侣笙叫小厮端上食盒道:“区区几色敝省的土仪,权当贽见,请老伯母赏收。”母亲道:“一向多承厚赐,还不曾道谢,怎好又要费心!”我道:“侣笙太客气了!我们彼此以心交,何必如此烦琐?”侣笙道:“改日内子还要过来给老伯母请安。”母亲道:“我还没有去拜望,怎敢枉驾!”我道:“嫂夫人几时接来的?”侣笙道:“上月才来的,没有过来请安,荒唐得很。”我道:“甚么话!嫂夫人深明大义,一向景仰的。我们书房里坐罢。”侣笙便告辞母亲,同到书房里来。我忙让宽衣。

侣笙一面与继之相见。我说道:“侣笙何必这样客气,还具起衣冠来?”侣笙道:“我们原可以脱略,要拜见老伯母,怎敢亵渎。”我道:“上月家母寿日,承赐厚礼,概不敢当,明日当即璧还。”侣笙道:“这是甚么话!我今日披肝沥胆的说一句话:我在穷途之中,多承援手,荐我馆谷,自当感激。然而我从前也就过几次馆,也有人荐的;就是现在这个馆,是继翁荐的,虽是一般的感激,然而总没有这种激切。须知我这个是知己之感,不是恩遇之感。当我落拓的时候,也不知受尽多少人欺侮;我摆了那个摊,有些居然自命是读书人的,也三三两两常来戏辱。所谓人穷志短,我那里敢和他较量,只索避了。所以头一次阁下过访时,我待要理不理的,连忙收了摊要走,也是被人戏辱的多了,吓怕了,所以才如此。”我道:“这班人就很没道理,人家摆个摊,碍他甚么,要来戏侮人家呢?”侣笙道:“说来有个缘故。因为我上

一年做了个蒙馆，虹口这一班蒙师，以为又多了一个，未免要分他们的润，就很不愿意了。次年我因来学者少，不敢再干，才出来测字。他们已经是你一嘴我一嘴的说是只配测字的，如何妄想坐起馆来。我因为坐在摊上闲着，常带两本书去看看。有一天，我看的是《经世文编》，被一个刻薄鬼看见了，就同我哄传起来，说是测字先生看《经世文编》，后来他还想做官，还想大用呢。从此就三三两两，时来挖苦。你想我在这种境地上处着，忽然天外飞来一个绝不相识、绝不相知之人，赏识我于风尘之中，叫我焉得不感！”说到这里，流下泪来。“所以我当老伯母华诞之日，送上两件薄礼，并不是表我的心，正要阁下留着，做个纪念；倘使一定要还我，便是不许我感这知己了。”说着，便起身道：“方伯那里还有事等着，先要告辞了。”我同继之不便强留，送他出去。我回来对继之说道：“在我是以为闲闲一件事，却累他送了礼物，还赔了眼泪，倒叫我难为情起来。”继之道：“这也足见他的肫挚。且不必谈他，我们谈我们的正事罢。”我问谈甚么正事。继之指着我看定的课卷，说出一件事来。正是：只为金篦能刮眼，更将玉尺付君身。未知继之说出甚么事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二回　露关节同考装疯　入文闱童生射猎

当下继之对我说道："我日来得了个闱差，怕是分房，要请一个朋友到里面帮忙去，所以打电报请你回来。我又恐怕你荒疏了，所以把这课卷试你一试，谁知你的眼睛竟是很高的。此刻我决意带你进去。"我道："只要记得那'八股'的范围格局，那文章的魄力之厚薄，气机之畅塞，词藻之枯腴，笔仗之灵钝，古文时文，总是一样的。我时文虽荒了，然而当日也曾入过他那范围的，怎会就忘了，况且我古文还不肯丢荒的，但是怎能够同着进去？这个玩意儿，却没有干过。"继之道："这个只好要奉屈的了，那天只能扮作家人模样混进去。"我道："大约是房官，都带人进去的了？"继之道："岂但房官，是内帘的都带人进去的。常有到了里面，派定了，又更动起来的。我曾记得有过一回，一个已经分定了房的，凭空又撤了，换了一个收掌。"我道："这又为甚么？"继之道："他一得了这差使，便在外头通关节，收门生，谁知临时闹穿了，所以弄出这个笑话。"

我道："这科场的防范，总算严密的了，然而内中的毛病，我看总不能免。"继之道："岂但不能免，并且千奇百怪的毛病，层出不穷：有偷题目出去的，有传递文章进号的，有换卷的。"我道："传递先不要说他，换卷是怎样换法呢？"继之道："通了外收掌，初十交卷出场，这卷先不要解，在外面请人再作一篇，誊好了，等进二场时交给他换了。广东有了闱姓一项，便又有压卷及私拆弥封的毛病。广东曾经闹过一回，一场失了十三本卷子的。你道这十三个人是那里的晦气。然而这种毛病，都不与房官相干，房官只有一个关节是毛病。"我道："这个玩意儿我没干过，不知关节怎么通法？"继之道："不过预先约定了几个字，用在破题上，我见了便荐罢了。"我道："这么说，中不中还不能必

呢。”继之道：“这个自然。他要中，去通主考的关节。”

我道：“还有一层难处，比如这一本不落在他房里呢？”继之道：“各房官都是声气相通的，不落在他那里，可以到别房去找；别房落到他那里的关节卷子，也听人家来找。最怕遇见一种拘迂古执的，他自己不通关节，别人通了关节，也不敢被他知道。那种人的房，叫做黑房。只要卷子不落在黑房里，或者这一科没有黑房，就都不要紧了。”我笑道：“大哥还是做黑房，还是做红房？”继之道：“我在这里，绝不交结绅士，就是同寅中我往来也少，固然没有人来通我的关节，我也不要关节；然而到了里面，我却不做甚么正颜厉色的君子去讨人厌，有人来寻甚么卷子只管叫他拿去。”我笑道：“这倒是取巧的办法，正人也做了，好人也做了。”继之道：“你不知道黑房是做不得的。现在新任的江宁府何太尊，他是翰林出身，在京里时有一回会试分房，他同人家通了关节，就是你那个话，偏偏这本卷子不曾到他房里。他正在那里设法搜寻，可巧来了一位别房的房官是个老翰林，著名的是个‘清朝孔夫子’，没有人不畏惮他的，这位何太尊不知怎样一时糊涂，就对他说有个关节的话；谁知被他听了，便大嚷起来，说某房有关节，要去回总裁。登时闹的各房都知道了，围过来看，见是这位先生吵闹，都不敢劝。这位太尊急了，要想个阻止他的法子，那里想得出来，只得对他作揖打拱的求饶。他那里肯依，说甚么‘皇上家抡才大典，怎容得你们为鬼为蜮！照这样做起来，要屈煞了多少寒畯，这个非回明白了，认真办一办，不足以警将来’。何太尊到了此时，人急智生，忽的一下，直跳起来，把双眼瞪直了，口中大呼小叫，说神说鬼的，便装起疯来。那位老先生还冷笑道：‘你便装疯，也须瞒不过去。’何太尊更急了，便取起桌上的裁纸刀，飞舞起来，吓的众人倒退。他又是东奔西逐的，忽然又撩起衣服，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刀。众人才劝住了那位老先生，说他果然真疯了，不然那里肯自己戳伤身子。那位老先生才没了说话。当时回明了，开门把他扶了出去，这才了事。

你想，自己要做君子，立崖岸，却不顾害人，这又何苦呢。”我道：“这一场风波，确是闹的不小。那位先生固然太过，然而士人进身之始，即以贿求，将来出身做官的品行，也就可想了。”继之道：“这个固是正论，然而以‘八股’取士，那作‘八股’的就何尝都是正人。”

说话时，春兰来说午饭已经开了，我就别了继之，过来吃饭，告诉母亲，说进场看卷的话。母亲道：“你有本事看人家的卷，何不自己去中一个？你此刻起了服，也该回去赶小考，好歹挣个秀才。”我道：“挣了秀才，还望举人；挣了举人，又望进士；挣了进士，又望翰林；不点翰林还好，万一点了，两吊银子的家私，不上几年，都要光了；再没有差使，还不是仍然要处馆。这些身外的功名，要他做甚么呢？”母亲道：“我只一句话，便惹了你一大套。这样说，你是不望上进的了。然则你从前还读书做甚么？”我道：“读书只求明理达用，何必要为了功名才读书呢。”姊姊道：“兄弟今番以童生进场看卷，将来中了几个出来，再是他们去中了进士，点了翰林，却都是兄弟的门生了。”我笑道：“果然照姊姊这般说，我以后不能再考试了。”姊姊道：“这却为何？”我道：“我去考试，未必就中，倘迟了两科，我所荐中的都已出了身，万一我中在他们手里，那时候明里他是我的老师，暗里实在我是他的老师，那才不值得呢。”

吃过了饭，我打算去回看侣笙，又告诉了他方才的话。姊姊道：“他既这样说，就不必退还他罢。做人该爽直的地方，也要爽直些才好，若是太古板，也不入时宜。”母亲道：“他才说他的太太要来，你要去回拜他，先要和他说明白，千万不要同他那个样子，穿了大衣服来，累我们也要穿了陪他。”我道：“我只说若是穿了大衣服，我们挡驾不会他，他自然不穿了。”说罢，便出来，到藩台衙门里，会了侣笙。只见他在那里起草稿。我问他作甚么。侣笙道：“这里制军的折稿，衙门里几位老夫子都弄不好，就委了方伯，方伯又转委我。”我道：“是甚么奏稿，这般烦难？”

侣笙道："这有甚么烦难，不过为了前回法越之役，各处都招募了些新兵，事定了，又遣散了；募时与散时，都经奏闻。此时有个廷寄下来，有问江南军政，就是这件事要作一个复折罢了。"我又把母亲的话，述了一遍。侣笙道："本来应该要穿大衣服过去的，既然老伯母分付，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又问是几时来。侣笙道："本来早该去请安了，因为未曾得先容，所以不敢冒昧。此刻已经达到了，就是明天过来。"

我道："尊寓在那里？"侣笙道："这署内闲房尽多着，承方伯的美意，指拨了两间，安置舍眷。"我道："秋菊没有跟了来么？"侣笙道："他已经嫁了人，如何能跟得来。前天接了信，已经生了儿子了。这小孩子倒好，颇知道点好歹。据内人说，他自从出嫁之后，不像那般蠢笨了，聪明了许多。他家里供着端甫和你的长生禄位，旦夕香花供奉，朔望焚香叩头。"我大惊道："这个如何使得！快写信叫他不要如此！况且这件事是王端甫打听出来的，我在旁边不过代他传了几句话，怎么这样起来。他要供，只供端甫就够了，攀出我来做甚么呢。"侣笙笑道："小孩子要这样，也是他一点穷心，由他去干罢了，又不费他甚么。"我道："并且无谓得很！他只管那样仆仆亟拜，我这里一点不知，彼有所施，我无所受，徒然对了那木头牌子去拜，何苦呢！"侣笙道："这是他出于至诚的，谅来止也止他不住。去年端甫接了家眷到上海，秋菊那小孩子时常去帮忙；家眷入宅时，房子未免要另外装修油漆，都是他男人做的，并且不敢收受工价，连物料都是送的。这虽是小事，也可见得他知恩报恩的诚心，我倒很喜欢。"我道："施恩莫望报，何况我这个断不能算恩，不过是个路见不平，聊助一臂之意罢了。"侣笙道："你便自己要做君子，施恩不望报；却不能责他人必为小人，受恩竟忘报呀。"说得我笑了，然而心中总是闷闷不乐。辞了回来，告诉姊姊这件事。母亲、婶婶一齐说道："你快点叫他写信去止住了，不要折煞你这孩子！"姊姊笑道："那里便折得煞，他要如此，不过是尽他一点心罢

了。”

我道：“这样说起来，我初到南京时，伯父出差去了，伯母又不肯见我，倘不遇了继之，怕我不流落在南京，幸得遇了他，不但解衣推食，并且那一处不受他的教导，我也应该供起继之的长生禄位？”姊姊笑道：“枉了你是个读书明理之人！这种不过是下愚所为罢了。岂不闻‘士为知己者死’？又岂不闻‘国士遇我，国士报之’？从古英雄豪杰，受人意外之恩时，何尝肯道一个‘谢’字；等他后来行他那报恩之志时，却是用出惊天动地的手段，这才是叫做报恩呢。据我看，继之待你，那给你馆地招呼你一层，不过是朋友交情上应有之义；倒是他那随时随事教诲你，无论文字的纰缪，处世的机宜，知无不言，这一层倒是可遇不可求的殊恩，不可不报的。”我道：“拿甚么去报他呢？”姊姊道：“比如你今番跟他去看卷子，只要能放出眼光，拔取几个真才，本房里中的比别房多些，内中中的还要是知名之士，让他享一个知文之名，也可以算得报他了。其馀随时随事，都可以报得。只要存了心，何时非报恩之时，何地非报恩之地，明人还要细说么。”

我道：“只是我那回的上海走的不好，多了一点事，就闹的这里说感激，那里也说感激，把这种贵重东西送了来，看看他也有点难受。我从此再不敢多事了。”姊姊道：“这又不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本来是抑强扶弱，互相维持之意。比如遇了老虎吃人，我力能杀虎的，自然奋勇去救；就是力不能杀虎，也要招呼众人去救，断没有坐视之理。你见了他送你的东西难受，不过是怕人说你望报的意思；其实这是出于他自己的诚心，与你何干呢。”我道：“那一天寻到了侣笙家里，他的夫人口口声声叫我君子；见了侣笙，又是满口的义士；叫得人怪害臊的。”母亲道：“叫你君子、义士不好，倒是叫你小人、混帐行子的好！”姊姊道：“不是的，这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稚气，以为做了这一点点的事，值不得这样恭维。你自己看见并没有出甚么大力量，又

没有化钱，以为是一件极小的事，不知那秋菊从那一天以后的日子，都是你和王端甫给他过的了，如何不感激！莫说供长生禄位，就是天天来给你们磕头，也是该的。”我摇头道：“我到底不以为然。”姊姊笑道：“所以我说你又是天真，又是稚气。你满肚子要做施恩不受报的好汉，自己又说不出来。照着你这个性子，只要莫磨灭了，再加点学问，将来怕不是个侠士！”我笑道：“我说姊姊不过，只得退避三舍了。”说罢，走了出来。

暗想姊姊今天何以这样恭维我，说我可以做侠士，我且把这话问继之去。走到书房里，继之出去了，问知是送课卷到藩台衙门去的。我便到上房里去，只见老妈子、鸦头在那里忙着叠锡箔，安排香烛，整备素斋。我道：“干娘今天上甚么供？”吴老太太道：“今天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他老人家，一年到头都是闭着眼睛的，只有今天是张开眼睛。祭了他，消灾降福。你这小孩子，怎不省得？”我向来厌烦这些事，只为是老太太做的，不好说甚么，便把些别话岔开去。

继之夫人道：“这一年来，兄弟总没有好好的在家里住。这回来了，又叫你大哥拉到场里去，白白的关一个多月，这是那里说起。”我道：“出闱之后，我总要住到拜了干娘寿才动身，还有好几天呢。”老太太道：“你这回进去帮大哥看卷，要小心些，只要取年轻的，不要取年老的，最好是都在十七岁以内的。”我道：“这是何意？”老太太道：“你才十八岁，倘使那五六十岁的中在你手里，不叫他羞死么！”我笑道：“我但看文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老太太道：“考试不要填了三代、年、貌的么？”我道：“弥封了的，看不见。”老太太道：“还有个法子，你只看字迹苍老的，便是个老头子。”我道：“字迹也看不见，是用誊录誊过的。”老太太笑道：“这就没法了。”正说笑着，继之回来了，问笑甚么，我告诉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谈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黄昏时，方才起来吃饭。

一宿无话。次日，蔡侣笙夫人来了，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

继之夫人。我便在书房陪继之。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

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五日入闱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继之，带了家人王富，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继之入了内帘。继之派在第三房，正是东首的第二间。外面早把大门封了，加上封条。王富便开铺盖。开到我的，忽诧道："这是甚么？"我一看，原来是一枝风枪。继之道："你带这个来做甚么？"我道："这是在上海买的，到苏、杭去，沿路猎鸟，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这回家来了，家里有现成铺陈，便没有打开他，进来时就顺便带了他，还是在轮船上卷的呢，"说罢，取过一边。这一天没有事。

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来，请了继之去，好一会才出来。我问有甚么事，继之道："这是照例的写题目。"我问甚么题。继之道："告诉了你，可要代我拟作一篇的。"我答应了。继之告诉了我，我便代他拟作了一个次题、一首诗。

到了傍晚时候，我走出房外闲望，只见一个鸽子，站在檐上。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里，取了枪，装好铅子，跑出来，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我取了准头，扳动机簧，飕的一声着了，那鸽子便掉了下来。我连忙跑过去拾起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正是：任尔关防严且密，何如一弹破玄机，不知为了何事大惊，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三回　试乡科文闱放榜　上母寿戏彩称觞

当时我无意中拿风枪打着了一个鸽子，那鸽子便从墙头上掉了下来，还在那里腾扑。我连忙过去拿住，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异，仔细一看，果是缚着一张纸；把他解了下来，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刷印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不觉吃了一惊。丢了鸽子，拿了题目纸，走到房里，给继之后。继之大惊道："这是那里来的？"我举起风枪道："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继之道："你说明白点，怎么打得来？"我道："是拴在鸽子尾巴上，我打了鸽子，取下来的。"继之道："鸽子呢？"我道："还在外面墙脚下。"说话间，王富点上蜡烛来。继之对王富道："外面墙脚下的鸽子，想法子把他藏过了。"王富答应着去了。

我道："这不消说是传递了。但是太荒唐些，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继之道："鸽子未必笨，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到了这个时候才放。大凡鸽子，到了太阳下山时，他的眼睛便看不见，所以才被你打着。"说罢，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我道："这又何必烧了他呢？"继之道："被人看见了，这岂不是嫌疑所在。你没有从此中过来，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利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不足为奇；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这一张纸，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五六百元，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听说上一科，题目已经印了一万六千零六十张，及至再点数，少了十张，连忙劈了板片，另外再换过题目呢。"我笑道："防这些士子，就如防贼一般，他们来考试，直头是来取辱。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

继之道："科名这东西，局外人看见，似是十分名贵，其实也贱得很。你还不知，到中了进士去殿试，那个矮桌子，也有三

条腿的，也有两条腿的，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也有全张松动的；总而言之，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到了殿试那天，可笑一班新进士，穿了衣冠，各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你要看见了，管你肚肠也笑断了，嘴也笑歪了呢。”我笑道：“大哥想也背过的了？”继之道：“背的又不是我一个。”我道：“背了进去，还要背出来呢。”继之道：“这是定做的粗东西，考完了就撂下了，谁还要他。”

闲话少提。到了初十以后，就有朱卷送来了。起先不过几十本，我和继之分看，一会就看完了，到后来越弄越多，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归在落卷一起。拣了好的，给继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荐。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三场的策问。可笑这第三场的卷子，十本有九本是空策，只因头场的“八股”荐了，这个就是空策，也只得荐在里面。我有心要拣一本好策，却只没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经算好了。后来看了一本好的，却是头、二场没有荐过，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看他那经卷，也还过得去，只是那“八股”不对。我问继之道：“这么一本好策，奈何这个人不会作‘八股’！”继之看了道：“他这个不过枝节太多，大约是个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略为改几个字，成全了这个人。”我吐出舌头，提起笔道：“这个笔，怎么改得上去？”继之道：“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朱锭子。”我道：“亏大哥怎么想到，就带了来。可是预备改朱卷的？”继之道：“是内帘的，那一个不带着。你去看，有两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我开了文具箱，取了朱锭、朱砚出来，把那本卷子看了两遍，同他改了几个字，收了朱砚，又给继之看。继之看过了，笑道：“真是点铁成金，会者不难，只改得二三十个字，便通篇改观了。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来拜你的老师。”我道：“大哥莫取笑。请你倒是力荐这本策，莫糟蹋了，这个人是有实学的。”继之果然把他三场的卷子，叠做一叠，拿进去荐。回来说

道："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两位主考正在那里发烦，说没有好策呢。"

三场卷子都看完了，就没有事，天天只是吃饭睡觉。我道："此刻没有事，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还当囚犯一般，关在这里做甚么呢。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继之忽地扑嗤的笑了一声。我道："这有甚么好笑？"继之道："我不笑你，我想着一个笑话，不觉笑了。"我道："甚么笑话？"继之道："也不知是那一省那一科的事，题目是'邦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题是：'圣人思邦君之妻，愈思而愈有味焉。'"我听了不觉大笑，继之道："当下这本卷子，到了房里，那位房官看见了，也像你这样一场大笑，拿到隔壁房里去，当笑话说；一时惊动了各房，都来看笑话。笑的太利害了，惊动了主考，吊了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还有甚笑话。谁知通篇都是引用《礼经》，竟是堂皇典丽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题改了荐进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我道："既是通篇好的，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继之道："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教他这两句的，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我道："那里有这么灵的鬼，只怕靠不住。"继之道："我也这么说。这件事没有便罢，倘是有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故意在破题上弄个笑话，自然要彼此传观，看的人多了，自然有看得出的。是这个主意也不定。"

我道："这个也难说。只是此刻我们不得出去，怎么好呢？"继之道："你怎那么野性？"我道："不是野性。在家里那怕一年不出门，也不要紧；此地关着大门，不由你出去，不觉就要烦燥起来。只要把大门开了，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要紧。"继之道："这里左右隔壁，人多得很，找两个人谈天，就不寂寞了。"我道："这个更不要说。那做房官的，我看见他，都是气象尊严、不苟言笑的，那种官派，我一见先就怕了。那些请来帮阅卷的，又都是些耸肩曲背的，酸的怕人；而且又多半是吃鸦片烟的，那

嘴里的恶气味，说起话直喷过来，好不难受！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说了十来句话，都是满口之乎者也的；十来句话当中，说了三个‘夫然后’。”继之笑道：“亏你还同他记着帐！”我道：“我昨天拿了风枪出去，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做靶子，在那里打着玩。他出来一见了，便摇头摆尾的说道：‘此所谓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他正说这话时，我放了一枪，中了靶子，砉的一声响了。他又说道：‘必以此物为靶始妙，盖可以聆声而知其中也；不然，此弹太小，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说罢，又过来问我要枪看，又问我如何放法。我告诉了他，又放给他看。他拿了枪，自言自语的，一面试演，一面说道：‘必先屈而折之，夫然后纳弹；再伸之以复其原，夫然后拨其机簧；机动而弹发，弹着于靶，夫然后有声。’”继之笑道：“不要学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罢。”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不觉天色晚了。

自此以后，天天不过打靶消遣。主考还要搜遗，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朱卷的字，这都是继之自己去办了。直等到九月十二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同考官、内外监试、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吏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甚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点烛的，更是热闹。直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

此时继之还在里面，我不及顾他，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时候虽早，那看榜的人，却也万头攒动，一路上往来飞跑的，却是报子分投报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作了几篇臭‘八股’，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便算是个举人，到底有甚么荣耀？这个举人，又有甚么用处？可笑那班

人，便下死劲的去争他，真是好笑！”又想道：“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但是我未进学，必要捐了监生，才能下场。化一百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升打着轿子出来去接继之。我到里面去，家里却没有人，连春兰也不看见，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我知道都在继之那边了，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前一一见过。

母亲道：“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大哥呢？”我道：“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来了。我被关了一个多月，闷得慌了，开了龙门就跑的。”吴老太太道：“我的儿！你辛苦了！我们昨天晚上也没有睡，打了一夜牌，一半是等你们，一半也替你们分些辛苦。”说着，自己笑了。姊姊道：“只关了一个多月，便说是慌了，像我们终年不出门的怎样呢！”我道：“不是这样说。叫我在家里不出门，也并不至于发闷；因为那里眼睁睁看着有门口，却是封锁了，不能出来的，这才闷人呢。而且他又不是不开，也常常开的，拿伙食东西等进来，却不许人出进，一个在门外递入，一个在门里接收，拿一个碗进来，连碗底都要看过。无论何人，偶然脚踹了门阆，旁边的人便叱喝起来。主考和监临说话，开了门，一个坐在门里，一个坐在门外。”母亲道：“怎么场里面的规矩这么严紧？”我道：“甚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要作弊时，何在乎这个门口。我还打了一个鸽子，鸽子身上带着题目呢。”老太太道：“规矩也罢，捣鬼也罢，你不要管了，快点吃点心罢。”说着，便叫鸦头：“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我忙道：“多谢干娘。”

等了一会，继之也回来了。与众人相见过，对我说道：“本房中了几名，你知道了么？”我道：“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记帐，那里知道。”继之道：“中了十一卷，又拨了三卷给第一房，这回算我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策，那一本中在第十七名上。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那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我道：“大哥自己也看的不少，怎么都推到我身上？”继之道：“说也奇怪，所中的

十一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说罢，吃了点心，又出去了。大约场后的事，还要料理两天，我可不去帮忙了。

坐了一会，我便回去。母亲、婶婶、姊姊，也都辞了过来。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已经摆在桌上了。我问寿屏怎样了，姊姊道：“已经裱好了。但只有这两件，还配些甚么呢？伯娘意思，要把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谁知紫檀柄的背后，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侣笙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详详细细的撰了一篇记刻在上面，这如何能送得人。”我听见连忙开了匣子，取出如意来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面刻了一篇记。那字刻得细入毫芒，却又波磔分明。不觉叹道：“此公真是多才多艺！”姊姊道：“你且慢赞别人，且先料理了这件事，应该再配两样甚么？”我道：“急甚么！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

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是继之给我的。拆开看时，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说帖子都在书房里。我便过去，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签条也粘好了，旁边一本簿子，开列着人名，我便照写了。这一天功夫，全是写签条，写到了晚上九点钟，才完了事。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发。一宿无话。

次日我便出去，配了两件衣料回来，又配了些烛酒面之类，送了过去。却只受了寿屏、水礼，其馀都退了回来。往返推让了几次，总是不受，只得罢了。

继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借他的房子用，在客堂外面天井里，拆了一堵墙，通了过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开间大厅；后进的宽大，也相仿佛，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恰好继之的上房开个门，可以通得过去。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一律挂了竹帘，以便女客在内看戏。前面天井里，搭了戏台；在自己的客堂里，设了寿座。先一天，我备了酒，过去暖寿。又叫了变戏法的来，玩了一天。连日把书房改做了帐房，专管收礼、发赏号的事。

到了十九那一天，一早我先过去拜寿。只见继之夫妇，正在

盛服向老太太行礼。铺设得五色缤纷，当中挂了姊姊画的那一堂寿屏，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烛。我也上前去行过礼。那边母亲、婶婶、姊姊，也都过来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来，到外面寿堂上去。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屏，是藩台送的，上面却是侣笙写的字；两旁是道台、首府、首县的寿幛；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镶如意，还有许多果品之类，也不能尽记。地下设了拜垫，两旁点了两排寿烛，供了十多盆菊花。走过隔壁看时，一律的挂着寿联、寿幛，红光耀眼。阶沿墙脚，都供了五色菊花。不一会，继之请的几位知客，都衣冠到了。除了上司挡驾之外，其馀各同寅纷纷都到，各局所的总办、提调、委员，无非是些官场。到了午间，摆了酒席，一律的是六个人一桌。入席开戏，席间每来一个客，便跳一回加官，后面来了女客，又跳女加冠，好好的一本戏，却被那跳加官占去了时候不少。

到了下午时候，我回到后面去解手，方才走到寿座的天井里，只见一个大脚女人，面红耳赤，满头是汗，直闯过来。家人们连忙拦住道："女客从这边走。"就引他到上房里去。我回家解过手，仍旧过来，只见座上各人，都不看戏，一个个的都回过脸来，向帘内观看。那帘内是一片叫骂之声，不绝于耳。正是：庭前方竞笙歌奏，座后何来叫骂声？不知叫骂的是谁，又是为着甚事叫骂，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四回　苟观察被捉归公馆　吴令尹奉委署江都

当日女客座上，来的是藩台夫人及两房姨太太、两位少太太、一位小姐，这是他们向有交情的，所以都到了；其馀便是各家官眷，都是很有体面的，一个个都是披风红裙。当这个热闹的时候，那里会叫骂起来？原来那位苟才，自从那年买嘱了那制台亲信的人，便是接二连三的差事；近来又委了南京制造局总办，又兼了筹防局、货捐局两个差使，格外阔绰起来。时常到秦淮河去嫖，看上了一个妓女，化上两吊银子，讨了回去做妾，却不叫大老婆得知，另外租了小公馆安顿。他那位大老婆是著名泼皮的，日子久了，也有点风闻，只因不曾知得实在，未曾发作。这回继之家的寿事，送了帖子去，苟才也送了一份礼。请帖当中，也有请的女客帖子。他老婆便问去不去。苟才说："既然有了帖子，就去一遭儿也好。"谁知到了十八那天，苟才对他说："吴家的女帖是个虚套，继之夫人病了，不能应酬，不去也罢。"他老婆倒也信了。你道他为何要骗老婆？只因那讨来的婊子，知道这边有寿事唱戏，便撒娇撒痴的要去看热闹，苟才被他缠不过，只得应许了。又怕他同老婆当面不便，因此撒一个谎，止住了老婆。又想只打发侍妾来拜寿，恐怕继之见怪；好在两家眷属不曾来往过，他便置备了二品命妇的服式，叫娘子穿上，扮了旗装，只当是正室。传了帖子进去，继之夫人相见时，便有点疑心，暗想他是旗人，为甚裹了一双小脚，而且举动轻佻，言语鹘突，喜笑无时，只是不便说出。

苟才的公馆与继之处相去不过五六家，今日开通了隔壁，又近了一家，这边锣鼓喧天，鞭炮齐放，那边都听得见。家人仆妇在外面看见女客来的不少，便去告诉了那苟太太。这几个仆妇之中，也有略略知道这件事的，趁便讨好，便告诉他说，听说老爷

今天叫新姨太太到吴家拜寿听戏，所以昨天预先止住了太太，不叫太太去。他老婆听了，便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趁苟才不在家，便传了外面家人来拷问。家人们起先只推不知，禁不起那妇人一番恫喝，一番软骗，只得说了出来。妇人又问了住处，便叫打轿子。再三吩咐家人，有谁去送了信的，我回来审出来了，先撕下他的皮，再送到江宁县里打屁股，因此没有人敢给信。他带了一个家人，两名仆妇，径奔小公馆来。进了门去，不问情由，打了个落花流水。喝叫把这边的家人仆妇绑了，叫带来的家人看守，“不是我叫放，不准放”。

又带了两名仆妇，仍上轿子，奔向继之家来。我在寿座天井里碰见的正是他。因为这天女客多，进出的仆妇不少，他虽跟着有两个仆妇，我可不曾留意。他一径走到女座里，又不认得人，也不行礼，直闯进去。继之夫人也不知是甚么事，只当是谁家的一个仆妇。他竟直闯第一座上，高声问道：“那一个是秦淮河的蹄子？”继之夫人吃了一惊。我姊姊连忙上去拉他下来，问他找谁，“怎么这样没规矩！那首座的是藩台、盐道的夫人，两边陪坐的都是首府、首县的太太，你胡说些甚么！”妇人道：“便是藩台夫人便怎么！须知我也不弱！”继之夫人道：“你到底找谁？”妇人道：“我只找秦淮河的蹄子！”我姊姊怒道：“秦淮河的蹄子是谁？怎么会走到这里来？那里来的疯婆子，快与我打出去！”妇人大叫道：“你们又下帖子请我，我来了又打我出去，这是甚么话！”继之夫人道：“既然如此，你是谁家宅眷？来找谁？到底说个明白。”妇人道：“我找苟才的小老婆。”继之夫人道：“苟大人的姨太太没有来，倒是他的太太在这里。”妇人问是那一个，继之夫人指给他看。妇人便撇了继之夫人，三步两步闯了上去，对准那婊子的脸上，劈面就是一个大巴掌。那婊子没有提防，被他猛一下打得耳鸣眼热，禁不得劈拍劈拍接连又是两下，只打得珠花散落一地。连忙还手去打，却被妇人一手挡开。只这一挡一格，那婊子带的两个镀金指甲套子，不知飞到那里去了。妇人顺

手把婊子的头发抓住，拉出座来，两个扭做一堆，口里千蹄子，万淫妇的乱骂；婊子口里也嚷骂老狐狸，老泼货。我姊姊道："反了！这成个甚么样子！"喝叫仆妇把这两个怪物，连拖带拽的拉到自己上房那边去；又叫继之夫人，只管招呼众客，这件事我来安排；又叫家人快请继之。此时我正解完了手，回到外面，听见里面叫骂，正不知为着甚事，当中虽然挂的是竹帘，望进去却隐隐约约的，看不清楚。看见家人来请继之，我也跟了进去看看。只见他两个在天井里仍然扭做一团，妇人伸出大脚，去跺那婊子的小脚；跺着他的小脚尖儿，痛的他站立不住，便倒了下来，扭着妇人不放，妇人也跟着倒了；婊子在妇人肩膀上，死命的咬了一口，而且咬住了不放；妇人双手便往他脸上乱抓乱打，两个都哭了。我姊姊却端坐在上面不动。各家的仆妇挤了一天井看热闹。继之忙问甚么事。姊姊道："连我们都不知道。大哥快请荀大人进来，这总是他的家事，他进来就明白了，也可以解散了。"继之叫家人去请。姊姊便仍到那边去了。

不一会，家人领着荀才进来。那妇人见了，便撇了婊子，尽力挣脱了咬口，飞奔荀才，一头撞将过去，便动手撕起来，把朝珠扯断了，撒了一地。妇人嘴里嚷道："我同你去见将军去！问问这宠妾灭妻，是出在《大清会典》那一条上，你这老杀才！你嫌我老了，须知我也曾有年轻的时候对付过你来！你就是讨婊子，也不应该叫他穿了我的命服，居然充做夫人！你把我安放到那里？须知你不是皇帝，家里没有冷宫！你还一个安放我的所在来，我便随你去干！"荀才气的目瞪口呆，只连说"罢了罢了"。那婊子盘膝坐在地上，双手握着脚尖儿，嘴里也是老泼货，老不死的乱骂。一面爬起来，一步一拐的，走到荀才身边撕住了哭喊道："你当初许下了我，永远不见泼辣货的面，我才嫁你；不然，南京地面，怕少了年轻标致的人，怕少了万贯家财的人，我要嫁你这个老杀才！你骗了我入门，今天做成这个圈套捉弄我！到了这里，当着许多人羞辱我！"一边一个，把荀才褫住，倒闹得荀

才左右为难。我同继之又不好上前去劝。苟才只有叹气顿足，被他两个闹得衣宽带松，补服也扯了下来。闹了好一会，方才说道："人家这里拜寿做喜事，你们也太闹的不成话了，有话回家去说呀。"妇人听说，拉了苟才便走。继之倒也不好去送，只得由他去了。婊子倒是一松手道："凭你老不要脸的抢了汉子去，我看你死了也搂他到棺材里！"继之对我道："还是请你姊姊招呼他罢。"说着出去了。我叫仆妇到那边，请了姊姊过来，姊姊便带那婊子到我们那边去，我也到外面去了。

此时众人都卸了衣冠，撤了筵席，桌上只摆了瓜子果碟。众人看见继之和我出去，都争着问是甚么事，只得约略说了点。大家议论纷纷，都说苟才的不是，怎么把命服给姨娘穿起来，怪不得他夫人动气，然而未免暴燥些。有个说苟观察向来讲究排场，却不道今天丢了这个大脸。

正在议论之间，忽听得外面一迭连声叫报喜。正要叫人打听时，早抢进了一个人，向继之请了个安道："给吴老爷报喜、道喜！"继之道："甚么事？"那人道："恭喜吴老爷！署理江都县，已经挂了牌了！"原来藩台和继之，是几代的交情，向来往来甚密；只因此刻彼此做了官，反被官礼拘束住了，不能十分往来，也是彼此避嫌的意思。藩台早就有心给继之一个署缺，因知道今天是他老太太的整寿，前几天江都县出了缺，论理就应该即刻委人，他却先委了扬州府经历暂行代理，故意挨到今日挂牌，要博老太太一笑。这来报喜的，却是藩台门上。向来两司门上是很阔的，候补州县官，有时要望同他拜个把子也够不上呢，他如何肯亲来报喜？因为他知道藩台和继之交情深，也知道藩台今天挂牌的意思，所以特地跑来讨好。又出来到寿座前拜了寿。继之让他坐，他也不敢就坐，只说公事忙，便辞去了。这话传到了里头去，老太太欢喜不尽，传话出来，叫这出戏完了，点一出《连升三级》（戏名也）。戏班里听见这个消息，等完了这出戏，又跳了一个加官讨了赏，才唱点戏。

到了晚上，点起灯烛，照耀如同白日，重新设席，直到三鼓才散。我进去便向老太太道喜。劳乏了一天，大家商量要早点安歇。我和姊姊便奉了母亲、婶婶回家。我问起那位苟姨太太怎样了。姊姊道："那种人真是没廉耻！我同了他过来，取了奁具给他重新理妆，他洗过了脸，梳掠了头髻，重施脂粉，依然穿了命服，还过去坐席，毫不羞耻。后来他家里接连打发三起人接他，他才去了。"我道："回去还不知怎样吵呢。"姊姊道："这个我们管他做甚！"说罢，各自回房歇息。

次日，继之先到藩署谢委，又到督辕禀知、禀谢，顺道到各处谢寿。我在家中，帮着指挥家人收拾各处，整整的忙了三天，方才停当。

此时继之已经奉了札子，饬知到任，便和我商量。因为中秋节后，各码头都未去过，叫我先到上江一带去查一查帐目，再到上海、苏、杭，然后再回头到扬州衙门里相会。我问继之，还带家眷去不带。继之道："这署事不过一年就回来了，还搬动甚么呢。我就一个人去，好在有你来往于两间，这一年之中，我不定因公晋省也有两三次，莫若仍旧安顿在这里罢。"我听了，自然无甚说话。当下又谈谈别的事情。

忽然家人来报说："藩台的门上大爷来了。"继之便出去会他。一会儿进来了，我忙问是甚么事。继之道："方伯升了安徽巡抚，方才电报到了，所以他来给我一个信。"说着，便叫取衣服来，换过衣帽，上衙门去道喜。继之去后，我便到上房里去，恰好我母亲和姊姊也在这边，大家说起藩台升官，都是欢喜，自不必说；只有我姊姊，默默无言，众人也不在意。过了一会，继之回来了，说道："我本来日间便要禀辞到任，此刻只得送过中丞再走的了。"我道："新任藩台是谁？只怕等新任到了算交代，有两个月呢。"继之道："新藩台是浙江臬台升调的，到这里本来有些日子，因为安徽抚台是被参的，这里中丞接的电谕是'迅赴新任，毋容来京请训'，所以制台打算委巡道代理藩司，以便中

丞好交卸赴新任去，大约日子不能过远的，顶多不过十天八天罢了。”说着话，一面卸下衣冠，又对我说道：“起先我打算等我走后，你再动身；此刻你犯不着等我了，过一两天，你先到上江去，我们还是在江都会罢。我近来每处都派了自己家里人在那里，你顺便去留心查察，看有能办事的，我们便派了他们管理；算来自己家里人，总比外人靠得住。”我答应了。

过了两天，附了上水船，到汉口去，稽查一切。事毕回到九江，一路上倒没有甚么事。九江事完之后，便附下水船到了芜湖，耽搁了两天。打听得今年米价甚是便宜，我便译好了电码，亲自到电报局里去，打电报给上海管德泉，叫他商量应该办否。刚刚走到电报局门口，只见一乘红轿围的蓝呢中轿，在局门口憩下，轿子里走出一个人来，身穿湖色绉纱密行棉袍，天青缎对襟马褂，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墨晶眼镜，头上戴着瓜皮纱小帽。下得轿来，对我看了一眼，便把眼镜摘下，对我拱手道：“久违了！是几时到的?”我倒吃了一个闷葫芦，仔细一看，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在大关上和挑水阿三着象棋的毕镜江；面貌丰腴的了不得，他不向我招呼，我竟然要认不得他了。当下只得上前厮见。镜江便让我到电局里客堂上坐。我道：“我要发个电信呢。”他道：“这个交给我就是。”我只得随他到客堂里去，分宾坐下。他便要了我的底子，叫人送进去。一面问我现在在甚么地方，可还同继之一起。我心里一想，这种人何犯上给他说真话，因说道：“分手多时了。此刻在沿江一带跑跑，也没有一定事情。”他道：“继之这种人，和他分了手倒也罢了，这个人刻薄得很。舍亲此刻当这局子的老总，带了兄弟来，当一个收支委员。本来这收支上面还有几位司事，兄弟是很空的；无奈舍亲事情忙，把一切事都交给兄弟去办，兄弟倒变了这局子的老总了。说来也不值当，拿了收支的薪水，办的总办的事，你说冤不冤呢。”我听了一席话，不觉暗暗好笑，嘴里只得应道：“这叫做‘能者多劳’啊。”正说话时，便来了两个人，都是趾高气扬的，嚷着

叫调桌子打牌。镜江便邀我入局，我推说不懂，要了电报收单，照算了报费，便辞了回去。

第二天德泉回电到了，说准定赁船来装运。我一面交代照办，便附了下水船，先回南京去一趟。继之已经送过中丞，自己也到任去了。姊姊交给我一封信，却是蔡侣笙留别的，大约说此番随中丞到安徽去，后会有期的话。我盘桓了两天，才到上海，和德泉商量了一切。又到苏州走了一趟，才到杭州去。料理清楚，要打算回上海去，却有一两件琐事不曾弄明白，只得暂时歇下。

这天天气晴明，我想着人家逛西湖都在二三月里，到了这个冬天，湖上便冷落得很；我虽不必逛湖，又何妨到三雅园去吃一杯茶，望望这冬天的湖光山色呢。想罢，便独自一人，缓步前去。刚刚走到城门口，劈头遇见一个和尚，身穿破衲，脚踏草鞋，向我打了一个问讯。正是：不是偷闲来竹院，如何此地也逢僧？不知这和尚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五回　评骨董门客巧欺蒙　送忤逆县官托访察

你道那和尚是谁？原来不是别人，正是那逼死胞弟、图卖弟妇的黎景翼。不觉吃了一惊，便问道："你是几时出家的？为甚弄到这个模样？"景翼道："一言难尽！自从那回事之后，我想在上海站不住了，自己也看破一切，就走到这里来，报到天竺寺，拜了师傅做和尚。谁知运气不好，就走到那里都不是，那些僧伴，一个个都和我不对。只得别了师傅，到别处去挂单，终日流离浪荡，身边的盘费，弄的一文也没了，真是苦不胜言！"他一面说话，我一面走，他只管跟着，不觉到了三雅园。我便进去泡茶，景翼也跟着进去坐下。茶博士泡上茶来。景翼又问我到这里为甚事，住在那里。我心中一想，这个人招惹他不得，因说道："我到这里没有甚么事，不过看个朋友，就住我朋友家里。"景翼又问我借钱，我无奈，在身边取了一圆洋银给他，他才去了。

那茶博士见他去了，对我说道："客人怎么认得这个和尚？"我道："他在俗家的时候，我就认得他的。"茶博士道："客人不认得他也罢！"我道："这话奇了！我已经认得他了，怎么能够不认得呢。"茶博士道："客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不是个好东西，专门调戏人家妇女，被他师傅说他不守清规，把他赶了出来。他又投到别家庙儿里去。有一回，城里乡绅人家做大佛事，请了一百多僧众念经，他也投在里面，到了人家，却乘机偷了人家许多东西，被人家查出了，送他到仁和县里去请办，办了个枷号一个月示众。从此他要挂单，就没有人家肯留他了。"我听了这话，只好不做理会。闲坐了一回，眺望了一回湖光山色，便进城来。

忽然想起当年和我办父亲后事的一位张鼎臣，我来到杭州几次，总没有去访他；此时想着访他谈谈，又不知他住在那里。仔细想来，我父亲开店的时候，和几家店铺有来往，我在帐簿上都

看见过的，只是一时想不起来。猛可想起鼓楼弯保合和广东丸药店，是当日来往极熟的，只怕他可以知道鼎臣下落。想罢，便一径问路到鼓楼弯去，寻到了保合和，只见里面纷纷发行李出来，不知何故。我便挨了进去，打着广东话，向一位有年纪的拱手招呼，问他贵姓。那人见我说出广东话，以为是乡亲，便让坐送茶，说是姓梁，号展图。又转问了我，我告诉了，并说出来意，问他知道张鼎臣下落不知。展图道："听说他做了官了，我也不知底细，等我问问舍侄便知道了。"说罢，便向一个后生问道："你知道张鼎臣现在那里？"那后生道："他捐了个盐知事，到两淮候补去了。"只见一个人闯了进来道："客人快点下船罢，不然潮要来了！"展图道："知道，我就来。"我道："原来老丈要动身，打扰了！"说罢起身。展图道："我是要到兰溪去走一次。"我别了出来，自行回去。

到了次日，便叫了船仍回上海，耽搁一天，又到镇江稽查了两天帐目，才雇了船渡江到扬州去。入到了江都县衙门，自然又是一番景象。除了继之之外，只有文述农是个熟人。我把各处的帐目给继之看了，又述了各处的情形，便与述农谈天。此时述农派做了帐房，彼此多时未见，不免各诉别后之事。我便在帐房里设了榻位，从此和述农联床夜话。好得继之并不叫我管事，闲了时，便到外面访访古迹，或游几处名胜。最好笑的，是相传扬州的二十四桥，一向我只当是个名胜地方；谁知到了此地问时，那二十四桥竟是一条街名。被古人欺了十多年，到此方才明白。继之又带了我去逛花园。原来扬州地方，花园最多，都是那些盐商盖造的；上半天任人游玩，到了下午，园主人就来园里请客，或做戏不等。

这天述农同了我去逛容园，据说这容园是一个姓张的产业，扬州花园，算这一所最好；除了各处楼台亭阁之外，单是厅堂，就有了三十八处，却又处处的装璜不同。游罢了回来，我问起述农，说这容园的繁华，也可以算绝顶了。久闻扬州的盐商阔绰，

今日到了此地，方才知道是名不虚传。述农道："他们还是拿着钱不当钱用，每年冤枉化去的不知多少；若是懂得的，少化几个冤枉钱，还要阔呢。"我道："银钱都积在他们家里也不是事，只要他肯化了出来，外面有得流通便好，管他冤枉不冤枉。搁不住这班人都做了守财虏，年年只有入款，他却死搂着不放出来，不要把天下的钱，都辇到他家么。"述农道："你这个自是正论。然而我看他们化的钱，实在冤枉得可笑！平白无端的，养了一班读书不成的假名士在家里，以为是亲近风雅，要借此洗刷他那市侩的名字。化了钱养了几个寒酸，倒也罢了，那最奇的，是养了两班戏子，不过供几个商家家宴之用，每年要用到三万多银子！这还说是养了几个人；只有他那买古董，却另外成就一种癖性，好好的东西拿去他不买，只要把东西打破了拿去，他却出了重价。"我不觉笑道："这却为何？"述农道："这件事你且慢点谈，可否代我当一个差？我请你吃酒。"我道："说得好好的，又当甚么差？"

述农在箱子里，取出一卷画来，展开给我看，却是一幅横披，是阮文达公写的字。我道："忽然看起这个做甚么？"述农指着一方图书道："我向来知道你会刻图书，要请你摹出这一个来，有个用处。"我看那图书时，却是"节性斋"三个字。因说道："这是刻的近于邓石如一派，还可以仿摹得来，若是汉印就难了。但不知你仿来何用？"述农一面把横披卷起，仍旧放在箱子里道："摹下来自有用处。方才说的那一班盐商买古董，好东西他不要，打破了送去，他却肯出价钱，你道他是甚么意思？原来他拿定了一个死主意，说是那东西既是千百年前相传下来的，没有完全之理；若是完全的，便是假货。因为他们个个如此，那一班贩古董的知道了，就弄了多少破东西卖给他们。你说冤枉不冤枉？有一个在江西买了一个花瓶是仿成化窑的东西，并不见好，不过值上三四元钱；这个人却叫玉工来，把瓶口磨去了一截，配了座子，贩到扬州来，却卖了二百元。你说奇不奇呢。他那买字画，也是

这个主意，见了东西，也不问真假，先要看有名人图书没有；也不问这名人图书的真假，只要有了两方图书，便连字画也是真的了。我有一个董其昌手卷，是假的，藏着他没用，打算冤给他们，所以请你摹了这方图书下来，好盖上去。”我笑道：“这个容易，只要买了石来。但怕他看出是假的，那就无谓了。”述农道：“只要先通了他的门客，便不要紧。”我道：“他的门客，难道倒帮了外人么?”述农道：“这班东西懂得甚么外人内人，只要有了回用，他便拍合。有一回有个人拿了一幅画去卖，要价一千银子，那门客要他二成回用，那人以为做生意九五回用，是有规矩的，如何要起二成来，便不答应他。他说若不答应，便交易不成，不要后悔。卖画的自以为这幅画是好的，何忧卖不去，便没有答应他。及至拿了画去看，却是画的一张人物，大约是‘岁朝图’之类，画了三四个人，围着掷骰子，骰盘里两颗骰子坐了五，一个还在盘里转，旁边一个人，举起了手，五指齐舒，又张开了口，双眼看着盘内，真是神彩奕奕。东家看了，十分欢喜，以为千金不贵。那门客却在旁边说道：‘这幅画虽好，可惜画错了，便一文不值。’东家问他怎么画错了。他说：‘三颗骰子，两颗坐了五，这一颗还转着未定，喝骰子的人，不消说也喝六的了；他画的那喝骰子的，张开了口，这“六”字是合口音，张开了口，如何喝得“六”字的音来?’东家听了，果然不错，便价也不还，退了回去。那卖画的人，一场没趣，只得又来求那门客。此时他更乐得拿腔了，说已经说煞了，挽回不易，必要三成回用。卖画的只得应允了。他却拿了这幅画，仍然去见东家，说我仔细看了这画，足值千金。东家问有甚凭据。他说：‘这幅画是福建人画的，福建口音叫“六”字，犹如扬州人叫“落”字一般，所以是开口的；他画了开口，正所以传那叫“六”字之神呢。’他的东家听了，便打着扬州话‘落落’的叫了两声，果然是开口的，便乐不可支，说道：‘亏得先生渊博，不然几乎当面错过。’马上兑了一千银子出来，他便落了三百。”

我听了，不觉笑起来道："原来多懂两处方言，却有这等用处。但不知这班盐商怎么弄得许多钱？我看此中必定有个弊端。"述农道："这个何消说得。这里面的毛病，我也弄不清楚。闻得两淮盐额有一千六百九万多引，叫做'纲盐'。每引大约三百七十斤，每斤场价不过七八文，课银不过三厘多；运到汉口，便每斤要卖五六十文不等。愈远愈贵，并且愈远愈杂。这里场盐是雪白的，运到汉口，便变了半黄半黑的了。有部帖的盐商，叫做'根窝'。有根窝的，每盐一引，他要抽银一两，运脚公用。每年定额是七十万，近来加了差不多一倍；其实运脚所用，不及四分之一，汉口的岸费，每引又要派到一两多，如何不发财。所以盐院的供应，以及缉私犒赏，赡养穷商子孙，一切费用，都出在里面。最奇的，他们自己对自己，也要做弊：总商去见运司，这是他们商家的公事了，见运司那个手本，不过几十文就买来了，他开起帐来，却是一千两。你说奇不奇？"我听到这里，不觉吐出了舌头道："这还了得！难道众商家就由得他混开么？"述农道："这个我们局外人那里知道，他自然有许多名目立出来。其实纲盐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家独占其利；又不能尽享，大约幕友、门客等辈分的不少，甚至用的底下人、鸦头、老妈子，也有馀润可沾。船户埠行，有许多代运盐斤，情愿不领脚价，还怕谋不到手的，所以广行贿赂，连用人也都贿遍了，以求承揽载运。"我道，"不领脚价，也有甚好处么？"述农道："自然有好处。凡运盐到了汉口，靠在码头上，逐船编了号头，挨号轮销。他只要弄了手脚，把号头编得后些，赶未及轮到他船时，先把盐偷着卖了；等到轮着他时，却就地买些私盐来充数。这个办法，叫做'过笼蒸糕'。万一买不着私盐，他便连船也不要了，等夜静时，凿穿了船底，由他沉下去，便报了个沉没。这个办法叫做'放生'。后来两江总督陶文毅公知道这种弊端，便创了一个票盐的办法：无论那一省的人，都可以领票，也不论数目多少；只要领了票，一样的到场灶上计引授盐，却仍然要按着引地行销。此时

一众盐商，无弊可作，窘的了不得，于是怨恨陶公，入于骨髓；无可发泄，却把陶公的一家人编成了纸牌，我还记得有一张是画了一个人，拿了一双斧头砍一棵桃树，借此以为咒诅之计。你道可笑么。”我道：“这种不过儿戏罢了，有甚益处。”述农道：“从行了票盐之后；却是倒了好几家盐商，盐法为之一变。此时为日已久，又不知经了多少变局了。”

我因为谈了半天盐务，忽然想起张鼎臣，便想去访他，因开了他的官阶名姓，叫人到盐运司衙门去打听。一面踱到继之签押房里来。继之正在那里批着公事，见了我，便放下了笔道：“我正要找你，你来得恰好。”我道：“有甚么事找我呢?”继之道：“我到任后，放告的头一天，便有一个已故盐商之妾罗魏氏，告他儿子罗荣统的不孝。我提到案下问时，那罗荣统呆似木鸡，一句话也说不出。问他话时，他只是哭。问罗魏氏，却又说不出个不孝的实据，只说他不听教训，结交匪人。问他匪人是那个，他又说不出，只说是都已跑了。只得把罗荣统暂时管押。不过一天，又有他罗氏族长来具结保了去，只说是领回管束。本来就放下了，前几天我偶然翻检旧案卷，见前任官内，罗魏氏已经告过他一次忤逆，便问起书吏。据那书吏说：罗荣统委实不孝，有一年结交了几个匪徒，谋弒其母；幸而机谋不密，得为防备，那匪徒便逃走了。罗魏氏便把儿子送了不孝，经族长保了出去。从此每一个新官到任，罗魏氏便送一次，一连四五任官，都是如此。我想这个里面，必定有个缘故。你闲着没事，何妨到外面去查访个明白。”我道：“他母亲送了不孝，他族长保了去便罢了。自古说，‘清官难断家务事’，那里管得许多呢，访他做甚么。”继之道：“这件事可小可大。果然是个不孝之子，也应该设法感化他，这是行政上应有之义。万一他果然是个结交匪类的人，也要提防他，不要在我手里出了个逆伦重案，这是我们做官的私话，如何好看轻了。”我道：“既如此，我便去查访便了。只是怎么个访法呢?”继之道：“这个那里论得定。好在不是限定日子，只要你在

外面，随机应变的暗访罢了。茶坊酒肆之中，都可以访得。况且他罗家也是著名的盐商，不过近年稍为疲了点罢了，在外面还是赫赫有名的，怕没人知道么。”于是我便答应了。

谈了一会，仍到帐房里来。述农正在有事，我只在旁边闲坐。过一会，述农事完了，对我笑道：“我恰才开发厨房里饭钱，忽然想着一件可笑的事，天下事真是无奇不有。”我忙问是甚么事。述农不慌不忙，说出一件事来。正是：一任旁人讥龌龊，无如廉吏最难为。不知述农到底说出甚么事，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六回　翻旧案借券作酬劳　告卖缺县丞难总督

当下我笑对述农道："因为开销厨子想出来的话，大约总不离吃饭的事情了？"述农道："虽然是吃饭的事情，却未免吃的龌龊一点。前任的本县姓伍，这里的百姓起他一个浑名，叫做'五谷虫'。"我笑道："《本草》上的'五谷虫'不是粪蛆么？"述农道："因为粪蛆两个字不雅，所以才用了这个别号呀。那位伍大令初到任时，便发誓每事必躬必亲，绝不假手书吏家丁；大门以内的事，无论公私，都要自己经手。百姓们听见了，以为是一个好官，欢喜的了不得。谁知他到任之后，做事十分刻薄，又且一钱如命。别的刻薄都不说了，这大门里面的一所茅厕，向来系家丁们包与乡下人淘去的，每月多少也有几文好处。这位伍大令说：'是我说过不假手家丁的，还得我老爷自己经手。'于是他把每月这几文臭钱也囊括了，却叫厨子经手去收，拿来抵了饭钱。这不是个大笑话么。"我道："那有这等琐碎的人，真是无奇不有了！"

说话之间，去打听张鼎臣的人回来了，言是打听得张老爷在古旗亭地方租有公馆。我听了便记着，预备明日去拜访。一面正和述农谈天，忽然家人来报说："继之接了电报。"我连忙和述农同到签押房来，问是甚事。原来前回那江宁藩台升了安徽抚台，未曾交卸之前数天，就把继之请补了江都县，此时部复回来议准了，所以藩署书吏，打个电报来通知。于是大家都向继之道喜。

过了这天，明日一早，我便出了衙门，去拜张鼎臣。鼎臣见了我，十分欢喜，便留着谈天。问起我别后的事，我便大略告诉了一遍。又想起当日我父亲不在时，十分得他的力。他又曾经拦阻我给电信与伯父，是我不听他的话，后来闹到如此。我虽然不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然而母亲已是大不愿意的了。当日若是听了

他的话，何至如此。鼎臣又问起我伯父来，我只得也略说了点。说到自从他到苏州以后，便杳无音信的话，鼎臣叹了一口气道："我拿一样东西你看。"说罢，引我到他书房去坐，他在文具箱里，取出一个信封，在信封里面，抽出一张条子来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原来是我伯父亲笔写给他的一百两银子借票。我还没有开口，鼎臣便说道："那年在上海长发栈，令伯当着大众说谢我一百两银子的，我为人爽直，便没有推托。他到了晚上，和我说穷的了不得，你令先翁遗下的钱，他又不敢乱用，要和我借这一百银子。你想当时我怎好回复他，只好允了，他便给了我这么一张东西。自别后，他并一封信也不曾有来过。我前年要办验看，寄给他一封信，要张罗点盘费，他只字也不曾回。"我道："便是小侄别后，也不曾有信给世伯请安，这两年事情又忙点，还求世伯恕我荒唐。"鼎臣道："这又当别论。我们是交割清楚的了，彼此没了手尾，便是事忙路远，不写信也极平常；纠葛未清的，如何也好这样呢。"此时我要代伯父分辩几句，却是辩无可辩，只好不做声；而且自己家里人做下这等对不住人的事，也觉得难为情，想到这里，未免局促不安。鼎臣便把别话岔开，谈谈他的官况，又讲讲两淮的盐务。

我便说起述农昨天所说纲盐的话。鼎臣道："这是几十年前的话了。自从改了票盐之后，盐场的举动都大变了。大约当改盐票之时，很有几家盐商吃亏的；慢慢的这个风波定了之后，倒的是倒定了，站住的也站住了。只不过商家之外，又提拔了多少人发财，那就是盐票之功了。当日曾文正做两江时，要栽培两个戚友，无非是送两张盐票，等他们凭票贩盐，这里头发财的不少。此刻有盐票的人，自己不愿做生意，还可以拿这票子租给人家呢。"我道："改了票盐之后，只怕就没有弊病了。"鼎臣道："天下事有一利即有一弊，那里有没有弊病的道理。不过我到这里日子浅，统共只住了一年半，不曾探得实在罢了。"当下又谈了一会，便辞了回来。

回到衙门口，只见许多轿马。到里面打听，才知道继之补实的信，外面都知道了，此时同城各官与及绅士，都来道喜。过得几天，南京藩台的饬知到了，继之便打点到南京去禀谢。我此时离家已久，打算一同前去。继之道："我去，顶多前后五天，便要回到此地的，你何不等我回来了再走呢。"我便答应了。

过一天，继之便到府里禀知动身。我无事便访鼎臣；或者不出门，便和述农谈天。忽然想起继之叫我访察罗荣统的事，据说是个盐商，鼎臣现在是个盐官，我何不问问鼎臣，或者他知道些，也说不定。想罢，便到古旗亭去，访着鼎臣，寒暄已毕，我问起罗荣统的事。鼎臣道："这件事十分奇怪，外面的人言不一，有许多都说是他不孝，又有许多说他母亲不好的。大抵家庭不睦是有的，那罗荣统怎样不孝，只怕不见得。若要知道底细，只有一个人知道。"我忙问是谁。鼎臣道："大观楼酒馆里的一个厨子，是他家用的多年老仆，今年不知为着甚么，辞了出来，便投到大观楼去。他是一定知道的。"我道："那厨子姓甚么？叫甚么呢？"鼎臣道："这可不知道了。不过前回有人请我吃馆子，说是罗家出来了一个厨子，投到大观楼去，做得好鱼翅。这厨子是在罗家二十多年，专做鱼翅的，合扬州城里的盐商请客，只有他家的鱼翅最出色，后来无论谁家请客，多有借他这厨子的。我不过听了这句话罢了，那里去问他姓名呢。"我道："这就难了。不比馆子里当跑堂的，还可以去上馆子，假以辞色，问他底细；这厨子是虽上他馆子，也看不见的，怎样打听呢。"鼎臣道："你苦苦的打听他做甚么呢？"我道："也不是一定要苦苦打听他，不过为的人家多说扬州城里有个不孝子，顺便问一声罢了。"

当下又扯些别话，谈了几句，便辞了鼎臣回去，和述农商量，有甚法子可以访察得出的。述农道："有了这厨子，便容易了。多咱继翁请客，叫他传了那厨子来当一次差，我们在旁边假以辞色，逐细盘问他，怕问不出来。"我道："这却不好。我们这里是衙门，他那里敢乱说，不怕招是非么。"述农道："除此之

外，可没有法子了。”我道：“因为那厨子，我又想起一件事来：他罗家用的仆人，一定不少，总有辞了出来的，只要打听着一个，便好商量。”述农道：“这又从何打听起来呢?”我道：“这个只好慢慢来的了。”当时便把这件事暂行搁下。

不多几天，继之回来了，又到本府去禀知，即日备了文书，申报上去，即日作为到任日子。一班书吏衙役，都来叩贺；同城文武官和乡绅等，重新又来道喜。继之一一回拜谢步，忙了几天，方才停当。我便打算回南京去走一遭。继之便和我商量道：“日子过的实在是快，不久又要过年了。你今番回去，等过了年，便到上江一带去查看。我陆续都调了些自己本族人在各号里，你去查察情形，可以叫他们管事的，就派了他们管事，左右比外人靠得住些；回头便到下江一带去，也是如此。都办好了，大约二月底三月初，可以到这里，我到了那时，预备和你接风。”我笑道：“一路说来，都是正事，忽然说这么一句收梢，倒像唱戏的好好一出正戏，却借着科诨下场，格外见精神呢。”说的继之也笑了。

我因为日内要走，恐怕彼此有甚话说，便在签押房和继之盘桓，谈谈说说。我问起新任方伯如何。继之摇头道：“方伯倒没有甚么，所用的人，未免太难了，到任不到两个月，便闹了一场大笑话。”我道：“是甚么事呢?”继之道：“总不过为补缺的事。大约做藩台的，照例总有一个手折，开列着各州县姓名；那捐班人员，另有一个轮补的规矩。这件事连我也闹不清楚。大抵每出了一个缺，看应该是那一个轮到，这个轮到的人，才具如何，品行如何，藩台都有个成见的，或者虽然轮到，做藩台的也可以把他捺住；那捺住之故，不是因这个人才具不对，品行不好，便是调剂私人，应酬大帽子了。他拟补的人，便开在手折上面；所开又不止一个人，总开到两三个，第一个总是应该补的，第二三个是预备督抚拣换的。然而历来督抚拣换的甚少。藩台写了这本手折，预备给督抚看的，本来办得十分机密。这一回那藩台开了手

折，不知怎样，被他帐房里一位师爷偷看见了，便出来撞木钟。听说是盐城的缺，藩台拟定一个人，被他看见了，便对那个人说：‘此刻盐城出了缺，你只消给我三千银子，我包你补了。’那个人信了他，兑给他三千银子。谁知那藩台不知怎样，忽然把那个人的名字换了，及至挂出牌来，竟不是他，那个人便来和他说话。他暗想这个木钟撞哑了，然而句容的缺也要出快了，这个人总是要轮到的，不如且把些说话搪塞过去再说。便说道：‘这回本来是你的，因为制台交代，不得不换一个人；几天句容出缺，一定是你的了。’句容与盐城都是好缺，所以那个人也答应了。到过了几天，挂出句容的牌来，又不是的。那个人又不答应了。他又把些话搪塞过去。再过了几天，忽然挂出一张牌来，把那个人补了安东。这可不得了了，那个人跑到官厅上去，大闹起来，说安东这个缺，每年要贴三千的，我为甚反拿三千银子去买！他闹得个不得了，藩台知道了，只得叫那帐房师爷还了他三千银子，并辞了他的馆地，方才了事。”我道：“凡赃私的银，是与受同科的，他怎敢闹出来？”继之道：“所以这才是笑话啊。”

我道：“这个人也可谓胆大极了。倘使藩台是有脾气的，一面撵了帐房，一面详参了他，岂不把功名送掉了。大不了藩台自己也自行检举起来，失察在先，正办在后，顶多不过一个罚俸的处分罢了。”继之笑道：“照许这样火性，还能出来做官么。这个人闹了一场，还了他银子便算了，还算好的呢。前几年福建出了个笑话，比这个还厉害，竟是总督敌不过一个县丞，你说奇不奇呢。”我道：“这一定又是一个怪物了。”继之道：“这件事我直到此刻，还有点疑心，那福建侯官县县丞的缺怎么个好法，竟有人拿四千银子买他！我仿佛记得这县丞姓彭，他老子是个提督。那回侯官县丞是应该他轮补的，被人家拿四千银子买了去。他便去上制台衙门，说有要紧公事禀见；制台不知是甚么，便见了他。他见了面不说别的，只诉说他这个县丞捐了多少钱，办验看、指省又是多少钱，从某年到省，直到如今，候补费又用了多少钱，

要制台照数还了他，注销了这个县丞，不做官了。制台大怒，说他是个疯子。又说：‘都照你这样候补得不耐烦，便要还银注销，那里还成个体统！’他说：‘还银注销不成体统，难道买缺倒是个体统么？这回侯官县丞，应该是卑职轮补的，某人化了四千银子买了去，这又是个甚么体统？’制台一想，这回补侯官县丞的，却是自己授意藩司，然而并未得钱，这句话是那里来的。不觉又大怒起来，说道：‘你说的话可有凭据么？’他道：‘没有真凭实据，卑职怎敢放恣！’制台就叫他拿凭据出来。他道：‘凭据是可以拿得，但是必要请大帅发给两名亲兵，方能拿到。’制台便传了两名亲兵来，叫他带去。他当着制台，对两名亲兵说：‘这回我是奉了大帅委的，我叫你拿甚么人，便拿甚么人。’制台也分咐，只管听彭县丞的指挥去拿人。他带了两个亲兵，只走到麒麟门外，便把一个裁缝拿了，翻身进去回话，说这个便是凭据。制台又大怒起来，说：‘这是我从家乡带来的人，最安分，那有这等事！并且一个裁缝，怎么便做得动我的主？’他却笑道：‘大帅何必动怒。只要交委员问他的口供，便知真假。他是大帅心爱的人，承审委员未必敢难为他。等到问不出凭据时，大帅便把卑职参了，岂不干净！’制台一肚子没好气，只得发交闽县问话。他便意气扬扬的跑到闽县衙门，立等着对质。闽县知县那里肯就问。他道：‘堂翁既是不肯问，就请同我一起去辞差。这件事非同小可，我在这里和制台拼命拼出来的，稍迟一会，便有了传递，要闹不清楚了。这件事闹不清楚，我一定丢了功名；我的功名不要紧，只怕京控起来，那时就是堂翁也有些不便。’知县被他逼的没法，只得升座提审，他却站在底下对质。那裁缝一味抵赖。他却嬉皮笑脸的，对着裁缝蹲了下来，说道：‘你不要赖了。某日有人来约你在某处茶楼吃茶；某日又约你某处酒楼吃酒；某日你到某人公馆里去；某日某人到你家里来，送给你四千两银子的票子，是某家钱庄所出的票，号码是第几号，你拿到庄上去照票，又把票打散了，一千的一张，几百的几张，然后拿到衙门里

面去。你好好的说了，免得又要牵累见证。你再不招，我可以叫一个人来，连你们在酒楼上面，坐那一个座，吃那几样菜，说的甚么话，都可以一一说出来的呢。’那裁缝没得好赖，只得供了，说所有四千银子，是某人要补侯官县丞缺的使费，小姐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某姨太太得了若干，太太房里大鸦头得了若干，孙少爷的奶妈得了若干，一一招了，画了供。闽县知县便寻去禀复。他说问明了便不必劳驾，我来代回话罢。说罢，攫取了那张亲供便走。”正是：取来一纸真凭据，准备千言辨是非。要知那县丞到底闹到甚么样子，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七回　恣儿戏末秩侮上官　忒轻生荐人代抵命

继之说到这里，我便插嘴道："法堂上的亲供，怎么好攫取？这不成了儿戏么。"继之道："他后来更儿戏呢！拿了这张亲供去见制台，却又不肯交过手，只自己拿着张开了给制台看。嘴里说道：'凭据有在这里，请教大帅如何办法？'制台见了，倒不能奈何他，只得说道：'我办给你看！'他道：'不知大帅几时办呢？'制台没好气的说道：'三天之内总办了。'说罢不睬他，便进去了。他出来等了三天，不见动静，又去上衙门，制台给他一个不见。他等到了衙门期那天，司道进见的时候，却跟着司道掩了进去。人家正在拱揖行礼的时候，他突然走近制台跟前，把制台的衣裳一拉，说道：'喂！你说三天办给我看啊，今天第几天了？我看见那裁缝，又在那里安安稳稳的做衣裳了！'此时他闯在前面，藩台恰好在他后头，看见这种情形，便轻轻的拉他一把；他回头看时，藩台又轻轻的说道：'没规矩！'他听见藩台又说了这句话，便大声道：'没规矩！卖缺的便没规矩！我不像一班奴颜婢膝的，只知道巴结上司，自以为规矩的了不得。我明日京控起来，看谁没规矩！'说罢，又把那裁缝的亲供背诵了一遍，对臬台说道：'你是司刑名的，画了这过付赃私的供，只要这里姨太太一句话便要了出来，是有规矩是没规矩？'此时一众官员，面面相觑，没奈他何。制台是气的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叫："把裁缝锁了，交首县去，是谁叫他出来的！"他却冷笑道：'是七姨太太叫出来的。我也知道了，还装糊涂呢！'说着，便扬长而出，嘴里自言自语道：'搁不住我不干了，看你咬掉了我的□□！甚么叫个规矩！'走到了大堂以外，看见两个戈什哈，正押着那裁缝要走。那裁缝道：'太爷，你何苦定要和我作对呢！'他笑道：'却是难为了你，你再求七姨太太去罢。'戈什哈道：

‘好大的县丞！’他道：‘大也罢，小也罢，豁着我这县丞和总督去碰，总碰得他过。’说着，自去了。到了下半天，忽然藩台传他去见。对他说：‘制台也知道这回老兄受了委屈了，交代给你老兄一个缺。’他却呵呵大笑起来道：‘我若是要了缺，我便是为私不为公了。我一心要和他整顿整顿吏治，个把缺何足以动我心。他若不照例好好的办，我便到京里上控，方见得我始终是为公事。我此刻受了一个缺，一年半载之后，他何难把我奏参了。他虽然年纪大，须知我年纪虽不及他，然而也不是个小孩子，他不要想把这点小甜头来哄我。我只等三天不见明文，或者他的办法不对，我便打算进京去上控，你叫他小心点就是！’说罢，竟就不别而行的去了。”我道：“这个人倒是有心要整顿的。”继之道：“甚么有心整顿！不过乘机讹诈，故为刁难罢了。你想这件事牵涉到上房姨太太、小姐，叫那制台怎样办法呢；那裁缝的亲供，又落在他手里。所以后来反是制台托人出来说话，同他讲和。据说那侯官县丞缺，一年有八千的好处，三年一任，共是二万四千金，被他讹的一定要了一任好处才罢了手呢。”我笑道：“我倒是桩爽快事。假使候补官个个如此，那卖缺之风，可以绝了。”

继之也笑道：“你这句话，只好在这里说；若到外面说了，人家就要说此风不可长了。其实官场上面的笑话，车载斗量，也不知多少。前年和法兰西打仗的时候，福建长门炮台，没有人敢去守，只有一个姓蓝的都司肯去。他叫做蓝宝堂，得了札子到差之后，便去见总督，回说向来当炮台统领的都是提督、总兵，此刻卑职还是个都司，镇压不住，求大帅想法子。总督说：‘你本是个都司，有甚法子好想呢。’他说：‘大帅不能想法子，卑职驾驭不来，只好要辞差了。’制台一想，那法兰西虎视眈眈的看着福建，这个差事大家都不肯当，若准他辞了，又委那个呢。只得答应他道：‘你且退去，我这里同你想法子便了。’他道：‘顶色不红，一天也驾驭不住，卑职只得在这里等着，等大帅想了法子

之后，再回防次去的了。’制台被他赚的没了法，便发气道：‘那么你去戴个红顶子，暂算一个总兵罢。’他便打了个扦，说：‘谢过大帅。’居然戴起红顶子来。”我道：“这竟是无赖了。”

继之道：“这个人听说从小就无赖。他小时候和他娘住在娘舅家里，大约是没了老子的了。却又不安分，一天偷了他娘舅四十元银，没处安放，怕人在身上搜出，却拿到当铺里当了两元。他娘舅疑心到他，却又搜不出赃证。他娘等他睡着了，搜他衣袋，搜出当票来，便去赎了出来，正是四十元的原赃。他娘未免打了他一顿，他便逃走了，走到夹板船上去当水手，几年没有音信回去。过了三四年，他忽然托人带了八十元银送给他母亲。他母亲盘问来人，知道他在夹板船上，并且船也到了，便要见他一面，叫来人去说。来人对他说了，他又打发人去说，说道：‘我今生今世不回家的了！要见我，可到岸边来见。’他娘念子情切，便飞奔岸边来。他却早已上岸，远远望见他母亲来了，便爬上树去。那棵树又高又大，他一直爬到树梢。他娘来了，他便问：‘你要见我做甚么？’他娘说：‘你爬到树上做甚么，快下来相见。’他说，‘我下来了，你要和我舰缕。我是发过誓不回家的了。从前为了四十元银，你已经和我绝了母子之情，我此刻加倍还了你，从此义绝恩绝了。你要见我，无非是要看看我的面貌，此刻看见了，你可回去了。’他娘说：‘我守在此处，你终要下来。’他说：‘你再不走，我这里一撒手，便跌下来死了，看你怎样！’他娘没了法，哀求他下来，他始终不下，哭哭啼啼的去了。他便笑嘻嘻的下来。对着娘，他还这等无赖呢。”我道：“这不独无赖，竟是灭尽天性的了。”

继之道：“他还有无赖的事呢。他管带海航差船的时候，有一个福建船政局的提调，奉了船政大臣的委，到台湾去公干，及至回福州时，坐了他的船。那提调也不好，好好的官舱他不坐，一定要坐管带的房。若是别人，也没有不将就的。谁知遇了他这个宝货，一听说提调要坐他的房，他马上把一房被褥家伙都搬了

出来，只剩下一所空房，便请那提调去住。骗得提调进房，他却把门锁了，自己带了钥匙，然后把船驶到澎湖相近，浪头最大的地方，颠簸了一日一夜；又不开饭给他吃。那提调被他颠簸得呕吐狼籍，腹中又是饥饿不堪，房门又锁着，叫人也没得答应。同他在海上飘了三天，才驶进口。进口之后，还不肯便放，自己先去见船政大臣，说‘此番提调坐了船来，卑职伺候不到，被提调大人动了气，在船上任情糟蹋，自己带了爨具，便在官舱烧饭，卑职劝止，提调又要到卑职房里去烧饭，卑职只得把房让了出来；下次遇了提调的差，请大人另派别人’云云。告诉了一遍，方才回船，把他放了。那提调狼狈不堪，到了岸上，见了钦差，回完了公事话，正要诉苦，才提到了‘海航管带’四个字，被钦差拍着桌子，狗血喷头的一顿大骂。”我笑道：“虽然是无赖，却倒也爽快。”

继之道：“虽然是爽快，然而出来处世，究竟不宜如此。我还记得有一个也是差船管带，却忘记了他的姓名了，带的是伏波轮船。他是广东人，因为伏波常时驻扎福州，便回广东去接取家眷，到福州居住。在广东上轮船时，恰好闽浙总督何小宋的儿子中了举，也带着家眷到福州。海船的房舱本来甚少，都被那位何孝廉定去了。这位管带也不管是谁，便硬占了人家定下的两个房舱。那何孝廉打听得他是伏波管带，只笑了一笑，不去和他理论。等到了福州，没有几天，那管带的差事就撤掉了。你想取快一时的，有甚益处么。不过这蓝宝堂虽然无赖，却有一回无赖得十分爽快的：就是前年中法失和时，他守着长门炮台。忽然有一天来了一艘外国兵船，——我忘了是那一国的了，总而言之，不是法兰西的。——他见了，以为我们正在海疆戒严的时候，别国兵轮如何好到我海口里来，便拉起了旗号，叫他停轮。那船上不理，仍旧前行。他又打起了旗号知照他，再不停轮，便开炮了。那船上仍旧不理。他便开了一炮，轰的一声，把那船上的望台打毁了，吊桥打断了，一个大副受了重伤，只得停了轮。到了岸上

来，惊动了他的本国领事打官司。一时福建的大小各官，都吓得面无人色，战战兢兢的出来会审；领事官也气忿忿的来到。这蓝宝堂却从从容容的，到了法堂之上，侃侃直谈，据着公理争辩，竟被他得了赢官司。岂不争气？谁知当时闽省大吏，非独不奖他，反责备他，交代说这一回是侥幸的，下次无论何国船来，不准如此。后来法国船来了，他便不敢做主，打电报到里面去请示，回电来说不准开炮；等第二艘来了，再请示，仍旧不准；于是法兰西陆续来了二十多号船，所以才有那马江之败呢。”

我道：“说起那马江之败，近来台湾改了行省，说的是要展拓生番的地方。头回我在上海经过，听得人说，这件事颇觉得有名无实。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继之道：“便是我这回到省里去；也听得这样说。有个朋友从那边来，说非但地方弄不好，并且那一位刘省三大帅，自己害了自己。”我道：“这又为何？”继之道：“那刘省帅向来最恨的是吃鸦片烟，这是那一班中兴名将公共的脾气，惟有他恨的最厉害。凡是属下的人，有烟瘾的，被他知道了，立刻撤差驱逐，片刻不许停留；是他帐下的兵弁犯了这个，还要以军法从事呢。到了台湾，瘴气十分厉害，凡是内地的人，大半都受不住，又都说是鸦片烟可以销除瘴气，不免要吃几口，又恐怕被他知道，于是设出一法，要他自己先上了瘾。”我道：“他不吃的，如何会上瘾？”继之道：“所以要设法呀。设法先通了他的家人，许下了重谢。省帅向来用长烟筒吃旱烟，叫他家人代他装旱烟时，偷搀了一个鸦片烟泡在内，天天如是。约过了一个多月，忽然一天不搀烟泡了，老头子便觉得难过，眼泪鼻涕，流个不止。那家人知道他瘾来了，便乘机进言，说这里瘴气重得很，莫非是瘴气作怪，何不吃两口鸦片试试看。他那里肯吃，说既是瘴气，自有瘴气的方子，可请医生来诊治。那里禁得医生也是受了贿嘱的，诊过了脉，也说是瘴气，非鸦片不能解。他还是不肯吃。熬了一天，到底熬不过，虽然吃了些药，又不见功效，只得拿鸦片烟来吃了几口下肚，便见精神，从此竟是一天

不能离的了。这不是害了自己么?”

我道：“这种小人，真是防不胜防。然而也是吃旱烟之过，倘使连这旱烟都不吃，他又从何下手呢。”继之道：“就是连旱烟不吃，也可以有法子的。我初到省那一年，便当了一个洋务局的差事。一个同寅是广东人，他对我说：香港有一个外国人，用了一个厨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了，一向相安无事。忽然一天，把那厨子辞掉了，便觉得合家人都无精打彩起来，吃的东西，都十分无味。以为新来的厨子不好，再换一个，也是如此，没了法，只得再叫那旧厨子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可合家都好了。”我道：“难道酒菜里面也可以下鸦片烟么?”继之道：“酒菜里面虽不能下，外国人饭后，必吃一杯咖啡，他煮咖啡之时，必用一个烟泡放在里面，等滚了两滚，再捞起来。这咖啡本来是苦的，又搀上糖才吃，如何吃得出来。久而久之，就上了瘾了。”我道：“鸦片烟本是他们那里来的，就叫他们吃上了，不过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不知那刘省帅吃上了之后怎么样?”继之道：“已经吃上了，还怎么样呢。”

我道：“他说要开拓生番的地方，到底不知开拓了多少?”继之道：“头回看见京报有他的奏章，说是已经降了多少，每人给与剃刀一把，大约总有些降服的。然而究竟是未开化的人，纵然降服了，也不见得是靠得住。他那杀人不眨眼的野性，忽然高兴，又杀个把人来玩玩，如何约束得住他呢。而且他杀人专杀的是我们这些人，自己却不肯相杀的。他还有一层，绝不怕死，说出来还要令人可笑呢。那生番里面，也有个头目，省帅因为生番每每出来杀人，便委员到里面去，和他的头目立了一个约：如果我们这些人杀了生番，便是一人抵一命；若是生番杀了我们这些人，却要他五个人抵一个命。这不过要吓得他不敢再杀人的意思。他那头目也应允了。谁知立了约不多几天，就有了生番杀人的事。地方官便捉拿凶手。谁知这个生番，只有夫妻两个，父母、兄弟、子女都没有的，虽捉了来，还不够抵命。也打算将就

了结了。谁知过得几天，有三个生番自行投到，说是凶手的亲戚荐他来抵命，以符五人之数的。你说奇不奇。”正是：义侠捐生践然诺，鸿毛番重泰山轻。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八回　内外吏胥神奸狙猾　风尘妓女豪侠多情

我正和继之说着话时，只见刑房书吏，拿了一宗案卷进来。继之叫且放下，那书吏便放下，退了出去。我道："人家都说衙门里书吏的权，比官还大，差不多州县官竟是木偶，全凭书吏做主的，不知可有这件事？"继之道："这看本官做得怎样罢了，何尝是一定的。不过此辈舞弊起来，最容易上下其手。这一边想不出法子，便往那一边想；那一边又想不出来，他也会别寻门路。总而言之：做州县官的，只能把大出进的地方防闲住了；那小节目不能处处留心，只得由他去的了。"我道："把大出进的防闲住了，他们纵在小节目上出些花样，也不见得能有多少好处了。怎么我见他们都是很阔绰的呢？"继之道："这个那里说得定。他们遇了机会，只要轻轻一举手，便是银子。前年苏州接了一角刑部的钉封文书；凡是钉封文书，总是斩决要犯的居多；拆开来一看，内中却是云南的一个案件。大家看见，莫名其妙，只得把他退回去。直等到去年年底，又来了一角，却是处决一名斩犯。事后大家传说，才知道这里面一个大毛病。原来这一名斩犯，本来是个富家之子，又是个三代单传，还没有子女，不幸犯了个死罪，起先是百计出脱，也不知费了多少钱，无奈证据确凿，情真罪当，无可出脱，就定了个斩立决，通详上去。从定罪那天起，他家里便弄尽了神通，先把县署内监买通了，又出了重价，买了几个乡下姑娘，都是身体肥壮的，轮流到内监去陪他住宿，希图留下一点血脉。然而这件事迟早却不由人做主的，所以多耽搁一天好一天，于是又在臬司和抚台那里，设法耽搁，这里面已经不知捺了多少日子了。却又专差了人到京里去，在刑部里打点。铁案如山的，虽打点也无用。于是用了巨款，贿通了书吏，求他设法，不求开脱死罪，只求延缓日子。刑部书吏得了他的贿赂，

便异想天开的，设出一法来。这天该发两路钉封文书，一路是云南的，一路是江苏的，他便轻轻的把江苏案卷放在云南文书壳里，把云南案卷放在江苏文书壳里；等一站站的递到了江苏，拆开看过，知道错了，又一站站的退回刑部。刑部堂司各官，也是莫名其妙，跟查起来，知道是错封了，只好等云南的回来再发。又不知等了多少时候，云南的才退回来，然后再封发了。这一转换间，便耽搁了一年多。你说他们的手段厉害么！”我道：“耽搁了这一年多，不知这犯人有生下子女没有？”继之道：“这个谁还打听他呢。”

我道：“文书何以要用钉封？这却不懂，并且没有看见过这样东西。”继之道：“儿戏得很！那文书不用浆糊封口，只用锥子在上面扎一个眼儿，用纸拈穿上，算是一个钉子，算是这件事情非常紧急，来不及封口的意思。”我道：“不怕人家偷拆了看么？”继之道：“怕甚么！拆看钉封公文是照例的。譬如此刻有了钉封公文到站，遇了空的时候，只管拆开看看，有甚么要紧，只要不把他弄残缺了就是了。”我道：“弄残缺了就怎样呢？”继之道：“此刻譬如我弄残缺了，倒有个现成的法子了。从前有一个出过事的，这个州县官是个鸦片鬼，接到了这件东西，他便抽了出来，躺在烟炕上看。不提防发了一个烟迷，把里面文书烧了一个角。这一来吓急了，忙请了老夫子来商量。这个老夫子好得很，他说幸而是烧了里面的，还有法子好想；若是烧了壳子，就没法想了。然而这个法子要卖五千银子呢。那鸦片鬼没法，只得依了他。他又说，这个法子做了出来便不希奇，怕东翁要赖，必得先打了票子再说出来。鸦片鬼没法，只得打了票子给他。他接了票子，拿过那烧不尽的文书，索性放在灯头上烧了。可笑那鸦片鬼吓得手足无措，只说‘这回坑死我了！’他却不慌不忙，拿一张空白的文书纸，放在壳子里面，仍然钉好，便发出去。那鸦片鬼还不明白，扭着他拼命。他偏不肯就说出这里面的道理来，故意取笑，由得那鸦片鬼着急。闹了半天，他方才说道：‘这里发出

去，交到下站，下站拆开看了，是个空白，请教他敢声张么，也不过照旧封好发去罢了；以下站站如此，直等到了站头，当堂开拆，见了个空白，他那里想得到是半路掉换的呢，无非是怪部吏粗心罢了。如此便打回到部里去。部里少不免要代你担了这粗心疏忽的罪过；纵不然，他便行文到各站来查，试问所过各站，谁肯说是我私下拆开来看过的呢，还不是推一个不知。就是问到这里，也把“不知”两个字还了他，这件事不就过去了么。’可笑那鸦片鬼，直到此时才恍然大悟，没命的去追悔那五千银子。”我笑道：“大哥说话，一向还是这样，只管形容别人。”继之也笑道：“这一个小小玄虚，说穿了一文不值的，被他硬讹了五千银子，如何不懊悔。便是我凭空上了这个当，我也要懊悔的，何尝是形容人家呢。”

说话时，述农着人来请我到帐房里，我便走了过去。原来述农已买了一方青田石来，要我仿刻那一方节性斋的图书。我笑道：“你真要干这个么?”述农道：“无论干不干，仿刻一个，总不是犯法的事。”说着，取出那幅横披来。我先把图书石验了大小，嫌他大了些，取过刀来，修去了一道边；验得大小对了，然后摹了那三个字，镌刻起来，刻了半天，才刻好了。取过印色，盖了一个，看有不对的去处，又修改了一会，盖出来看，却差不多了。述农看了，说像得很。另取一张薄贡川纸来，盖了一个，蒙在那横披的图书上去对。看了又看道：“好奇怪！竟是一丝不走的。”不觉手舞足蹈起来，连横披一共拿给继之看去。继之也笑道：“居然充得过了。”述农笑道：“继翁，你提防他私刻你的印信呢。”我笑道：“不合和你作了这个假，你倒要提防我做贼起来了。”

继之道：“只是印色太新了，也是要看出来的。”述农道：“我学那书画家，撒上点桃丹，去了那层油光，自然不新了。”我道：“这个不行。要弄旧他也很容易，只是卖了东西，我要分用钱的。”述农笑道：“阿弥陀佛！人家穷的要卖字画了，你还要分

用钱呢。”我笑道：“可惜不是福建人画的掷骰子图，不然，我还可望个三七分用呢。”述农笑道：“罢，罢，我卖了好歹请你。你说了那甚么法子罢，说了出来，算你是个金石家。”我道：“这又不是甚么难事。你盖了图书之后，在图书上铺上一层顶薄的桑皮纸，在纸上撒点石膏粉，叫裁缝拿熨斗来熨上几熨，那印色油自然都干枯了，便是旧的；若用桃丹，那一层鲜红，火气得很，那里充得过呢。”述农道：“那么我知道了，你那里是甚么金石家，竟是一个制造赝鼎的工匠！”

说的继之也笑了道：“本来作假是此刻最趋时的事。方才我这里才商量了一起命案的供词。你想命案供词还要造假的，何况别样。”我诧道：“命案怎么好造假的？”继之道：“命案是真的，因这一起案子牵连的人太多，所以把供词改了，免得牵三搭四的；左右‘杀人者死’，这凶手不错就是了。”述农道：“不错。从前我到广东去就事，恰好就碰上一回，几乎闹一个大乱子，也是为的是真命假案。”我道：“甚么又是真命假案呢？”述农道：“就是方才说的，改供词的话了。总而言之：出了一个命案，问到结案之后，总要把本案牵涉的枝叶，一概删除净尽，所以这案就不得不假了。那回广东的案子，实在是械斗起的；然而叙起械斗来，牵涉的人自然不少，于是改了案卷，只说是因为看戏碰撞，彼此扭殴致毙的。这种案卷，总是臬司衙门的刑名主稿。那回奏报出去之后，忽然刑部里来了一封信，要和广州城大小各衙门借十万银子。制台接了这封信，吃了一大惊，却又不知为了甚么事。请了抚台来商量，也没有头绪。一时两司、道、府都到了，彼此详细思索，才想到了奏报这案子，声称某月某日看戏肇事，所说这一天恰好是忌辰；凡忌辰是奉禁鼓乐的日子，省会地方，如何做起戏来！这个处分如何担得起！所以部里就借此敲诈了。当下想出这个缘故，制台便狠命的埋怨臬司；臬司受了埋怨，便回去埋怨刑名老夫子。那刑名老夫子检查一检查，果然不错。因笑道：‘我当是甚么大事，原来为了这个，也值得埋怨起

来!'臬台见他说得这等轻描淡写，更是着急，说道：'此刻大部来了信，要和合省官员借十万银子。这个案是本衙门的原详，闹了这个乱子，怕他们不自本衙门要钱，却怎生发付?'那刑名师爷道：'这个容易。只要大人去问问制台，他可舍得三个月俸?如果舍得，便大家没事，如果舍不得，那就只可以大家摊十万银子去应酬的了。'臬台问他舍得三个月俸，便怎么办法。他又不肯说，必要问明了制台，方才肯把办法说出来。臬台无奈，只得又去见制台。制台听说只要三个月俸，如何不肯，便一口应承了。交代说：'只要办得妥当，莫说三个月，便是三年也愿意的。'臬司得了意旨，便赶忙回衙门去说明原委。他却早已拟定一个折稿了。那折稿起首的帽子是：'奏为自行检举事：某月日奏报某案看戏肇事句内，看字之下，戏字之上，误脱落一"猴"字'云云。照例奏折内错一个字，罚俸三个月，于是乎热烘烘的一件大事，轻轻的被他弄的瓦解冰销。你想这种人厉害么。"我笑道："原来这等大事也可以假的，区区一个图章，更不要紧了。"当下谈了一会各散。我到鼎臣处，告诉他要到南京，顺便辞行。

到了次日，我便收拾行李，渡江过去。到得镇江号里，却得了一封继之的电报，说上海有电来，叫我先到上海去一次。我便附了下水轮船，径奔上海，料理了些生意的事，盘桓了两天，又要动身。这天晚上，正要到金利源码头上船，忽然金子安从外面走来，说道："且慢着走罢，此刻黄浦滩一带严紧得很!"管德泉吃了一惊道："为着甚么事?"子安道："说也奇怪，无端来了几十个人去打劫有利银行，听说当场拿住了两个；此刻派了通班巡捕，在黄浦滩一带稽查呢。"我道，"怎么银行也去打劫起来，真是无奇不有了。"子安道："在上海倒是头一次听见。"

德泉道："本来银行最易起歹人的觊觎，莫说是打劫，便是冒取银子的也不少呢。他的那取银的规矩，是上半天送了支票去，下半天才拿银子，所以取银的人，放下票子就先走了，到下

半天才去拿；等再去拿的时候，是绝无凭据的了，倘被一个冒取了去，更从那里追寻呢。”子安道：“这也说说罢了，那里便冒得这般容易。”德泉道：“我不是亲眼见过的，也不敢说。前年我一个朋友到有利去取银，便被人冒了。他先知道了你的数目，知道你送了票子到里面去了，他却故意和你拉殷勤，请你吃茶吃酒，设法绊住你一点、半点钟，却另差一个人去冒取了来，你奈他何呢。”

这里正在说话，忽然有人送来一张条子，德泉接来看了，转交与我，原来是赵小云请到黄银宝处吃花酒，请的是德泉、子安和我三个人。德泉道：“横竖今夜黄浦滩路上不便，缓一天动身也不要紧，何妨去扰他这一顿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便答应了。德泉又叫子安，子安道：“我奉陪不起，你二位请罢，替我说声心领谢谢。”我和德泉便不再强。二人出来，叫了车，到尚仁里黄银宝家，与赵小云厮见。

此时坐上已有了四五个客，小云便张罗写局票。内中只有我没有叫处，小云道：“我来荐给你一个。”于是举笔一挥而就。我看时，却是写的“东公和里沈月卿”。一一写过了发下去，这边便入席吃酒。不一会，诸局陆续到了。沈月卿坐在我背后。我回头一看，见是个瘦瘦的脸儿，倒还清秀。只见他和了琵琶，唱了一支小曲。又坐了一会，便转坐到小云那边去，与我恰好是对面；起先在我后面时，不便屡屡回头看他，此时倒可以任我尽情细看了。只见他年纪约有二十来岁，清俊面庞，眉目韶秀，只是隐隐含着忧愁之色。更有一层奇特之处：此时十一月天气，明天已是冬至，所来的局，全都穿着细狐、洋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头上的首饰，亦都甚华灿，只有那沈月卿只穿了一件玄色绉纱皮袄，没有出锋，看不出甚么统子，后来小云输了拳，他伸手取了酒杯代吃，我这边从他袖子里看去，却是一件羔皮统子；头上戴了一顶乌绒女帽，连帽准也没有一颗，我暗想这个想是很穷的了。正在出神之时，诸局陆续散去，沈月卿也起身别

去。他走到房门口，我回眼一望，头上扎的是白头绳，押的是银押发，暗想他原来是穿着孝在这里。

正在想着，猛听得小云问道："我这个条子荐得好么？"我道："很静穆！也很清秀！"小云道："既然你赏识了，回来我们同去坐坐。"一时席散了，各人纷纷辞去，小云留下我和德泉，等众人散完了，便约了同到沈月卿家去，于是出了黄银宝家，径向东公和里来。一路上只见各妓院门首，都是车马盈门，十分热闹。及到了沈月卿处，他那院里各妓房内，也都是有人吃酒，只有月卿房内是静悄悄的。三人进内坐定，月卿过来招呼。小云先说道："我荐了客给你，特为带他来认认门口，下次他好自己来。"月卿一笑道谢。小云又道："那柳老爷可曾来？"月卿见问，不觉眼圈儿一红。正是：骨肉每多乖背事，风尘翻遇有情人。未知月卿为着甚事伤心，且待下回再记。

第四十九回　串外人同胞遭晦气　摘词藻嫖界有机关

当下我看见沈月卿那种神情，不禁暗暗疑讶。只见他用手向后面套房一指道："就在那里。"小云道："怎么坐到小房间里去？我们是熟人，何妨请出来谈谈。"月卿道："他怕有人来吃酒，不肯坐在这里。"小云道："吃过几台了？"月卿摇摇头。小云讶道："怎么说？"我笑道："你又怎么说，难道必要有人吃酒的么？"小云道："你不懂得，明天冬至，今天晚上叫'冬至夜'，他们的规矩，这一夜以酒多为荣，视同大典的。"我听了，方才明白沿路上看见热闹之故。小云又对月卿道："不料你为了柳老爷，弄到这个样子！"月卿道："我已是久厌风尘，看着这等事，绝不因之动心；只是外间的飞短流长，未免令人闻而生厌罢了。"我听了这几句话，觉得他吐属闲雅，又不觉纳罕起来。小云道："我倒并不为飞短流长所动，你就叫他们摆起一桌来。"小云这句话才说出来，早有一个十七八岁的鸦头，走近一步问道："赵老爷可是要吃酒？"小云点点头。那鸦头便请点菜。小云说："不必点。"他便咯蹬咯蹬的走到楼下去了，小云笑着对我道："这一桌酒应该让了你；你应酬了他这个大典，也是我做媒人的面子。"我道："我向来没干过这个。"小云笑道："谁是出世便干的？总是从没干过上来的啊。"月卿道："这位老爷是初交，赵老爷，何必呢。"小云又对我道："你不知道这位月卿，是一个又豪侠，又多情的人，并且作得好诗。你要是知道了他的底细，还不知要怎样倾倒呢。"月卿道："赵老爷不要谬奖，令人惭愧！"我问小云道："你要吃酒，还不赶紧请客？况且时候不早了。"小云道："时候倒不要紧，上海本是个不夜天，何况今夜。客倒是不必请了，大众都有应酬，难请得很，就请了柳采卿过来罢。"说着，又对月卿道："就央及你去请一声罢，难道还要写请客票么。"月卿便走到后房

去，一会儿，同着柳采卿过来。只见那采卿，生得一张紫色胖脸儿，唇上疏疏的两撇八字黑须；身材是痴肥笨重，步履蹒跚；身穿着一件大团花二蓝线绉皮袍，天青缎灰鼠马褂。当下各人一一相见，通过姓名；小云道过违教，方才坐下。外场早已把席面摆好，小云忙着要写局票。采卿不叫外局，只写了本堂沈月卿。小云道："客已少了，局再少，就太寂寞了。"我道："人少点，清谈也很好；并且你同采翁两位，都是月卿的老客，你说月卿豪侠多情，何妨趁此清谈，把那豪侠多情之处告诉我呢。"小云道："你要我告诉你也容易，不过你要把今日这一席，赏赏他那豪侠多情之处才好呢。"我一想，我前回买他那个小火轮船时，曾经扰过他一顿，今夜又是他请的，我何妨借此作为还席呢。因说道："就是我的，也没甚要紧。"小云大喜，便乱七八糟，自己写了多少局票，嘴里乱叫起手巾。于是大家坐席。

我坐了主位，月卿招呼过一阵，便自坐向后面唱曲。我便急要请问这沈月卿豪侠多情的梗概。小云猛然指了采卿一下道："你看采翁这副尊范，可是能取悦妇人的么？"我被他突然这一问，倒棱住了，不懂是甚么意思。小云又道："外间的人，传说月卿和采卿是恩相好。"我道："甚么叫做'恩相好'？"小云笑道："这是上海的一句俗话，就是要好得很的意思。"我道："就是要好，也平常得很。"小云道："不是这等说。凡做妓女的，看上了一个客人，只一心向他要好，置他客于不顾，这才叫恩相好。凡做恩相好的，必要这客人长得体面，合了北边一句话，叫做'小白脸儿'，才够得上呢。你看采翁这副尊范，像这等人不像？"我道："然则这句话从何而来的呢？"小云道："说来话长。你要知底细，只问采翁便知。"柳采卿这个人倒也十分爽快，不等问，便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我。

原来采卿是一个江苏候补府经历，分在上海道差遣。公馆就在城内。生下两个儿子，大的名叫柳清臣，才一十八岁，还在家里读书，资质向来鲁钝，看着是不能靠八股猎科名的了；采卿有

心叫他去学生意，却又高低不就。忽然一天，他公馆隔壁一个姓方的，带了一个人来相见，说是姓齐，名明如，向做洋货生意，专和外国人交易。此刻有一个外国人，要在上海开一家洋行；要请一个买办；这买办只要先垫出五千银子，不懂外国话也使得。因听姓方的说起，说柳清臣要做生意，特地来推荐。采卿听了一想，向来做买办，是出息甚好的，不禁就生了个侥幸之心。当下便对那齐明如说："等商量定了，过一天给回信。"于是就出来和朋友商量，也有说好的，也有说不好的。采卿终是发财心胜，听了那说不好的，以为人家妒忌，听了那说好的，就十分相信。便在沈月卿家请齐明如吃了一回酒，准定先垫五千银子，叫儿子清臣去做买办。又叫明如带了清臣去见过外国人，问答的说话，都是由明如做通事。过了几天，便订了一张洋文合同，清臣和外国人都签了字，齐明如做见证，也签了字。采卿先自己拼凑了些，又向朋友处通融挪借，又把他夫人的金首饰拿去兑了，方才凑足五千银子，交了出去。就在五马路租定了一所洋房，取名叫景华洋行。开了不彀三个月，五千银子被外国人支完了不算，另外还亏空了三千多；那外国人忽然不见了，也不知他往别处去了，还是藏起来。这才着了忙，四面八方去寻起来，那里有个影子。便是齐明如也不见了。亏空的款子，人家又来催逼，只得倒闭了。往英国领事处去告那外国人，英领事在册籍上一查，没有这个人的名字；更是着忙，托了人各处一查，总查不着，这才知道他是一个没有领事管束的流氓，也不知他是那一国的，还不知他是外国人不是。于是只得到会审公堂去告齐明如。谁知齐明如是一个做外国衣服的成衣匠，本是个光蛋，官向他追问外国人的来历，他只供说是因来买衣服认得，并且不知他的来历。官便判他一个串骗，押着他追款。俗语说得好："不怕凶，只怕穷。"他光蛋般一个人，任凭你押着，粃糠那里榨得出油来！此刻这件事已拖了三四个月，还未了结，讨债的却是天天不绝。急得采卿走头无路，家里坐不住，便常到沈月卿家避债。这沈月卿今年恰好二十

岁，从十四岁上，采卿便叫他的局，一向不曾再叫别人。缠头之费，虽然不多，却是节节清楚；如今六七年之久，积算起来，也不为少了。前两年月卿向鸨母赎身时，采卿曾经帮了点忙，因此月卿心中十分感激。这回看见采卿这般狼狈，便千方百计，代采卿凑借了一千元；又把自己的金珠首饰，尽情变卖了，也凑了一千元，一齐给与采卿，打点债务。这种风声，被别个客人知道了，因此造起谣言来，说他两人是恩相好。……采卿觇缕述了一遍，我不觉抬头望了月卿一眼，说道："不图风尘中有此人，我们不可不赏一大杯！"

正待举杯要吃，小云猛然说道："对不住你！你化了钱请我，却倒装了我的体面。"我举眼看时，只见小云背后，珠围翠绕的，坐了七八个人。内中只有一个黄银宝是认得的，却是满面怒容，冷笑对我道："费你老爷的心！"我听了小云的话，已是不懂，又听了这么一句，更是茫然，便问怎么讲。小云道："无端的在这里吃寡醋，说这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却屈你坐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说奇不奇。"我不禁笑了一笑道："这个本来不算奇，律重主谋，怪了你也不错。"那黄银宝不懂得"律重主谋"之说，只听得我说怪得不错，便自以为料着了，没好气起身去了。小云道："索性虚题实做一回。"便对月卿道："叫他们再预备一席，我请客！"我道："时候太晚了，留着明天吃罢。"小云道："你明天动身，我给你饯行；二则也给采翁解解闷。今夜四马路的酒，是吃到天亮不希奇的。"我道："我可不能奉陪了。"管德泉道："我也不敢陪了，时候已经一下钟了。"小云道："只要你二位走得脱！"说着，便催着草草终席。我和德泉要走，却被小云苦苦拉着，只得依他，小云又去写局票，问我叫那一个。我道："去年六月间，唐玉生代我叫过一个，我却连名字也忘了，并且那一个局钱还没有开发他呢。"德泉道："早代你开发了，那是西公和沈月英。"小云道："月英过了年后，就嫁了人了。"我道："那可没有了。"小云道："我再给你代一个。"我一定不肯，小云也就

罢了，仍叫了月卿。大家坐席。此时人人都饱的要涨了，一样一样的菜拿上来，只摆了一摆，便撤了下去，就和上供的一般，谁还吃得下。幸得各人酒量还好，都吃两片梨子、苹果之类下酒。

我偶然想起小云说月卿作得好诗的话，便问月卿要诗看。月卿道："这是赵老爷说的笑话，我何尝会作诗。"小云听说，便起身走向梳妆台的抽屉里，一阵乱翻，却翻不出来。采卿对月卿道："就拿出来看看何妨。"月卿才亲自起身，在衣橱里取出薄薄的一个本子来，递给采卿；采卿转递给我。我接在手里，翻开一看，写的小楷虽不算好，却还端正。内中有批的，有改的，有圈点的。我道："这是谁改过的？"月卿接口道："柳老爷改的；便是我诌两句，也是柳老爷教的。"我对采卿道："原来你二位是师弟，怪不得如此相待了。"采卿道："说着也奇！我初识他时，才十四岁。我见他生得很聪明，偶尔教他识几个字，他认了，便都记得；便买了一部《唐诗》教教他，近来两年，居然被他学会了。我想女子学作诗，本是性之所近，苏、常一带的妓女，学作诗更应该容易些。"我道："这句话很奇，倒要请教是怎么讲？"采卿道："他们从小学唱那小调，本来就是七字句的有韵之文；并且那小调之中，有一种马如飞撰的叫做'马调'，词句之中，很有些雅驯的。他们从小就输进了好些诗料在肚子里，岂不是学起来更容易么。"我点头道："这也是一理。"因再翻那诗本，拣一首浓圈密点的一看，题目是《无题》，诗是：

自怜生就好丰裁，疑是云英谪降来。
弄巧试调鹦鹉舌，学愁初孕杜鹃胎。
铜琶铁板声声恨，剩馥残膏字字哀。
知否有人楼下过，一腔心事暗成灰。

好春如梦酿愁天，何必能痴始可怜！
杨柳有芽初蘸水，牡丹才蕊不胜烟。

从知眼底花皆幻，闻说江南月未圆。
人静漏残灯惨绿，碧纱窗外一声鹃。

我看了，不觉暗暗惊奇，古来才妓之说，我一向疑为后人附会，不图我今日亲眼看见了。据这两首诗，虽未必便可称才，然而在闺秀之中，已经不可多得，何况在这里呢。因对采卿道："这是极力要炼字炼句的，真难为他！"月卿接口道："这都是柳老爷改过才誊正的。"采卿道："这里面有两首《野花》诗，我始终未改一字，请你批评批评。"说罢，取过本子去，翻给我看。只见那诗是：

蓬门莫笑托根低，不共杨花逐马蹄。
混迹自怜依旷野，添妆未许入深闺。
荣枯有命劳嗟植，闻达无心谢品题。
……

我看到这里，不觉击节道："好个'闻达无心谢品题'！往往看见报上，有人登了些诗词，去提倡妓女，我看着那种诗词，也提倡不出甚么道理来。"采卿道："姑勿论提倡出甚么道理，先问他被提倡的懂得不懂，再提倡不迟。"

月卿听说，忽然嗤的一声笑。我问笑甚么。月卿道："前回有一位客人，叫甚么遁叟，填了一阕《长相思》词，赠他的相好吴宝香，登了报。过得一天，那遁叟到宝香家去，忽然被宝香扭住了不依。"我笑道："这又为何？"月卿道："总是被那些识一个字不识一个字的人见了，念给他听，他听了题目《赠吴宝香调寄长相思》一句，所以恼了，说遁叟造他谣言，说他害相思病了，所以和他不依。"说得我和小云都笑了。我再看那《野花》诗是：

……

惆怅秋风明月夜，荒烟蔓草助凄凄。

惭愧飘零古道旁，本来无意绽青黄。
东皇曾许分馀润，村女何妨理俭妆。
炬借馨香迷蛱蝶，不胜蹂躏怨牛羊。
可怜车马分驰后，剩粉残脂吊夕阳！

我看毕道："寄托恰合身分，居然名作了。"只见月卿附着采卿耳朵说了两句话。采卿便问我和唐玉生可是相识。我道："只去年六月里同过一回席，这两回到上海都未遇着。"采卿道："倘偶然遇见了，请不必谈起月卿作诗的事。"我道："作诗又不是甚么坏事，何必要秘密呢？"采卿道："不是要秘密，是怕他们闹不清楚。"我想起那一班人的故事，不觉又好笑。便道："也怪不得月卿要避他们，他们那死不通的材料，实在令人肉麻！"说着，便把他们"竹汤饼会"的故事，略略述了一遍。月卿也是笑不可仰。采卿道："我教月卿识几个字，虽不是有意秘密，却除了几个熟人之外，没有人知道，不像那堂哉皇哉收女弟子的。"我道："不错，我常在报上看见有个甚么侍者收甚么女弟子，弄了好些诗词之类，登在报上面，还有作诗词贺他的。"采卿道："可不是！这都是那轻薄少年做出来的，要借这报纸做他嫖的机关。"我道："嫖还有甚么机关，这说奇了。"采卿道："这一班本是寒畯，掷不起缠头，便弄些诗词登在报上，算揄扬他，以为市恩之地，叫那些妓女们好巴结他，不敢得罪他；倘得罪了他时，他又弄点讥刺的诗词去登报，这还不是机关么。其实有几个懂得的，所以有遁叟与吴宝香那回事。"

说犹未了，忽听得楼下外场高叫一声"客来"，便听得咯蹬咯蹬上楼梯的声音，房里鸦头便迎了出去。正是：毁誉方闻凭喜怒，蹒跚又听上梯阶。未知那来人是谁，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回　溯本源赌徒充骗子　走长江舅氏召夫人

那鸦头掀帘出去，便听得有人问道："赵老爷在这里么？"鸦头答应在，那人便掀帘进来。抬头看时，却是方佚庐。大家起身招呼。只见他吃的满面通红，对众人拱一拱手，走到席边一看，呵呵大笑道："你们整整齐齐的摆在这里，莫非是摆来看的？不然，何以热炒盘子，也不动一动呢？"小云便叫取凳子让他坐。佚庐道："我不是赴席的，是来请客的，请你们各位一同去。"小云道："是你请客？"佚庐道："不是我请，是代邀的。"小云在身边取出表来一看，吐出舌头道："三下一刻了。是你请客我便去，你代邀的我便少陪了。"月卿插嘴道："便是方老爷也可以不必去了。外面西北风大得很，天已阴下来，提防下雪。并且各位的酒都不少了，到外面去吹了风，不是玩的。"佚庐道："果然。我方才在外面走动，很作了几个恶心，头脑子生疼，到了屋里，暖和多了。"说着便坐下，叫拿纸笔来，写个条子回了那边，只说寻不着朋友，自己也醉了，要回去了。写毕，叫外场送去。方才和采卿招呼，彼此通过姓名。坐了一会便散席。月卿道："此刻天要快亮了，外面寒气逼人，各位不如就在这里谈谈，等天亮了去；或者要睡，床榻被窝，都是现成的。"众人或说走，或说不走，都无一定。只有柳采卿住在城里，此时叫城门不便，准定不能走的。便说道："不然，我再请一席，就可以吃到天亮了。"小云道："这又何苦呢。方才已经上了一回供了，难道再要上一回么。"月卿道："那么各位都不要走，我叫他们生一盆炭火来，昨天有人送给我一瓶上好的雨前龙井茶，叫他们酽酽的泡上一壶，我们围炉品茗，消此长夜，岂不好么。"众人听说，便都一齐留下。

佚庐道："月卿一发做了秀才了，说起话来，总是掉文。"月

卿笑道："这总是识了几个字，看了几本书的不好，不知不觉的就这样说起来，其实并不是有意的。"小云道："有一部小说，叫做《花月痕》，你看过么？"月卿道："看过的。"小云道："那上头的人，动辄嘴里就念诗，你说他是有意，是无意？"月卿道："天下那里有这等人，这等事！就是掉文，也不过古人的成句，恰好凑到我这句说话上来，不觉冲口而出的，借来用用罢了；不拘在枕上，在席上，把些陈言老句，吟哦起来，偶一为之，倒也罢了，却处处如此，那有这个道理！这部书作得甚好，只这一点是他的疵瑕。"采卿道："听说这部书是福建人作的，福建人本有这念诗的毛病。"小云忽然呵呵大笑起来。众人忙问他笑甚么。小云道："我才听了月卿说甚么疵瑕，心中正在那里想：'疵瑕者，毛病之文言也。'这又是月卿掉文。不料还没有想完，采翁就说出'毛病'两个字来，所以好笑。"说话间，鸦头早把火盆生好，茶也泡了，一齐送了进来，众人便围炉品茗起来。

佚庐与采卿谈天，采卿又谈起被骗一事。佚庐道："我们若是早点相识，我断不叫采翁去上这个当。你道齐明如是个甚么人？他出身是个外国成衣匠，却不以成衣匠为业，行径是个流氓，事业是靠局赌。从前犯了案，在上海县监禁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又被我办过他一回。"采卿道："办他甚么？"佚庐道："他有一回带了两个合肥口音的人来，说是李中堂家里的帐房，要来定做两艘小轮船，叫我先打了样子看过，再定价钱。这两艘小轮船，到有七八千银子的生意，自然要应酬他，未免请他们吃一两回酒；他们也回请我，却是吃花酒。吃完之后，他们便赌起来，邀我入局。我只推说不会，在旁边观看，见他们输赢很大，还以为他们是豪客。后来见一个输家输的急了，竟拿出庄票来赌，也输了，又在身边掏出金条来。我心里才明白了，这是明明局赌，他们都是通同一气的，要来引我。须知我也是个老江湖，岂肯上你的当。然而单是避了你，我也不为好汉，须给点颜色你看看。当夜局散之后，我便有意说这赌牌九很有趣，他们便又邀我入

局。我道：‘今天没有带钱，过天再来。’于是散了。我一想，这两艘小轮船，不必说是不买的了，不过借此好入我的门。但是无端端的要我打那个图样，虽是我自己动手，不费本钱，可是耽搁了我多少事；若是别人请我画起来，最少也要五十两银子。我被他们如此玩弄，那里肯甘心。到明天齐明如一个人来了，我便向他要七十两画图银，请他们来看图。明如邀我出去，我只推说有事，一连几天，不会他们。于是齐明如又同了他们来，看过图样，略略谈了一谈船价。我又先向他要这画图钱。齐明如从中答应，说傍晚在一品香吃大菜面交，又约定了是夜开局。我答应了，送了他们去。到了时候，我便到一品香取了他七十两的庄票。看看他们一班人都齐了，我推说还有点小事，去去就来。出来上了马车，到后马路照票，却是真的。连忙回到四马路，先到巡捕房里去。那巡捕头是我向来认得的，我和他说了这班人的行径，叫他捉人；捕头便派了几名包探、巡捕，跟我去捉人。我和那探捕约好，恐怕他们这班人未齐，被他跑了一个，也不值得，不如等我先上去，好在坐的是靠马路的房间，如果他们人齐了，我掷一个酒杯下来，这边再上去，岂不是好。那探捕答应了，守在门口。我便走了上楼，果然内中少了一个人，问起来，说是取本钱去的。一面让我点菜。俄延了一会，那个人来了，手里提了一个外国皮夹，嘴里嚷道：‘今天如果再输，我便从此戒赌了！’我看见人齐，便悄悄拿了一个玻璃杯，走到栏杆边，轻轻往下一丢，四五名探捕，一拥上楼，入到房间，见人便捉。我一同到了捕房，做了原告。在他们身边，搜出了不少的假票子、假金条。捕头对我说：‘这些假东西，告他们骗则可以，告他赌，可没有凭据。’说时，恰好在那皮夹里搜出两颗象牙骰子。我道：‘这便是赌具。’捕头看了看，问怎么赌法。我道：‘单拿这个赌还不算骗人，我还可以在他这里面拿出骗人的凭据。’捕头疑讶起来，拿起骰子细看。我道：‘把他打碎了，这里面有铅。’捕头不信。我问他要了个铁锤，把骰子破碎了一颗，只见一颗又白又亮的东

西，骨碌碌滚到地下，却不是铅，是水银。捕头这才信了。这一个案子，两个合肥人办了递解；还有两个办了监禁一年，期满驱逐出境，齐明如侥幸没有在身上搜出东西，只办了个监禁半年。你想这种人结交出甚么好外国人来。”

采卿道：“此刻这外国人逃走了，可有甚么法子去找他？”佚庐道：“往那里找呢？并且找着了也没用。我们中国的官，见了外国人比老子还怕些，你和他打官司那里打得赢。”德泉道：“打官司只讲理，管他甚么外国人不外国人！”佚庐道：“有那许多理好讲！我前回接了家信，敝省那里有一片公地，共是二十多亩，一向荒弃着没用，却被一个土棍瞒了众人，四两银子一亩，卖给了一个外国人。敝省人最迷信风水，说那片地上不能盖造房子，造了房子，与甚么有碍的。所以众人得了这个信息慌了，便往县里去告。提那土棍来回，已经卖绝了，就是办了他，也没用。众人又情愿备了价买转来，那外国人不肯。众人又联名上控，省里派了委员来查办。此时那外国人已经兴工造房子了。那公地旁边，本来有一排二三十家房子，单靠这公地做出路的，他这一造房子，却把出路塞断了，众人越发急了。等那委员到时，都拿了香，环跪在委员老爷跟前，求他设法。”佚庐说到这里，顿住了口道：“你几位猜猜看：这位委员老爷怎么个办法？”众人听得正在高兴，被他这一问，都呆着脸去想那办法。我道：“我们想不出，你快说了罢。”佚庐道：“大凡买了赃赃，明知故买的，是与受同科；不知误买的，应该听凭失主备价取赎。这个法律，只怕是走遍地球，都是一样的了。地棍私卖公地，还不同赃赃一般么。这位委员老爷，才是神明父母呢，他办不下了，却叫人家把那二三十家房子，一齐都卖给了那外国人算完案。”一席话说得众人面面相觑，不能赞一词。

佚庐又道：“做官的非但怕外国人，还有一种人，他怕得很有趣的。有一个人为了一件事去告状，官批驳了，再去告，又批驳了。这个人急了，想了个法子，再具个呈子，写的是‘具禀教

民某某'。官见了，连忙传审，把这个案判断清楚了之后，官问他：'你是教民，信的是甚么教？'这个人回说道：'小人信的是孔夫子教。'官倒没奈他何。"说的众人一齐大笑。

当下谈谈说说，不觉天亮。月卿叫起下人收拾地方，又招呼了点心，众人才散，其时已经九点多钟了。我和德泉走出四马路，只见静悄悄的绝少行人，两旁店铺都没有开门。便回到号里，略睡一睡。是夜便坐了轮船，到南京去。

到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俎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三千银子，已经写信托他代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三千二百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见，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久不是事情……云云。又叙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使。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的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个五品衔。我道："拿着三千多银子，买了两张皮纸，这才无谓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甚么！"母亲道："办个引见，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我道："继之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苟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使；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母亲道："依你说，继之也卑污苟贱的了？"我道："怎么好比继之。他遇了前任藩台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继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馀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托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母亲道："那么这两

张照竟是废的了?”我道：“看着罢，碰个机会，转卖了他。”母亲道：“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么?”我道：“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母亲道：“虽如此说，但是那个要买，又那个知道你有官出卖?”我道：“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赈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班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自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姊姊从旁笑道：“兄弟近来竟人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我笑道：“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

有话便长，无话便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得这天是怡和的上水船。此时怡和、太古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怡和洋篷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去等，也省了坐划子。正想着时，洋篷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个说是这个，有个说是那个，有个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甚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事，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甚么大好老到那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

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班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各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也说道："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十二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帐房道："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么，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甚么事。"当下也是胡猜乱度了一回，各自散开。

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正是：直溯长江翻醋浪，谁教平地起酸风？不知传说甚么新闻，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一回　喜孜孜限期营篷室　乱烘烘连夜出吴淞

耳边只听得那些汉口人说甚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甚么希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班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帐目，掉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甚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

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那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甚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代督办讨他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许了人家的了。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道："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道："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了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他。"那姑娘的老子答应着，约了时候

去了。回到家里，和他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欢喜得甚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

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乘囚笼似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照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俄延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户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英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了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的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回头对总理道："莫非我在这里做梦？"总理道："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督办道："我前天看见的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么。"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

督办道："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得，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道："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他老子道："督办赏脸，那里敢说个不字，你家。姑娘进去罢，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的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的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道："这是本公司的督办。"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道："笑甚么？莫非笑我老么？"那姑娘忍着笑，轻轻的说道："胡子。"只说得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

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儿上，凝结得圆圆儿的，倒像是小珊瑚珠儿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因说道："胡子脏了。"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净了。

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道："请吃汤。"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道："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又道："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么子盛菜？"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得那盘子砰訇砰訇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那姑娘道："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你家。"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分付，把各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完，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鳜鱼来。那姑娘怔怔的道："怎么没得筷子？"督办道："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吃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着闹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分付当差的，以后只拣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到后来，吃着一样纸围鸽，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舐了几舐，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

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道："那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督办道："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道："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他点银子，叫他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

了银子，怕他不答应么。并且可以许他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他是个甚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眉花眼笑，说道：“多谢！费心得很！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总理道：“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啊。”督办笑道：“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么。说定了，一乘轿子抬了来就完了。”总理连连笑应。当下各自散开。

不提防那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译成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姊姊去了，他姊姊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二十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姬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

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违拗，便忙着分头去寻。此时已是晚上八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燥。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

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细崽来传话，那细崽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的三尸乱暴，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甚么。那细崽传话，只传得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甚么事，西崽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细崽好点，便叫细崽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

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道："好买办！督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纪谁担戴得起来！"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得两个"是"字。夫人又道："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三千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道："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敢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得呢。"夫人怔了一怔道："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么？"买办想了一想道："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唆。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我们白白代人上那些冤枉税，何犯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复退出口有退税的例。单是这件事为难。"夫人道："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甚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三千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三千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道："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甚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道："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买办把这番话转对夫人说了。夫人道："好，好！那么你们就快点去办，一面多叫小工，能够半夜里起完更好。"买办听了，方答应一个"是"字，回身

要走。夫人又叫住道："能在天亮以前起完了，我再赏你一千银子。快去干罢。"买办答应了，连忙出来，自己到公司里说知原委。公司执事人听得督办夫人要开船，不知是何等大事，那里敢违拗，只得援例请关，报关出口。那买办又分投打发人去开栈房门，又去找管舱的，一面招呼工头去叫小工；船主也打发人去寻大伙、二伙，大车、二车，叫一律回船预备；大伙回来了，便叫人传知各水手，大车回来了，便叫人传知各火夫：一时间忙乱起来。偏偏栈房开了，货舱开了，小工也到得不少了，那两个收筹的却还没有找得来。当时帐房里还有一个人未曾上岸，买办把他叫来，当了收筹脚色；然而只管得一个舱口，还有一个，买办便自己动起手来。好忙呀！顿时乱纷纷，呀许之声大作。

看官，大凡在船上当职事的人，一到了码头，便没魂灵的往岸上跑：也有回家的，也有打茶围、吃花酒的，也有赌钱的，也有吃花烟的，也有打野鸡的，也有看朋友的。这是个个船上如此，个个船上的人如此，不足为奇的。但是这几种人之中，那回家的自然好找；就是嫖的赌的，他们也有个地方好追寻；那看朋友的，虽然行无定踪，然而看完了朋友，有家的自然回家，可以交代他家里通知，没有家的，到半夜里自然回船上来了；只有那打野鸡的踪迹，最是没处追寻。这船上的两个收筹朋友，船到了之后，别人都上岸去了，只有他两个要管着起货；到了晚上收了工，焉有不上岸之理。偏又他两个上岸之后，约定同去打野鸡，任凭你翻天覆地去找，只是找不着。这买办和那帐房，便整整的当了一夜收筹，直到船开了出口，他两个还在那里做梦呢。

买办心中要想捞夫人那一千银子，叫了工头来，要他加班，只要能在四点钟以前清了舱，答应他五十元酬谢。工头起初不肯，后来听见有了五十元的好处，便应允了。叫人再分头去叫小工，加班赶快。船主忽然想起，又叫人去把领港的找了回来。

夫人在船上也是陪着通宵不寐。到半夜里，忽然想起，叫一个老妈子来，交给他一个钥匙，叫他回公馆里去，"请金姨太太

快点收拾两件随身衣服到船上来，和我一起到汉口去；这个钥匙，叫金姨太太开了我那个第六十五号皮箱，箱里面有一个红皮描金小拜匣，和我拿得来，钥匙带好。”老妈子答应去了。过了一点钟的时候，金姨太太果然带了那老妈子坐马车来了。老妈子扶到船上，与夫人相见，交代了拜匣、钥匙，夫人才把接电报的话，告诉了一遍。原来督办公馆的房子极大，夫人接了电报，众人都不曾知道，只知道夫人乘怒坐了马车出门，又不知到那里去的；及至马夫回来说起，方才知道，又不知为了甚么，要干甚么，所以此时夫人对金姨太太追述一遍，金姨太太方才明白。陪着夫人闲谈，一会到外面栏杆上俯看，一会怕冷了，又退了回来。要睡那里睡得着，只好坐在那里，不住的掏出金表来看时候。真是“有钱使得鬼推磨”，到了四点一刻钟时候，只见买办进来回说：“货起完了，马上开船了。”果然听得起锚声，拔跳声，忽的汽筒里呜呜的响了一声，船便移动了。此时正是正月十七八的时候，乘着下半夜的月色，鼓轮出口，到了吴淞，天色方才平明。这夫人的心，方才略定。正是：老夫欲置房中宠，娘子班来水上军。要知走了几时方到汉口，到汉口之后，又是甚么情形，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二回　酸风醋浪拆散鸳鸯　半夜三更几疑鬼魅

当下出了吴淞口，天色才平明。夫人和金姨太太到床上略躺了一躺。到十点钟时起来，梳洗过了；细崽送上牛奶点心，用过之后，夫人便叫细崽去叫买办来。一会儿买办来了，垂手请示。夫人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千两的一张票子来，放在桌上道："你辛苦了一夜，这个给你喝杯酒罢。你去和我叫船主来。"买办看见了银票，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请了一个安，说"谢夫人赏"，便伸手取了。夫人见他请安没有样式，不觉好笑。那买办辞了夫人出去，一会儿进来，回道："船主此刻正在那里驶船，不能走开，等下了班就来。"夫人道："那么你代我给了他罢。"说罢，又在描金拜匣里，取出一张三千两的银票来，放在桌上，买办便拿了出去。到了十二点钟，细崽送上大餐，夫人和金姨太太对坐着吃大菜。只见船主和买办，在窗户外面幌了一幌去了，夫人也没做理会。一会吃完了大菜，那买办才带了船主进来。那船主满面笑容，脱下帽子，对着夫人叽咕叽咕的说了两句。买办便代他传话道："船主说：谢夫人的赏赐！他祝夫人身体康健！"夫人笑了一笑道："你问他，我们沿路不要耽搁，开足了快车，几时可以到汉口？"买办问了船主，回道："约后天晚上半夜里可以到得。因为是个空船，不敢十分开足了车，恐怕船要颠簸。"夫人着急道："我不怕颠簸；那怕把船颠簸坏了，有督办担当。你叫他赶紧开足了快车，不要误了我的事！"买办和船主说了，船主只得答应了，和买办辞了出来。此时是大伙的班，船主便到船头上和大伙说知；大伙便发下快车号令；大车听了号铃，便把机器开足，那船便飞也似的向上水驶去。所过各处码头，本公司的趸船望见船来了，都连忙拉了旗子迎接，谁知那船理也不理，一直过去了；趸船上只得又把旗子扯下。这里船上的水手人等看见

了，嘻嘻哈哈的说着笑。

果然好快船，走了两天半，早到了汉口了。汉口趸船上的人，远远望见了来船，便扯起了旗子。众人望见来船甚轻，都十分疑讶，并且算定今天不是有船到的日期，不解是何缘故。来船驶近趸船，相隔还有一丈多远，那买办便倚在船栏上，和趸船司事招呼，高声说道："快点预备轿子！督办太太和姨太太到了。"司事吃了一惊，连忙叫人去把督办的绿呢大轿及总理的蓝呢官轿请来，当差人等飞奔的去了。司事连忙叫人取出现成的红绸，满趸船上张挂起来。一面将闲杂人等，一齐驱散；一面自己和同事几个人，换了衣帽，拿了手本，来船还隔着一尺多远，便一跃而过，直到大餐间禀见请安，恭迎宪太太、宪姨太太。公司里面此时早知道了，督办不免吃了一惊，不知为了甚事。

总理自从那晚上吃了大菜之后，次日一早，就打发人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叫他去找着原媒，去说退亲，限今天一天之内回话。"他若是肯退，我这里贴还他一百吊钱，并且在公司里面安置他一个事；他若是不肯，我却另有办法。"那姑娘的老子，连连答应着去了。到了下午，便带了他那个未曾成亲的女婿来，却是个白脸小后生。见了总理，便抢上前，打了个扦道："谢你家栽培！"总理只伸了一伸手，问那姑娘的老子道："他就是你的女婿么？"姑娘的老子道："起头是我的女婿，此刻他退了亲，就不是的咧，你家。"总理问那后生道："你是肯退亲了么？"后生道："莫说还没成亲的，就是成过了亲，督办说要，那个敢道个不字，你家。"总理笑了一笑，叫当差的到帐房取一百吊钱来。总理又问后生道："你向来做甚么的？"后生道："向来在森裕木器店里当学徒，你家。"总理道："可是学木匠？"后生道："不是。他家的木器，都是从宁波运来的。"总理道："那么是学写算？"后生道："是，你家。"说话时，当差的送来一百吊的钱票。回道："师爷问：出在甚么帐上？"总理想了一想道："一百吊钱，杂用帐上随便那一笔带过去就是了。"当差答应"是"，回头就走。总

理又叫“来”，当差回来站住。总理出了一会神道：“再去拿一百吊来。这一百吊暂时宕一宕，我再想法子报销。”当差答应去了。总理把钱票给与后生道：“这里一百吊钱，给你另外说一头亲事。”后生连忙接了，又打了个扦道：“谢你家！”总理道：“你这孩子还有点意思。你常来走走，我觑便看公司的职事有缺，我派你一个事情。”后生又忙打了一个扦道：“谢你家。”总理道：“没事你先去罢。”后生道：“是，你家。”遂退了出来。

恰好当差取到一百吊钱票子，总理便交给姑娘的老子道：“这个给你做聘金。三两天里头，督办就来娶的。”姑娘老子道：“这是多少？你家。”总理道：“一百吊。”姑娘老子陪笑道：“请你家高升点罢，你家。”总理道：“督办赏识了你的女儿，后来的福气正长呢，此刻争甚么。”姑娘老子道：“是，你家。高升点，你家。我家姑娘头回定亲的时节，受了他家二十吊钱定礼，此时退了亲，这二十吊就要退还他了，你家一百吊，我只落了八十吊，你家。请高升点，你家。”总理道：“那么那二十吊我再贴给你就是了。”姑娘老子陪笑道：“谢你家。再请高升点，你家。你家不在乎此，你家。”总理被他腻不过，又给了他五十吊的票子，方才罢休。又约定了后天傍晚去娶，他方才退去。总理又去告诉了督办，督办自是欢喜。

一时合公司都忙起来。你想督办要娶姨太太，那一个不趋承巴结；还有那赶不上巴结的，引为憾事呢。这里乱烘烘的忙着，那里会做梦想到太太已经动身了呢。到了后天，一切事情都妥当了，只等傍晚去迎娶。总理把自己的一乘蓝呢官轿，换上红绸轿帏，在轿顶上打叉儿披了两条红绿彩绸；恰好停妥下来，忽报督办太太和姨太太来了，要这乘轿子去接。总理听了一想，这是预备的喜轿，不宜再动，且去借一乘官轿来罢。交代当差的去了，自己便连忙换了衣帽，走到趸船上去迎接。这公司本是背江建造，前门在街上，后面就是大江，所以不出大门一步，就到了江边。一时到了趸船，跨过船上去，夫人及姨太太还没有出来。总

理这才想起，不曾拿手本，忙着叫当差去取，自己等在船上。买办连忙过来招呼，让到官舱里坐等。此时督办带来的家人，已有七八个戴了大帽过来伺候。总理问起宪太太几时动身，为着甚事，何以不先给一个信。买办道："到底不知为了甚事。上前天我们才到上海，货还没有起完，到了半夜里，忽然宪太太来了，风雷火炮的一阵，马上就要开船，脸上很带点怒色。"总理吃了一惊道："为甚么？"买办道："不知道啊。"道犹未了，忽听得外面一迭连声的喊"传伺候"。总理、买办两个连忙出来，只见两位宪太太，已经在上层梯子下来了。总理、买办连忙垂了手站班。谁知那位宪太太，正眼也不看一看；倒是那宪姨太太，含笑点了点头。两个老妈子搀着过了趸船，自有趸船司事站班伺候宪太太上轿，然后随了总理先行一步，急急过了跳板，步上码头，飞奔到公司花厅门口站班伺候。此处公司办事人，是备有衣帽的，都穿着了来站班迎接。不一会，宪太太轿子到了，在花厅门口下轿，姨太太也下轿，先后都到花厅里，和督办厮见，总理及各人方才退去回避了。

那督办和舅老爷早等在花厅里面。夫人一见了面，便对督办冷笑道："哼！办得好事！"督办听说夫人来了，早有三分猜到这件事泄漏了；忙着人到船上去打听，知道那种忙促动身情形，就猜到了五分，然而不知他怎生知道的；此时见面，见了这个情形，已是十分猜透。猛然想起这件事，一定是舅老爷打了电报去的，不觉对舅老爷望了一眼。舅老爷不好意思，把头一低。夫人道："新姨娘几时过的门？生得怎么个标致模样儿？也好等我们见识见识。"督办道："那里有这个事！怪不得夫人走进来满脸怒气。这是谁造出来的谣言？"夫人冷笑道："你要办这个事，除非我眼睛瞎了，耳朵聋了！你把人家已经定亲的姑娘，要硬逼着人家退亲，就是有势力，也不是这等用法！"督办猛吃一惊，暗想难道这些枝节，也由电信传去的？因勉强分辩道："这个不过说着玩的一句笑话，那里人家便肯退亲！"夫人听说，望着舅老爷，

怔了一怔。舅老爷望着夫人，把嘴对着花厅后面，噘了一噘。夫人道："有话便说，做这些鬼脸做甚么！"舅老爷把头一低，默默无言。

夫人站起来道："金姨，我们到里面看看新姨去。"说着，扶了老妈子先走，姨太太也跟着进去。夫人走到花厅后进，只见三间轩敞平屋，一律的都张灯结彩，比花厅上尤觉辉煌，却都是客座陈设，看不出甚么，也没有新姨，只有几个仆人，垂手侍立。回头一望，院子东面有个便门，便走过去一看，只见另外一个院落，种的竹木森森，是个花园景致。靠北有三间房子，走进去一看，也是张着灯彩，当中明晃晃的点着一对龙凤花烛。有两个老妈子，过来相见招呼。这两个老妈子，是总理新代雇来，预备粗使的，村头村脑，不懂规矩，也不知是督办太太。夫人问道："新姨娘呢？"老妈子道："新姨娘还没娶过来，听说要三点钟呢，你家。你家请屋里坐坐罢，这边是新房，你家。"早有跟来的老妈子打起大红缎子硬门帘，夫人进去一看，一式的是西式陈设：房顶上交加纵横，绷了五色绸彩花，外国床上，挂了湖色绉纱外国式的帐子，罩着醉杨妃色的顾绣帐檐，两床大红鹦哥绿的绉纱被窝，白褥子上罩了一张五彩花洋毡，床当中一叠放了两个粉红色外国绸套的洋式枕头；床前是一张外国梳妆台，当中摆着一面俯仰活动的屏镜，旁边放着一瓶林文烟花露水，一瓶兰花香水。随手把小抽屉拉开一看，牙梳、角抿，式式俱全，还有两片帕叶，几颗莲子、桂圆之类；再拉开大抽屉一看，是一匣夹边小手巾，一叠广东绣花丝巾，还有一绞粉红绒头绳，不觉转怒为笑道："这班办差的倒也周到！"说的金姨太太也笑了，再看过去，梳妆台那边，是一排外国椅子；对着椅子那边，是一口高大玻璃门衣柜；外面当窗是张小圆桌子，上面用哥窑白磁盆供着一棵蟹爪水仙花，盆上贴着梅红纸剪成的双喜字。

猛抬头看见窗外面一个人，正是舅老爷，夫人便叫他进来。舅老爷进来笑道："姊姊来得好快！幸得早到了三四点钟工夫，

不然，还有戏看呢。那时生米成了熟饭，倒不好办了。”夫人道：“此刻怎样？”舅老爷道：“此刻说是不娶了，姊夫已经对总理说过，叫人去回了那家；但不知人家怎样。”夫人道：“此刻姊夫在那里？”舅老爷道：“步行出去了，不知往那里去的。”夫人听说，便仍旧带了金姨太太，步出花厅，舅老爷也跟在后面，恰好迎头遇了督办回来。夫人冷笑道：“好个说着玩的笑话！里面新房也是摆着玩的笑话么？”督办涎着脸道：“这是替夫人办的差。”说的夫人和金姨太太都扑嗤的一声笑了。舅老爷道：“其实姊夫并无此心，都是这里的总理撮弄出来的。”督办乘机又涎脸道：“就是这句话，人家好意送给我一个姨娘，难道我好意思说我怕老婆，不敢要么。”说的金姨太太和舅老爷都笑个不住。夫人却正颜厉色的对舅老爷说道：“叫他们叫总理来！”站在廊下伺候的家人，便一迭连声的叫“传总理”。

原来这位夫人，向来庄重寡言，治家严肃，家人们对了夫人，比对了督办还惧怕三分，所以一听了这话，便都争先恐后的去了，督办要阻止也来不及。一会儿总理到了，捏手捏脚的走上来，对夫人请了个安，回身又对金姨太太请了个安。督办便让他坐。他只在下首，斜签着坐了半个屁股。夫人歇了半天，没有言语，忽然对着总理道：“督办年纪大了，要你们代他活的不耐烦！”这句话吓得总理不知所对，挺着腰，两个眼睛看着鼻子，回道：“是，是，是。”这三个“是”字一说，倒引的夫人和金姨太太扑嗤一声笑了出来，督办也笑了，舅老爷一想也笑了；总理自己回想一想，满脸涨的绯红。夫人又敛容正色道：“你们为着差使起见，要巴结督办，那是我不来管你；但是巴结也走一条正路，甚么事情不好干，甚么东西不好送，却弄一个妖狐狸来媚他老头子。可是你代他活的不耐烦？”总理这才回道：“卑职不敢。”夫人道：“别处我不管，以后督办到了汉口，走差了一步，我只问你！”总理一句话也回不出来。督办着实代他难过，因对他说道：“你有公事，请便罢。”总理巴不得一声，站起来辞了就走，

到了外面，已是吓的汗透重裘了。

过了一天，便是本公司开船日期，夫人率领金姨太太，押着督办下船，回上海去了。他们下船那一天，恰好是我到汉口那一天。这公司里面，地大人多，知道了这件事，便当做新闻，到外头来说，一人传十，十人传百，不到半天，外面便沸沸扬扬的传遍了，比上了新闻纸传的还快。

我在汉口料理各事停当，想起伯父在武昌，不免去看看。叫个划子，划过对江，到几处衙门里号房打听，都说是新年里奉了札子，委办宜昌土捐局，带着家眷到差去了。我只得仍旧渡江回来。但是我伯父不曾听见说续弦纳妾，何以有带家眷之说，实在不解。

即日趁了轮船，沿路到九江、芜湖一带去过，回到南京。南京本来也有一家字号，这天我在字号里吃过晚饭，谈了一回天，提着灯笼回家。走过一条街上，看见几团黑影子，围着一炉火，吃了一惊。走近看时，却是三四个人在那里蹲着，口中唧喳有声；旁边是一个卖汤圆的担子，那火便是煮汤圆的火。我走到近时，几个人一齐站起来。正是：怪状奇形呈眼底，是人是鬼不分明。不知那几个是甚么人，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三回　变幻离奇治家无术　误交朋友失路堪怜

那几个人却是对着我走来，一个提着半明不灭的灯笼，那两个每人扛着一根七八尺长的竹竿子。走到和我摩肩而过的时候，我举起灯笼向他们一照，那提灯笼的是个驼子，那扛竹竿子的一个是一只眼的，一个满面烟容，火光底下看他，竟是一张青灰颜色的脸儿，却一律的都穿着残缺不完全的号衣，方才想着是冬防查夜的，那两根不是竹竿，是长矛。不觉叹一口气，暗想这还成了个甚么样子。不觉站住了脚，回头看他，慢慢的见他走远了。

忽听得那卖汤圆的高叫一声："卖圆子咧！"接着又咕哝道："出来还没做着二百钱的生意，却碰了这几个瘟神，去了二十多个圆子，汤瓢也打断了一个！"一面唠叨，一面洗碗。猛然又听得一声怪叫，却是那几个查夜的在那里唱京调。我问那卖汤圆的道："难道他们吃了不给钱的么？怎么说去了二十几个？"卖汤圆的道："给钱！不要说只得两只手，就再多生两只手，也拿他不动。"我道："这个何不同他理论？"卖汤圆的道："那里闹得他过！闹起来，他一把辫子拉到局里去，说你犯夜。"我道："何不到局里告他呢？"卖汤圆的道："告他！以后还想做生意么！"我一想此说也不错，叹道："那只得避他的了！"卖汤圆的道："先生，你不晓得我们做小生意的难处，出来做生意要喊的，他们就闻声而来了。"我听了不觉叹气，一路走回家去。

我再表明一遍：我的住家虽在继之公馆隔壁，然而已经开通了，我自己那边大门是长关着的，总是走继之公馆大门出进的。

我走进大门，继之的家人迎着说道："扬州文师爷来了，住在书房里。"我听了，便先到书房里来，和述农相见，问几时到的，为甚事上省。述农道："下午傍晚到的，有点公事来。"又问我几时到下江去。我道："三五天里面，也打算动身了。我打算

赶二月中旬到杭州逛一趟西湖，再到衙门里去。”述农道：“你今年只怕要出远门呢。听见继之说，打算请你到广东去。”我道：“也好。等我多走一处地方，也多开一个眼界。”说罢，我便先到两边上房里都去走一次，然后再出来和述农谈天。

我说起方才遇见那冬防查夜兵的情形。述农道：“你上下江走了这两年，见识应该增长得多了，怎么还是这样少见多怪的？他们穿了号衣出来，白吃两个汤圆，又算得甚么！你不知道这些营兵，有一个上好徽号，叫做‘当官强盗’呢。近边地方有了一个营盘，左右那一带居民，就不要想得安逸：田里种的菜，池里养的鱼，放出来的鸡子鸭子，那一种不是任凭那些营兵随意携取，就同是营里公用的东西一般；过往的乡下妇女，任凭他调笑，谁敢和他较量一句半句。你要看见那种情形，还不知要怎样大惊小怪呢。——头回继之托你查访那罗魏氏送罗荣统不孝的一节，你访着了没有？”我道：“我在扬州的时候很少，那里访得着。”述农道：“倒被我查得清清楚楚的了。说起他这件事，倒可以做一部传奇。”我道：“是怎样访着的？继之可曾知道？”述农道：“我这回来在镇江访着的，继之还不曾得知。”我道：“扬州的事何以倒到镇江去访得来，这也奇了！”

述农道：“罗家那个厨子不在大观楼了，到镇江去开了个馆子。这回到镇江，遇了几个朋友，盘桓了几天，天天上他那馆子，就被我问了个底细。原来这罗魏氏不是个东西！罗荣统是个过继的儿子。他家本是个盐商，自从废了纲盐，改了票盐之后，他家也领了有二十多张盐票，也是数一数二的富家。罗魏氏本来生过一个儿子，养到三岁上就死了；不久他的丈夫也死了；就在近支里面，抱了这个罗荣统来承嗣。魏氏自从丈夫死后，便把一切家政，都用自己娘家人管了。那一班人得到事权到手，便没有一处不侵蚀，慢慢的就弄的不成样子了。把那些盐票，一张一张的都租给人家去办，竟有一大半租出去的了；剩下的自己又无力去办了，只得弃置在一旁；那租出去的，慢慢把租费拖欠了，也

没有人去追取。大凡做盐商的，向来是阔绰惯了的，吃酒唱戏，是他的家常事；那罗府上已经败到这个样子，那一位罗太太还是循着他的老例去闹阔绰，只要三天自己家里没请客，便闹说饥荒了、寒尘了。当时罗荣统还是个小孩子，自然不懂得；及至那锦绣帷中，弦歌队里长大起来，仍然是不知稼穑艰难，混混沌沌的过日子。他家里有个老家人，看不过了，便觑个便，劝罗荣统把家务整顿整顿，又把家里的弊病，逐一说了出来。这罗荣统起初不以为意，禁不得这老家人屡次苦劝，罗荣统也慢慢留起心来，到帐房里留意稽查，那老家人又从旁指点，竟查出好些花帐来。无奈管帐的、当事的，都是他的娘舅、姨夫、表兄之类，就有一两个本族的人，也是仰承他母亲鼻息的，那里敢拿他怎样。只好去给他母亲商量，却碰了他母亲一个大钉子，说：'我青年守节，苦苦的绷着这个家，抚养你成人，此刻你长大了，连我娘家人也不能容一个了'。罗荣统碰了这个钉子，吓得不敢则声，只得仍旧去和那老家人商量。那老家人倒有主意，说道：'现在家里虽然还有几张盐票，然而放着不用，也同没有一般。此刻家里闹拮据了，外面看着很好，不知内里已经空得不像样子了，那里还能办盐；只好设法先把糜费省了，家里现有的房产田产，或者可以典借几万银子，逐渐把盐办起来，等办有起色，再取赎回来，慢慢的整顿；还可以把租给人家的盐票要回来，仍旧自己办。趁着此时动手，还可望个挽回；再过几年，便有办法，也怕来不及了。然而要办这件事，非得要先把几个当权的去了不行；若要去了这几个当权的，非下辣手不行。还有一层：去了这几个，也要添进几个办事的，方才妥当。'主仆两个，安排计策，先把那当权的历年弊病，查了好几件出来；又暗暗地约了几个本族可靠的人，前来接事。一面写了一张呈子，告那当权的盘踞舞弊。约定了日子，往江都县去告，连衙门上下人，都打点好了，只等呈子进去，即刻传入收押，一面便好派人接管一切。也是合当有事，他主仆两个商议这件事时，只有一个小书僮在旁，也算是机密到

极处的了。一天，书僮到帐房里去领取工钱，不知怎样，碰了个钉子。这书僮便咕哝起来，背转身出去，一路自言自语道：‘此刻便是你强，过两天到了江都县监里，看你还强到那里！’这句话却被那帐房听了一半，还有一半听不清楚，便喝叫仆人，把书僮抓了回来，问他说甚么。那帐房本来是罗魏氏的胞兄，合宅人都叫他舅太爷，平日仗着妹子信用，作威作福，连罗荣统都不放在眼里，被那书僮咕哝了，如何不怒！况且又隐约听得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的话，益发动了真火，抓了回来，便喝令打了一顿嘴巴，问他说甚么。书僮吓的不敢言语，只哀哀的哭。舅太爷又狠狠的踢了两脚，一定要追问他说甚么江都县监里；再不说，便叫拿绳子捆了吊起来。这十来岁的小孩子，怎么禁得起这般的吓唬，只得把罗荣统主仆两个商量的话，说了一遍，却又说不甚清楚。舅太爷听了，暴跳如雷，喝叫捆了书僮，径奔上房来，把书僮的话，一五一十对妹子说了。罗魏氏不听犹可，一听了这话，只气得三尸乱暴，七窍生烟，一迭连声，喝叫把畜生拿来。家人们便赶到书房去请罗荣统。荣统知道事情发觉，吓得瑟瑟乱抖，一步一俄延的，到了上房。罗魏氏只恨的咬牙跺脚，千畜生、万畜生的骂个不了。又说：‘我苦守了若干年，守大了你，成了个人，连娘舅也要告起来了，眼睛里想来连娘也没有的了！你是个过继的，要是我自己生的，我今天便剐了你！’罗荣统一个字也不敢回答。罗魏氏便带了舅太爷，到书房里去搜。把那呈子搜了出来，舅太爷念了一遍，把罗魏氏气一个死！喝叫仆人把老家人捆了，先痛打了一顿；然后送到县里去，告他引诱少主人为非；又在禁卒处花上几文，竟把那老家人的性命，不知怎样送了，报了个病毙。那舅太爷还放心不下，恐怕罗荣统还要发作，叫罗魏氏把他送了不孝，先存下案，好叫他以后动不得手。然后弄两个本族父老，做好做歹，保了出来，把他囚禁在家里。从此遇了一个新官到任，便送他一回不孝。你说这件事冤枉不冤枉呢。”我道：“天下事真无奇不有！母子之间，何以闹到如此呢？”

述农道："近来江都又出了一个笑话，那才奇呢。有一天，县里接了一个呈子，是告一个盐商的，说那盐商从前当过长毛，某年陷某处，某年掠某处，都叙得原原本本。叙到后来，说是克复南京时，这盐商乘乱混了出城，又到某处地方，劫了一笔巨赃，方才剃了头发，改了名字，冒领了几张盐票，贩运淮盐；此时老而不死，犹复包藏祸心，若不尽法惩治，无以彰国法云云。继之见他告得荒唐，并且说甚么包藏祸心，又没有指出证据，便没有批出来。那些盐商，时常也和官场往来，被告的这个，继之也认得他，年纪已上七十岁的了。有一日，遇见了他，继之同他谈起，有人将他告了，他听了很以为诧异。过一天，便到衙门里来拜会，要那呈子来看。谁知他只看得一行，便气的昏迷过去，几乎被他死在衙门里面。立刻传了官医，姜汤开水，一泡子乱救，才把他救醒过来。问他为甚么这般气恼？——你猜他为甚么来？"我道："我不知道，你快说罢。"述农站起来，双手一拍道："这具名告他的，是他的嫡嫡亲亲的儿子！你说奇不奇！"我听了，不觉愕然道："天底下那里有这种儿子，莫不是疯了！"述农道："总而言之：姬妾众多，也是一因。据那盐商自己说，有五六房姬妾，儿子也七八个；告他的是嫡出。盐商自己因为年纪大了，预先把家当分开，每个儿子若干，都是很平均的。他却又每一个妾，另外分他三千银子，正室早亡故了，便没有分着。这嫡出的儿子，不肯甘心，在家里不知闹成个甚么样的了。末末了，却闹出这个玩意来。"我道："这种儿子，才应该送他不孝呢。"述农道："何尝不想送他！他递了呈子之后，早跑的不知去向了。"当下夜色已深，各自归寝。

过了两天，述农的事勾当妥了，便赶着要回扬州，我便和他同行。到了镇江，述农自过江去。我在镇江料理了两天，便到上海。管德泉、金子安等辈，都一一相见，自不必说。一天没事，在门口站着闲看，忽然一个人手里拿着一纸冤单，前来诉冤，告帮。抬头看时，是一个乡下老头子，满脸愁容，对着我连连作

揖，嘴里说话是绍兴口气。我略问他一句，他便唠唠叨叨的，述了一遍。我在衣袋里随意掏了几角洋钱给他去了。据他说是绍兴人，一向在绍兴居住，不曾出过门。因为今年三月要嫁女儿，拿了一百多洋钱，到上海来要办嫁装，便有许多亲戚、朋友、街邻等人，顺便托他在上海带东西，这个十元，那个八元，统共也有一百多元，连自己的就有了三百外洋钱了。到了杭州住在客栈里，和一个同栈的人相识起来；知道这个人从上海来的，就要回上海去，这老头子便约他同行，又告诉他到上海买东西，求他指引。那人一口应允，便一同到了上海，也同住在一个客栈里，并且同住一个房间。那个人会作诗，在船上作了两首诗，到了栈房时，便誊了出来，叫茶房送到报馆里去，明天报上，便同他登了出来。那老头子便以为他是体面的了不得的人。又带着老头子到绸缎店里，剪了两件衣料，到算帐时，洋钱又多用了一二分，譬如今天洋钱价应该是七钱三分的，他却用了个七钱四五，老头子更是欢喜感激，说是幸亏遇见了先生，不然，我们乡下人那里懂得这些法门。过了一两天，他写了一封信，交给老头子，叫他代送到徐家汇甚么学堂里一个朋友，说是要请这个朋友出来谈谈，商量做生意；又给了二百铜钱他坐车。老头子答应了，坐了车子，到了徐家汇，问那学堂时，却是没有人知道；人生路不熟的，打听了半天，却只打听不着。看看天色早晚下来了，这条路又远，只得回去。却又想着，信没有给他送到，怎好拿他的钱坐车，遂走了回去。好在走路是乡人走惯的。然而徐家汇到西门是一条马路，自然好走；及至到了租界外面，便道路纷歧，他初到的人，如何认得。沿途问人，还走错了不少路，竟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客栈。走进自己住的房一看，嗳呀！不好了！那个人不见了，便连自己的衣箱行李，也没有了，竟是一间空房。连忙走到帐房问时，帐房道："他动身到苏州去了。"老头子着了急，问他走他的，为甚么连我的行李也搬了去。帐房道："你们本是一起来的，我们那里管得许多。"老头子急的哭了。帐房问了备

细情由，知道他是遇了骗子，便教他到巡捕房里去告。老头子只得去告了。巡捕头虽然答应代他访缉，无奈一时那里就缉得着。他在上海举目无亲，一时又不敢就走，要希冀拿着了骗子，还要领赃，只得出来在外面求乞告帮。正是：谁知萍水相逢处，已种天涯失路因。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四回　告冒饷把弟卖把兄　戕委员乃侄陷乃叔

那绍兴老头子唠叨了一遍，自向别家去了。我回到里面，便对德泉说知。德泉道："骗个把乡下人，有甚么希奇。藩库里的银子，也有人有本事去骗出来呢。"我道："这更奇了！不知是那里的事？"德泉道："这就是前两年山东的事。说起来，话长得很，这里还像有点因果报应在里面呢。先是有两个人，都是县丞班子，向来都是办粮台差事的。两个人的名字，我可记不清楚了，单记得一个姓朱的，一个姓赵的，两个人是拜把子的兄弟，非常要好，平日无话不谈。后来姓朱的办了验看，到山东候补去了，和姓赵的许久不通音问了。山东藩库里存了一笔银子，是预备支那里协饷的。忽然一天，来了个委员，投到了一封提饷文书，文书上叙明即交那委员提解来，这边便备了公事，把饷银交那委员带去了。谁知过了两个月，那边又来了一角催饷文书，不觉大惊。查察起来，才知道起先那个文书是假的。只得另外筹了款项解了过去。一面出了赏格，访拿这个冒领的骗子，却是大海捞针似的，那里拿得着。看看过了大半年，这件事就搁淡下来了。

忽然一天，姓赵的到了山东，去拜那姓朱的老把弟，说是已经加捐了同知，办了引见，指省江苏；因为惦着老把弟，特为绕着道儿，到济南来探望的。两个人自有一番阔叙。明天，姓朱的到客栈里回拜，只见他行李甚多，仆从煊赫，还带着两个十七八岁的侍妾，长得十分漂亮。姓朱的心中暗暗称奇，想起相隔不过几年，何以他便阔到如此，未免歆羡起来。于是打算应酬他几天，临了和他借几百银子。看见人家阔了，便要打算向人家借钱，这本是官场中人的惯技，不足为奇的。于是那姓朱的，便请他吃花酒，逛大明湖，盘桓了好几天，老把兄叫得应天响。这天

又叫了船，在大明湖吃酒，姓朱的慢慢的把羡慕他的话也说出来了。

姓赵的叹口气道：‘大凡我们捐个小功名，出来当差的，大半都是为贫而仕；然而十成人当中，倒有了九成九是越仕越贫的。就以你我而论：办了多少年粮台，从九品保了一个县丞，算是过了一班；讲到钱呢，还是囊空如洗，一天停了差使，便一天停了饭碗。如果不是用点机变，发一注横财，那里能够发达。’姓朱的道：‘机变便怎样？老把兄何不指教我一点。’姓赵的道：‘机变是要随机应变的，那里教得来。’姓朱的道：‘老把兄只要把自己行过的机变，告诉我一点，就是指教了。’姓赵的此时已经吃了不少的酒，有点醉了，便正色道：‘老弟，我告诉你一句话，只许你我两个知道，不能告诉第三个人的。’说着，便附耳说道：‘老把弟，你知道我的钱是那里来的？就是你们山东藩库的银子啊。我当着粮台差使时，便偷着用了几颗印，印在空白文书上；当时我也不曾打算定是怎样用法，后来撤了差，便做了个提饷文书，到这里来提去一笔款。这不是神不知、鬼不觉的事么。’姓朱的大惊道：‘那么你还到这里来！上头出着赏格拿人呢！’姓赵的道：‘那时候我用的是假名姓。并且我的头发早已苍白了，又没有留须；头回我到这里，上院的时候，先把乌须药拿头发染的漆黑，把胡子根儿刮得光光儿的，用引见胰子把脸擦得亮亮儿的，谁还看得出我的年纪。我到手之后，一出了济南，便把胡子留起来。你看我此刻须发都是苍白的了，谁还知道是我。并且犯了这等大事，没有不往远处逃的，谁还料到我自到这里来。老弟，你千万要机密，这是我贴身的姬妾都不知道的，咱们自己弟兄不要紧，所以我告诉你一点。’姓朱的连连答应。及至席散之后，天色已晚。

姓朱的回到家里，暗想老把兄真有能耐，平白地藩库的银子也拿去用了，怎能够也有机会学他一遭便好。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忽然一转念道：‘放着现成机会在这里，何不去干他一干

呢。’又想了一想道：‘不错啊，升官发财，都靠着这一回了。’打定了主意，便换过衣冠，连夜上院，口称禀报机密。抚台听见说有机密事，便传进去见。他便把这姓赵的前情后节，彻底禀明。禀完，又请了一个安说：‘本来上头出过赏格拿这个人，此刻不敢领赏银，只求大帅给一个破格保举。’抚台道：‘老兄既然不领官赏，就把他随身所带的尽数充赏便了；至于保举一层，自然要给你的。’他又打了个扦谢过。抚台道：‘那么老兄便去见历城令商量罢。’他辞了出来，又忙去找历城县。历城县听说是抚台委来的，连忙请见。他先把情节说了，然后请知县派差去拿人。知县道：‘是连夜去拿呢，还是等明天呢?’他此时跑的乏了，因说道：‘等明天去罢。明天请派差先到晚生公馆里去，议定了下手方法才好；不然，冒冒失失的跑去，万一遇不见，倒走了风声，把他吓跑了，就费手脚了。’知县便连连答应。他就回家安歇。

到了明天，县里因为拿重要人犯，派了通班捕役，到他公馆伺候，他和捕投说明，叫他们且在客栈前后门守住，等听见里面鞭炮响，才进去拿人。说定了，他便叫人买了一挂鞭炮，揣在怀里，带了通班捕役，去找他老把兄。两人相见，谈了几句天；他故意拿了一枝水烟筒吸烟，顺脚走到院子里去，把鞭炮放起来。姓赵的在屋里听见，甚是诧异道：‘这是谁放的鞭……’说犹未了，一班差投，早蜂拥进来。姓朱的伸手把姓赵的一指，众差役便上前擒住。姓赵的慌了，忙问道：“为了甚么事?”差役们不由分说，先上了刑具。便问：‘朱太爷，犯着怎样发落?’姓朱的道：‘奉宪只拿他一个，这些有我在这里看管。’姓赵的这才知道被老把弟卖了。不觉叹一口气道：‘好老把弟！卖得我好！这回我的脑袋可送在你手里了！然而你这样待朋友，只怕你的脑袋也不过暂时寄在脖子上罢了！’众差役不等他说完，便簇拥着他去了。这姓朱的便沉下脸来，把那带来的仆从，都撵走了。叫了人来，把那些行李，都抬回自家公馆里去；那两个侍妾，也叫轿子

抬去，居然拥为己有了。

这行李里面，有十多口皮箱子，还有一千多现银，真是人财两进。过得几天，定了案，这姓赵的杀了。抚台给他开了保举，免补县丞，以知县留省尽先补用。部里议准了，登时又升了官。抚台还授意藩台，给他一个缺。藩台不知怎样，知道他两个的底细，以为姓赵的所犯的罪，本来该杀，然而姓朱的是他至交，不应该出他的首；若说是为了国法，所以公尔忘私，然而姓朱的却又明明为着升官发财，才出首的：所以有点看不起这个人。这会抚台要给他缺，藩台有意弄一个苦缺给他，就委他署了一个兖州府的峄县。这峄县是著名的苦缺，他虽然不满意，然而不到一年，一个候补县丞升了一个现任知县，也是兴头的，便带了两个侍妾去到任，又带了一个侄儿去做帐房。

做到年底下，他那侄少爷嫌出息少，要想法子在外面弄几文；无奈峄县是个苦地方，想遍了城里城外各家店铺，都没有下手的去处。只有一家当铺，资本富足，可以诈得出的。便和稿案门丁商量，拿一个皮箱子，装满了砖头瓦石之类，锁上了，加了本县的封条，叫人抬了，门丁跟着到当铺里去要当八百银子。当铺的人见了，便说道：'当是可以当的，只是箱子里是甚么东西，总得要看看。'门丁道：'这是本县太爷亲手加封的，那个敢开！'当铺里人见不肯开看，也就不肯当。那门丁便叫人抬了回去。当铺里的伙计，大家商量，县太爷来当东西，如何好不应酬他：不过他那箱子封锁住了，不知是甚么东西，怎好胡乱当他的，倒是借给他点银子，也没甚要紧。我们在他治下，总有求他的时候，不如到衙门里探探口气，简直借给他几百银子罢。商量妥当，等到晚上关门之后，当铺的当事便到衙门里来，先寻见了门丁，说明来意。门丁道：'这件事要到帐房里和侄少爷商量。'当事的便到帐房里去。那侄少爷听见说是当铺里来的，登时翻转脸皮，大骂门上人都到那里去了，'可是瞎了眼睛，夤夜里放人闯到衙门里来！还不快点给我拿下！'左右的人听了这话，便七手八脚，

把当事拿了，交给差役，往班房里一送。当铺里的人知道了，着急的了不得；又是年关在即，如何少得了一个当事的人。便连夜打了电报给东家讨主意。

这东家是黄县姓丁的，是山东著名的富户，所有阖山东省里的当铺，十居六七是他开的。得了电报，便马上回了个电，说只要设法把人放出来，无论用多少钱都使得。当铺里人得了主意，便寻出两个绅士，去和侄少爷说情，到底被他诈了八百银子，方才把当事的放了出来。等过了年，那当铺的东家，便把这个情形，写了个呈子，到省里去告了。然而衙门里的事，自然是本官作主，所以告的是告县太爷，却不是告侄少爷。上头得了呈子，便派了两个委员到峄县去查办。这回派的委员，却又奇怪，是派了一文一武。那文的姓傅，我忘了他的官阶了；一个姓高的，却是个都司，就是本山东人。等两个委员到了峄县，那位姓朱的县太爷，方才知道侄少爷闯了祸，未免埋怨一番。正要设法弥缝，谁知那侄少爷私下先去见那两个委员。那姓傅的倒还圆通，不过是拿官场套语‘再商量’三个字来敷衍；那姓高的却摆出了一副办公事的面目，口口声声，只说公事公办。那侄少爷见如此情形，又羞又怒又怕。

回去之后，忽然生了一个‘无毒不丈夫’的主意来，传齐了本衙门的四十名练勇，桌上放着两个大元宝，问道：‘你们谁有杀人的胆量，杀人的本事，和我去杀一个人？这二百两银子，就是赏号；我还包他没事。’四十名练勇听了，有三十九名面面相觑；只有一个应声说道：‘我可以杀人！但不知杀的是谁？’侄少爷道：‘你可到委员公馆里去，他们要问你做甚么，你只说本县派来看守的；觑便把那高委员杀了，回来领赏。’那练勇答应下来，回去取一把尖刀，磨得雪亮飞快，带在身边，径奔委员公馆来。傅委员听了，倒不以为意；那高委员可不答应了，骂道：‘这还了得！省里派来的委员，都被他们看守了，这成了个甚么话！’倒是傅委员把他劝住。到了傍晚时，高委员到院子里小便，

那练勇看见了，走到他后头，拔出尖刀，飕的一下，雪白的一把尖刀，便从他后心刺进去，那刀尖直从前心透出，拔了红刀子出来，翻身便走。一个家人在堂屋里看见，大喊道：‘不好了！练勇杀人啊！’这一声喊，惊起全家人出来看时，那练勇早出大门去了。众人见他握刀在手，又不敢追他。看那高委员时，只有双脚乱蹬了一阵，就直挺了。傅委员见此情形，急的了不得，忙喝众人道：‘怎么放那凶手跑了，还不赶上去拿了来！’说话时便迟，那时却是甚快，那练勇离了大门，不过几丈远，众人听傅委员的话，便硬着胆子赶上去。那练勇听见有人追来，却返身仗刀在手道：‘本官叫我来杀他的，谁能奈我何！你们要赶我，管叫你来一个死一个！’说罢，回身徜徉而去。

众人谁敢向前，只得回报傅委员。傅委员听了，吓得魂不附体，暗想他能杀姓高的，便能杀我，这个虎口之地，如何住得！便连夜出城，就近飞奔到兖州府告变去了。兖州府得报，也吓得大惊失色。连忙委了本府经历厅，到峄县去摘了印绶，权时代理县事；另外委员去把姓朱的押送来府，暂时看管。因为原告呈子，词连稿案门丁，叫一并提了来。一面飞详上宪，等经历厅到峄县时，那侄少爷和那练勇，早不知逃到那里去了。不多几天，省里来了委员，把姓朱的上了刑具，提回省里，原来已经揭参出去了。可笑一向还说是侄儿子做的事，与他无涉；直到此时，方才悔恨起来。到了省城，审了两堂，他只供是侄儿子所做的，自己只承了个约束不严。上面便把他押着，一面悬赏缉凶。

这件事本就可以延宕过去了，谁知那高委员也有个侄儿子，却是个翰林，一向在京供职，得了这个消息，不觉大怒，惊动了同乡，联合了山东同乡京官，会衔参了一折，坐定了是姓朱的主谋，奉旨着山东巡抚彻底根究，不得徇情回护。抚台接到了廷寄，看见词旨严厉，重新又把这个案提起来，严刑审讯。那门丁熬刑不过，便瘐死了。那姓朱的也备尝三木，终是熬不住痛苦，便承了主谋。这才定了案，拿他论抵。那时他还有些同寅朋友，

平素有交情的，都到监里去看他，也有安慰他的，也有代他筹后事的；也有送饮食给他的；最有见识的一个，是劝他预先服毒自尽的。谁知他不以为忠言，倒以为和他取笑，说是正凶还没有缉着，焉见得就杀我。那劝他的人，倒不好再说了。他自从听了那朋友这句话之后，连人家送他的饮食也不敢入口，恐怕人家害他，天天只把囚粮果腹。直等到钉封文书到了，在监里提了出来绑了，历城县会了城守，亲自押出西关。他那忠告的朋友，化了几十吊钱，买了一点鹤顶红，搀在茶里面，等在西关外面，等到他走过时，便劝他吃一口茶；谁知他偏不肯吃。一直到了法场上，就在三年前头杀姓赵的地方，一样的伸着脖子，吃了一刀。”正是：富贵浮云成一梦，葫芦依样只三年。要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五回　箕踞忘形军门被逐　设施已毕医士脱逃

德泉说完了这一套故事，我问道："协饷银子未必是现银，是打汇票的，他如何骗得去？这也奇了！"德泉道："这一笔听说是甘肃协饷。甘肃与各省通汇兑的很少，都是汇到了山西或陕西转汇的，他就在转汇的地方做些手脚，出点机谋，自然到手了。"子安从旁道："我在一部甚么书上看见一条，说嘉、道年间，还有一个冒充了成亲王到南京，从将军、总督以下的钱，都骗到了的呢。"德泉道："这是从前没有电报，才被他瞒过了；若是此刻，只消打个电去一问，马上就要穿了。"

说话时，只见电报局的信差，送来一封电报。我笑道："说着电报，电报就到了。"德泉填了收条，打发去了。翻出来一看，却是继之给我的，说苏、杭两处，可托德泉代去；叫我速回扬州一次，再到广东云云。德泉道："广东这个地方，只有你可以去得；要是我们去了，那是同到了外国一般了。"子安道："近来在上海久了，这里广东人多，也常有交易，倒有点听得懂了；初和广东人交谈，那才不得了呢。"德泉道："可笑我有一回，到棋盘街一家药房去买一瓶安眠药水，跑了进去，那柜上全是广东人，说的话都是所问非所答的，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要买大瓶的，他给了我个小瓶；我要掉，他又不懂，必要做手势，比给他看，才懂了，换了大瓶的。我正在付价给他，忽然内进里跑出一个广东人来，右手把那瓶药水拿起来，提得高与额齐，拿左手指着瓶，眼睛看着我道：'这借瓶贵药月水绥，顶刮刮罗！顶刮刮罗！有忧仿方单在此搌，你呢拿掾回徼去一异看坎，便知基明命白别了掾。'"听得我和子安都狂笑起来。德泉道："我当时听了他这几句话，也忍不住要笑。他对我说完之后，还对他那伙计叽咕了几句，虽然听他不懂，看他那神色，好像说他那伙计不懂官话的意思。我付过了

价，拿了药水要走，他忽然又叫住我道：‘俄基，俄基！’你猜他说甚么？便是我当时也棱住了。他拿起我付给他的洋钱，在柜上掼了两掼，是一块哑板。这才懂了，他要和我说上海话，说这一块洋钱是哑子，又说得不正，便说成一个‘俄基’了。”

当下说笑了一会，我不知继之叫我到广东，有甚要事，便即夜趁了轮船动身。偏偏第二天到镇江，已经晚上八点钟，看着不能过江，我也懒得到街上去了，就在趸船上住了一夜。次日一早过江，赶得到城里，已是十二点多钟。见了继之，谈起到广东的事，原来也是经营商业的事情。我不觉笑道：“我本来是个读书的，虽说是我生来的无意科名，然而困在家里没事，总不免要走这条路。无端的跑了出来，遇见大哥，就变了个幕友，这几年更是变了个商家了。”继之笑道：“岂但是商家，还是个江湖客人呢。你这回到广东去，怕要四五个月才得回来，你不如先回南京一转，叙叙家常再去。”我道：“这倒不必，写个信回去，告诉一声便了。”当下继之检出一本帐目给我。是夜盘桓了一夜。

明日我便收拾行李，别过众人，仍旧渡过江去，趁了下水船，仍到上海，又添置了点应用东西，等有了走广东的海船，便要动身。看了新闻纸，知道广利后天开行，便打发人到招商沪局去，写了一张官舱船票。到了那天，搬了行李上船。这个船的官舱，是在舱面的，倒也爽快。当天半夜里开船，及至天亮起来，已经出了吴淞口，走的老远的了。喜得风平浪静，没事便在舱面散步。

到了中午时候，只看一个人，摆着一张小小圆桌，在舱面吃酒，和我招呼起来，请问了姓氏，知道他姓李，便是本船买办。于是大家叙谈起来。我偶然问起这上海到广东，坐大餐房收多少水脚。买办道：“一主一仆，单是一去，收五十元；写来回票，收九十元。这还是本局的船；若是外国行家的船，他还情愿空着，不准中国人坐呢。”我道：“这是甚么意思？”买办道：“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取的。有一回，一个甚么军门大人，带着家眷，

坐了大餐房。那回是夏天，那位军门，光着脊梁，光着脚，坐在客座里，还要给支着腿，在那里拘脚丫，外国人看着，已经厌烦的了不得了。大餐间里本来备着水厕，厕门上有钥匙，男女可用的，那位太太偏要用自己的马桶；用了，舀了，洗了，就拿回他自己房里，倒也罢了，偏又嫌他湿，搁在客座里晾着。洗了裹脚布，又晾到客座椅靠背上。外国人见了，可大不答应了，把他们撵了出来。船到了上海，船主便到行里，见了大班，回了这件事。从此外国人家的船，便不准中国人坐大餐房了。你说这不是中国人自取的么！”我道：“这个本来太不象样了。然而我们中国人不见得个个如此。”买办道：“这个合了我们广东人一句话，‘一个小鸡不好，带坏一笼’了。”

正说话时，又有一个广东人来招呼，自己说是姓何，号理之，是广东名利客栈招呼客人的伙伴，终年跟着轮船往来，以便招接客人的。便邀我到广东住到名利栈去。我答应了，托他招呼行李。

这船走了三天，到了香港，停泊了一夜；香港此时没有码头，船在海当中下锚。到了晚上，望见香港万家灯火，一层高似一层，竟成了个灯山，倒也是一个奇景。次日早晨启轮，到了广东，用驳船驳到岸上。原来名利栈就开在珠江边上，后门正对珠江，就在后门登岸。

安息了一天，便出去勾当我的正事，一面写信寄给继之。谁知我到了这里，头一次到街上去走走，就遇见了一件新闻。我走到一条街，这条街叫做沙基。沙基上有一所极大的房子，房子外面，挂着药房的招牌，门口围了不少的人，像是看热闹的光景。我再走过去看看，原来那药房里在那里拍卖，所卖的全是药水。我暗想这件事好奇怪，既然药房倒了，只有另人盘受，那里好拍卖得来；便是那个买的，他不是开药房，一单一单的药水买去，做甚么呢。正在想着，只见他又指着两箱蓝玻璃瓶的来叫拍。我吃了一惊，暗想外国药房的规矩，蓝瓶是盛毒药的，有几种还是

轻易不肯卖，必要外国医生开到药方上才肯卖的，怎么也胡乱拍卖起来呢。此时我身上还有正事，不便多耽搁，只看了一看便走了。

下午时候，回到名利栈。晚上没事，广利船还没有开行，何理之便到我房里来谈天。他嘴里有的没的乱说，一阵说甚么把韭菜带到新加坡，要卖一块洋钱一片菜叶；新鲜荔枝带到法兰西，要卖五个法郎一个；又是甚么播喊表，在法兰西只卖半个法郎一个。他只管乱说，我只管乱听，也不同他辩论。后来我说起药房拍卖一节，很以为奇。理之拍手道："拍卖了么？可惜我不知道，不然，我倒要去和他记一记帐，看他还捞得回几个。"我道："这药房倒帐的情形，想是你知道的了？"理之道："倒帐的有甚希奇！这是一个富而不仁的人，遭了个大骗子。这位大富翁姓荀，名叫鸾楼，本来是由赌博起家；后来又运动了官场，包收甚么捐，尽情剥削。我们广东人都恨得他了不得。"我道："他不是广东人么？"理之道："他是直隶沧州人，不过在广东日子长久，学会说广东话罢了。他剥削的钱，也不知多少了。忽然一天，他走沙基经过，看见一个外国人，在那里指挥工匠装修房子，装修得很是富丽，不知要开甚么洋行；托了旁人去打听，才知道是开药房的。那外国人并不是外国人，不过扮了西装罢了，还是中国的辽东人呢。这荀鸾楼听说他是辽东原籍，总算同是北边人，可以算得同乡，便又托人介绍去拜访他。

见面之后，才知道他姓祖，《贰臣传》上祖大寿之后，单名一个武字；从四五岁的时候，他老子便带了他到外国去，到了七八岁时，便到外国学堂里去读书，另外取了个外国的名字，叫做Cove；后来回到中国，又把他译成中国北边口音，叫做劳佛，就把这劳佛两个字做了号。他外国书读得差不多了，便到医学堂里去学西医。在外国时，所有往来的中国人都是广东人，所以他倒说了一口广东话，把他自己的辽东话，倒反忘记个干净了。等在医学堂毕业出来，不知在那里混了两年，跑到这里来，要开个药

房。恰好这荀鸾楼是最信用西药的，两人见面之下，便谈起这件事。荀鸾楼问他药房生意有多少利息。劳佛道：‘利息是说不定的，有九分利的，也有一二分利的，然而总是利息厚的居多，通扯起来，可以算个七分利钱。’荀鸾楼道：‘照这样说，做一万银子生意，可以赚到七千了。不知要多少本钱?’劳佛道：‘本钱那里有一定的，外国的大药房，几十万本钱的不足为奇。’荀鸾楼道：‘不知你开这个打算多少?’劳佛道：‘我只备了五万资本。’荀鸾楼道：‘比方有人肯附点本钱，可能附得进去?’劳佛道：‘这有甚么不可的。’荀鸾楼道：‘那么我打算附十万银子如何?’劳佛满口答应，便道：‘如此我便扩张起来。’他两个因此成了知己。不多几天，荀鸾楼划了十万银子来，又派了一个帐房来。劳佛便取出一扣三千银子往来的庄折，叫他收存，要支甚么零用，只管去取。

从此铺里一切杂用，劳佛便不过问，天天只忙着定货催货，铺里慢慢的用上十多个伙计。劳佛逐一细问，却没有一个懂得外国话，认得外国字的。荀鸾楼闻得，便又荐了一个懂洋文的来；劳佛考他一考，说是他的工夫不够用，不要。又道：‘不过起头个把月忙点，关着洋文的事，我一个人来就是了。’荀鸾楼见他习勤耐劳，倒反十分敬重他起来。过得个把月，劳佛对荀鸾楼道：‘我的五万资本，因为扩充生意起见，已经一齐拿去定了货了。尊款十万，我托个朋友拿到汇丰存了。我本要存逐日往来的，谁知他拿去给我存了六个月期，真是误事！昨日头批定货到了，要三万银子起货，只得请你暂时挪一挪，好早点起了出来，早点开张。’荀鸾楼满口答应，登时划了过来。到了明天，果然有人送来无数箱子，方的、长的，大小不等。劳佛督率各小伙计开箱，开了出来，都是各种的药水，一瓶一瓶的都上了架，登时满坑满谷起来；后来陆续再送来的，竟来不及开了，开了也没有架子放了，只得都堆到后头栈房里去，足足堆了一屋子。荀鸾楼也来看热闹，又一一问讯，这是甚么，那是甚么，劳佛也一一告

诉了。

正在忙乱之际，忽然一个电局信差送来一封洋文电报，劳佛看了失惊道：‘怎么就死了！唉！这便怎么处！’荀鸾楼忙问死了甚么人。劳佛把电报递给他，他看了，是一字不认得的。劳佛便告诉他道：‘香港大药房里一个总理配药的医生，他是我的好朋友，将来我这里有多少事，还靠他帮忙呢，谁知他今天死了。他的遗嘱，他死后，叫我去暂时代理他的职业。在交情上，又不得不去；这一去，最少也要三个月，那外国派来的人才得到，这里又有事，怎样呢?’荀鸾楼也棱住了。劳佛想了一想道：“这样罢，我到香港去找一个配药的人，到这里代了我罢。’帐房道：‘这里没有人懂话，怎样办呢?’劳佛道：‘这个不要紧，我找一个懂中国话的来。十分找不着，我叫他带一个细崽来；你们要和他说话。只对细崽说就是，好在只有三个月，我就来的。’荀鸾楼问他香港那大药房是甚么招牌，劳佛叽叽咕咕说了个外国名字道：‘中国名字叫甚么，我也记不大清楚了，等到了那里，写信来通知，以便通信罢。我今天要坐晚轮船去了。’说罢，取出许多外国字纸来，交代给帐房，一一指点：这一迭是燕威士，这个货差不多就要到的了；这一迭是定单，这里面那几张是电定的，那几张是信定的；洋行里倘有燕威士送来，便好好收下，打还他回单图书。又拿出一扣折子来，十分慎重的交代道：‘这就是我那误事朋友，代存汇丰的十万银子的存折，是……那一天存的，扣到……那一天，便到了六个月期，你便去换上一个逐日往来的折子，以便随时使用。’荀鸾楼拿起折子一看道：‘怎么我存汇丰的存折，不是这个样子?’劳佛道：‘汇丰存折本来有两种：一种用给中国人的，一种用给外国人的。我这个是托一个外国朋友去存的，所以和用给中国人的两样了。’劳佛交代清楚，也不带甚么行李，只提了一个大皮包，便匆匆上晚轮船到香港去了。这里一等五六天，杳无音信，看见货物堆满了一铺子，不便久搁，只得先行开张。谁知开张之后，凡来买药水的，无有一个不来退

换；退换去后，又回来要退还银子。原来那瓶子里，全是一瓶一瓶的清水；除了两箱林文烟花露水，和两箱洋胰子是真的，其馀没有一瓶不是清水。帐房大惊，连忙通知荀鸾楼，叫他带了懂洋文的人来，查看各种定单燕威士，谁知都是假造出来的。忙看那十万银子存折时，那里是甚么汇丰存折，是一个外国人用的日记簿子。这才知道遇了骗子，忙乱起来，派人到香港寻他，他已经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再查那栈房里的货箱，连瓶也没有在里面，一箱箱的全是砖头瓦石，所以要拍卖了这些瓶，好退还人家房子啊。”

我道：“这个甚么劳佛，难道知道姓荀要来兜搭他，故意设这圈套的么？”理之道：“这倒不见得。他是学医生出身，有意是要开个药房，自己顺便挂个招牌行道，也是极平常的事；等到无端碰了这么个冤大头，一口便肯拿出十万，他便乐得如此设施了。像这样剥削来的钱，叫他这样失去，还不知多少人拍手称快呢。”

正是：悖人自应还悖出，且留快语快人心。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六回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

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何先生，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帐房李先生已经去了。"何理之道："杀人有甚么好看，我不去。但不知杀甚么人？"茶房道："就是杀那个甚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何理之道："我不看。"那茶房便去了。

我问道："甚么苦打成招的？岂不是一个冤枉案子么？"理之道："论情论理，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很，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怎么杀得他呢。"我不觉纳闷道："依律，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我记得好像还是绞监候呢，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岂不是一件怪事！"理之道："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捐有一个都司职衔。平日包揽词讼，无恶不作，横行乡里，欺压良懦，那不必说了；更欢喜渔猎女色。因此他乡里的人，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我们广东地方，各乡都设一个公局，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遇了乡人有甚么争执等事，都由公局绅士议断。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你想谁还敢惹他！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这婆娘的丈夫姓李，单名一个壮字，是在新加坡经商的，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历年都是如此的。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李壮一走他就来了，犹如是他的家一般。左右邻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就是李壮回来，也略有所闻，不过拿不着凭据。有一回，李壮有个本家，也到新加坡去，见了李壮，说起这件事，说的千真万真，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李壮听了，忿火中烧，便想了一个计策，买了一对快刀，两把是一式无异的，便附了船回家。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飞檐走壁的工夫是很熟的。从

前因为犯了案，官府要捉他，才逃走到新加坡，改业经商，居然多了几个钱；后来事情搁冷了，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他此番回到家乡，先不到家，在外面捱到天黑，方才掩了回去；又不进门，先耸身上屋，在天窗上望下一看，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犹如夫妻一般。他此时若跳了下去，一刀一个，只怕也杀了。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杀他不动；二来就是杀了，也要到官报杀奸，受了讼累，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已预定下计策。

“此时看得真切，且不下去，跳至墙外，走到夏作人家里，逾墙而入，掩到他书房里，把所买的一对刀，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方才出来，一径回家去打门。里面问是那个，李壮答应一声。那婆娘认得声音，未免慌了，先把奸夫安顿，藏在床背后，方才出来开门。李壮不动声色的道：‘今天船到得晚了，寻到这个时候才到家，晚饭也不曾吃。’他婆娘听了，便去弄饭。一面又问他为甚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便突然回来。李壮道：‘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所以不及给信。’婆娘到厨下去了，很不放心，恐防李壮到房里去，看见了奸夫。幸得李壮并不进去，此时七月天气，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一会儿饭好了，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端了一壶家藏旧酒，又摆了两分杯箸。李壮道：‘怎么只摆两分？再添一分来。’婆娘道：‘我们只有两个人，为甚要三分？’李壮笑道：‘你何必瞒我！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这一句话，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做声不得。李壮又道：‘这个怕甚么！有甚么要紧！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计较的。快请夏老爷出来，虽然家常便饭，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那夏作人躲在里面，本来也有三分害怕，仗着自己气力大，预备打倒了李壮，还可以脱身；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越发胆壮得意，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还要这等相待。于是昂然而出。及至见了面，不知不觉的，也带了三分

羞惭。倒是李壮坦然无事，一见了面，便道：‘夏老爷，违教许久了。舍下一向多承照应，实在感激！’夏作人连道：“不敢，不敢！’李壮便让坐吃酒。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李壮正色道：‘你何必如此！我终年出门在外，家中没人照应，本不是事，就是我在外头，也不放心；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是最好的了。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也是乏味的。’又对夏作人道：‘夏老爷，你说是不是呢。难得你老人家赏脸，不然，这一乡里面，夏老爷要看中谁，谁敢道个不字呢！’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李壮又殷勤劝酒。那婆娘暗想：‘这个乌龟，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连连吃酒。李壮又道：‘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若像我这样，夏老爷，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婆娘接口道：‘天下那里有你这样好人！’李壮笑道：‘我也并不是好人；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不算犯法的，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这么一想，心就平了。’夏作人点头道：‘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说话间，酒已多了。

“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便叫婆娘盛饭，匆匆吃过，婆娘收拾开去。夏作人道：‘李哥，我要先走了。你初回来，我理当让你。’李壮道：‘且慢！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夏作人道：‘甚么东西？’李壮道：‘这件事，我便不计较，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人家说：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祖宗做鬼也哭的；除非把奸夫捉住，剪了他的辫子，在祖宗跟前，烧香禀告过，已经捉获奸夫，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夏老爷跟前，我不敢动粗，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借给我供一供祖宗。’夏作人愕然道：‘这个如何使得！’李壮忽然翻转了脸，飕的一声，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指着夏作人道：‘你偷了我老婆，我一点不计较，还是酒饭相待，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你可不要怪我，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要

待不肯时，此时酒后力乏，恐怕闹他不过；况且他洋枪在手，只要把机簧一扳，就不是好玩的了。只得连连说道：‘给你，给你！只求你剪剩二三寸，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不然，怎样见人呢。’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向裤带上道：‘这个自然。难道好齐根剪下么。方才卤莽，夏老爷莫怪。’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走向夏作人身后，提起辫子。夏作人道：‘稍为留长一点。’李壮道：‘这个自然。’嘴里便这样说，手里早飕的一声，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夏作人觉着，已经来不及了，只得怏怏而去，幸喜时在黑夜，无人看见，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

“李壮等他去后，便打开一个皮包，叫那婆娘道：‘你来看，这是甚么东西？’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他飕的一声，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对准喉咙，尽力一刺。那婆娘只喊得一声‘嗳’，那‘呀’字还不曾喊出来，便往前倒了下去。李壮又在他左手上、左肋上，搠了几刀，那婆娘便一缕淫魂，望鬼门关去了。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把剪下来的一头，给他握在手里。才断气的时候，手足还未全僵，李壮代他握了头发；又拿刀搠了他握发的手两刀；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等他冻僵了才放。安置停当，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已是三更多天了。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走了出来，把门反掩了，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胡乱歇了一夜。

“到天明起来，提了皮包，仍然走回家里。昨夜他回来时，是在黑夜，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却又起来极早，才破天亮，便家家都起来了，赶集的，耕田的，放牛的，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大家都看见他了。都拱手招呼，说：‘李大哥回来了，几时到的？我们都惦记你呢。新加坡生意可好？你发财啊。’李壮道：‘今天一早到的，承记挂，多谢！我托福还好！’如此一路招呼到家，一村的人，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到得门前，那左右邻居，也是一般的招呼，却是捏了一把汗，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今番只怕要撞

破了！看着他举手，轻轻叩了两下门，不见答应；又叩了两三下，仍然没人答应。李壮道：‘怎么这个时候，还不起来呢？’用力打了一下，那门呀的一声开了，原来是虚掩着的。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道：‘唔！’一面走了进去。不一会，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不好了！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众人听说，老大吃了一惊，都纷纷进去。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条辫子，鲜血满地，身上伤了七八刀。个个都称奇道怪。一面先惊动了地保，先去报官。李壮一面奔到公局，求众绅士作主。这天众绅士都到了，单少了个夏作人。众绅听见说地方出了命案，便叫人去请他。一会回来说，夏老爷有点感冒，不能出来。李壮道：‘我是今天才回来的，平空遇了这件事，不得主意。向来地方上有事，都是夏老爷做主的，偏偏他又病了；他既然是感冒避风，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他府上，求个主意的了。’众人见是人命大事，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说是在上房睡了，不能起来。众人道：‘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夏老爷不能起来，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说罢，也不等传报，一齐踱了进去。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盖上一床夹被窝，脸向外躺着。众人告诉这件事，他这一吓，非同小可，脸色登时大变起来，嘴里装着哼哼之声，没有半句说话，却拿双眼看着李壮。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夏老爷是甚么病？可有点发烧？’说罢，伸手在他额上去摸，故意摸到脑后，说一声‘嗳呀’！回头对众人道：‘我的死女人，手里握了一条辫子，此刻夏老爷的辫子是齐根没了的，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众人听说，吃了一惊，一拥上前去看。李壮不顾众人，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说夏作人杀人。

“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正要去验尸，问了李壮口供，便带了仵作，出城下乡相验。官看了这个情形，明明是拒奸被杀，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验过之后，叫取下辫子带回去，顺路去拜夏绅士。投帖进去，回出来说挡驾。官怒道：‘有人告了他在案，我不传他，亲来拜他，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莫

非是情虚么!'说着，不等请，便自下轿进来。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时常往来，所以他家里的路，官也走熟的了，不用引导，便到书房坐下。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所以要亲来察看的，如何肯空回去。夏作人没法，又不曾装好假辫子，只得把老婆的髭子打了一条假辫，装在凉帽箍里面；匆忙之间，又没有辫缏子，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换上衣冠，出来相见。因为有了亏心的事，脸色未免一阵红、一阵白，知县已是疑心。相见过后，分宾坐定。官有心要体察他，便说道：'天气热得很，我们何妨升冠谈谈。'说着，自己先除了帽子。夏作人忙说'不必'，脸上的汗，却直流下来。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把烟窝掉在地下，低头去拾；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不觉失惊道：'这个刀是杀人的啊!'夏作人方在那里说'不必不必'，忽听了这句话，猛然吃了一惊道：'那里有甚么刀?'小跟班道：'炕底下的不是么。'说着，走进弯腰伸手拾了起来。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一看见了，吓得魂不附体，汗如雨下，不觉战抖起来，说道：'这……这……这是谁……谁放在这里的? 这……这……这不是我的啊!'这个时候，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把他辫子捏了一捏，觉得油腻腻的；因回道：'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知县顿时翻了脸，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这把凶刀也带了去。说着，先出来上轿去了。

"回到衙门，把凶刀和尸格一对，竟是一丝不走的。不由分说，先交代按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便坐堂提审。夏作人供道，'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只说得这一句，官喝住了，喝叫先打五十嘴巴。打完了，才说道：'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你开口便诬蔑他，这还了得! 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又喝再打五十。打完了，又道：'你犯了法，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你还称甚么职员! 有甚么话，你讲!'夏作人道：'小人和这已死妇人，委实一向有奸的。'官大怒道：'你还要诬蔑好人!'喝再打一百嘴巴。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牙

血直流。又供道：‘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青天大老爷冤枉！’官怒道：‘你不杀他，你的辫子，怎么给他死握着？’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一说着，便不问情由，先打嘴巴，竟是无从叙起。又一时心慌意乱，不得主意，只含糊辩道：‘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验得颜色粗细，与及断处痕迹，一一相符。从此便是跪铁链、上夹棍、背板凳、天平架，没有一样不曾尝过，熬不过痛苦，只得招了个‘强奸不遂，一时性起，把妇人杀死；辫发被妇人扭住，不能摆脱，割辫而逃’。于是详上去，定了个斩决。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他又敬那婆娘节烈，定了案之后，他写了‘节烈可风’四个字，做了匾，送给李壮悬挂；又办了祭品，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更兼动了公事，申请大宪，和那婆娘奏请旌表，乞恩准其建坊。今天斩决公文到了，只怕那请旌的公事，也快回来了。”正是：世事何须问真假，内容强半是糊涂。未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七回　充苦力乡人得奇遇　发狂怒老父责顽儿

理之述完了这件事，我从头仔细一想，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因问道："他这种的秘密布置，外头人那里知得这么详细呢？"何理之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何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就是李壮的胞叔，他们叔侄之间，等定过案之后，自然说起，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时候，理之散去。

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便到香港去办事，也耽搁了十多天。一天，走到上环大街，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十分热闹。路上行人，都啧啧称羡，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我虽然懂得广东话，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这"淘古井"是甚么，听了十分纳闷。后来问了旁人，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如妓女、寡妇之类——做老婆，却带着银钱来的，叫做"淘古井"。知道这件事里面，一定有甚么新闻，再三打听，却又被我查着了。

原来花县地方，有一个乡下人，姓恽，名叫阿来，年纪二十多岁，一向在家耕田度日；和他老子两个，都是当佃户的。有一天，被他老子骂了两句，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来到香港，当苦力度日（这"苦力"两个字，本来是一句外国话 Coolie，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广东人依着外国音，这么叫叫，日子久了，便成了一个名词，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

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一天，公司船到了，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代人搬运行李，好赚几文工钱。到了码头，看见一个咸水妹（看官先要明白了"咸水妹"这句名词，是指的甚么人。香港初开埠的时候，外国人渐渐来的多了，要寻个妓女也没有。为甚么呢？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那时大家都未曾

看惯，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蓝眼睛珠子，没有一个不害怕的，那些妇女谁敢近他；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先看惯了，言语也慢慢的通了，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香港是一个海岛，海水是咸的，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所以叫他做“咸水妹”。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这个“妹”字是广东俗话，女子未曾出嫁之称，又可作婢女解。现在有许多人，凡是广东妓女，都叫他做“咸水妹”，那就差得远了）。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跨上舢舨，摇到岸边，恰好碰见恽来，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问他这里那一家客栈最好，你和我扛了送去，我跟着你走。恽来答应了，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领着那咸水妹走。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路上车马交驰，一辆马车，在恽来身后飞驰而来，几乎马头碰到身上；恽来急忙一闪，那边又来了一辆，又闪到路旁。回头一看，不见了那咸水妹，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还不见到。他心中暗想：这里面不知是甚么东西。他是从外国回来的，除了这两个皮包，别无行李，倘然失了，便是一无所有的了，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这便怎么处呢。想了半天，还不见来，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旅香港粤人，称巡捕房为大馆），一径走到写字间，要报明存放，等失主来领。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形色十分张惶；一见了恽来，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一迭连声说：“你真是好人！……”巡捕头问恽来来做甚么。那恽来表明他不见了物主，送来存放待领的话。巡捕头对咸水妹道：“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

于是两个人出了大馆，寻到了客栈，拣定了房间。咸水妹问道：“你这送一送，要多少工钱？有定例的么？”恽来道：“没有甚么定例。码头上送到这里，约莫是两毫子左右（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此刻多走一次大馆，随你多给我几文罢。”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他拿了，说一声“承惠”（承惠二字是广东话，义自

明）便要走。咸水妹笑道："你回来。这两个皮包，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我走失了，你不拿了我的去，还送到大馆待领，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你也太老实了。"说罢，在一个小皮夹里，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恽来欢喜的了不得，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只听见人说金仔（粤人呼金元为金仔），却还没有见过。总想积起钱来，买他一个玩玩，不料今日一得五个。因说道："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我住的地方人杂得很，恐怕失了，你有心给我，请你代我存着罢。"咸水妹道："也好。你住在那里？"恽来道："我住在苦力馆（小工总会也，粤言）。每天两毫子租钱，已经欠了三天租了。"咸水妹又在衣袋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恽来道："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这个不要了。"咸水妹道："你只管拿了去。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到我这里来，和我买点东西罢。"恽来答应着去了。

次日，他果然一早就来了。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拿出两元洋钱，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方问他："汇丰在那里？你领我去。"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在路上，咸水妹又拿些金元，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一路到了汇丰，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交到柜上，说了两句话，便带了他一同出来，回到客栈。因对他说道："我住在客栈里，不甚便当。你没有事，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找着了，我就要搬了。"又给他几元银道："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身上穿的太脏不得了。"恽来答应着，便出去找房子。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那里冷静，那里热闹，那里是铺户多，那里是人家多，一一都知道的了。出来买了衣服，便去寻找房子，绕了几个圈子，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又走了一趟，看了有三四处，到三点钟时候，便回到客栈。劈面遇见咸水妹，从栈里出来。恽来道："房子找了三四处，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咸水妹道："我此刻要到汇丰去，没有工夫。"说着，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交给他道："你开了门，在房里等着罢。"说罢，去了。恽来开门进房，趁着

此时没有人，便把衣裤换了。桌上放着一面屏镜，自己弯下腰来一照，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天下那里有这便宜事！此刻我身上的东西，都是他的了。不过代他扛送了一回东西，便赚了这许多钱。想着，又锁了房门，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晾了，方才下来。恰好咸水妹回来了，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恽来连忙开了门，把铁柜安放妥当。送来的人去了。咸水妹开了铁柜，把小皮包放进去；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也放了进去；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检了一检，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方才锁起来。

恽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咸水妹笑道："你带在身边用罢。我也性急得很，要搬出去，我们就去看看罢。"于是一同出来，去看定了一处，是三层楼上，一间楼面。讲定了租钱，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指定地方，叫他隔作两间，前间大些，后间小些，都要装上洋锁；价钱大点都不要紧，明天一天之内，定要完工的。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能多赚两文，自然没有不肯的了。讲定之后，二人仍回到客栈里。

恽来看见没事，便要回去。咸水妹道："你去把铺盖拿了来，叫栈里开一个房，住一夜罢。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我每月给还你工钱，不比做苦力轻松些么。"恽来暗想我是甚么运气，碰了这么个好人。因说道："我本来没有铺盖，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咸水妹道："那么你就不要去了。"一会，茶房开了饭来，咸水妹叫多开一客，一会添了来，咸水妹叫恽来同吃。恽来道："那不行，你吃完了我再吃。"咸水妹道："这有甚么要紧。我请你来帮忙，就和请个伙计一般，并不当你是个下人。"恽来只得坐下同吃，却只觉着坐立不安。

吃过了晚饭，已是上灯时候。咸水妹想了一想，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拣了一张美国红毡，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恽来

莫名其妙，只答应好。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买了两张。又拣了一床龙须席，问恽来好不好。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咸水妹也买了。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方才回栈。对恽来道："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你拿这个去用罢。你跑了一天，辛苦了，早点去睡。"恽来大惊道："这几件东西，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怎么拿来给我！我没有这种福气！只怕用了一夜，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咸水妹笑道："我给了你，便是你的福气，不要紧的，你拿去用罢。"恽来推托再三，无奈只得受了。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把东西放好；恐怕自己身上脏，把东西都盖脏了，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洗了个澡，方才回房安睡。一夜睡的龙须席，盖的金山毡，只喜得个心痒难挠，算是享尽了平生未有之福。

酣然一觉，便到天亮。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及一切动用家私，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我饭后就要搬来的。"恽来答应去了。到了午饭时候，便回栈吃饭。吃过饭，便算清房饭钱，叫人来搬东西。恽来道："只要叫一个人来，我帮着便抬去了，只有这铁箱子重些。"咸水妹道："我请你帮忙，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你以后不要如此。"于是另外叫了苦力，搬了过去。那三四个木匠，还在那里砰砰訇訇的做工，直到下午，方才完竣。两个人收拾好了，一一陈设起来。把恽来安置在后间，睡的还是一张小小铁床。又到近处包饭人家，说定了包饭。

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一连几个月，居然"养尊处优"的，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始终不涉于邪，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似的。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门上配了两个钥匙，一人带了一个，出入无碍的。

一天，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问道："老恽，你好啊！几个月没看见，怎么这样光鲜了？那里发的财？"恽来终是个老实人，人家一问，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那人一棱道："你和他有那回事么？"恽来愕然道："是

那一回事?”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便不和他多说，只道：“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铁栏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粤言钞票也），好歹捞他几张，逃回乡下去，还不发财么，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做他的西崽?”恽来听了，心中一动，默默无言，各自分散。回到屋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看看桌上小钟，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翻出了铁柜钥匙，开了柜门，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恽来心中暴暴乱跳，取了两卷；还想再取，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害得他没得用。又怕他回来碰见，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忙忙出来，把房门顺手一带；喜得房门是装了弹簧锁的，一碰便锁上了。恽来急急走了出来，径登轮船，竟回省城去了。

回到省城，又附了乡下渡船（犹江南之航船也），回到花县。到了家，见了他老子，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他老子名叫阿亨，因他年纪老了，人家都叫他老亨。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拿起一卷，打开一看，大惊道：“这是银纸啊！我还是前年才见过，我欢喜他，凑了一元银，买了一张藏着，永远舍不得用。你那里来这许多?莫非你在外面做了强盗么？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恽来是老实到极的人，便把上项事一一说出。老亨不听犹可，听了之时，顿时三尸乱暴，七窍生烟，飞起脚来，就是一脚，接连就是两个嘴巴。大骂：“你这畜生！不安分在家耕田，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回来辱没祖宗！还不给我去死了!”说着，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恽来知道自己的错，不敢动，也不敢则声。老亨气过一阵，想了个主意，取了一根又粗又大、拴牛的麻绳来，把儿子反绑了，手提了一根桑木棍，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押着下船。在路上饭也不许他吃。到了省城，换坐轮船，到了香港，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

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知是恽来所为，心中正自纳闷。过了一天，忽见一个老头子，绑着他押了来，心中正在不

解。看那老头子，又不是公差打扮。正要开言相问，老亨先自陈了来历，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取出银纸，一一点交，然后说道："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听凭阿姑（粤人面称妓者为阿姑）怎样发落，打死他，淹死他，杀他，剐他，我都不管了！"说着，举起桑木棍，对准恽来头上尽力打去。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双手接住。只听得"嗳呀"一声。正是：双手高擎方挞子，一声娇啭忽惊人。不知嗳呀的是谁，打痛了那里，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八回　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

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他当着盛怒之下，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震伤了虎口，不觉喊了一声“嗳呀”。一面夺过了桑木棍，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又去松了恽来的绑。方才说道：“这点小事，何必动了真气！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我还有说话商量呢。”这恽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便说道：“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阿姑你便饶了他，我可饶他不得！此刻银纸交还了你，请你点一点，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免得人家说起来，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纵容儿子作贼。”说着，又站起来，挥起拳头，打将过去。

咸水妹连忙拦住道：“老爷有话慢慢说。等我说明白了，你就不恼了。”说罢，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从头说了一遍。又道：“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所以十分信他敬他。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必是有人唆弄他的。他虽然做了这个事，到底还是忠厚；若是别人，既然开了我的铁柜，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就是银纸，一起放着的，也有十二三卷，他只拿得两卷，还有多少钻石、宝石、金器、首饰，都在里面，他还丝毫没动。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所以我前天回来，看见铁柜开了，点了点数，只少了五百多元，我心中还自好笑，这个就像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我还耽着心，恐怕他惧罪，不知逃到那里去，就可惜了这个人了。难得老爷也这般忠厚，亲自送了来。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今天索性说明白了：我从十八岁那年，在这里香港做生意，头一个客人就是个美国人，一见

了我就欢喜了，便包了我，一住半年。他得了电报要回去，又和我商量，要带我到美国，情愿多加我包银。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一住七年，不幸他死了。这个人本是个富家，他一心只想娶我，我也未尝不肯嫁他；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恐怕朋友看不起，所以迟迟未果，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所以始终未曾娶亲。他临死的时候，写了遗嘱，把家财分给我二万，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我想有了这点，在美国不算甚么，拿回中国来，是很好的一家人家了，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见他十分老实可靠，他虽然无意，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学了些外国习气，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知道他还没有娶亲，我越发欢喜。然而他家里的人是怎样的，还没有知道，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我意思更加决定了。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

恽老亨听了，心中不觉十分诧异，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娶了他做媳妇，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分家当过来，不知要闹甚么脾气；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岂不讨厌。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咸水妹见他迟疑，便道：“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我便情愿做了侍妾。”恽老亨吐出舌头道：“我们乡下人，还讲纳妾么！”咸水妹道：“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恽老亨还自沉吟。咸水妹道：“老爷不要多心。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怕我仗着这个，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么？我是要终身相靠的，要嫁他，也是我的至诚，怎肯那个样子呢。”恽老亨见他诚恳，便欢喜起来，一口应允。咸水妹见他应允了，更是欢喜。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还是不欢喜的好，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在那里七上八下，自己也不知是何缘故。

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叫他带着老子，先去买一套

光鲜衣裤鞋袜之类，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又叫了裁缝来，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衣裁，去做长衣。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不便，又买了一分铺盖，叫他父子两个，先到客栈里住下，一面另寻房屋。不到两天，寻着了一处，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搬了进去。择了吉日迎娶，一般的鼓乐彩舆，凤冠霞帔，花烛拜堂，成了好事。那女子在美国多年，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到了香港，看见香港卖的价钱，以为有利，便拿出本钱，开了这家洋货店。

我打听得这件事，觉得官场、士类、商家等，都是鬼蜮世界；倒是乡下人当中，有这种忠厚君子，实在可叹。那女子择人而事，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

勾当了几天，便回省城。如此来来去去，不觉过了几个月。有一天，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船到了省河时，却不靠码头，只在当中下了锚，不知是甚么意思。停了一会，来了四五艘舢舨，摇到船边来；二三十个关上扦子手，一拥上船，先把各处舱口守住，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带行李的甚少。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统共不过八九寸长、五六寸高，他们也要开了看看，里面不过是些笔墨帐单之类，也掏了出来翻检一遍；连坐的藤椅，也翻转来看过；甚至客人的身上，也要摸摸。有两起外省人，带了家眷从上海来，在香港上岸，玩了两天，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有二三十件行李，那些扦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闹了个乱七八糟。也有看了之后，还要重新再看的；连那女客带的马桶，也揭开看过；夜壶箱也要开了，把夜壶拿出来看看。忽然又听得外面訇的一声，放了一响洋枪，吓得人人惊疑不定。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那扦子手便拿出手铐，把那人铐住了，派人守了。又搜索了半天，方才一哄出去。

我要到外面看时，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摇手禁止，不得出去。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我便问为了甚么事。买办道："便

是连我也不知道。方才船主进来，问那关上洋人，那洋人回说不便泄漏。正是不知为了甚么事呢。”我道：“已经搜过了，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买办道：“此刻去搜水手、火夫的房呢，大约是恐怕走散了，有搜不到的去处，所以暂时禁止。”我道：“刚才外面为甚么放枪？”买办道：“关上派人守了船边，不准舢舨摇拢来。有一个舢舨，不知死活，硬要摇过来，所以放枪吓他的。”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这个到底为了甚么，何以忽然这般严紧起来。

又等了一大会，扦子手又进来了，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然后叫一众搭客，十个一起的，鱼贯而出。走到船边，还要检搜一遍，方才下了舢舨，每十个人一船，摇到码头上来。码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一个蓝顶花翎，一个晶顶蓝翎的官，相对坐在马鞍上。众人上岸要走，却被两个官喝住。便有兵丁过来，每人检搜了一遍。我皮包里有三四元银，那检搜的兵丁，便拿了两元，往自己袋里一放，方放我走了。走到街上，遇着两个兵勇，各人扛着一枝已经生锈的洋枪，迎面走来。走不多路，又遇了两个。一径走到名利栈，倒遇见了七八对，也有来的，也有往的。

回到栈里，我便问帐房里的李吉人，今天为了甚么事，香港来船，搜得这般严紧，街上又派了兵勇，到底为了甚么事。吉人道：“我也不知道。昨夜二更之后，忽然派了营兵，在城里城外各客栈，挨家搜查起来，说是捉拿反贼。到底是谁人造反，也不得而知。我已经着人进城去打听了。”我只得自回房里去歇息，写了几封信。吃过午饭，再到帐房里问信。那去打听的伙计已经回来了，也打听不出甚么，只说总督、巡抚两个衙门，都剳了重兵，把甬道变了操场，官厅变了营房，还听说昨天晚上，连夜发了十三枝令箭调来的，此刻陆续还有兵来呢。督抚两个衙门，今天都止了辕，只传了臬台去问了一回话，到底也不知商量些甚么。城门也严紧得很，箱笼等东西，只准往外来，不准往里送；

若是要送进去，先要由城门官搜检过才放得进去呢。两县已经出了告示，从今天起，起更便要关闸（街上栅栏，广东谓之闸）。我道："这些都不过是严紧的情形罢了；至于为了甚么事这般严紧，还是毫无头绪。"

正说话时，忽听得门外一声叱喝。回头看时，只见两名勇丁在前开道，跟着一匹马，驮着一个骨瘦如柴，满面烟色，几茎鼠须的人，戴着红顶花翎。我们便站到门口去看，只见后头还有五六匹马，马上的人，也有蓝顶子的，也有晶顶子的。几匹马过去后，便是一大队兵：起先是大旗队；大旗队过去，便有一队扛叉的，扛刀的，扛长矛的；过完这一队，又是一队抬枪；抬枪之后，便是洋枪队。最是这洋枪队好看：也有长杆子林明敦枪的；也有短杆子毛瑟枪的；有拿枪扛在肩膀上的；有提在手里的；有上了枪头刀的；有不曾上枪头刀的。路旁歇了一担西瓜，一个兵便拿枪头刀向一个西瓜戳去，顺手便挑起来；那瓜又重，瓜皮又脆，挑起来时，便破开了，豁剌一声，掉了下来，跌成七八块。那兵嘴里说了一句□□□□。我听他这一句，是合肥人骂人的村话，方知道是淮军。随后来的兵，又学着拿枪头刀去戳。吓得那卖西瓜的挑起来要走，可怜没处好走。我便招手叫他，让他挑到栈里避一避，卖瓜的便踉踉跄跄挑了进来，已经又被他戳破一个了。卖瓜的进来之后，又见一个老婆子，手里拿着一个碗，从隔壁杂货店里出来，颤巍巍的走过去，不期误踩了那跌破的西瓜，仰面一交跌倒，手里那碗便掼了出去打破了；碗里的酱油泼了出来，那一个兵身上穿的号衣，溅着了一点。那兵便出了队，抓住那老婆子要打。那老婆子才爬了起来，就被他抓住了，吓得跪在地下叩头求饶，还合着掌乱拜；又拿自己衣服，代他拭了那污点。旁边又走过几个人，前去排解，说他年纪大了，又不是有心的，求你大量饶了他罢，那个兵方悻悻的胡乱归队去了。这洋枪队过完之后，还有一个押队官，戴着砗磲顶子，骑着马。看他过完之后，我们方进来。大家议论这一队兵，又不知是从甚么地方

调来的了。此时看大众情形，大有人心惶惶的样子。

我想要探听这件事情的底细，在帐房里坐到三点多钟。忽又见街上一对一对往来巡查的兵都没了，换上了街坊团练勇，也是一对一对的往来巡查，手中却是拿的单刀藤牌，腰上插了六响手枪。这些团练勇都是土人，吉人多有认识的，便出去问为甚么调了你们出来，今天到底为了甚么事。团练勇道："连我们也不知道，只听分付查察形迹可疑之人。上半天巡查那些兵，听说调去保护藩库了。"我听了这话，知道是有了强盗的风声；然而何至于如此的张惶，实在不解。只得仍回房里，看一回书，觉得烦热，便到后面露台上去乘凉。

原来这家名利栈，楼上设了一座倒朝的客厅，作为会客之地。厅前面是一个极开辟的露台，正对珠江，十分豁目。我走到外面，先有一个人在那里，手里拿着水烟筒，坐在一把皮马鞍上，是一个同栈住的客人；他也住了有个把月，相见得面也熟了，彼此便点头招呼。我看他那举动，颇似官场中人，便和他谈起今天的事，希冀他知道。那客道："很奇怪！我今天进城上院，走到城门口，那城门官逼着住了轿，把帽盒子打开看过；又要我出了轿，他要验轿里有无夹带，我不肯，他便拿出令箭来，说是制台分付的，没法，只得给他看了，才放进去。到了抚院，又碰了止辕，衙门里剳了许多兵，如临大敌。我问了巡捕，才知道两院昨夜接了一个甚么洋文电报，便登时张惶起来。至于那电报说些甚么，便连签押房的家人也不知道。"

正说话时，有客来拜他，他就在客厅里会客。我仍在露台上乘凉。听见他和那客谈的也是这件事，只是听不甚清楚。谈了一会，他的客去了。便出来对我说道："这件事了不得！刚才我敝友来说起，他知道详细。那封洋文电报，说的是有人私从香港运了军火过来，要谋为不轨；已经挖成了隧道，直达万寿宫底下，装满了炸药，等万寿那天，阖城官员聚会拜牌时，便要施放。此刻城里这个风声传开来了，万寿宫就近的一带居民铺户，胆小的

都纷纷搬走了。两院的内眷，都已避到泮塘（地名）一个乡绅人家去了。”我吃了一惊道：“明天就是二十六了，这还了得!”那客道：“明天行礼，已经改在制台衙门了。”正是：如火如荼，军容何盛；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未知这件事闹得起来与否，且待下回再记。

第五十九回　千儿子贪得被拐出洋　戈什哈神通能撤人任

我听那同栈寓客的话，心中也十分疑虑，万一明日出起事来，岂不是一番扰乱。早知如此，何不在香港多住两天呢；此刻如果再回香港去，又未免太张惶了。一个人回到房里，闷闷不乐。

到了傍晚时候，忽听得房外有搬运东西的声音，这本来是客栈里的常事，也不在意。忽又听得一个人道："你也走么？"一个应道："暂时避一避再说。好在香港一夜就到了，打听着没事再来。"我听了，知道居然有人走避的了。便到帐房里去打听打听，还有甚么消息。吉人一见了我，就道："你走么？要走就要快点下船了，再迟一刻，只怕船上站也没处站了。"我道："何以挤到如此？"吉人道："而且今天还特为多开一艘船呢。孖舲艇（广东小快船）码头的孖舲艇都叫空了。"我道："这又到那里去的？"吉人道："这都是到四乡去的了。"我道："要走，就要到香港、澳门去。这件事要是闹大了，只怕四乡也不见得安静；若是一哄而散的，这里离万寿宫很远，又有一城之隔，只怕还不要紧。而且我撤开的事情在外面，走了也不是事。我这回来，本打算料理一料理，就要到上海去的了，所以我打算不走了。"吉人点头无语。

我又到门口闲望一回，只见团练勇巡的更紧了。忽然一个人，扛着一扇牌，牌上贴了一张四言有韵告示，手里敲着锣，嘴里喊道："走路各人听啊！今天早点回家。县大老爷出了告示，今天断黑关闸，没有公事，不准私开的啊！"这个人想是个地保了。

看了一会，仍旧回房。虽说是定了主意不走，然而总不免有点耽心。幸喜我所办的事，都在城外的，还可以稍为宽慰。又想

到明日既然在督署行礼，或者那强徒得了信息，罢了手不放那炸药，也未可知。既而又想到，他既然预备了，怎肯白白放过，虽然众官不在那里，他也可以借此起事。终夜耽着这个心，竟夜不曾合眼。听着街上打过五更，一会儿天窗上透出白色来，天色已经黎明了。便起来走到露台上，一来乘凉，二来听听声息。过了一会，太阳出来了，却还绝无消息。这一天大家都是惊疑不定，草木皆兵；迨及到了晚上，仍然毫无动静。一连过了三天，竟是没有这件事，那巡查的就慢慢疏了；再过两天，督抚衙门的防守兵也撤退了，算是解严了。这两天我的事也料理妥贴，打算走了。

一天正在客厅闲坐，同栈的那客也走了来道："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我们可以走了。"我问道："这话怎讲?"他道："今天杀了二十多人，你还不知道么?"我惊道："是甚么案子?"他道："就是为的前两天的谣言了。也不知在那里抓住了这些人，没有一点证据，就这么杀了。有人上了条陈，叫他们雇人把万寿宫的地挖开，查看那隧道通到那里，这案便可以有了头绪了。你想这不是极容易、极应该的么？他们却又一定不肯这么办。你想照这样情形看去，这挖成隧道，谋为不轨的话，岂不是他们以意为之，拟议之词么。此刻他们还自诩为弭巨患于无形呢。"说罢，喟然长叹。我和他谈论了一回，便各自走开。

恰好何理之走来，我问可是广利到了。理之道："不是。我回乡下去了一个多月，这回要附富顺到上海。"我问富顺几时走。理之道："到了好几天了，说是今天走，大约还要明天，此刻还上货呢。"我道："既如此，代我写一张船票罢。"理之道："怎么便回去了？几时再来?"我道："这个一年半载说不定的；走动了，总要常来。"理之便去预备船票，定了地方。到了明天，发行李下船。下午时展轮出口。到了香港，便下锚停泊。这一停泊，总要耽搁一天多才启轮，我便上岸去走一趟，买点零碎东西。

广东用的银元，是每经一个人的手，便打上一个硬印的；硬印打多了，便成了一块烂板，甚至碎成数片，除了广东、福建，没处行用的。此时我要回上海，这些烂板银，早在广州贴水换了光板银元。此时在香港买东西，讲好了价钱，便取出一元光板银元给他。那店伙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掼了又掼，说道："换一元罢。"我换给他一元，他仍然看个不了，掼个不了，又对我看看。我倒不懂起来，难道我贴了水换来的，倒是铜银。便把小皮夹里十几元一起拿出来道："你拣一元罢。"那店伙又看看我，倒不另拣，就那么收了。再到一家买东西，亦复如此。买完了，又走了几处有往来的人家，方才回船上去。

停泊了一夜，次日便开行。在船上没事，便和理之谈天，谈起我昨天买东西，那店伙看银元的光景。理之笑道："光板和烂板比较，要伸三分多银子的水；你用出去，不和他讨补水，他那得不疑心你用铜银呢。"我听了方才恍然大悟。然而那些香港人，也未免太不张眼睛了。我连年和继之办事经营，虽说是趸来趸去，也是一般的做买卖，何尝这样小器来。

于是和理之谈谈香港的风气，我谈起那咸水妹嫁乡下人的事。理之道："这个是喜出意外的；我此次回家，住了一个多月，却看见一件祸出意外的事。"我问甚么祸出意外。理之道："我家里隔壁一家人家，有两间房子空着，便贴了一张'馀屋召租'的条子。不多几天，来了一个老婆子，租来住了，起居动用，像是很宽裕的；然而只有一个人，用了一个仆妇。住了两个月，便与那女房东相好起来。他自己说是在新加坡开甚么行栈的，丈夫没了，又没有儿子，此刻回来，要在同族中过继一个儿子；谁知回来一查，族中的子侄，竟没有一个成器的，自己身后，正不知倚靠谁人。说着，便不胜凄惶，以后便常常说起。新加坡也常常有信来，有银子汇来；来了信，他便央男房东念给他听。以后更形相熟了。房东本有三个儿子，那第二个已经十七八岁了。那老婆子常常说他好：'我有了这么个儿子就好了！'那女房东便说：

‘你欢喜他，何不收他做个干儿子呢?’那老婆子不胜欢喜，便看了黄道吉日，拜干娘。到了这天，他还慎重其事的，置酒庆贺。干娘干儿子，叫得十分亲热。他又说要替干儿子娶亲了，一切费用，他都一力担任。那房东也乐得依他。于是就张罗起来，便有许多媒人来送庚帖说亲。说定了，便忙着拣日子行聘迎娶，十分热闹。待媳妇也十分和气。又替媳妇用了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房东见他这等相待，便说是亲生儿子，也不过这样了。老婆子道：‘我们没有儿子的人，干儿子就和亲生的一般。我今年五十多岁，没有几年的人了，只要他将来肯当我亲娘一般，送我的终，我的一分家当便传授给他，也不去族中过继甚么儿子了。’女房东一想，他是个开行栈的人，家当至少也有几万，如何不乐从。便叫了儿子来，说知此事，儿子自然也乐得应允。老婆子更是欢喜，就在那里天天望孙了。偏偏这媳妇娶了来差不多一年，还没有喜信。老婆子就天天求神拜佛，请医生调理身子。过了几个月，依然没有信息。老婆子急不能待，便要和干儿子纳妾。叫了媒婆来说知，看了几家鸦头和贫家女儿；看对了，便娶了一个过来。一样的和他用一个年轻梳头老妈子。刚娶了没有几天，忽然新加坡来了一封电报，说有一单货到期要出，恰好行里所有存款，都支发了出去；放在外面的，一时又收不回来；银行的一个存折，被女东带了回粤，务祈从速寄来云云。老婆子央房东翻出来，念了一遍，便道：‘你看，我不在那里，便一点主意都没了。自己的款项虽然支发出去，又何妨在别处调动呢。我们几十年的老行号，还怕没人相信么。’说着，闷闷不乐。又道：‘这个存折怎好便轻易寄去，倘或寄失了，那还了得么!’商量了半天道：‘不如我自己回去一趟罢。我还想带了干儿子同去。他此刻是小东家了，叫他去看看，也历练点见识，出来经历过一两年，自己就好当事了。’房东一心以为儿子承受了这分大家当，有甚么不肯之理。他见房东应允了，自是不胜欢喜。于是带了一个干儿子、两房干媳妇、两个梳头老妈子，一同到新加坡去了。这是去

年的事。我这回到家里去，那房东接了他儿子来信了。你晓得他在新加坡开的是甚么行号？原来开的是娼寮。那老婆子便是鸨妇。一到了新加坡，他便翻转了面皮，把干儿子关在一间暗室里面。把两房干媳妇和两个梳头老妈子，都改上名字，要他们当娼；倘若不从，他家里有的是皮鞭烙铁，便要请你尝这个滋味。可怜这四个好人家女子，从此便跳落火坑了。那个干儿子呢，被他幽禁了两个月，便把他‘卖猪仔（读若崽）’到吉冷去了。卖了猪仔到那边做工，那边管得极为苛虐，一步都不能乱走的，这位先生能够设法寄一封信回来，算是他天大的本领了。”

我道：“卖猪仔之说，我也常有得听见，但不知是怎么个情形。说的那么苦，谁还去呢？”理之道：“卖猪仔其实并不是卖断了，就是那招工馆代外国人招的工，招去做工，不过订定了几年合同，合同满了，就可以回来。外国人本来招去做工，也未必一定要怎么苛待；后来偶然苛待了一两次，我们中国政府也不过问。那没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不要说了；就是设有中国领事的地方，中国人被人苛虐了，那领事就和不见不闻，与他绝不相干的一般。外国人从此知道中国人不护卫自己百姓的，便一天苛似一天起来了。”我道：“那苛虐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呢？”理之道：“这个我也不仔细，大约各处的办法不同。听说南洋那边有一个软办法：他招工的时候，恐怕人家不去，把工钱定得极优。他却在工场旁边，设了许多妓馆、赌馆、酒馆、烟馆之类，无非是销耗钱财的所在。做工的进了工场，合同未满，本来不能出工场一步的，惟有这个地方，他准你到。若是一无嗜好的，就不必说了；倘使有了一门嗜好，任从你工钱怎么优，也都被他赚了回去，依然两手空空。他又肯借给你，等你十年八年的合同满了，总要亏空他几年工钱，脱身不得，只得又联几年合同下去。你想这个人这一辈子还可以望有回来的一天么？还不和卖了给他一样么？因此广东人起他一个名字，叫他卖猪仔。”说话之间，船上买办打发人来招呼理之去有事，便各自走开。

一路无事。到了上海便登岸，搬行李到字号里去。德泉接着道："辛苦了！何以到此时才来？继之半个月前，就说你要到了呢。"我道："继之到上海来过么？"德泉道："没有来过，只怕也会来走一趟呢。有信在这里，你看了就知道了。"说着，检出一封信来道："半个月前就寄来的，说是不必寄给你，你就要到上海的了。"我拆开一看，吃了一惊，原来继之得了个撤任调省的处分，不知为了甚么事，此时不知交卸了没有。连忙打了个电报去问。直到次日午间，才接了个回电。一看电码的末末了一个字，不是继之的名字。继之向来通电给我，只押一个"吴"字，这吴字的码，是〇七〇二，这是我看惯了，一望而知的；这回的码，却是个六六一五，因先翻出来一看，是个"述"字，知道是述农复的了。逐字翻好，是"继昨已回省。述。"六个字。

我得了这个电，便即晚动身，回到南京，与继之相见。却喜得家中人人康健。继之又新生了一个儿子，不免去见老太太，先和干娘道喜。老太太一见了我，便欢喜的了不得，忙叫奶娘抱撤儿出来见叔叔。我接过一看，小孩子生得血红的脸儿，十分胖壮。因赞了两句，交还奶娘道："已经有了名儿了，干娘叫他甚么，我还没有听清楚。是几时生的？大嫂身子可好？"老太太道："他娘身子坏得很，继之也为了他赶回来的。此刻交代还没有算清，只留下文师爷在那边。这小孩子还有三天就满月了。他出世那一天，恰好挂出撤任的牌来，所以继之给他个名字叫撤儿。"我道："大哥虽然撤了任，却还得常在干娘跟前，又抱了孙子，还该喜欢才是。"老太太道："可不是么。我也说继之丢了一个印把子，得了个儿子，只好算秤钩儿打钉，——扯直罢了。"我笑道："印把子甚么希奇，交了出去，乐得清净些；还是儿子好。"说罢，辞了出来，仍到书房和继之说话，问起撤任缘由，未免道恼。继之道："这有甚么可恼。得失之间，我看得极淡的。"于是把撤任情由，对我说了。

原来今年是大阅年期，这位制军代天巡狩。到了扬州，江、

甘两县自然照例办差。扬州两首县，是著名的“甜江都、苦甘泉”。然而州县官应酬上司，与及衙门里的一切开销，都有个老例，有一本老帐簿的。新任接印时，便由新帐房向旧帐房要了来：也有讲交情要来的，也有出钱买来的。这回帅节到了扬州，述农查了老例，去开销一切。谁知那戈什哈嫌钱少，退了回来。述农也不和继之商量，在例外再加丰了点再送去。谁知他依然不受。述农只得和继之商量；还没有商量定，那戈什哈竟然亲自到县里来，说非五百两银子不受。继之恼了，便一文不送，由他去。那戈什哈见诈不着，并且连照例的都没了。那位大帅向来是听他们说话的，他倘去说继之坏话，撤他的任倒也罢了，谁知后来打听得那戈什哈并未说坏话。正是：不必蜚言腾毁谤，敢将直道拨雷霆。那戈什哈不是说继之坏话，不知说的是甚么话，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回　谈官况令尹弃官　乱著书遗名被骂

那戈什哈，他不是说继之的坏话，难道他倒说继之的好话不成？那有这个道理！他说的话，说得太爽快了，所以我听了，就很以为奇怪。你猜他说甚么来？他简直的对那大帅说："江都这个缺很不坏。沐恩等向吴令借五百银子，他居然回绝了，求大帅作主。"这种话你说奇不奇？那大帅听了，又是奇怪，他不责罚那戈什哈倒也罢了，却又登时大怒起来，说："我身边这几个人，是跟着我出生入死过来的，好容易有了今天。他们一个一个都有缺的，都不去到任，都情愿仍旧跟着我，他们不想两个钱想甚么！区区五百两都不肯应酬，这种糊涂东西还能做官么！"也等不及回省，就写了一封信，专差送给藩台，叫撤了江都吴令的任，还说回省之后要参办呢。

我问继之道："他参办的话，不知可是真的？又拿个甚么考语出参？"继之道："官场中的办事，总是起头一阵风雷火炮，打一个转身就要忘个干净了。至于他一定要怎样我，那出参的考语，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好在参属员的折子上去，总是'着照所请，该部知道'的，从来没有驳过一回。"我道："本来这件事很不公的，怎么保举折子上去，总是交部议奏；至于参折，就不必议奏呢？"继之道："这个未尽然。交部议奏的保折，不过是例案的保举；就是交部，那部里你当他认真的堂官、司员会议起来么？不过交给部办去查一查旧例，看看与旧例符不符罢了。其实这一条就是部中书吏发财的门路。所以得了保举与及补缺，都首先要花部费。那查例案最是混帐的事：你打点得到的，他便引这条例；打点不到，他又引那条例，那里有一定的呢。至于明保、密保的折子上去，也一样不交部议的。"我道："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究竟也要拿着人家的罪案，才有话好说

啊。”继之道：“这又何必。他此刻随便出个考语，说我‘心地糊涂’，或者‘办事颟顸’，或者‘听断不明’，我还到那里同他辩去呢。这个还是改教的局面。他一定要送断了我，就随意加重点，难道我还到京里面告御状，同他辨是非么。”

我道：“提起这个，我又想起来了。每每看见京报，有许多参知县的折子，譬如‘听断不明’的改教，倒也罢了；那‘办事颟顸，心地糊涂’的，既然‘难膺民社’，还要说他‘文理尚优，着以教职归部铨选’，难道儒官就一点事都没得办么？把那心地糊涂的去当学老师，那些秀才们，不都叫他教成了糊涂虫么？”继之道：“照你这样说起来，可驳的地方也不知多少：参一个道员，说他‘品行卑污，着以同知降补’，可见得品行卑污的人，都可以做同知的了；这一位降补同知的先生，更是奉旨品行卑污的了。参一个知县，说他‘行止不端，以县丞降补’；那县丞就是奉了旨行止不端的了。照这样说穿了，官场中办的事，那一并不是可笑的。这个还是字眼上的虚文；还有那办实事的，候选人员到部投供，与及小班子的验看，大约一大半都是请人去代的，将来只怕引见也要闹到用替身的了。”我道：“那些验看王大臣，难道不知道的么？”继之道：“那有不知之理！就和唱戏的一样，不过要唱给别人听，做给别人看罢，肚子里那一个不知道是假的。碰了岔子，那王大臣还帮他忙呢。有一回，一个代人验看，临时忘了所代那人的姓名，报不出来，涨红了脸，棱了半天。一位王爷看见他那样子，一想这件事要闹穿了，事情就大了，便假意着恼道：‘唔！这个某人，怎么那么糊涂！’这明明是告诉他姓名，那个人才报了出来。你想，这不是串通做假的一样么。”

我笑道：“我也要托人代我去投供了。”继之道：“你几时弄了个候选功名？”我道：“我并不要甚么功名，是我家伯代我捐的一个通判。”继之道：“花了多少钱？”我道：“颇不便宜，三千多呢。”继之默然。一会道：“你倒弄了个少爷官，以后我见你，倒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呢。”我道：“怎么叫做少爷官？这倒

不懂。”继之道：“世上那些阔少爷想做官，州县太烦剧，他懒做；再小的，他又不愿意做；要捐道府，未免价钱太贵：所以往往都捐个通判，这通判就成了个少爷官了。这里头他还有个得意之处：这通判是个三府，所以他一个六品官，和四品的知府是平行的，拜会时只拿个晚生帖子；却是比他小了一级的七品县官，是他的下属，见他要上手本，称大老爷、卑职。实缺通判和知县行起公事来，是下札子的，他的署缺又多，上可以署知府、直隶州；下可以署州县。占了这许多便宜，所以那些少爷，便都走了这条路了。其实你既然有了这个功名，很可以办了引见到省，出来候补。”我道：“我舒舒服服的事不干，却去学磕头请安作甚么。”

继之想了一想道：“劝你出来候补是取笑的。你回去把那第几卯，第几名，及部照的号数，一切都抄了来，我和你设法，去请个封典。”我道：“又要花这个冤钱做甚么？”继之道：“因为不必花钱；纵使花，也花不上几个，我才劝你干啊。你拿这个通判底子，加上两级，请一个封典，未尝不可以博老伯母的欢喜。”我道：“要是花得少，未尝不可以弄一个；但不知到那里去弄？”继之道：“就是上海那些办赈捐的，就可以办得到。”我道：“他们何以能便宜，这是甚么讲究？”继之道：“说来话长。向来出资助赈，是可以请奖的。那出一千银子，可以请建坊，是大家都知道的了；其馀不及一千的，也有奖虚衔，也有奖封典，是听随人便的。甚至那捐助的小数，自一元几角起至几十元，那毂不上请奖的，拿了钱出去就完了，谁还管他。可是数目是积少成多的，那一本总册在他那里，收条的存根也在他那里；那办赈捐的人一定兼办捐局，有人拿了钱去捐封典、虚衔，他们拿了那零碎赈捐，凑足了数目，在部办那里打点几个小钱，就给你弄了来，你的钱他可上了腰了。所以他们那里捐虚衔、封典，格外便宜，总可以打个七折。然而已经不好了，你送一百银子去助赈，他不错一点弊都不做，完全一百银子拿去赈饥，他可是在这一百之外，

稳稳的赚了七十了。所以‘善人是富’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毛病，起先人家还不知道，这又是他们做贼心虚弄穿的。有一回，一个当道荐一个人给他，他收了，派这个人管理收捐帐目，每月给他二十两的薪水。这个人已经觉得出于意外了。过得两个月便是中秋节，又送他二百两的节敬。这个人就大疑心起来，以为善堂办赈捐那里用得着如此开销，而且这种钱又往那里去报销。若说他自己掏腰包，又断没有这等事。一定这里面有甚么大弊病，拿这个来堵我的口的，我倒不可不留心查查他，以为他日要挟地步。于是细心静意的查他那帐簿，果然被他查了这个弊病出来，自此外面也渐渐有人知道了。有知道他这毛病的，他们总肯送一个虚衔或者一个封典，这也同贿赂一般，免得你到处同他传扬。前回一个大善士，专诚到扬州去劝捐，做得那种痌瘝在抱，愁眉苦目的样子，真正有‘己饥己溺’的神情，被述农讥诮了两句。他们江苏人最会的是讥诮人，也最会听人家话里的因由；他们两个江苏人碰在一起，自然彼此会意。述农不知弄了他一个甚么；他还要送我的封典，我是早请过的了，不曾要他的。此刻叫述农写一封信去，怕不弄了来，顶多部里的小费由我们认还他罢了。”我道：“这也罢了。等我翻着时，顺便抄了出来就是。”当下，又把广东、香港所办各事大略情形，告诉了继之一遍，方才回到我那边，和母亲、婶娘、姊姊，说点别后的事，又谈点家务事情。在行李里面，取出两本帐簿和我在广东的日记，叫鸦头送去给继之。

过得两天，撤儿满月，开了个汤饼会，宴会了一天，来客倒也不少。再过了十多天，述农算清交代回省，就在继之书房下榻。继之便去上衙门禀知，又请了个回籍措资的假，我和述农都不曾知道；及至明天看了辕门抄，方才晓得。便问为甚事请这个假。继之道：“我又不想回任，又不想求差，只管住在南京做甚么。我打算把家眷搬到上海去住几时，高兴我还想回家乡去一趟。这个措资假，是没有定期的，我永远不销假，就此少陪了，

随便他开了我的缺也罢，参了我的功名也罢。我读书十年，总算上过场，唱过戏了，迟早总有下场的一天，不如趁此走了的干净。”述农道：“做官的人，像继翁这样乐于恬退的，倒很少呢。”继之道：“我倒不是乐于恬退。从小读书，我以为读了书，便甚么事都可以懂得的了。从到省以来，当过几次差事，做了两年实缺，觉得所办的事，都是我不曾经练的，兵、刑、钱、谷，没有一件事不要假手于人；我纵使处处留心，也怕免不了人家的蒙蔽。只有那回分校乡闱试卷，是我在行的。此刻回想起来，那一班取中的人，将来做了官，也是和我一样。老实说一句：只怕他们还不及我想得到这一层呢。我这一番到上海去，上海是个开通的地方，在那里多住几天，也好多知点时事。”述农道：“这么说，继翁倒深悔从前的做官了？”继之道：“这又不然。寒家世代是出来做官的，先人的期望我是如此，所以我也不得不如此还了先人的期望；已经还过了，我就可告无罪了。以后的日子，我就要自己做主了。我们三个，有半年不曾会齐了，从此之后，我无官一身轻，咱们三个痛痛快快的叙他几天。”说着，便叫预备酒菜吃酒。

述农对我道：“是啊。你从前只爱人家谈故事，此刻你走了一次广东，自然经历了不少，也应该说点我们听了。”继之道：“他不说，我已经知道了。他备了一本日记，除记正事之外，把那所见所闻的，都记在上面，很有两件希奇古怪的事情，你看了便知，省他点气，叫他留着说那个未曾记上的罢。”于是把我的日记给述农看。述农看了一半，已经摆上酒菜，三人入席，吃酒谈天。

述农一面看日记，末后指着一句道：“这‘《续客窗闲话》毁于潮人’，是甚么道理？”我道：“不错。这件事本来我要记个详细，还要发几句议论的，因为这天恰好有事，来不及，我便只记了这一句，以后便忘了。我在上海动身的时候，恐怕船上寂寞，没有人谈天，便买了几部小说，预备破闷的。到了广东，住在名

利栈里，隔壁房里住了一个潮州人，他也闷得慌，看见我桌子上堆了些书，便和我借来看。我顺手拿了部《续客窗闲话》给他。谁知倒看出他的气来了。我在房里，忽听见他拍桌子跺脚的一顿大骂。他说的潮州话，我不甚懂，还以为他骂茶房；后来听来听去，只有他一个人的声音，不像骂人。便到他门口望望。他一见了我，便指手画脚的剖说起来。我见他手里拿着一本撕破的书，正是我借给他的。他先打了广州话对我说道：'你的书，被我毁了。买了多少钱，我照价赔还就是。'我说：'赔倒不必。只是你看了这书为何动怒，倒要请教。'他找出一张撕破的，重新拼凑起来给我看。我看时，是一段《乌蛇已癞》的题目。起首两行泛叙的是：'潮州凡幼女皆蕴癞毒，故及笄须有人过癞去，方可婚配。女子年十五六，无论贫富，皆在大门外工作，诱外来浮浪子弟，交住弥月。女之父母，张灯彩，设筵席，会亲友，以明女癞去，可结婚矣'云云。那潮州人便道：'这麻疯是我们广东人有的，我何必讳他；但是他何以诬蔑起我合府人来？不知我们潮州人杀了他合族，还是我们潮州人□了他的祖宗，他造了这个谣言，还要刻起书来，这不要气死人么！'说着，还拿纸笔抄了著书人的名字，——'海盐吴炽昌号芗斥'，——夹在护书里，说要打听这个人，如果还在世，要约了潮州合府的人，去同他评理呢。"述农道："本来著书立说，自己未曾知得清楚的，怎么好胡说，何况这个关乎闺女名节的呢。我做了潮州人，也要恨他。"

我道："因为他这一怒，我倒把那广东麻疯的事情，打听明白了。"述农道："是啊。他那条笔记说的是癞，怎么拉到麻疯上来？"我道："这个是朱子的典故，他注'伯牛有疾'章说：'先儒以为癞也。'据《说文》：'癞，恶疾也。'广东人便引了他做一个麻疯的雅名，"继之扑嗤一声，回过脸来，喷了一地的酒道："麻疯还有雅名呢。"我道："这个不可笑，还有可笑的呢。其实麻疯这个病，外省也未尝没有，我在上海便见过一个；不过外省人不忌，广东人极忌罢了。那忌不忌的缘故，也不可解。大约广

东地土热，犯了这个病要溃烂的，外省不至于溃烂，所以有忌有不忌罢了。广东地方，有犯了这个病的，便是父子也不相认的了，另外造了一个麻疯院，专收养这一班人，防他传染。这个病非但传染，并且传种的；要到了第三代，才看不出来，然而骨子里还是存着病根。这一种人，便要设法过人了。男子自然容易设法；那女子却是掩在野外，勾引行人，不过一两回就过完了，那上当的男子，可是从此要到麻疯院去的了。这个名目，叫做‘卖疯’，却是背着人在外面暗做的，没有彰明昭著在自己家里做的，也不是要经月之久才能过尽，更没有张灯宴客的事，更何至于阖府都如此呢。”

继之棱棱的道：“你说还有可笑的，却说了半天麻疯的掌故，没有可笑的啊。”我道：“可笑的也是麻疯掌故：广东人最信鬼神，也最重始祖，始靴业祀孙膑，木匠祀鲁班，裁缝祀轩辕之类，各处差不多相同的；惟有广东人，那怕没得可祀的，他也要硬找出一个来，这麻疯院当中供奉的却是冉伯牛。”正是：享此千秋奇血食，斯人斯疾尚模糊。未知麻疯院还有甚么掌故，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一回　因赌博入棘闱舞弊　误虚惊制造局班兵

我说了这一句话，以为继之必笑的了；谁知继之不笑，说道："这个附会得岂有此理！麻疯这个毛病，要地土热的地方才有，大约总是湿热相郁成毒，人感受了就成了这个病。冉子是山东人，怎么会害起这个病来。并且癞虽然是个恶疾，然而恶疾焉见得就是麻疯呢？这句注，并且曾经毛西河驳过的。"我道："那一班溃烂得血肉狼籍的，拈香行礼起来，那冉子才是血食呢。"述农皱眉道："在这里吃着喝着，你说这个，怪恶心的。"

我道："广东人的迷信鬼神，有在理的，也有极不在理的。他们医家只止有个华佗；那些华佗庙里，每每在配殿上供了神农氏，这不是无理取闹么。至于张仲景，竟是没有知道的。真是做古人也有幸有不幸。我在江、浙一带，看见水木两作都供的是鲁班，广东的泥水匠却供着个有巢氏，这不是还在理么。"继之摇头道："不在理。有巢氏构木为巢，还应该是木匠的祖师。"我道："最可笑的是那搭棚匠，他们供的不是古人。"述农道："难道供个时人？"我道："供的是个人，倒也罢了；他们供的却是一个蜘蛛，说他们搭棚就和蜘蛛布网一般，所以他们就奉以为师了。这个还说有所取意的。最奇的是剃头匠这一行事业，本来中国没有的，他又不懂得到满洲去查考查考这个事业是谁所创，却供了一个吕洞宾。他还附会着说：有一回，吕洞宾座下的柳仙下凡，到剃头店里去混闹，叫他们剃头；那头发只管随剃随长，足足剃了一整天，还剃不干净。幸得吕洞宾知道了，也摇身一变，变了个凡人模样，把那斩黄龙的飞剑取出来，吹了一口仙气，变了一把剃刀，走来代他剃干净了。柳仙不觉惊奇起来，问你是甚么人，有这等法力。吕洞宾微微一笑，现了原形；柳仙才知道是师傅，连忙也现了原形，脑袋上长了一棵柳树，倒身下拜。师徒

两个，化一阵清风而去。一班剃头匠，方才知道是神仙临凡，连忙焚香叩谢，从此就奉为祖师。”继之笑道：“这才像乡下人讲《封神榜》呢。”述农道：“剃头虽是满洲的制度，然而汉人剃头，有名色的，第一个要算范文程了，何不供了他呢?”继之道：“范文程不过是被剃的，不是主剃的；必要查着当日第一个和汉人剃头的人，那才是剃头祖师呢。”

我道：“这些都是他们各家的私家祖师；还有那公用的，无论甚么店铺，都是供着关神。其实关壮缪并未到过广东，不知广东人何以这般恭维他。还有一层最可笑的：凡姓关的人都要说是原籍山西，是关神之后；其实《三国志》载，‘庞德之子庞会，随邓艾入蜀，灭尽关氏家’，那里还有个后来。”继之道：“这是小说之功。那一部《三国演义》，无论那一种人，都喜欢看的。这部小说却又做得好，却又极推尊他，好像这一部大书都是为他而作的，所以就哄动了天下的人。”我道：“《三国》这部书，不错，是好的；若说是为关壮缪而作，却没有凭据。”继之道：“虽然没有凭据，然而一部书之中，多少人物，除了皇帝之外，没有一个不是提名道姓的，只是叙到他的事，必称之为‘公’，这还不是代一个人作墓碑家传的体裁么。其实讲究敬他忠义，我看岳武穆比他还完全得多，先没有他那种骄矜之气。然而后人的敬武穆不及敬他的多，就因为那一部《岳传》做得不好之故。大约天下愚人居多；愚人不能看深奥的书，见了一部小说，就是金科玉律，说起话来便是有书为证，不是我们看小说是当一件消遣的事。小说能把他们哄动了，他们敬信了，不因不由的，便连上等人也跟着他敬信了，就闹的请加封号，甚么王咧、帝咧，闹这种把戏，其实那古人的魂灵，已经不知散到那里去了。想穿了真是笑得死人!”我道：“此刻还有人议论岳武穆不是的呢。”继之道：“奇了！这个人还有甚批评？倒要请教。”我道：“有人说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况且十二道金牌，他未必不知道是假的，何必就班师回去，以致功败垂成。”继之道：“生在千年以后去议

论古人，也要代古人想想所处的境界。那时候严旨催迫，自有一番必要他班师的话。看他百姓遮留时，出诏示之曰：‘我不得擅留。’可见得他自有必不能留的道理，不过史上没有载上那道诏书罢了。这样批评起古人来，那里不好批评。怪不得近来好些念了两天外国书的，便要讥诮孔子不知洋务；看得一张平圆地球图的，便要骂孔子动辄讲平天下，说来说去都是千乘之国，不知支那之外，更有五洲万国的了。”我笑道：“天下未必有这等人。”继之道：“今年三月里，一个德国人到扬州游历，来拜我，带来的一个翻译，就是这种议论。”述农道：“这种人谈他做甚么，谈起来呕气。还是谈我们那对着迷信的见解，还可以说说笑笑。”我道：“要讲究迷信，倘使我开个店铺，情愿供桓侯，断不肯供壮缪。”述农道：“这又为甚么？”我道：“俗人凡事都取个吉利。店铺开张交易，供了桓侯，还取他的姓是个开张的‘张’字；若供了壮缪，一面才开张，一面便供出那关门的‘关’字来，这不是不祥之兆么。”说得述农、继之一齐笑了。

述农道：“广东的赌风向来是极盛的，不知你这回去住了半年，可曾赌过没有？”我道：“说起来可是奇怪。那摊馆我也到过，但是挤拥的不堪，总挨不到台边去看看；我倒并不要赌，不过要见识见识他们那个赌法罢了。谁知他们的赌法不曾看见，倒又看见了他们的祖师，用绿纸写了甚么‘地主财神’的神位，不住的烧化纸帛，那香烛更是烧得烟雾腾天的。”述农道：“地主是广东人家都供的，只怕不是甚么祖师。”我道：“便是我也知道，只是他为甚用绿纸写的，不能无疑。问问他的土人，他们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述农道：“这龙门摊的赌博，上海也很厉害，也是广东人玩的。而且他们的神通实在大，巡捕房那等严密，却只拿他们不着。有一回，巡捕头查得许多人都得了他们的陋规，所以想着要去拿他，就有人通了风声；这一回出其不意，叫一个广东包探，带了几千个巡捕，自己还亲自跟着去捉，真是雷厉风行，说走就

走的了。走到半路上，那包探要吃吕宋烟，到一家烟店去买，拣了许久，才拣了一支，要自来火来吸着了。及至走到赌台时，连桌椅板凳都搬空了，只剩下两间大篷厂。巡捕头也棱住了，不知他们怎样得的信。没奈何，只放一把火，把那篷厂烧了回来。”我惊道：“怎么放起火来！”述农笑道：“他的那篷厂是搭在空场上面，纵使烧了，也是四面干连不着的。”我道：“这只可算是聊以解嘲的举动。然而他们到底那里得的信呢？”述农道：“他们那个赌场也是合了公司开的，有股份的人也不知多少。那家烟铺子也是股东。那包探去买烟时，轻轻的递了一个暗号，又故意以拣烟为名，俄延了许久，那铺子里早差人从后门出去，坐上车子，飞奔的报信去了，这边是步行去的，如何不扑一个空。”

继之道：“不知是甚么道理，单是广东人欢喜赌。那骨牌、纸牌、骰子，制成的赌具，拿他去赌，倒也罢了；那绝不是赌具，落了广东人的手，也要拿来赌，岂不奇么！像那个闱姓，人家好好的考试，他却借着他去做输赢。”述农道：“这种赌法，倒是大公无私，不能作弊的。”我道：“我从前也这么想；这回走了一次广东，才知道这里面的毛病大得很呢。第一件是主考、学台自己买了闱姓，那个毛病便说不尽了；还有透了关节给主考、学台，中这个不中那个的。最奇的，俗语常说，‘没有场外举子’；广东可闱过不曾进场，中了举人的了。”述农道：“这个奇了！不曾入场，如何得中？”我道：“他们买闱姓的赌，所夺的只在一姓半姓之间；倘能多中了一个姓，便是头彩。那一班赌棍，拣那最人少的姓买上一个，这是大众不买的；他却查出这一姓里的一个不去考的生员，请了枪手，或者通了关节，冒了他的姓名进场去考，自然要中了。等到放出榜来，报子报到，那个被人冒名去考的，还疑心是做梦，或是疑心报子报错的呢。”继之道：“凡到了赌，自然不会没弊的，然而这种未免太胡闹了。”我道：“这个乡科冒名的，不过中了就完了；等到赴鹿鸣宴、谒座主，还通知本人，叫他自己来。还有那外府荒僻小县，冒名小考的，并谒圣、

簪花、谒师，都一切冒顶了，那个人竟是事后安享一名秀才呢。”述农道：“听说广东进一名学极不容易，这等被人冒名的人，未免太便宜了。”我道：“说也奇怪，一名秀才值得甚么，听说他们院考的时候，竟有交了白卷，拿银票夹在卷里，希冀学台取进他的呢。”

继之道：“随便那一项，都有人发迷的，像这种真是发秀才迷了。其实我也当过秀才，回想起来，有甚么意味呢。我们且谈正经事罢：我这几天打算到安庆去一趟。你可到上海去，先找下一处房子，我们仍旧同住；只是述农就要分手，我们相处惯了，倒有点难以离开呢。我们且设个甚么法子呢？”述农道：“我这几年总没有回去过，继翁又说要到上海去住，我最好就近在上海弄一个馆地，一则我也免于出门，二则同在上海，时常可以往来。”继之想了一想道：“也好。我来同你设一个法。但不知你要甚么馆地？”述农道：“那倒不必论定，只要有个名色，说起来不是赋闲就罢了。我这几天，也打算回上海去了。我们将来在上海会罢。”当下说定了。

过得两天，继之动身到安庆去。我和述农同到上海，述农自回家去了。我看定了房子，写信通知继之。约过了半个月，继之带了两家家眷，到了上海，搬到租定的房子里，忙了几天，才忙定了。

继之托我去找述农。我素知他住在城里也是园滨的，便进城去访着了他，同到也是园一逛。这小小的一座花园，也还有点曲折；里面供着李中堂的长生禄位。游了一回出来，迎面遇见一个人，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却留了一部浓胡子，走起路来，两眼望着天。等他走过了，述农问道：“你认得他么？”我道：“不。”述农道：“这就是为参了李中堂被议的那位太史公。此刻因为李大先生做了两广，他回避了出来，住在这里蕊珠书院呢。”我想起继之说他在福建的情形，此刻见了他的相貌，大约是色厉内荏的一流人了。

一面和述农出城，到字号里去，与继之相见。述农先笑道："继翁此刻居然弃官而商了，其实当商家倒比做官的少耽心些。"继之道："耽心不耽心且不必说，先免了受那一种龌龊气了。我这回到安庆去，见了中丞，他老人家也有告退之意了。我说起要代你在上海谋一个馆地，又不知你怎样的才合式，因和他要了一张启事名片，等你想定了那里，我就代你写一封荐信。"述农道："有这种好说话的荐主，真是了不得！但是局卡衙门的事，我不想干了；这些事情，东家走了，我们也跟着散，不如弄一个长局的好。好在我并不较量薪水，只要有了个处馆的名色罢了。这里的制造局，倒是个长局，……"我不等说完，便道："好，好。我听说那个局子里面故事很多的，你进去了，我们也可以多听点故事。"述农也笑了一笑。议定了，继之便写了一封信，夹了片子，交给述农。不多几天，述农来说，已经投了信，那总办已经答应了。此刻搬了行李到局里去住，只等派事。坐了一会就去了。

此时已过了中秋节，继之要到各处去逛逛，所以这回长江、苏、杭一带，都是继之去的。我在上海没有甚事，一天，坐了车子，到制造局去访述农。述农留下谈天，不觉谈的晚了。述农道："你不如在这里下榻一宵，明日再走罢。"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答应了。到得晚上，一同出了局门，到街上去散步。到了一家酒店，述农便邀我进去，烫了一壶酒对吃。说道："这里倒很有点乡村风味，为十里洋场所无的，也不可不领略领略。"一面谈着天，不觉吃了两壶酒。忽听得门外一声洋号吹起，接连一阵咯蹬咯蹬的脚步声；连忙抬头往外望时，只见一队兵，排了队伍，向局子里走去，正不知为了甚么事。等那队兵走过了，忽然一个人闯进来道："不好了！局子里来了强盗了！"我听了，吃了一惊。取出表来一看，只得八点一刻钟，暗想时候早得很，怎么就打劫了呢。此时述农早已开发了酒钱，就一同出来。

走到栅门口，只见两排兵，都穿了号衣，擎着洋枪，在黑暗

地下对面站着。进了栅门，便望见总办公馆门口，也站了一排兵，严阵以待。走过护勇棚时，只见一个人，生得一张狭长青灰色的脸儿，浓浓的眉毛，一双抠了进去的大眼睛，下颏上生成的挂脸胡子，却不曾留；穿一件缺襟箭袖袍子，却将袍脚撩起，掖在腰带上面，外面罩一件马褂，脚上穿了薄底快靴，腰上佩了一把三尺多长的腰刀，头上却还戴的是瓜皮小帽；年纪不过三十多岁；在那里指手画脚，撇着京腔说话。一班护勇都垂手站立。述农拉我从旁边走过道："这个便是总办。"走过护勇棚，向西转弯，便是公务厅，这里又是有两排兵守着。过了公务厅，往北走了半箭多路，便是述农的住房。述农到得房里，叫当差的来问，外面到底是甚么事。当差的道："就是洋枪楼藏了贼呢。"述农道："谁见来？"当差的道："不知道。"

正说话间，听得外面又是一声洋号。出来看时，只见灯球火把，照耀如同白日，又是一大队洋枪队来。看他那号衣，头一队是督标忠字营，第二队是督标信字营字样。正是：调来似虎如貔辈，要捉偷鸡盗狗徒。未知到底有多少强盗，如何捉获，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二回　大惊小怪何来强盗潜踪　上张下罗也算商人团体

述农指着西北角上道："那边便是洋枪楼，到底不知有了甚么贼。这忠字营在徽州会馆前面，信字营在日晖港，都调了来了。"我道："我们何妨跟着去看看呢。"述农道："倘使认真有了强盗，不免要放枪，我们何苦冒险呢。"说话间，两队兵都走过了，跟着两个蓝顶行装的武官押着阵；那总办也跟在后头，一个家人扛着一枝洋枪伺候着过去。我到底耐不住，往北走了几步，再往西一望，只见那些兵一字儿面北排班站着，一个个擎枪在手，肃静无哗。到底不知强盗在那里，只得回到述农处。述农已经叫当差的打听去了。一会儿回来说道："此刻东栅门只放人进来，不放人出去。进来的兵只有两哨，其馀的也有分派在码头上，也有分派在西炮台；沪军营也调来了，都在局外面团团围住。听见有几十个强盗，藏在洋枪楼里面呢。此刻又不敢开门，恐怕这里一开门，那里一拥而出，未免要伤人呢。"述农道："奇了！洋枪楼是一放了工便锁门的，难道把强盗锁到里头去了？"

正说话间，外面来了一群人，当头一个身穿一件蜜色宁绸单缺襟袍，罩了一件崭新的团花天青宁绸对襟马褂，脚穿的是一双粉底内城式京靴，头上却是光光的没有戴帽；后面跟着两个家人，打着两个灯笼；家人后面，跟了四名穿号衣的护勇，手里都拿着回光灯，在天井里乱照。述农便起身招呼。当头那人只点了点头；对我看了一眼，便问这是谁。述农道："这是晚生的兄弟。"那人道："兄弟还不要紧，局子里不要胡乱留人住！"述农道："是。"又道："本来吃过晚饭要去的，因为此刻东栅门不放出去，不便走。"那人也不回话，转身出去，跟来的人一窝蜂似的都去了。述农道："这是会办。大约因为有了强盗，出来查夜的。"我道："这个会办生得一张小白脸儿，又是那么打扮，倒很

像个京油子，可惜说起话来是湖南口音。”

说话间，忽听得远远的一声枪响。我道：“是了，只怕是打强盗了。”过了一会，忽听得有人说话，述农喊着问是谁。当差的进来说道：“只说提调在大厅上打倒了一个强盗。”述农忙叫快去打听，那当差的答应着去了。一会回来，笑了个弯腰捧腹。我和述农忙问甚么事情。当差道：“今天晚上出了这件事，总办亲自出来督兵，会办和提调便出来查夜。提调查到大厅上面，看见角子上一团黑影，窸窣有声，便喝问是谁；喝了两声，不见答应。提调手里本来拿了一枝六响手枪，见喝他不答应，以为是个贼，便放了一枪。谁知这一枪放去，汪的一声叫了起来，不是贼，是两只狗，打了一只，跑了一只。那只跑的直扑门口来，在提调身边擦过；提调吃了一惊，把手枪掉在地下，拾起来看时，已经跌坏了机簧，此刻在那里跺脚骂人呢。”说得我和述农一齐笑了。

我道：“今天我进来时，看见这局里许多狗，不知都是谁养的?”述农道：“谁去养他！大约是衙门、大局子，都有一群野狗，听其自己孳生，左右大厨房里现成的剩菜剩饭，总够供他吃的。这里的狗，听说曾经捉了送到浦东去，谁知他遇了渡江的船，仍旧渡了过来。”我道：“狗这东西，本来懂点人事的，自然会渡回来。”述农道：“说这件事，我又想起一件事了：浙江抚台衙门也是许多狗，那位抚台讨厌他，便叫人捉了，都送到钱塘江当中一块涨滩上去。这块涨滩上面，有几十家人家，那滩地都已经开垦的了；那滩上的居民，除了完粮以外，绝不进城，大有与世隔绝的光景。那一群狗送到之后，一天天孳生起来，不到两年，变了好几百，内中还有变了疯狗的，践踏得那田禾不成样子。乡下人要赶他，又没处可赶，迫得到钱塘县去报荒。钱塘县派差去查过，果然那些狗东奔西窜，践踏田禾。差人回来禀知，钱塘县回了抚台，派了两棚兵，带了洋枪出去剿狗。你说不是笑话么。”我听了，又说笑了一会。惦记着外面的事，和述农出来

望望，见那些兵仍旧排列着，那两个押队官和总办，却在熟铁厂帐房里坐着。

此时已有三更时分，望了一会，殊无动静，仍回到房里去。方才坐下，外面查夜的又来了。当头那人，生得臃肿肥胖，唇上长了几根八字鼠须，脸上架了一副茶碗口大的水晶眼镜，身上穿的是半截湖色熟罗长衫，也没罩马褂，挺着一个大肚子，脚上却也穿了一双靴子，一样的带了家人护勇，只站在门口望了一望。述农起身招呼。那人道："还没睡么？"述农道："没有呢。外面乱得很，也睡不安稳。"那人自去了。述农道："这个便是提调。"我道："这局子只有一个总办，一个会办么？"述农道："还有一个襄办，这两天到苏州去了。"两个谈至更深，方才安歇。外面那洋号一回一回的，吹得呜呜响，人来人往的脚步声音，又是那打更的梆子敲个不住，如何睡得着。方才朦胧睡去，忽听得外面呜呜的洋号声，鼕鼕的铜鼓声，大振起来。连忙起身一望，天色已经微明，看看桌上的钟，才交到五点半的时候。述农也起来了，忙到外面去看，只见忠字营、信字营、沪军营、炮队营的兵，纷纷齐集到洋枪楼外面。

我见路旁边一株柳树，柳树底下放着一件很大的铁家伙，也不知是甚么东西，我便跨了上去，借他垫了脚，扶住了柳树，向洋枪楼那边望去。恰好看见两个人在门口，一个拿了钥匙开锁，这边站的三四排兵，都拿洋枪对着洋枪楼门口；那开锁的人开了，便一人推一扇门，只推开了一点，便飞跑的走开了；却又不见有甚动静。忽见一个戴水晶顶子的官，嘴里喊了一句甚么话，那穿炮队营号衣的兵，便一步步向洋枪楼走去，把那大门推的开足了，鱼贯而入。这里忠、信两营，与及沪军营的兵，也跟着进去。不一会，只见楼上楼下的窗门，一齐开了。众兵在里面来来往往，一会儿又都出来了，便是嘻嘻哈哈的一阵说笑。进去的是兵，出来的依旧是兵，何尝有半个强盗影子。便下来和述农回房。

述农道："惊天动地的闹了一夜，这才是笑话呢。"我道："到底怎样闹出这句话来呢？"说话时，当差送上水，盥洗过，又送上点心来。当差说道："真是笑话！原来昨天晚上，熟铁厂里的一个师爷，提了手灯到外面墙脚下出恭，那手灯的火光，正射在洋枪楼向东面的玻璃窗上。恰好那打更的护勇从东面走来，远远的看见玻璃窗里面的灯影子，便飞跑的到总办公馆去报，说洋枪楼里面有了人；那家人传了护勇的话进去，却把一个'人'字，说成了一个'贼'字；那总办慌了，却又把一个'贼'字，听成了'强盗'两个字。便即刻传了本局的炮队营来，又写了条子，请了忠、信两营来；去请沪军营请不动，还专差人到道台那里，请了令箭调来呢。此刻听说总办在那里发气呢。"我和述农不觉一笑。

吃过点心，不久就听见放汽筒开工了。开过工之后，述农便带着我到各厂去看看，十点钟时候，方才回房。走过一处，听得里面人声嘈杂，抬头一看，门外挂着"议价处"三个字的牌子。我问这是甚么地方。述农道："这不明明标着议价处么，是买东西的地方。你可要做生意？进去看看，或者可以做一票。"我道："生意不必一定要做，倒要进去见识见识怎么个议法。"述农便领了我进去。

只见当中一间是空着的，旁边一间，摆着一张西式大桌子，围着许多人，也有站的，也有坐的。上面打横坐了三个人，述农介绍了与我相见，通过姓名，方知两个是议价委员，一个是誊帐司事。那委员问我可是要做生意。我道："进来见识见识罢了，有合式的也可以做点。"委员一面问我宝号，一面递一张纸给我看。我一面告诉了，一面接过那张纸看时，上面写着："请饬购可介子煤三千吨、豆油十篓、高粱酒二篓"等字。旁边又批了"照购"两个字，还有两个长方图书盖在上面。我想这一票煤倒有万把银子生意，但不知那豆油、高粱酒，这里买来何用。看罢了，交还委员。委员问道："你可会做煤么？这是一票大生意

呢。”我道：“会是会的。不知要栈货，还是路货?”旁边一个宁波人接口道：“此地向来不用栈货的，都是买路货。”我道：“这两年头番可介子很少了。”委员道：“我们不管头番、二番，只要东西好，价钱便宜。”我道：“关税怎样算呢?”委员道：“关税是由此地请免单的。”我道：“不知要几天交货?”委员道：“二十天、一个月，都可以。你原船送到码头就是，起到岸上是我们的事。多少银子一吨？你说罢。”我默算一算道：“每吨四两五钱银子罢。”一个宁波人看了我一眼道：“我四两四。”那委员又对那些人道：“你们呢?”却没人则声。委员又对我道：“你呢，再减点，你做了去。”我道：“那么就四两三罢。”又一个宁波人抢着道：“我四两二。”我心中暗想，这个那里是议价，只是在这里跌价。外国人的拍卖行是拍卖，这里是拍买呢。算一算，这个价钱没甚利息，我便不再跌了。那宁波人对我道：“你再跌罢，再跌一钱，你做了去。”我道：“三千吨呢，跌一钱便是三百两，好胡乱跌么。”委员道：“你再减点罢，早得很呢。”我筹算了一会道：“再减去五分罢。”说犹未了，忽听得一声拍桌子响，接着一声大吼道：“我四两，齐头数!”接着，哄然一声叫好。我暗想，这个明明是欺我生，和我作对。这个情形，外头拍卖行也有的，几个老拍卖联合了不肯抬价，及至有一个生人到了要拍，他们便狠命把价抬起来。照这样看起来，纵使我再跌，他们也不肯让给我做的了，我何不弄他们一弄，看他们怎样。想罢，便道：“三两九罢。”道犹未了，忽的一声跳起一个宁波人来，把手一扬，喊道：“三两五!”接着又是哄然叫好。委员拿了一张承揽纸，叫他写。我在旁边看时，那承揽纸上印就的格式，甚么限月日交货，甚么不得以低货蒙充等字样，都是刻就的，只要把现在所定的货物、价目，填写上去便是了。看他拿起笔要写时，我故意道：“三两四如何?”那人拿着笔往桌子上一拍道：“三两三!”我道：“三两二。”便有一班人劝他道：“让他做了去罢。”我心中一想，不好，他倘让我做了，吃亏不少，要弄他倒弄了自己了。想犹未了，只

听他大喊道："三两一！我今日要让旁人做了，便不是个好汉！"我笑道："我三两，你还能进关么？"他抢着喊道："二两九！"我也抢着道："二两八。"他把双脚一跳，直站起来道："二两五！"我道："四钱半。"他便道："让你，让你。"我一想，不好了，这回真上当了。便坐下去，拿过承揽纸来，提笔要写。忽听得另外一个人道："二两四我来！"我听了方才把心放下，乐得推给他去做了。那个人写好了，两个委员画了押；又议那豆油、高粱酒，却是一个南京人做去的，并没有人向他抢跌价钱。等他写好时，已听得呜呜的汽筒响，放工了。我回头一看，不见了述农，想是先走了。那些人也一哄而散。我也出了议价处，好得贴着隔壁便是述农住的地方，我见了述农，说起刚才的情形。因说道："这一票煤、最少也要赔两把银子一吨，不知他怎么做法。你在这里头，我倒托你打听打听呢。"述农道："这里是各人管各事的，怎样打听得出来，而且我还生得很呢。"我道："倒是那票油酒是好生意，我看见为数太少了，不去和他抢夺罢了。"

说话间，已经开饭。饭后别过述农，出来叫了车，回家走了一次，再到号里去，闲闲的又和管德泉说起制造局买煤的情形来。德泉吐出舌头来道："你几乎惹出事来！这个生意做得的么！只怕就是四两五钱给你做了，也要累得你一个不亦乐乎呢！"我道："我算过，从日本运到这里，不过三两七八钱左右便彀了，如果四两五钱做了，何至受累？"德泉道："就算三两八办到了，赚了七钱银子一吨，三七二千一到手了。轮船到了黄浦江。你要他驶到南头，最少要加他五十两。到了码头上，看煤的人来看了，凭你是拿花旗白煤代了东洋可介子，也说你是次货，不是碎了，便是潮了，挑剔了多少；有神通的，化上二三百，但求他不要原船退回，就万幸了。等到要起货时，归库房长夫经手，不是长夫忙得没有工夫，便是没有小工，给你一个三天起不清；轮船上耽搁他一天，最少也要赔他五百两，三五已经去了一千五了。好容易交清了货，要领货价时，他却给你个一搁半年，这笔拆息

你和谁算去！他们是做了多年的，一切都熟了，应酬里面的人也应酬到了，所有里面议价处、核算处、库房、帐房，处处都要招呼到。见了委员、司事，卑污苟贱的，称他老爷、师爷；见了长夫、听差，呵腰打拱的，和他称兄道弟。到了礼拜那天，白天里在青莲阁请长夫、听差喝茶开灯，晚上请老爷、师爷在窑姐儿里碰和喝酒。这都是好几年的历练资格呢。”我道：“既如此，他们免不得要遍行贿赂的了。那里面人又多，照这样办起来，纵使做点买卖，那里还有好处?”德泉道：“贿赂遍不遍，未曾见他过付，不能乱说。然而他们是联络一气的，所以你今天到了，他们便拼命的和你跌价，等你下次不敢去。他吃亏做了的买卖，便拿低货去充。譬如今天做的可介子，他却去弄了蒲古来充；如果还要吃亏，他便搀点石头下去，也没人挑剔。等你明天不去了，他们便把价钱揝住了不肯跌；再不然，值一两银子的东西，他们要价的时候，却要十两，几个人轮流减跌下来，到了五六两，也就成交了。那议价委员是一点事也不懂得，单知道要便宜。他们那赚头，却是大家记了帐，到了节下，照人数公摊的。你想初进去的人，怎么做得他们过!”我听了这话，不觉恍然大悟。正是：回首前情犹在目，顿将往事一撄心。不知悟出些甚么来，且待下回再记。

第六十三回　设骗局财神遭小劫　谋复任臧获托空谈

我听德泉一番话，不觉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今日那承揽油酒的，没有人和他抢夺。这两天豆油的行情，不过三两七八钱，他却做了六两四钱；高粱酒行情，不过四两二三，他却做了七两八钱；可见得是通同一气的了。"德泉道："这些话，我也是从佚庐处听来的，不然我那里知道。他们当日本来是用了买办出来采办的；后来一个甚么人上了条陈，说买办不妥，不如设了报价处，每日应买甚么东西，挂出牌去，叫各行家弥封报价，派了委员会同开拆，拣最便宜的定买。谁知一班行家得了这个信，便大家联络起来。后来局里也看着不对，才行了这个当面跌价的规矩，报价处便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受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受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道："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甚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德泉道："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九五回佣，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二三十万，那当买办的，安分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作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使，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想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佣钱，他一定要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清，中间却不知受

了多少蒙蔽。”

我道：“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德泉道：“岂但这几处，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同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箩间’。那边做箩间的人，却兼着做砖灰生意，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二寸厚，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也是多事，一二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是用五块砖迭起，把尺一量，是十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箩间，验起来时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搀起来迭，自然总在十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十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迭在一处，薄的和薄的迭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十一寸，便是量了九寸。收货的司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完全要退回去；又说甚么工程赶急，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拣起来，十成之中，不过三成是恰合二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十万砖，送了七次，还拣不到四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把下馀未曾交齐的六万多砖，让给他去交货，每万还贴还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三万多的货价，捺了五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么。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那里知道，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我道：“发价是局里的事，他怎么能捺得住？”德泉道：“他只要弄个玄虚，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帐房里，帐房又从何发起；纵使发票已经到了帐房，他帐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

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是有话便长，无话便短。等到继之查察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泉道："这位大财东，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山。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候补知县，往来得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二百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山商量。雨山便在店里，偷了二百银子给他。过得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荐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候补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得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不是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局骗了，你说奇不奇。"

我道："是怎么个骗法呢？"德泉道："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却卖不多，不过一二百、二三百光景。然而总便宜点：譬如今天洋价七钱四分，他七钱三就卖了；明天洋市七钱三，他七钱二也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那怕叫他给你捧□□，都是肯的。上海人恨的叫他'钱庄鬼'。一百元里面，有了一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定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那里来的，他说是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叫古雨山知道了，托

人买了他二百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他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道：‘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每元不过六钱七八分的谱子。’古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道：‘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么！’，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道：‘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道：‘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了去。’雨山道：‘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他道：‘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担承得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三四千。’雨山道：‘那么我和你定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代我做。你六钱七八的成本，我照七钱算给你，先代我做一万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先送七千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担承。说之再四，方才应允。订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三天可以做好，第四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

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的，送了七千两现银子过去。到第四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大门关得紧紧的，门上粘了一张‘召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我道：“他用了多少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得七千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德泉道：“你也不是个好人，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一万洋钱，也不过蚀了一百两银子罢了。好在古雨山当日有财神之目，去了他七千两，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太仓一粟’。若是别人，还了得么。”我道：“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你看他这回的倒帐，不是为屯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么。此刻市面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正说话间，继之忽然跑了来，对我道："苟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的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得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

当下与苟才相见，相让坐下。苟才便问继之到那里去了。我道："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苟才愕然道："到南翔做甚么？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我道："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漪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寻诗玩景去了。"苟才道："好雅兴！但不知几时才回来？"我道："不过一两天罢了。不知有甚么要紧事？"苟才沉吟道："这件事，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尽明天给我个信，我有人到南京。"我道："到底为甚么事，何妨告诉我。继之的事，我大半可以和他作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苟才又沉吟半晌道："其实这件事本是他的事，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四十两金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得继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能够托人送了四十两金子进去，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么。"我道："大人先和继之说时，继之怎样说呢？"苟才道："他总是含含糊糊的。"我道："他请假措资，此时未必便措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苟才道："他那里要措甚么资！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那里有措资的人，堂哉皇哉，在上海打起公馆的？"我暗想：大约继

之被他这种话聒得麻烦了，不如我代他回绝了罢。想罢，便道："大人这一个'避'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得一半。继之的避，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仕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苟才愕然道："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若说碰钉子呢，我们做官的人，那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要都是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么？"我道："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凭劝也劝不过来。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苟才道："就是继翁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实缺，巴结点的干，将来督抚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了两个"是"字。苟才又道："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那里当差？"我道："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苟才道："这个差事怕不坏罢？"我道："这倒不知道。"苟才道："沾着厘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使。"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送了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放下茶碗，便站起来，说道："费心继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

继之的家人高升对我道："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儿光。"我笑道："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高升道："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么，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

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到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我道：“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代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说去。”高升道：“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店，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正是：仕路方聆新怪状，家庭又听出奇闻。不知那来客是谁，且听下回再记。

第六十四回　无意功名官照何妨是假　纵非因果恶人到底成空

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述农。述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道："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那里弄来的？"我愕然道："甚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继之笑道："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得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叫做'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典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姊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述农和你办去。其馀你问述农罢。"我道："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述农道："你令伯上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照是假的。"我不觉愕然，棱了半天道："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么？你又从那里知道的呢？"述农道："我把你官照的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典；部里复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照，还不是假的么。"我道："这真奇了！那一张官照的板可以假得，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这做假的，胆子就很不小。"继之道："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系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解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官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恐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官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官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缴部，只要报明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馀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常时填上个把功名，送给人作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冠带，充做有职人员的，谁还去

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戴。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继之便不说了。述农道：“其实功名这样东西，真的便怎么，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

我听了这话，想起苟才的话来，便告诉了继之。继之道：“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我道：“大哥放着现成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谓。”述农道：“这样东西，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我们局里前几年，上头委了一个盐运同来做总办；这局子向来的总办都是道班，这一位是破天荒的。到差之后，过了一年多，才捐了个候选道。你道他为甚么加捐起来？原来他那盐运同是假的。”继之道：“假功名，戴个顶子玩玩就罢了，怎么当起差来?”述农道：“他还是奉宪准他冒官的呢。他本是此地江苏人。他的老兄，是个实缺抚台。他是个广东盐大使。那年丁忧回籍，办过丧事之后，不免出门谢吊；谢过吊，就不免拜客。他老兄见了两江总督，便代自家兄弟求差使，说本籍人员，虽然不能当地方差使，但如洋务、工程等类，也求赏他一个。总督答应了，他便递了一张‘广东候补盐大使某某’的条子。说过之后，许久没有机会。忽然一天，这局子里的总办报了丁忧，两江总督便想着了他。可巧那张条子不见了，书桌上、书架上、护书里、抽屉里，翻遍了都没有。便仔细一想，把他名字想了出来，却忘了他的官阶。想了又想，仿佛想起一个‘盐’字，便糊里糊涂给他填上一个盐运同。这不是奉宪冒官么。”我道：“他已经捐过了道班，这件事又从那里知道他的呢?”述农道：“不然那里知道，后来他死了，出的讣帖，那官衔候选道之下，便是广东候补盐大使，竟没有盐运同的衔头，大家才知道的啊。”

继之道："自从开捐之后，那些官儿竟是车载斗量，谁还去辨甚么真假。我看将来是穿一件长衣服的，都是个官，只除了小工、车夫与及小买卖的，是百姓罢了。"述农道："不然，不然！上一个礼拜，有个朋友请我吃花酒，吃的时候晚了，我想回家去，叫开老北门或新北门到也是园滨还远得很，不如回局里去。赶到宁波会馆叫了一辆东洋车。那车夫是个老头子，走的慢得很；我叫他走快点，情愿加他点车钱。他说走不快了，年轻时候，出来打长毛，左腿上受过枪弹，所以走起路来，很不便当。我听了很以为奇怪，问他跟谁去打长毛，他便一五一十的背起履历来。他还是花翎、黄马褂、'硕勇巴图鲁'、记名总兵呢。背出那履历来，很是内行，断不是个假的。还有这里虹口鸿泰木行一个出店，也是个花翎、参将衔的都司。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何必穿长衣的才是个官呢。"德泉道："方佚庐那里一个看门的，听说还是一个曾经补过实缺的参将呢。"继之道："军兴的时候，那武职功名，本来太不值钱了；到了兵事过后，没有地方安插他们，流落下来，也是有的。那年我进京，在客店里看见一首题壁诗，署款是'解弁将军'。那首诗很好的，可惜我都忘了。只记得第二句是'到头赢得一声驱'。只这七个字，那种抑郁不平之气，也就可想了。"当下谈了一会，述农去了，各自散开。

我想这废照一节，不便告诉母亲，倘告诉了，不过白气恼一场，不如我自己写个信去问问伯父便了。于是写就一封信，交信局寄去。回到家来，我背着母亲、婶娘，把这件事对姊姊说了。姊姊道："这东西一寄了来，我便知道有点跷蹊。伯娘又不曾说过要你去做官，你又不是想做官的人，何必费他的心，弄这东西来。你此刻只不要对伯娘说穿，有心代他瞒到底，免得伯娘白生气。"我道："便是我也是这个意思，姊姊真是先得我心了。"姊姊道："本来做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便是真的，你未必便能出去做；就出去了，也未必混得好。前回在南京的时候，继之得了缺，接着方伯升到安徽去，那时你看干娘欢喜得甚么似的，以为

方伯升了抚台，继之更有照应了。他未曾明白，隔了一省，就是鞭长不及马腹了。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所以才有撤任的这件事。此刻譬如你出去候补，靠着谁来照应呢？并且就算有人照应，这靠人终不是个事情；并且一走了官场，就是你前回说的话，先要学的卑污苟贱，灭绝天良。一个人有好人不学，何苦去学那个呢。这么一想，就管他真的也罢，废的也罢，你左右用他不着。不过……"说到这里，就顿住了口，歇一歇道："这两年字号里的生意也很好，前两天我听继之和伯娘说起，我们的股本，积年将利作本，也上了一万多了。那里不弄回三千银子来，只索看破点罢了。"我道："不错，这里面很像有点盈虚消息。倘使老人家的几个钱，不这般糊里糊涂的弄去了，我便不至于出门；不出门，便不遇见继之，那里能挣起这个事业来呢。到了此刻，却强我做达人。"

说话之间，婶娘走了进来道："侄少爷在这里说甚么？大喜啊！"我愕然道：'婶婶说甚么？喜从何来？"婶娘对我姊姊说道："你看他一心只巴结做生意，把自己的事，全然不管，连问他也装做不知道了。"姊姊道："这件事来往信，一切都是我经理的，难怪他不知道。"婶娘道："难道继之也不向他提一句？"姊姊道："他们在外面遇见时，总有正经事谈，何必提到，况且继之那里知道我们瞒着他呢。"说着，又回头对我道："你从前定下的亲，近来来了好几封信催娶了，已经定了明年三月的日子。这里过了年，就要动身回去办喜事。瞒着你，是伯娘的主意，说你起服那一年，伯娘和你说过好几遍，要回去娶媳妇儿，你总是推三阻四的；所以这回不和你商量，先定了日子，到了时候，不由你不去。"我笑着站起来道："我明年过了年，正月里便到宜昌去看伯父，住他一年半载才回来。"说着，走了下楼。

光阴荏苒，转瞬又到了年下，正忙着各处的帐目，忽然接到伯父的回信，我拆开一看，上面敷衍了好些不相干的话，末后写着说："我因知王俎香在湘省办捐，吾侄之款，被其久欠不还，

屡次函催，伊总推称汇兑不便；故托其即以此款，代捐一功名，以为吾侄他日出山之地。不图其以废照塞责。今俎香已死，虽剖吾心，无以自明；惟有俟吾死后，于九泉之下，与之核算”云云。我看了，只好付之一笑。到了晚上回家，给姊姊看了，姊姊也是一笑。

腊月的日子格外易过，不觉又到了新年。过年之后，便商量动身。继之老太太也急着要带撤儿回家谒祖，一定要继之同去。继之便把一切的事都付托了管德泉，退了住宅房子，一同上了轮船。在路走了四天，回到家乡，真是河山无恙，桑梓依然。在上海时，先已商定由继之处拨借一所房子给我居住。好在继之房子多，尽拨得出来。所以起岸之后，一行人轿马纷纷，都向继之家中进发。伯衡接着，照应一切行李。当日草草在继之家中歇了一天。次日，继之把东面的一所三开间、两进深的宅子，指拨给我。我道：“我住不了这些房子啊。”继之道：“住是住不了，然而办起喜事来却用得着。并且家母和你老太太同住热闹惯了，住远了不便。我自己这房子后面一所花园，却跨到那房子的后面；只要在那边开个后门，内眷们便可以不出大门一步，从花园里往来了。这是家母的意思，你就住了罢。”我只得依了。继之又请伯衡和我过去，叫人归除一切。

原来这所房子，是继之祖老太爷晚年习静之处。正屋是三开间、两进深；西面还有一个小小院落，一间小小花厅，带着一间精雅书房；东面另有一间厨房，布置得十分齐整。伯衡帮着忙，扫除了一天，便把行李一切搬了过来；动用的木器家伙，还是我从前托伯衡寄存的，此时恰好应用，不够的便添置起来。母亲住了里进上首房间，婶娘暂时住了花厅，姊姊急着回婆家去了。我这边张罗办事，都是伯衡帮忙。安顿了三天，我才到各族长处走了一次，于是大家都知道我回来娶亲了。自此便天天有人到我家里来，这个说来帮忙，那个说来办事，我和母亲都一一谢去了。

有一天，要配两件零碎首饰，我暗想尤云岫向来开着一家首

饰店的，何不到他那里去买，也顺便看看他。想罢，便一路走去。久别回乡的人，走到路上，看见各种店铺，各种招牌，以及路旁摆的小摊，都是似曾相识，如遇故人，心中另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景。走到云岫那店时，谁知不是首饰店了，变了一家绸缎店。暗想莫非我走错了，仔细一认，却并未走错。只得到左右邻居店家去问一声，是搬到那里去了，谁知都说不是搬去，却是关了。我暗想云岫这个人，何等会算计，何等尖刻，何至好好的一家店关了呢。只得到别家去买。这条街本是一个热闹所在，走不上多少路，就有了首饰店，我进去买了。因为他们同行，或者知道实情，顺便问问云岫的店为甚么关了。一个店伙笑道："没有关。"说着，把手往南面一指道："搬到那边去了。往南走出了栅栏，路东第一家，便是他的宝号。"我听了，又暗暗诧异，怎么他的旧邻又说是关了呢。

谢过了那店伙，便向南走去，走出半里多路，到了栅栏，踱了过去，向路东第一间一望：只是这间房子，统共不过一丈开阔，还不到五尺深；地下摆了两个矮脚架子，架着两个玻璃扁匣，匣里面摆着些残旧破缺的日本耍货，匣旁边坐了一个老婆子，脸上戴着黄铜边老花眼镜，在那里糊自来火匣子，连柜台也没有一张。回过头来一看，却有一张不到三尺长的柜台，柜台上面也放着一个玻璃扁匣，匣里零零落落的放着几件残缺不全的首饰，旁边放着一块写在红纸贴在板上的招牌，是"包金法蓝"四个字。柜台里面坐着一个没有留胡子的老头子，戴了一顶油腻腻的瓜皮小帽，那帽顶结子，变了黑紫色的了；露出那苍白短头发，足有半寸多长，犹如洋灰鼠一般；身上穿了一件灰色洋布棉袄，肩上襟前，打了两个大补钉。仔细一看，正是尤云岫，不过面貌憔悴了好些。我跨进去一步，拱拱手，叫一声世伯。他抬起头来，我道："世伯还认得我么？"云岫连忙站起来弯着腰道："嗄！咦！啊！唔！哦！哦！哦！认得，认得！到那里去？请坐，请坐！"我见他这种神气，不觉忍不住要笑。

正要答话，忽听得后面有人叫我，我回头一看，却是伯衡。我便对云岫道："我有一点事，回来再谈罢。"弯了弯腰，辞了出来，问伯衡甚么事。伯衡道："继之老太太要送你一套袍褂，叫我剪料，恰好遇了你，请你同去看看花样颜色。"我道："这个随便你去买了就是，那有我自己去拣之理。"伯衡道："既如此，买了穿不得的颜色，你不要怨我。"我道："又何苦要买穿不得的颜色呢！"伯衡道："不是我要买，老太太交代，袍料要出炉银颜色的呢。"我笑道："老太太总还当我是小孩子，在他跟前，穿得老实点，他就不欢喜。今年新年里，还送我一条洒花腰带，硬督着要我束上，你想怎好拂他的意思。这样罢，袍料你买了蜜色的罢，只说我自己欢喜的，他老人家看了，也不算老实，我还可以穿得出。劳了你驾罢，我要和云岫谈谈去。"

伯衡答应去了，我便回头再到云岫那里。云岫见了我，连忙站起来道："请坐，请坐！你几时回来的？我这才想起来了。你头回来，我实在茫然；后来你临去那一点头，一呵腰，那种神气，活像你尊大人，我这才想起来了。请坐，请坐！"我看他只管说请坐，柜台外面却并没一把椅子。正是：剩有阶前盈尺地，不妨同作立谈人。柜台外面既没有椅子，不知坐到那里，且待下回再记。



中国古典名著精华·五大奇书

孽海花

儒林外史

老残游记

官场现形记（上下）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上下）

ISBN 7-5442-2016-8

0 1>

9 787544 220163